



季米特洛夫

ББК 76/19 03

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真正領導者，是在階級鬥爭的火焰中、是由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而鍛鍊出來的。

只有革命的情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懂得怎樣掌握革命理論的武器。

只懂得理論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把自己鍛鍊成爲一個具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性的堅強人物。

只懂得應該做什麼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具有把應該做的事做出來的勇氣。

我們必須始終甘願不惜任何犧牲從事於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工作。我們必須能夠把我們個人的整個生命從屬於無產階級的利益。

季米特洛夫

（「台爾曼傳」的序言）

高宗禹、舒胎上、李稼年、馬清槐合譯

GEORGI DIMITROV
Selected Articles and Speeches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1

本書係根據英國勞倫斯—章沙特書店一九五一年英文版譯出

目 錄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哈里·波立特
一 國會縱火案的審訊	一五
季米特洛夫的最後發言	一五
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	一七
二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一八
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的任務	一八
工人階級統一起來反對法西斯	一八
代表大會的收穫	一六
三 爲和平而奮鬥	一七
無產階級的統一行動	一七
爲和平而奮鬥	一八
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	一九

四 人民民主……………三二

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三一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哈里·波立特

由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逝世，全世界的工人們，特別是保加利亞的工人們，喪失了最能自我犧牲的、最能關懷羣衆的革命領袖之一、現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一生，在全世界勞動人民反對法西斯和戰爭以及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上，是一頁光榮的紀錄。

他的生活和活動是與保加利亞人民不可分地聯系起來的——與他們最近五十年來爭取從帝國主義奴役和資本主義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鬥爭，與人民的苦難和勝利，以及最後與他們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成就，是不可分地聯系起來的。

現在我彷彿還能看見他對我們闡明他的理想，就是他對他心愛的保加利亞工人農民們將要把他們美麗的國家建設成怎樣面貌的理想。儘管他們須要克服一切困難，他仍堅定地自豪地相信他們一定可以成功。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對於工人階級的牢不可破的信心給予他一種力量——如工人階級給予

一切有這種信心的人們以力量一樣，而這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所不能給予的——使他相信能夠戰勝一切障礙，永不畏懼工人階級的敵人們的陰謀詭計，使他確信我們事業的正義性和它最後勝利的必然性。從童年參加革命運動一直到成爲新的保加利亞工農祖國的光榮領袖，季米特洛夫對他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具有這樣的信心。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於一八八二年六月十八日誕生於一個窮苦的工人家庭裏。那是一個戰鬥者的家庭。他的哥哥康士坦丁是保加利亞印刷工人工會的書記，他的另一兄弟尼古拉住在敖德薩，積極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非法活動，因而被判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他就死在那裏。他的第三個兄弟托多爾是保加利亞積極的共產黨員，一九二五年爲警察所殺害。這個家庭其餘的人都都參加過勞動人民的鬥爭。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就在這樣一個家庭裏被教養成人的。他從幼年就歷經艱苦，十二歲時被迫失學，做了印刷工人。十五歲時他參加了工人的革命運動，十八歲時就擔任了保加利亞最老的工會——印刷工人工會的書記。

一九〇二年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加入了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參加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通稱「緊密派社會黨」的鬥爭。一九〇九年他被選爲由「緊密派社會黨」組織和領導的一些革命的工會的書記，在一九二四年法西斯政府解散那些工會以前，他一直擔任這種職務。

作爲「緊密派社會黨」索菲亞組織的書記，作爲一個州參議員、一個國會議員、保加利亞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保加利亞工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把他全部精力和整個生命貢獻給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

季米特洛夫在組織工人的日常鬥爭中，努力把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他不斷地向工人們說明，無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任務，只有通過堅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鬥爭，才能實現。由於他在反對剝削者和保衛工人階級利益的鬥爭中無比的積極性，他獲得了保加利亞全體人民的熱愛。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特點是，從他的政治活動剛開始，他就堅持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中，沒有一件大事不會得到季米特洛夫所領導的保加利亞工會的響應。

保加利亞工人們曾經舉行罷工、示威，以支持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季米特洛夫會發動募捐來幫助參加俄國革命鬥爭的羣衆，對於參加英國、瑞典、瑞士、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的大罷工的羣衆，他也是這樣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季米特洛夫組織了反對保加利亞參戰的鬥爭。一九一五年當保加利亞政府驅使它的人民投入德帝國主義者方面的戰爭時，「緊密派社會黨」號召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他們在國會中投票反對軍事預算，並揭露了戰爭的掠奪目的。

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被捕了，並被加以審訊。季米特洛夫和他們一道被投入監獄，理由是在士兵中進行革命工作。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緊密派社會黨」教導保加利亞的工人農民們走俄國工人農民的道路。多次暴動和大規模的示威終於導致全國性的起義，這就促使保加利亞於一九一八年九月退出了戰爭。

一九一九年在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緊密派社會黨」的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加入了第三國際。一九二一年，季米特洛夫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的代表，他在那裏第一次會見世界工人運動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

我可以毫不矜誇地說，那也是我第一次榮幸地會見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這是一件永不能忘的事，因為他那可愛的風度和政治的機智在我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九二三年，劍子手亞歷山大·詹科夫的法西斯政府發動了對保加利亞勞動人民的血腥突擊。這就遭遇到武裝起義。季米特洛夫領導這個起義，並樹立了一個勇敢的不屈不撓的革命領袖的榜樣。保加利亞法西斯分子終於擊潰這次起義，但是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說的，這就造成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一九二三年以後，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國外，度着職業革命家的生活。他積極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工作，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組織者之一。

一九三三年，他給希特勒的特務機關逮捕了。他一直被加上手銬，監禁了幾個月以後，才以

指使縱火焚燒德國國會的罪名而受到審訊。

僅在季米特洛夫被捕的幾天以前，我同他在柏林腓特烈街一個咖啡店裏分手。他曾預告過我說法西斯分子的恐怖行動將會發展到怎樣的地步，這些話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院的被告席上，表現了革命戰士的勇氣。他向全世界揭露了國會縱火案的挑撥性，扯下了法西斯戰爭煽動者的假面具。他面對着法西斯的法庭，樹立了合於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行爲的榜樣。

季米特洛夫告訴法西斯的法官們說：

「是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是的，作爲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委員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我是一個負責的工作者。但是正由於此，我不是一個採取恐怖行動的冒險家、陰謀家或是放火犯……」

他拒絕了官方所指定的辯護士的協助，宣告他將保衛自己，並說明他要保衛的是什麼。

「我保衛我自己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榮譽。」

「我保衛我的理想，我的共產主義的觀點。」

「我保衛我的人生的意義和內容。」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的審訊中所保衛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宣佈：『它仍然轉動着！』歷史的車輪向着共產主

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着。」

他從被告人變成了對法西斯主義的無情的控訴人，推動全世界億萬人民爲爭取和平和民主而鬥爭。世界各國的進步人士都起來保衛季米特洛夫了。羣衆的同情示威和反審訊運動也在英國組織起來了。由於勞動人民的有力的抗議，由於他自己在法庭上的鬥爭，特別由於蘇聯所採取的行動，季米特洛夫恢復了自由，又有了繼續作爲一個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物而進行戰鬥的機會。

現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保守黨人和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頭子們，正在拚命地把他們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出賣給貪得無厭和侵略成性的美國戰爭販子們，這時，回憶一下季米特洛夫怎樣自豪地英勇地保衛了他的祖國保加利亞，是合乎時宜的。

他後來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道，「同志們，法西斯分子在萊比錫的審訊中企圖誣蔑保加利亞人爲野蠻民族，我認爲我當時是正確的，我保衛了保加利亞勞苦大衆的民族榮譽，現在他們正在英勇地對法西斯強盜、真正野蠻人作鬥爭，我認爲我當時也是正確的，我會聲明我絕沒有耻於做保加利亞人的理由，相反地，我却因爲自己是英勇的保加利亞工人階級之子而引以自豪。」

在莫斯科，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竭盡全力、熱心地從事於團結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反對法西斯主義。他於一九三五年被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

下，定出了反法西斯鬥爭的戰略和戰術。他堅決地爲建立並加強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而鬥爭，爲反對當時德、意、日的統治集團在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協助下正在瘋狂地準備着的戰爭而鬥爭。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的演辭中和在報紙上，不斷地號召各國人民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阻塞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教育和發展上做了很多的工作，這些領導幹部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指示的，是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的，是忠於保衛他們國家的人民利益的。

季米特洛夫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對流亡在莫斯科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的演辭中說道，「同志們，我們曾經學習、現在正在學習、將來仍要學習光榮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我們很幸運，由於遵循依然健在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榜樣，我們能够增強我們的戰鬥意志和我們的必勝信心。

「以我個人來說，當我被銬着手坐在牢裏，在我最艱苦的時候，我記起革命的無產階級在沙皇俄國時代是怎樣生活的。我記起成千成萬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是以怎樣的精力和勇氣與他們所遭遇的困難和危險相搏鬥；又記起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內戰時期，以及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表現了何等的英雄氣概！

「我心裏想，他們既然光榮地、英勇地承担了這一切苦難，那末我，站在世界講壇上的一個

保加利亞共產黨人，也就應該毫不動搖地堅守我的崗位，應該對德國無產階級、對保加利亞的兄弟們、對所有國際無產階級樹立一個榜樣，來表示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人能夠而且應該怎樣與資產階級和法西斯戰鬥，因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是深切地相信無產階級革命必然會獲得最後勝利的。」

季米特洛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動員一切進步的力量，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強盜們的鬥爭。他是斯大林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幫同指導怎樣在希特勒匪幫佔領的國家內擴大民族解放、反法西斯的運動。

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各國人民團結得日益堅強了。未來人民政權的萌芽正在滋長，新人民政權的永久基礎正在奠定。

由於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卓越成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於一九四五年贈以列寧勳章。

大戰以後，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不斷地揭露英美新戰爭煽動者的陰謀。他熱烈地號召全世界勞動人民阻塞新的世界統治野心家的道路。季米特洛夫以他特有的熱情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堅定性，強調指出：領導一切勞動人民的工人階級是必然會戰勝反動派和法西斯的黑暗勢力的。

季米特洛夫說，「同志們，整個歷史的發展正向工人階級的有利方面推動着。反動派、各種各樣的法西斯分子、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倒轉歷史車輪的陰謀是枉費心機的。」

季米特洛夫雖然從事國際範圍的政治活動和革命活動，他却從未把他自己與祖國保加利亞的人民分開，從未忘懷他們的鬥爭和他們日常的需要。在他被迫流亡的年代裏，無論他在什麼地方，他經常密切地注視着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指導着他祖國保加利亞的革命戰士們所採取的每一步驟。保加利亞的民主力量在採取行動時沒有不徵詢他的領導意見的。

季米特洛夫既具有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特色，又兼有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的特色。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支持他的人民的真正利益。

在大戰期間，他制定了祖國陣綫的綱領，領導了保加利亞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者和國內奸細的武裝鬥爭。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名字鼓勵了千千萬萬保加利亞愛國者，他們拿起武器，爲反對法西斯的統治和資本家的剝削而戰鬥。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人民在他的領導下，得到解放他們的蘇聯軍隊決定性的幫助，推翻了法西斯政府，在保加利亞歷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和國家的命運掌握到他們自己的手裏。季米特洛夫的榜樣和名字鼓舞了幫助擊敗德國法西斯的保加利亞士兵及其將領。在緊接着九月九日以後的日子裏，他經常提供的意見指導了年青的人民政府。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在流亡了二十二年以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新踏上祖國的國土。他回到了保加利亞，不分晝夜地工作着。他直接領導了黨的一切活動。他對各界勞動人民——礦工、運輸工人、煙草和紡織工人、農民、機關工作者、婦女和青年以及知識分子講話。他把具體

明白的任務放在他們面前，號召他們爲爭取國家基本的民主改革和爲保加利亞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而鬥爭。保加利亞人民，在他的領導下，舉行了一次廢止君主制的公民投票，結果一致贊成建立人民共和國。

由共產黨領導的祖國陣綫獲得了偉大的選舉勝利以後，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擔任了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在他的領導下，新憲法起草了，經過廣泛的討論後通過了。這部憲法給予已在保加利亞進行的基本民主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在他的領導下，保加利亞開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了，黨的威力和影響在會上很清楚地表現出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作了一次出色的報告，他在報告裏分析了保加利亞共產黨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基本民主改革的長期鬥爭。他指出黨和國家的更進一步的發展道路，並提出黨和全體人民的當前任務，就是要在保加利亞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季米特洛夫在他的報告中，對於保加利亞的戰後發展作了一個理論上的總結，並指出了本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保加利亞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將要通過國家的工業化和電氣化、以生產合作社爲基礎的農業機械化以及人民民主政權的進一步的鞏固，而達到成功；而人民民主政權，在與蘇聯的同盟和友好中，在反對國內外反動派的艱苦階級鬥爭中，就執行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責，並發展起來。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蘇維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同一政權的兩種形式，就是工人階級團結並領導城鄉勞動人民的政權的兩種形式。它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保加利亞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不是也不能改變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根本規律，這些規律是對所有國家都適用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分子的專政和爭取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就不可能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

「人民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既然在最重要和有決定性的方面是一致的，那就是說，兩者都是工人階級團結並領導勞動人民的政權，那末，我們由此可以得出很重要的結論，就是必須最深入地研究和最廣泛地應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經驗。這種適應於我們條件的經驗，是保加利亞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的最好的榜樣。」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國際團結的精神教育了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他經常號召，要運用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教言以及布爾什維克黨的豐富經驗作為指南。

他教導保加利亞共產黨人要富於警覺性，要始終忠於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事業。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說：「我們的黨有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擺在面前，而聯共的中央委員會和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又以他們的建議和指導給予了我們多次極有價值的幫助。我們的黨積極參加了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以屬於以布爾什維克黨和進步人類的領導者約·維·斯大

林爲首的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家庭而感到光榮。」

在季米特洛夫的思想領導之下，由科斯托夫指揮的、並已混入了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外國間諜的叛逆集團被打垮了。

以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爲首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堅決聲明反對民族主義的、叛逆的南斯拉夫鐵托集團。季米特洛夫竭力鞏固反帝國主義陣營，藉以團結一切的民主力量，因而無情地揭露了鐵托集團對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事業的叛變行爲。

在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生命中的最後一瞬間，他依然指導着保加利亞的社會改革和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在他的領導下，保加利亞勞動人民已經治癒了戰爭的創傷，並恢復了他們的曾經受過德國人掠奪的國民經濟。在他的領導下，工業國有化和土地改革都已實現。工廠轉移到人民的手中，千千萬萬無地農民第一次獲得了土地。在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農村經濟通過合作耕種而開始轉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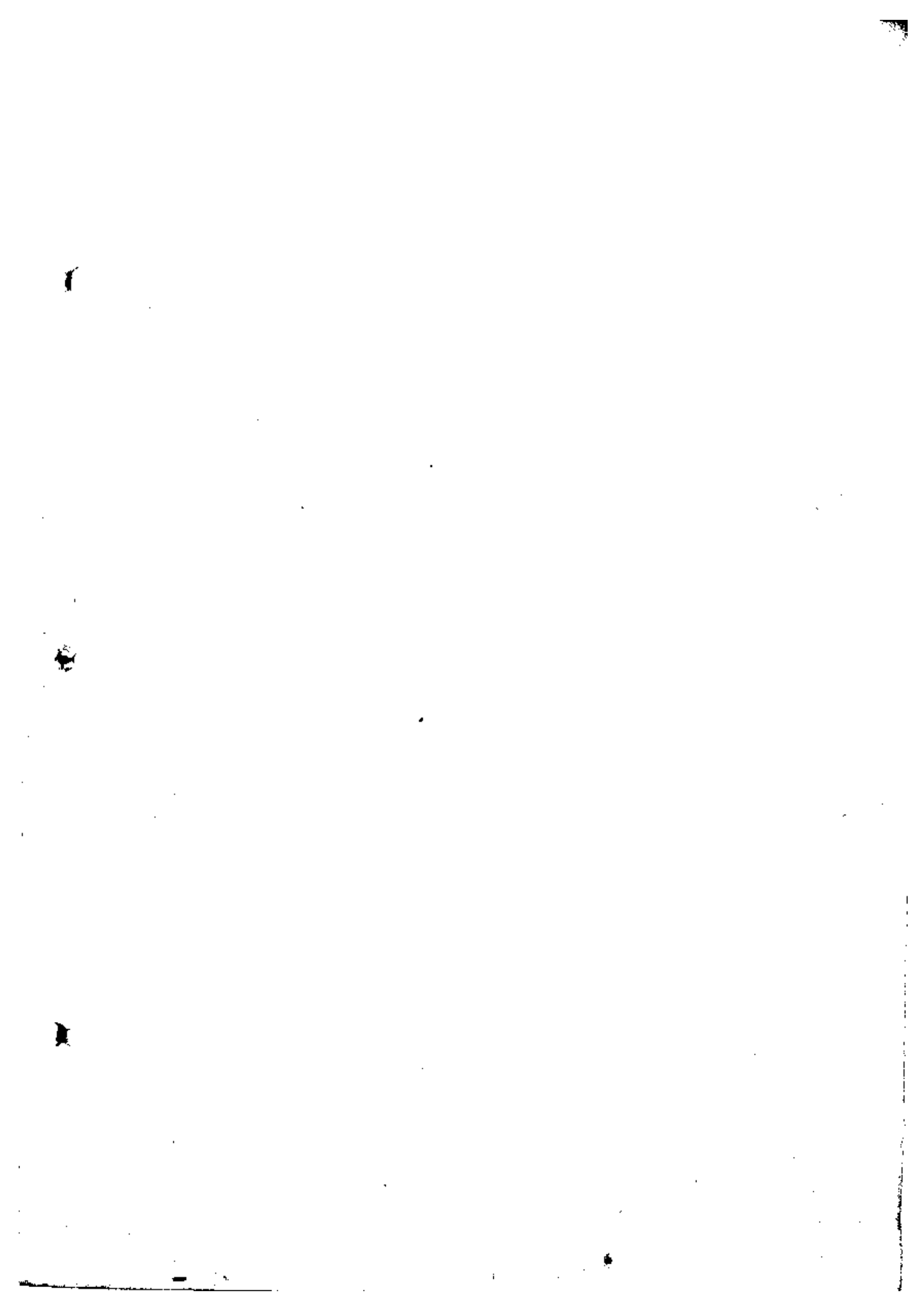
在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保加利亞政府與偉大的蘇聯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締結了友好互助協定，這就保證了該國的民族獨立和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的發展。

保加利亞人民和全世界勞動人民對於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逝世深致哀悼。二十七個外國代表團參加了他的葬禮。

索非亞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那樣一個悲痛難忘的日子裏的景象是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的。過去我只有一次看見過人民的面孔上流露出那樣的悲傷、眼淚和若有所失的感覺，那是在列寧出殯的時候。

看見這種景象真等於以人民的眼光閱讀一次歷史。在這些隆重哀悼的日子裏，將有千百萬男女工人、農民及其家屬、最優秀的智力勞動者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士，悲痛地然而非常驕傲地想到季米特洛夫所支持的、所爭取的並且已告完成的一切事業。

他的不朽的典範和遺訓鼓勵和加強了我們，讓我們立下決心，在現時的條件下，把他的學生事業向前推進，讓我們立下決心，加強保衛和平的鬥爭，永遠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陰影。



一 國會縱火案的審訊

季米特洛夫的最後發言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我有以辯護人和被告人的兩種身份說話的權利。」

庭長：「你有最後發言的權利，現在你可以利用那個權利了。」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訴訟法，我有權與檢察官辯論，然後再作最後發言。」

各位法官先生，檢察官和辯護士先生們，三個月前，在這個審訊剛開始的時候，我，作為被告人，給了法庭庭長一封信，上面寫道：我在法庭上的態度引起與法官們的衝突，我很抱歉，但是因而指責我濫用提出質問的權利和說明理由的權利，以便達到宣傳的目的，那是我絕對要加以駁斥的。由於我被誣告到本庭，我當然要用我所能用的一切方法來替自己辯護，以免遭到誣陷。

在那封信上我承認我提出的有些質問，從時間和表達形式的觀點看，是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合適的。關於這一層，請容我作這樣的解釋，就是我对德國法律認識不够，而且我還是生平第一次參與這種性質的司法案件。倘若我有自己選擇的律師為我服務，我就會無疑問地懂得怎樣去避免這些非常有害於我自己答辯的誤解。允許我回想一下，我曾請求讓德切夫、莫洛、格佛里、坎平奇、托列斯、加拉格爾和萊曼諸位先生做我的辯護士，這些請求都被最高法院以各種理由一個又一個地拒絕了。我对特切爾博士，就個人人格或是律師身份來說，並無私人不信任之處，但是在德國現在的情況下，把他作為一個官方指定的辯護士來說，我就不能有必要的信賴。因為這個理由，我正力圖自己替自己辯護，在這樣進程中，有時我可能採取在法律上不合適的步驟的。為我在最高法院的辯護着想，我相信也為這個審訊的正常進行着想，現在我最後一次請求法院，准許由我姊姊聘請的律師馬塞爾·韋拉德會同特切爾替我負辯護之責。假使法院又拒絕這一申請，那末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盡我所能，由我個人給自己作辯護了。

法院既已拒絕我最後的申請，我決定自己替自己答辯。強派給我的辯護士的蜜汁或毒藥，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這個訴訟的全部進程中，都是由我自己答辯的。我一點也不感到要受特切爾博士為我辯護的發言的拘束。對我的案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是我自己現在和過去對法庭所說的話。我不願得罪我的同志托爾格列爾，特別是因為，就我看來，他的辯護士已經够得罪他的了，

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寧可受法庭的無辜處死，也不願由薩克博士所發表的那種辯護而獲得開釋。

庭長（打斷季米特洛夫的話）：「在這裏作這種性質的批評完全不是你的事。」

我承認我的語調是激烈而尖銳的。我平生的鬥爭向來就是激烈而尖銳的。我的語調是誠實坦白的。我要說符合事實的話。我不是一個因所操職業而來出庭的律師，我是在保衛我自己，一個被控的共產黨員，我是在保衛我政治的榮譽，一個革命者的榮譽，我是在保衛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的理想，我整個生命的內容和意義。因為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我的一部分，每一句話都表示我對這種不正當的控訴，對這種硬加之於共產黨人以縱火焚燒國會這一反共產主義的罪名，懷着深切的憤恨。

我常常受到指責，說我對待德國最高法院不够嚴肅。這是毫無理由的。誠然，對我來說，最高法律是共產國際綱領，最高法院是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但是在我這個被控人看來，德帝國最高法院是應以極嚴肅的態度來看待的東西，這不僅由於它的委員們具有很高的法定資格，而且由於它是德國國家的、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最高法律機構，是一個能處人以極刑的團體。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凡我對法庭所陳述過的和我對公眾所說過的，都是真話。我是經常以嚴肅態度和出自內心的信念而說話的。

庭長：「我不允許你在法庭中任意作共產主義的宣傳。你總是這樣幹。倘若你再這樣放肆，我就不得不阻止你的發言了。」

我必須絕對否認那種認爲我是追求宣傳目的的說法。或許，我在法庭中的辯護已經產生某種的宣傳效果。或許，我在法庭中的行爲可以作爲其他被控的共產黨人的榜樣。但是那些都不是我辯護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駁這個說托爾格列爾、波波夫、湯尼夫和我自己與國會縱火案有關的起訴書和控訴。

我知道所謂我們是縱火案的同謀，在保加利亞是沒有人相信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國家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們與縱火案有任何關係。但是在德國有其他情況的存在，在德國，人們不是不可能相信這樣離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證明共產黨過去和現在都與這一罪行絲毫無關。一定要提到宣傳的問題，那末我不妨公平地說，在這個法庭裏有很多發言是具有宣傳性質的。戈培爾和戈林在這裏出庭，起了對共產主義有利的間接宣傳作用，但是沒有人能以他們的行爲產生了這樣結果而責備他們。

不僅我自己被報紙肆意攻擊——我對這種事是完全漠然視之的——而且我的民族也因而被指爲殘忍的、野蠻的。我被叫作巴爾幹的可疑分子，一個野蠻的保加利亞人。我對於這類事情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是殘忍的、野蠻的。但是保加利亞的工人階級、農民和文化是既不殘忍，也不野蠻的。是的，巴爾幹的物質幸福水平還不能同歐洲其他部分的一樣高，但是要說保加利亞民族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低，那就錯了。我們的政治鬥爭、我們的政治願望

與其他民族的鬥爭和願望是同樣崇高的。在外國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沒有喪失其語言及其民族性的一個民族，已經並正在與保加利亞法西斯作鬥爭的工人和農民所構成的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民族不是殘忍的、野蠻的。只有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是殘忍的、野蠻的。但是我請問你，哪個國家的法西斯不帶有這種性質呢？

庭長（打斷季米特洛夫的話）：「你在打算提到德國的情況嗎？」

在一個歷史時期裏，「德國」皇帝卡爾第五發誓說，他只願對他的馬說德國話，在一個時期裏，德國貴族和知識界只寫拉丁文，而以本國文字為耻，那時在「野蠻」的保加利亞，聖西利和聖梅托吉就發明了並推廣了保加利亞古文字的法。

保加利亞民族曾經堅決地全力地反抗外國的壓迫。所以我要在此時此地抗議對我的民族的攻擊。我沒有耻於做保加利亞人的理由，實際上，我却因為自己是保加利亞工人階級之子而引以自豪。

在我開始討論主要問題之前，我必須先作這樣聲明。特切爾博士會以為應當責備我們，說我們應自負處在這裏這種境況的責任。可是我必須回答說，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我們被捕之日起至這個審訊的開始止，已經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在那一期間內，任何可疑的情況都可以徹底調查出來。在預審階段，我會同負責調查責任的官員談到國會縱火案。那些官員們對我保證說，我們保加利亞人不會以縱火同謀罪而被控的。我們的被控將只與我們的假護照、我們的假姓名及我們不

確實的住址有關。

庭長：「這是新問題。在以前訴訟程序中從來沒有提到的，所以現階段你沒有提起的權利了。」庭長先生，在那個期間，每一情況都可以調查出來，以便迅速地解除我們與縱火案有關的嫌疑。起訴書上宣稱：「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湯尼夫硬說他們不過是保加利亞的逃亡的政治犯，但他們是爲着非法的政治活動而住在德國，却必須認爲是有憑有據的了。」起訴書上更宣稱：「他們是莫斯科派到德國來準備武裝暴動的間諜。」起訴書第八十三頁指出：「雖然季米特洛夫聲明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這並不能大大影響這個情勢，因而就不能免掉對他參與國會縱火案的控訴。」起訴書上繼續說，不僅赫爾麥的作證，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實，都證實了這種同謀……

庭長插言：「你不要在這裏宣讀全部起訴書。法庭對它總是非常熟悉的了。」

要是那樣說，我必須說明，檢察官和辯護士在這裏所說的，有四分之三是早已爲人所共知的，但是那並未妨礙他們再在這裏提起（庭上笑聲四起）。赫爾麥說，季米特洛夫和盧貝是同在伯揚霍夫飯店的。現在允許我再來引證起訴書，那上面說：「雖然季米特洛夫沒有以現行犯當場被捕，但是他參與了國會縱火的佈置。他跑到慕尼黑，爲的是找個不在犯罪場所的證明罷了。在季米特洛夫那裏查獲的共產黨的小冊子，足以證明他參與德國共產黨的活動。」這就是這一草率的、流產的起訴書的根據。

（庭長在這裏又打斷季米特洛夫的話，警告他不要以不敬的態度談到起訴書。）
好，庭長先生，我就選擇另外的說法。

庭長：「無論如何，你不應該用這樣一些不敬的字眼。」
我要從另一點上再來談談這一控訴和起訴書的方法。

說放火燒國會是德國共產黨幹的事，是共產國際幹的事，這一理論決定了這個審訊的方向。把放火燒國會，這種反共產主義的行爲，實際歸罪於共產黨，然後宣稱這是共產黨武裝暴動的信號，是推翻德國現行政體的烽火。由於運用這種理論，全部訴訟程序裏面就貫串了反共產黨的性質。起訴書寫道：「……控訴的根據是，這種犯罪的暴行是預定給國家的敵人的一種信號，他們見到信號以後，就要根據第三國際的命令，開始進襲德帝國，毀壞現行政體，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個蘇維埃國家以代替之。」

先生們，把這樣的暴行虛妄地歸罪於共產黨，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這裏列舉所有例子，我要你們回想一件鐵路暴行，那是某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和特務不久以前在德國尤特堡幹出來的。有幾個星期之久，德國的和國外的報紙都宣稱這一暴行是德國共產黨幹的，是共產黨採取的恐怖手段。後來才發覺出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叫做馬杜式加的，是這一罪行的兇犯。他被捕了，並被判刑了。讓我再想起另一個例子，那是戈爾古洛夫暗殺法國總統的案件。那時許多國家的報紙又叫罵了幾星期，說共產黨又顯身手了。大家都說戈爾古洛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和蘇聯

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這個暴行是俄國白衛軍所作的事，戈爾古洛夫是意在破壞法蘇友好關係的特務。我再請你們回想關於索非亞大教堂的暴行。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亞共產黨所組織的，但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這個虛妄的控訴下，兩千個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被殺害了。這個挑釁行爲，炸毀索非亞大教堂的挑釁行爲，實際上是保加利亞警察機關所主使的。

庭長（打斷他的話）：「那與這個審訊毫不相干。」

警官海勒在他作證時，說到共產黨宣傳放火。我問他曾否聽到過資本家放了火，以期得到保險費，而硬歸罪於共產黨的事。國民觀察報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寫道，斯退了警察局……

庭長：「你所說的那篇文章在這訴訟程序中從未被提到過。」

（季米特洛夫打算繼續提到那篇文章。）

庭長：「不要冒失引證在這審訊過程中從未提到過的事情。」

季米特洛夫：「一系列的縱火……」

（庭長又打斷他的話。）

在預審階段，這是曾被討論的，因為共產黨被控在一系列的縱火案上負有責任，後來明白了那是一些房屋的所有者「爲着做一筆生意」自己幹出來的勾當。現在我也願意提一提偽造文件的問題。人們利用很多這類的偽造文件來反對工人階級。這類文件是無數的。舉例說罷，著名的齊

諾維夫的書信，就不是一封齊諾維夫所寫的書信，而是有意偽造的。英國保守黨有效地利用了這封假信來反對工人階級。我還要請你們想起在德國政治上發生過作用的層出不窮的偽造文件……

庭長：「那是超出這個訴訟的範圍了。」

有人在這裏斷言，縱火燒國會是要使武裝暴動爆發的信號。人們企圖用下列方式來證實這種理論：戈林在法庭上宣佈，希特勒一上台，德國共產黨就不得不鼓動羣衆，從事劇烈的冒險。他宣稱：「共產黨被迫有所作爲，此時不幹，就永遠沒有機會了。」他說共產黨許多年來都號召大衆反對國社黨，現在國社黨掌握了政權，共產黨除了立即採取行動，或者永不採取行動，就再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檢察官企圖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闡明這一臆斷。

（庭長又打斷季米特洛夫的話。）

檢察官在法庭上發揮了檢察長戈林所作的說明。維爾納博士宣稱：「共產黨已經被逼到不戰鬥就要放棄準備戰鬥而投降的境地，這是它現在處境中僅有的選擇；不是不經戰鬥而放棄它的目的，就是孤注一擲，冒一次險，也許可以把環境變得對它有利。戰鬥也許失敗，但是失敗後的處境不會比不發一槍的投降來得更壞！」檢察官所提出的硬套到共產黨身上的設想，絕不是共產黨的設想。這就證明共產黨的敵人們並不深知共產主義。一個人要想很好地與他的敵人作戰，就應該學習認識敵人。禁止黨的活動、解散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否認黨的合法地位，當然是對革命運動的嚴重打擊。一九三三年二月共產黨面臨着被鎮壓的威脅，黨報被禁止了，取消黨的合法性

是隨時可以預期的。這些事共產黨很懂得。它們在小冊子及報紙上都被指出來了。德國共產黨也很懂得，雖然其他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是非法的，但是它們繼續存在，繼續進行它們的活動。保加利亞、波蘭、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國家的情況都是如此。我可以就我的經驗說一說保加利亞的情形。那裏的共產黨於一九二三年的暴動後就被禁止了，然而還繼續存在着、工作着。雖然經過巨大的犧牲，但是它早已比一九二三年被禁以前更加強大了。

任何有判斷力的人都能够理解這種現象的重要性。只要有必要的情勢，德國共產黨依然能够進行成功的革命。俄國共產黨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不管它的非法地位，以及它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它終於爭取了工人階級，因而領導着工人階級獲得了政權。德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不會認為由於他們的黨受了鎮壓，一切就都完了；不會認為在任何一定時間內，會有不是現在就是永久的問題；不會認為他們所能選擇的不是暴動就是消滅。德國共產黨領袖們不會有如此愚蠢的想法。當然，他們完全知道黨的非法地位意味着巨大的損失，意味着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但是他們也知道黨的革命力量勢將重行增強，總有一天它能勝利地完成它最後的任務。因為這些理由，共產黨就絕不可能有意在任何時候作孤注一擲的冒險。共產黨很幸運地不像他們的敵人那樣近視，他們也不會在困難的環境中喪失理性。

我必須補充一下，德國共產黨，像其他共產黨一樣，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什麼是共產國際呢？讓我從它的綱領中引證：「共產國際，工人的國際聯合，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它是一

個團結起來的世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是共產主義原則和目的的承擔者。所以，共產國際要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和農民的廣大階層，為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創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世界聯盟，為完全消滅階級，為建設作為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蘇聯共產黨，在擁有全世界千百萬黨員的共產國際這個世界黨中，是一個最強有力的單位。它不是在野黨，而是蘇維埃聯盟——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執政黨。共產國際，世界共產黨是與所有國家的共產黨共同判斷政治情勢的。這一國際的所有支部都對它直接負責，因而它是一個世界黨，而不是一個陰謀者的組織。這樣一個世界黨不以暴動和革命作兒戲的。這樣一個黨不能對它千百萬信徒們公開說的是一回事，而同時秘密做的又恰恰是相反的一回事。我親愛的薩克博士，這樣一個黨是不作與搞雙重賬簿的。

薩克博士：「對！進行你的共產主義宣傳罷！」

這樣一個黨在它對待千百萬無產者的時候，在它通過關於戰略和當前任務的決議的時候，是以極嚴肅的態度和充分的責任感來進行的。它不作與搞雙重賬簿。讓我引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的一些決議，因為這些決議曾在法庭上被引證過，我就有宣讀的權利。按照這些決議，德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勞苦大眾來保衛他們的日常要求，反對壟斷資本的強盜式的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緊急命令，反對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爭取政治和經濟罷工的開

展，並以示威和爭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鬥爭來引導羣衆走向政治總罷工，並以克服黨在工會活動中的弱點來爭取社會民主黨的主要部分。德國共產黨必須把工農共和國，「蘇維埃德國」的口號提到首位，以與法西斯獨裁的「第三帝國」的口號和社會民主黨的「魏瑪共和國」的口號相對抗，這個口號本身就含有奧地利和其他日爾曼人區域自願歸依這種蘇維埃共和國的可能性。」羣衆工作、羣衆活動、羣衆反抗和統一戰綫——不要冒險手段——這些就是共產黨的策略的要素。

在我的所有物中，找出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呼籲書，我想我可以摘要地宣讀一下。裏面有兩點是有特殊重要性的。呼籲書說到各個國家關於德國事件的示威運動。它更說到德國共產黨在反對國社黨的恐怖行動及保衛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出版的鬥爭中所應執行的任務。（季米特洛夫於是宣讀那個呼籲書。）

這個呼籲書並沒有說到立即爭取政權的鬥爭。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都沒有提出這樣的任務。這當然是真的，共產國際的呼籲書並未排除武裝暴動的可能性。法庭就由此得出虛妄的結論說，武裝暴動問題是當前的問題，並說德國共產黨既以武裝暴動作爲目的之一，就一定已經準備着暴動，並促其立即爆發的。但是，那是不合邏輯的，說得較溫和些，那是不真實的。當然，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是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任務。那是我們的原則，那是我們的目的。但是這一系列的完成，是與一定的發展進程、一定的發展階段分不開的。這不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

量，其他部分的勞苦大眾，在這一目的的實現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都知道德國共產黨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但那絕不是這訴訟程序中決定性的論點。論點只在於：共產黨實際上曾否計劃要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發動與國會縱火有關的、目的在於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

先生們，法律調查的結果如何？縱火國會是共產黨的行為這一傳說已經完完全全地給粉碎了。我不像在這裏的某位辯護士，不去引徵很多例證了。

國會縱火與德國共產黨的任何活動絲毫無關，不僅與暴動無關，即與罷工、示威或這類性質的任何事件都無關，至少對於這一點，凡是有正常智力的人都弄清楚了。法律調查已經徹底地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我把犯罪者和精神病患者除外）都不認為國會縱火是暴動的信號。沒有人看出與國會縱火有關的暴動事實、行為或企圖。這類事件的傳說顯然是屬於很久以後的時期的。那時工人階級對於法西斯的進攻感到震驚。德國共產黨正力圖組織羣衆的自衛反抗。但事實證明：國會縱火供給了一種機會和信號，來放手發動最恐怖的運動，以鎮壓德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這也證明得毫無爭辯的餘地了：德國政府的負責官員們一點也沒有考慮過共產黨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的暴動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我對出庭的證人提出了不少問題。我特別對海勒、赫赫有名的加爾萬尼、弗萊和警官們問過這些問題。不管他們作證中有其他矛盾，他們全同意一件事，就是他們既不知道也未聽到關於即將發生的共產黨暴動的任何消息。這就說明政府對於暴動的可能性，事先並未採取任何措施。

（庭長於是指出東管區警察長曾提出這樣的口證。）

那位官員所說的不外乎此：他被召到戈林那裏，戈林給了他關於反共產主義鬥爭的口頭指示，那就是說，要鎮壓共產黨的集會、罷工、示威、競選宣傳等等。但是他的口證並未說到要採取措施，以對付即將發生的共產黨暴動的威脅。昨天修弗特博士在他的發言中也討論到同一問題，並得出結論說，政府方面未預料有任何暴動的發生。他也提到戈培爾的作證，戈培爾說的是真是假是另外一個問題，總之，他說明他剛聽到國會起火的消息時，他是不相信的。對於這一點，政府在起火後的早晨所頒佈的緊急命令提供了另一證據。讀一讀這個命令——裏面說些什麼呢？命令宣佈憲法上某些條款暫時失效，特別是保障人身不可侵犯、保障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保障居住安全等等條款。那就是緊急命令的第二段、緊急命令的精華。

（庭長又打斷季米特洛夫的話，指責他話不對題。）

我要指出，在這個緊急命令下，不僅僅共產黨員，就是社會民主黨的和基督教的工人們也被捕了，他們的組織也被禁止了。我要強調這一事實，這個命令主要地是在反對共產黨，但它不是僅僅反對共產黨。為宣佈緊急狀態而必須頒佈的這道法令是反對其他一切政黨和團體的。這一法令與國會縱火有直接的有機的聯系。

庭長：「倘若你攻擊德國政府，我就要剝奪你在本庭的發言權了。」

……無論是檢察官也好，辯護士也好，對於一個問題還一點沒有說明。這種遺漏並不使我驚

奇。因為這個問題一定早使他們惴惴不安了。我指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德國政治情勢的問題，這是我現在必須要討論的事。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政治情勢是這樣：「國民陣綫」的陣營裏正發生了尖銳的鬥爭。

庭長：「你又提到我已經一再禁止你提到的問題。」

……我要提醒法庭，我曾請求傳喚希萊歌爾、布魯寧、巴本、胡根伯、鋼盔團的副主席杜斯特爾伯到庭作證。

庭長：「法庭已拒絕了你的請求，你就沒有再提的權利。」

季米特洛夫：「我知道，並且我還知道爲什麼！」

庭長：「在你作結束發言時，我不得不再打斷你的話，這是不愉快的事，但是你必須尊重我的指示。」

……「國民陣綫」陣營裏發生的鬥爭是與德國經濟巨頭間在幕後所發動的鬥爭聯系起來的。一方面是克虜伯——蒂森集團，他們是多年來支持國社黨的，另一方面是他們的已經逐漸被擠到次要地位的對手。蒂森和克虜伯打算建立絕對權力，就是在他們親自指揮下的政治獨裁，爲達此目的，摧毀革命的工人階級是必要的。同時，共產黨正努力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綫，並從而團結一切力量，以抵抗國社黨毀滅工人運動的陰謀。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感到有建立統一戰綫的必要。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的統一戰綫的意義，是在於動員工人階級，來反對國社黨所建立的殘

酷的絕對權力這一原則，它並不意味着暴動，也不意味着準備暴動。

庭長：「你常常暗示你唯一的興趣是保加利亞的政治情勢。然而就你現在的話看來，你對於德國的政治情勢，也是極感興趣的。」

……庭長先生，你在指責我，我只有這樣回答：作為一個保加利亞革命者，我對於全世界的革命運動都有興趣。舉例說，我對於南美的政治情勢有興趣，雖然我未到過那裏，我很熟悉那裏的政治情勢，就像我熟悉德國政治一樣。但那並不意味着，南美某個政府的建築物給燒掉了，我就是罪犯！我對於德國政治有興趣，但我並未干預德國政治。

在這訴訟程序的進行期間，我已學習得很多，由於我對事物的政治理解力，許多事我都已明白了。那時政治情勢是由兩個主要因素支配的：第一個是國社黨努力於獲得絕對權力，第二個（逆因素）是德國共產黨努力於建立反法西斯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綫。就我看來，這種說法的正確性，在這訴訟程序的進行期間，已經充分地顯示出來了。國社黨所需要的是，一面分散人們對於「國民陣綫」內部分裂的注意力，另一面破壞工人階級戰綫的統一。「國民政府」對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緊急命令，需要一個合用的藉口，這道命令廢止了出版和個人的自由，採用了警察迫害制度、集中營制度和其他反共產黨的措施。

庭長：「現在你已走到極端，你正在作暗示呢。」

季米特洛夫：「我的唯一願望在於說明我所理解的放火前夕的德國政治情勢。」

庭長：「法庭不是讓你作反對政府的無理暗示和重提早被駁斥的說明的地方。」

……這時工人階級的態度是防禦的態度，所以共產黨竭盡全力組織統一戰綫……

庭長：「如果你要答辯，你就應該進行你自己的答辯，否則你沒有足夠的時間了。」

……有一次我說到我同意起訴書上的某一點，現在我必須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這個問題：對國會放火是盧貝一個人幹的呢，還是他有同謀。這位助理檢察官巴利休斯宣佈說，被告的命運就取決於對盧貝是否有同謀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對這個說法的回答是：不對，一千個不對！這樣的結論不是合理的，不是合邏輯的。我自己的推論是，盧貝不是一個人單獨放火燒國會的。依據專家的意見及所提供的證據，我斷定議場的放火是與飯廳、底層樓等處的放火有性質上的差別的。議場是由其他的人用其他的方法放的火。雖然在時間上，與盧貝的放火偶合，但是議場的火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盧貝從未在法庭上說出實話，現在他依然堅不開口。盧貝確有同謀，然而這一事實並不決定其他被告人的命運。是的，盧貝不是單獨一個人，但是季米特洛夫、托爾格列爾、波波夫、湯尼夫並不是他的同夥。盧貝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漢寧斯道夫遇到某一個人，於是告訴他說，打算去放火燒市政廳和皇宮，這不是可能的嗎？這個人這樣答覆他：像這樣的事簡直是兒戲，在選舉期中燒了國會不是更有真實的意義嗎？經過政治煽動者和政治瘋人之間的勾結，放火燒國會就設計出來了，這不是可能有的做法嗎？政治瘋人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動者倒反而不見了！當這個傻子盧貝正在笨拙地企圖燒毀走廊和儲衣室的時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不是

正在準備放火燒議場，並使用如夏茲博士在這裏說到的那種秘密的易燃的液體嗎？

（盧貝這時抿着嘴笑。由於一陣一陣的發笑而週身顫動起來了。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和被告在內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季米特洛夫指着盧貝繼續說。）

這些不知姓名的同謀者作了放火的一切準備，就躲得無影無踪了。這個愚蠢的工具、可憐的浮士德現在在被告席上，而魔鬼反而不見了。盧貝與政治煽動者的代表、工人階級的敵人的勾結是在漢寧斯道夫形成起來的。

檢察官宣稱盧貝是個共產黨員。他更進一步地說，即使盧貝不是共產黨員，他也是爲着共產黨並與共產黨聯系而幹出這個勾當的。這種說法是絕對荒謬的。盧貝是什麼東西？一個共產黨員？不可想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不是的！他是一個不齒於本階級的工人、一個不可救藥的社會渣滓。他是一個被濫用的畜生，人們使他反對工人階級，以收漁人之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庭上的作爲會像盧貝那個樣子。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做些無聊的事，但是當他們被拖到法院時，他們總就勇敢地站起來，說明他們的目的。倘若一個共產黨員做了這類的事，明知四個無辜者與他在被告席上並肩而立，他不會默默無言的。盧貝不是共產黨員。他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是法西斯濫用的工具。

與他一同被控的共產黨國會議團主席和我們三個保加利亞人，同他這個畜生、這個無聊的被濫用的替死鬼毫無共同之點，也沒有任何聯系。讓我提醒法庭，戈林於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對縱火

案發表了一個聲明，宣佈托爾格列爾和科恩在昨夜十時從國會一塊兒逃走。這個聲明廣播到全國。戈林在同一聲明中宣稱，共產黨人放火燒了國會。但是從來沒有人打算調查盧貝在漢寧斯道夫的行動，也沒有人搜尋與盧貝在那裏一塊過夜的人。

庭長：「你打算到什麼時候才結束你的發言呢？」

季米特洛夫：「我要再說半個鐘頭。我必須對這個問題表示我的意見。」

庭長：「你不能永遠說下去。」

庭長先生，在這個審訊所經歷的三個月期間，你會有很多次不讓我開口，對我保證說，在審訊結束時，我在答辯中將能暢所欲言。現在這個審訊即將結束，但是恰與你的諾言相反，你又限制我對法庭的發言權了。在漢寧斯道夫發生了什麼事，實在是一個重要問題。同盧貝在那裏過夜的人，瓦深斯基還沒有被發現，我請警察局搜尋他的建議，也被認為無用而遭了拒絕。倘若盧貝在漢寧斯道夫遇到共產黨員，這個問題很早就詳加研究了，庭長先生！但是誰也沒有興趣去尋找瓦深斯基。送起火的第一個消息給布蘭登堡門警察局的那個青年也沒有去搜尋，他的身份依然不明，他依然是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初步調查就錯了方向。阿布雷希特博士，國社黨議員，在剛起火後即逃出國會，也未受到訊問。在搜查不出來的地方，在共產黨的隊伍中搜查放火犯，而不可以在早就搜查出來的地方搜查放火犯。這樣，就讓真的罪犯們隱藏起來了。由於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別人捉來做替身。

庭長：「我不允許你這樣的說法。我只再給你十分鐘。」

我有權利向法庭提出我對裁判的合理建議。檢察官說，共產黨人提出的證據都是不足憑信的。我不採取這樣的偏見。因此，我不會說國社黨證人所提出的一切證言都是靠不住的。我不會說他們都是謊言者，因為我相信在幾百國社黨黨員中也有幾個老實人。

庭長：「我禁止你說這樣惡意的話。」

……但是所有被召來支持這個控訴的主要證人，都是國社黨的議員、新聞記者或僕從，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嗎？加爾萬尼說，他看見托爾格列爾和盧貝同在國會的！弗萊說，他看見波波夫和盧貝同在國會的！赫爾麥說，他看見季米特洛夫和盧貝同在國會的！維比爾斯德說，他看見湯尼夫和盧貝同在國會的！所有這些人都是國社黨的黨員！這僅是偶然的事嗎？用筆名齊麥爾曼向國社黨的國民觀察報投稿的證人得羅舍博士在法庭裏重提已被徹底駁斥了的意見說，季米特洛夫應對索非亞大教堂的暴行負責，他又說，他曾看見我和托爾格列爾同在國會的。

警官海勒在法庭裏宣讀過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書上的一首共產黨員所作的詩來證明共產黨員於一九三三年放火燒國會。請允許我也來引證一首詩，德國最偉大的詩人哥德的一首詩：

要及早學得聰明些。

在命運的偉大天秤上，

天秤針很少不動；

你不得不上昇或下降；

必須統治和勝利，

否則服役和失敗，

或者受罪，或者凱旋，

不做鐵砧，就做鐵鏈。

不是勝利，就是失敗！不作鐵鎚，就做鐵砧！德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二三年，或者一九三三年都沒有認識到這個真理……

關於德國法律在這裏已經說的很多了，我也要發表對這個問題的意見。無疑問地，政治上佔優勢的集團在任何特殊時期都會影響法院的決定的。我要提到無疑問地為這個法院所承認的一個權威，那就是司法部部長克爾。這位先生在新聞記者訪問的時候，對報上所載普魯士的司法問題發表了他的意見。他提到客觀性是司法的源泉這一自由主義的偏見。他說：「客觀性對於為生存而鬥爭的民族是一文不值的。這是一種無用的理論，我們要斷然拋棄的。應該只有一個司法標準，那就是強國救民的標準！」司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庭長：「無疑問地！但你現在就應該提出你的最後建議了。」

檢察官已經提議說，被告的保加利亞人由於證據缺乏應予開釋。我不同意這一提議。這是不夠的；這樣並不會徹底洗刷我們的嫌疑。事實上這個審訊已經徹底地證明了我們與縱火案毫不相

干，並且沒有再對我們懷疑的絲毫理由。我們保加利亞人和托爾格列爾所以必須全被開釋，倒不是由於證據的缺乏，而是由於我們作爲共產黨員，不會與也不能與反共產主義的行爲有任何關係。所以我建議作如下的判決：

- 一、托爾格列爾、波波夫、湯尼夫和我自己應予宣判無罪，起訴書由於無根無據應予撤消；
- 二、盧貝應予宣佈爲工人階級的敵人所濫用的工具；
- 三、對我們負誣告責任的人應受刑事處分；
- 四、我們在審訊中所受到的損失、我們浪費了的時間、我們被損害了的健康以及所遭遇着的一切苦難應予賠償。

加上利息，來清算這筆賬的時間終會到來！國會縱火案的說明和真正放火犯的認定乃是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法院的任務。

伽利略被懲處時，他宣佈：

「它仍然轉動着！」

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宣佈：「它仍然轉動着！」歷史的車輪向着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着……

（法庭禁止季米特洛夫再說下去。）

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

(抵達莫斯科時的聲明)

我們必須說的第一件事，是對於爲我們的自由而戰鬥的國際無產階級、每一國家的絕大部分的工人、正直的知識分子，我們感到無限的謝意。特別是對於蘇聯的，就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工人和集體農莊的莊員，我們表示最熱烈的感謝。

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明，倘若沒有這樣極可敬佩的輿論的動員來保衛我們，我們就一定不能在這裏和你們談話。德國法西斯是早已下了決心要在精神和肉體上毀滅我們的。

不幸地，到了很遲的時候，我的同志們和我才知道全世界爲我們的釋放而進行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只是現在，只是在我們到了這裏幾個鐘頭以後，我們在與同志們的談話中，才詳細知道那一時期在我們的周圍所發生的事情。

我堅決地相信，這一運動不僅挽救了我們，三個保加利亞人和托爾格列爾，而且粉碎了德國法西斯旨在毀滅成千成萬的工人的挑釁，這也是我們應該感謝的。這一運動使法西斯分子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挑釁，來毀盡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領導幹部。

總之，這個審訊是一種挑釁，正如燒毀國會是一種挑釁一樣。這個審訊的用意是要隱蔽放火

犯的。目的是把責任轉移到別人身上。但是正合於辯證法、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法則，審訊得到相反的結果。反共產黨的審訊變成了反法西斯的偉大示威和法西斯的可恥失敗。放火原來是要德國人民相信共產黨人是放火犯，而審訊却使德國人民相信那是鬼話。

同時，一年已經過去了，雖然整個法西斯德國是一個牢獄，與全世界隔絕，今天在德國也沒有一個人相信共產黨人是對國會放火的。即使在國社黨的一般黨員中，也有很多人相信燒毀國會是法西斯頭子們的把戲。

我們懷着對德國法西斯的最大仇恨，也懷着對德國工人和共產黨員的最高友愛和最深同情而離開了德國。由於我們受到嚴厲的隔離，我們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們所受的苦難怎樣，以及他們怎樣在鬥爭。但是當我們到了法庭，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我們體會到強大的德國共產黨是屹然不動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的。從集中營被提到法庭來的工人階級的證人們的態度，就表現出他們對黨的忠實和熱愛。爲爭取我們的釋放而進行的鬥爭，一定要爲爭取現在還被囚在德國集中營裏成千上萬工人的釋放而繼續下去。

我在這裏幹什麼？那是非常清楚的……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戰士，共產國際的一個戰士。我在法院受審時也是懷着這樣觀點的。我將在這裏盡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職責，只要一息尚存，我將繼續盡我的職責。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的任務

一 法西斯主義與工人階級

同志們，共產國際早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就警告了世界無產階級說，一個新的法西斯進攻正在進行着，並號召了反法西斯進攻的鬥爭。大會指出：「法西斯傾向和法西斯運動的萌芽以程度不同的發展方式，幾乎在每一個地方都顯現出來了。」

由於極深刻的經濟危機的發展，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日益強烈地尖銳化和勞動人民大眾的日益革命化，法西斯就發動了廣泛的進攻。統治的資產階級就日益乞靈於法西斯主義，目的在於採取非常的掠奪手段來對付勞動人民，準備一次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進攻蘇聯、奴役和瓜分中國，並藉着這一切方法來阻止革命。

各帝國主義集團正企圖把危機的全部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的身上。那就是爲什麼他們需要法

西斯。

他們正企圖奴役弱小民族，加強殖民地的壓迫，並用戰爭方法重新分割世界，來解決市場問題。那就是爲什麼他們需要法西斯。

他們正企圖摧毀工農的革命運動，對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蘇聯採取軍事進攻，來預防革命力量的發展。那就是爲什麼他們需要法西斯。

在有些國家中，特別是在德國，這些帝國主義集團在廣大羣衆堅決地轉向革命之前，就擊敗了無產階級，建立了法西斯獨裁。

但是法西斯的勝利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這個勝利，一方面表明無產階級的軟弱，因爲無產階級已被社會民主黨的分化政策，它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弄得渙散而麻痺了；然而另一方面也顯出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他們害怕工人階級統一鬥爭的實現，害怕革命，而且不再能够以資產階級民主和國會制度的舊方法來維持他們對廣大羣衆的專政。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說：「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和平對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採用戰爭的政策。」●

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性

同志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曾經正確地說明，執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資本的極端反動、極端沙文主義、極端帝國主義分子的公開恐怖獨裁。

最反動的一種法西斯是德國式的法西斯。雖然它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然而它竟厚顏無恥地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的法西斯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且是獸性的沙文主義。它是一種政治匪幫的政體，是一種對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中的革命成分實行挑釁和迫害的制度。它是中世紀的野蠻行爲和獸性行爲，它是對於其他民族的肆無忌憚的侵略。

德國法西斯正在充任國際反革命的先鋒、帝國主義戰爭的首要煽動者、反對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祖國蘇聯的十字軍的創始人。

法西斯不是超然地處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之上的一種國家政權形式，如鮑爾所說的。法西斯不是「奪取了國家機器的小資產階級的叛變」，如英社會主義者布萊斯佛特所說的不是的，法西斯不是超然地處於階級之上的一種政權，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或是流氓無產階級控制

●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七二頁，——譯者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金融資本的一種政權。法西斯就是金融資本本身的政權。法西斯是對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革命階層的恐怖報復的組織。就對外政策說，法西斯是煽動對其他民族加以毫無人性的仇視，在方式上極端殘暴的侵略主義。

我們必須特別強調指出這一點，指出法西斯的真正本質，因為法西斯在許多國家中，在宣傳社會問題的掩飾下，已經能夠取得為危機所迫以致流離失所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附和，甚至取得無產階級最落後階層的某些部分的附和。倘若這些人懂得法西斯實際的階級性及其真正本質，他們是絕不會支持法西斯的。

依照一定國家在歷史、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情況及其民族特點和國際地位，法西斯的發展和法西斯獨裁本身是在各個不同國家內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的。在某些國家中，主要是在法西斯還沒有廣泛的羣衆基礎，而法西斯資產階級陣營內各個集團之間的鬥爭又相當尖銳的那些國家中，法西斯並不敢立即取消國會，而允許其他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保留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另外一些國家中，由於統治的資產階級害怕革命即將爆發，法西斯就會或者直截了當地、或者用對互相競爭的政黨和集團加緊恐怖和迫害的手段，來建立毫無限制的政治壟斷。這並不妨礙法西斯在其處境特別危急時竭力擴展它的基礎，也不妨礙它在不變更其階級本性時竭力把公開的恐怖獨裁與極端虛偽的國會制結合起來。

法西斯的獲得政權，並不是尋常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繼承另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是一個資產

階級的階級統治的國家形式——公開的恐怖獨裁——代替另一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的國家形式——資產階級民主。如果忽視這個區別，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會使革命無產階級不能動員城鄉勞動人民的最廣泛階層爲反對法西斯奪取政權的威脅而鬥爭，也會使革命無產階級不能利用資產階級陣營內部所存在的矛盾。現在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中，資產階級正在日益推行各項反動措施，如壓制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歪曲並削弱國會的權力，加緊鎮壓革命運動等等，如果輕視這些反動措施對建立法西斯獨裁的重要關係，那也就犯了同樣嚴重的、危險的錯誤。

同志們，我們絕不要認爲法西斯是用很簡單、很順利的方式獲得政權的，好像金融資本的什麼委員會只要決定在某一天建立起法西斯獨裁就行了。實際上法西斯的獲得政權通常要經過反對一些舊資產階級政黨、或者反對這些政黨中某一部分的相互的、有時是嚴酷的鬥爭過程，甚至要經過法西斯陣營內的鬥爭過程，而這種鬥爭有時要導致武裝衝突，如我們在德國、奧地利及其他國家所見到的那樣。然而這一切並不減輕一個事實的重要性，就是在建立法西斯獨裁之前，資產階級政府往往通過一些準備步驟，採取一些反動措施，這些就直接促使法西斯易於獲得政權。誰要是不與準備階段中資產階級的反動措施和法西斯的成長作鬥爭，誰就不能阻止，而是相反地助長法西斯的勝利。

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對羣衆掩飾並隱瞞了法西斯真正的階級性，沒有號召他們爲反對資產階級日益反動的措施而鬥爭。在法西斯進攻的決定關頭，德國和其他一些法西斯國家的大部分勞動

人民不能認出法西斯主義就是嗜殺成性的、貪得無厭的金融資本，就是他們最兇惡的敵人，因而就沒有作反抗的準備，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對於這一事實是負有巨大的歷史責任的。

法西斯對羣衆的影響的源泉是什麼？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吸引羣衆，是由於它在煽動上投合羣衆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法西斯不僅僅激動羣衆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並且也利用羣衆的高尚情感，利用他們的正義感，有時甚至利用他們的革命傳統。爲什麼德國法西斯分子，這些大資產階級的走狗和社會主義的死敵，要對羣衆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說他們的獲得政權是「革命」呢？因爲他們企圖利用活在德國勞苦大衆心頭上的對於革命的信念和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望。

法西斯在行動上是爲極端帝國主義者謀利益的，但是它對於羣衆總裝做受虐待的民族的戰士，來迎合被侮辱的民族情感。舉例說，德國法西斯以「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口號，贏得了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支持，就是用這樣辦法的。

法西斯的目的在於毫無拘束地剝削大衆，但是它却以最巧妙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來接近他們，利用勞動人民對掠奪的資產階級、銀行、托辣斯及金融巨頭的深切仇恨，提出一些在一定時間內最能誘惑政治上欠成熟的羣衆的口號。在德國是「全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意大利是「我們的國家不是資本家的國家，而是舉國一體的國家」，在日本是「爭取沒有剝削的日本」，在美國是「共享財富」等等。

法西斯將人民置於最腐敗的貪官污吏的擺佈之下，而反在人民面前提出「公正廉潔的政府」

的要求。法西斯料到大眾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政府深感失望，便假仁假義地攻擊貪污。（比如德國的巴爾馬特和斯克拉克列克事件，法國的斯達維斯基事件以及其他許多事件。）

法西斯爲着資產階級中最反動集團的利益而截取那些脫離舊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失望羣衆。但是它却以對資產階級政府的嚴厲攻擊，對舊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不可調和的態度來打動羣衆。

法西斯的無恥和偽善超過其他一切類型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它竟針對每一國家的民族特點，甚至每一國家中各社會階層的特點，進行煽動。小資產階級羣衆，甚至一部分工人，由於窮困、失業和生活的不安而陷於絕望，竟受了法西斯的社會問題和沙文主義煽動的毒害。

法西斯是作爲向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進攻的政黨，向處在不安定狀態中的人民大眾進攻的政黨而獲得政權的，但是它竟把自己的獲得政權扮演成一個爲着「整個國家」、爲着「拯救國家」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我們可以想起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畢爾蘇德斯基的「進軍」華沙，希特勒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等等。

但是，無論法西斯戴的是那些假面具，無論它是以前那些形式出現，無論它用那些方法獲得政

權——

法·西·斯·是·資·本·家·對·勞·動·人·民·大·衆·的·最·猖·狂·的·進·攻·；

法·西·斯·是·肆·無·忌·憚·的·沙·文·主·義·和·侵·略·戰·爭·；

法·西·斯·是·瘋·狂·的·反·動·和·反·革·命·；

法·西·斯·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最·惡·毒·的·敵·人！

法西斯的勝利給羣衆帶來些什麼後果呢？

法西斯口頭約許給工人們以「公道的工資」，但是實際上給他們帶來了的是更低的貧民生活水準。它口頭約許給失業者以工作，但是實際上給他們帶來了的是飢餓和強迫奴役勞動的更痛苦的折磨。實際上它把工人和失業者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賤民，毀滅他們的工會，剝奪他們的罷工權和他們工人階級的出版權，強迫他們加入法西斯組織，搶奪他們的社會保險基金，把大小工廠變成資本家在裏面橫行霸道地統治着的集中營。

法西斯許給勞動青年以前程光明的康莊大道，但是實際上它帶來了青年工人的大批解僱、勞動集中營和爲着侵略戰爭而舉行的不斷的軍事訓練。

法西斯答應保證機關工作者、小職員及知識分子享有生活的保障，摧毀托萊斯的全能地位，取消銀行資本的暴利，但是實際上它給他們帶來了日甚一日的絕望和朝不保夕的感覺；它使他們受其最忠順的爪牙所形成的新官僚政治的蹂躪，它正建立着無可容忍的托萊斯獨裁，造成空前普遍的腐化墮落。

法西斯答應解除窮困破產的農民的債務束縛，取消地租，爲着無地破產的農民的利益，甚至無償徵用地產，但是實際上它把勞動農民置於托萊斯和法西斯國家機器的空前奴役之下，使農民

大眾受大地主、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極高度的剝削。

希特勒一本正經地宣佈，「德國將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否則它就不成其為國家了。」然而德國農民在希特勒的政權下得到了什麼呢？延期償付法？這早已被撤消了。還是農民財產繼承法？這使得幾百萬的農民兒女們被擠出農村而流為乞丐。僱農們已經變成半農奴，連自由遷移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勞動農民在市場上出賣他們農場產品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那末波蘭的情形怎樣呢？波蘭「時報」寫道：

「波蘭農民所採用的方法或者只在中世紀才用過的。他把火養在他的爐內，然後借給鄰人；他把火柴分成幾片，他把髒的肥皂水借給別人；他煮鹹魚桶來取鹽漬。這並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鄉村的實際情況，任何人都可以信以為真的。」

同志們，寫這段話的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波蘭的一家反動報紙！但是還不止於此。

每天，在法西斯德國的集中營裏，在德國特務機關的地窖裏，在波蘭的酷刑室裏，在保加利亞和芬蘭的特務機關的監牢裏，在貝爾格萊德的監牢裏，在羅馬尼亞的監牢裏和在意大利的囚人島上，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兒子、革命的農民、爭取人類光明前途的戰士正在受着可恨的迫害和侮辱，沙皇特務最可惡的行爲與此相比也是不無遜色的。萬惡的德國法西斯分子把丈夫在妻子面前打成血淋淋的肉泥，把被殺害了的兒子的骨灰用郵包寄給他們的母親。閹割已經成爲政治鬥爭的

一種方法。在酷刑室裏，被囚的反法西斯者被注射毒藥，他們的臂膀被折斷了，他們的眼睛被挖出了，他們被吊起，用冷水灌進他們的身體，他們的活的肉體上刻上了法西斯的卐字。

我面前有國際紅色救濟會編制的一本統計概要，那是關於在德國、波蘭、意大利、奧地利、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被殺、受傷、被捕、被弄成殘廢與被用刑致死的人數統計。僅就德國來說，從國社黨執政以來，有四千二百多個反法西斯的工人、農民、僱員、知識分子——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黨員、反對政府的基督教團體的成員——被殺，三十一萬七千八百人被捕，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人受到傷害和酷刑。在奧地利，自去年二月戰爭以來，「基督教」法西斯政府已經謀殺了一千九百名革命工人，傷殘了一萬人，逮捕了四萬人。同志們，這個統計是絕不完全的。

每一想起勞動人民在一些法西斯國家中所身受的苦難，我們就滿懷着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憤怒。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白色恐怖所施行的剝削和迫害，成爲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所引證的事實和數字決不能反映其真實情況的萬分之一。法西斯加諸勞動人民的不可估計的殘暴行爲真是罄竹難書。

我們以深厚的情感和對法西斯屠夫的深切仇恨，降下共產國際的旗子，來紀念德國的謝爾、舒爾茲、呂特根士，奧地利的瓦里士、慕尼萊特和匈牙利的沙拉伊、佛斯特，保加利亞的科法切也夫、留蒂布洛茨基、瓦可夫的不朽的英名——紀念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犧牲的成千成萬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人、非黨工人、農民及先進知識分子的不朽的英名。

從這個講台上，我們向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和我們大會的名譽主席——台爾曼同志致敬。我們向拉科西、格蘭姆斯契、安第蓋寧和班諾夫諸同志致敬。我們向被反革命分子所囚禁的西班牙社會黨的領袖加巴列洛致敬。我們向那已在監獄中被折磨了十八年的湯姆·摩尼致敬。我們向成千成萬的爲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囚禁的其他同志們致敬。我們對他們說：「戰鬥中的兄弟們，武裝着的兄弟們，你們是沒有被忘記的。我們同你們在一起。我們要獻出我們全部的生命，每一滴鮮血，爭取把你們，把一切勞動人民從法西斯的可恥統治中解放出來。」

同志們，列寧警告過我們：資產階級也許能在幾個很短暫的時期中，以野蠻的恐怖手段壓倒勞動人民，阻止日益發展着的革命力量，然而這並不能使它免於滅亡。列寧寫道：

「這是生活的必然現象。儘管資產階級東奔西撞，兇狂暴戾，肆意橫行，做出許多蠢事，預先報復布爾什維克，並盡情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幾千、幾十萬個明天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儘管資產階級這樣橫行無忌吧，但它的命運總是和以前被歷史判處了死刑的一切階級底命運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將來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屬於他們的，因此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既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同時又能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估量資產階級瘋狂奔撞的行動。」

●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六四頁。——譯者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是的，只要我們以及全世界無產階級堅決地走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道路，資產階級無論如何是要滅亡的。

法西斯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嗎？

爲什麼法西斯會勝利？它是怎樣勝利的？

法西斯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法西斯是十分之九的德國人民、十分之九的奧國人民、十分之九的其他法西斯國家中的人民的敵人。這一兇惡的敵人，怎麼樣、用什麼方法獲得勝利的？

法西斯之所以能夠獲得政權，主要是因爲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所推行的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下，面臨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時，就證明是分裂的，證明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被解除了武裝的。而另一方面，離開並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共產黨的力量又不足以發動羣衆，領導羣衆去與法西斯作決定性的鬥爭。

真的，讓正在和共產黨兄弟們共嘗法西斯野蠻恐怖的滋味的千百萬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嚴肅地回想下面的問題：倘若一九一八年奧地利和德國的革命爆發時，奧地利和德國的無產階級不遵循奧地利的鮑爾、艾德勒和倫納，德國的艾柏特和謝德曼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而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列寧和斯大林的道路，那末現在奧地利、德國、意大利、匈牙利、波蘭、巴爾幹就

不會有什麼法西斯主義。早已成爲歐洲局勢的主人的，就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階級了。

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爲例罷。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它提到很高的地位。它大權在握。它在軍隊中和國家機器中都佔有強大的陣地。憑藉這些陣地，它就能够剷除萌芽中的法西斯。然而它毫無抵抗地放棄了工人階級的一個又一個的陣地。它讓資產階級鞏固它的政權，取消憲法，清除國家機器、軍隊和警察隊伍中的社會民主黨的人員，從工人手中奪去兵工廠。它讓法西斯強盜們安然無事地殺害了社會民主黨的一些工人，接受了胡登堡協定的條件，這就給予法西斯分子進入工廠的機會。同時，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以載有另一可能辦法的林茨綱領，即不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和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來愚弄工人，對他們保證說，倘若統治階級利用暴力反對工人階級，黨就號召總罷工和武裝鬥爭來回答他們。好像法西斯在憲法方式的掩飾下對工人階級進攻的部署這一整個政策不是一連串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暴力行爲！即使在二月戰爭的前夜及其過程中，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還讓英勇戰鬥着的工人自衛隊孤立於廣大羣衆之外，致使奧地利無產階級歸於失敗。

法西斯在德國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嗎？不，德國工人階級是能够加以阻止的。

但是要這樣做，德國工人階級就必須完成反法西斯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迫使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停止反共產黨的活動，並接受共產黨所屢次提出的反法西斯的統一行動的建議。

在法西斯採取攻勢，資產階級逐漸廢止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利時，德國工人階級就不應該滿足

於社會民主黨的紙面上的決議，而應該回答以真正的羣衆鬥爭，這樣才能使德國資產階級比較難於完成它的法西斯計劃。

德國工人階級不應該聽任布朗和塞維林政府取締赤色前衛戰士同盟，而應該使這個同盟與擁有近一百萬會員的國旗團^①之間建立戰鬥的聯系，並迫使布朗和塞維林武裝這兩個組織，以期抵抗並摧毀法西斯匪幫。

德國工人階級應該迫使主持普魯士政府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採取反法西斯的防禦措施，逮捕法西斯的頭子們，封閉他們的報館，沒收他們的物資和資助法西斯運動的資本家的資源，解散法西斯團體，奪取他們的武器等等。

再者，德國工人階級應該向銀行和托辣斯徵稅，以重建並擴展一切方式的社會救濟，並對受了危機影響而破產的農民採用延期償付法及危機補助法，這樣就可以得到勞動農民的支持。沒有這樣做，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錯誤，也就是法西斯所以勝利的原由。

在西班牙，無產階級暴動的力量與農民戰爭很有利地結合起來了，而資產階級和貴族反會得到勝利，那是不可避免的嗎？

西班牙社會黨人從革命的初期就參加了政府的。他們會否在抱有各種不同政治見解的工人團體之間，包括共產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建立過戰鬥的聯系？他們會否把工人階級團結成一個統

① 社會民主黨的半軍事性的羣衆組織。

一的工會組織？他們會否替農民要求沒收地主、教堂、寺院的所有土地，以爭取農民參加革命？他們會否企圖爲加達魯尼亞人和巴斯克人的民族自決、爲摩洛哥的解放而戰鬥？他們會否清洗軍隊中的保皇黨和法西斯分子，並使它準備投向工農的一邊？他們會否解散爲人民所痛恨的、充當每一民衆運動的劊子手的民防軍？他們會否打擊天主教會的勢力和羅布列的法西斯黨？不，這些事他們一樣也沒有做。他們拒絕共產黨所屢次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地主反動派和法西斯的進攻的統一行動的建議，他們通過了使反動派能够在國會中獲得多數的選舉法，通過了取締民衆運動的法律，通過了現在據以審訊英勇的阿斯多里亞礦工的法律。他們讓正在爲土地而鬥爭的農民給民防軍打死，等等。

社會民主黨就這樣瓦解並分化工人階級隊伍，爲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的法西斯獲得政權掃清了道路。

同志們，法西斯之所以獲得政權，也由於無產階級離開它的天然同盟軍而陷於孤立。法西斯所以獲得政權，是因爲它能爭取廣大農民羣衆，它所以能爭取廣大農民羣衆，則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假借工人階級的名義推行實際上反農民的政策。農民看到一些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政府，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權，但是其中沒有一個解除農民的窮困，沒有一個給予農民以土地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就沒有干涉地主，他們反而打擊農業工人的罷工，因而遠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農業工人就脫離了改良派的工會，而多半投到鋼盔團和國社黨那裏去了。

法西斯之所以獲得政權，也由於它能夠深入青年羣衆，而社會民主黨却使青年離開階級鬥爭，同時革命無產階級既沒有在青年中展開必要的教育工作，又沒有足夠地注意到他們爭取特殊利益和要求的鬥爭。法西斯抓住青年對於戰鬥活動的迫切需要，誘騙相當數量的青年投到它的隊伍裏。這新一代的青年男女是沒有經驗過戰爭的恐怖的。他們已感到經濟危機、失業和資產階級民主解體的沉重壓力。大部分青年由於前途渺茫就顯得特別易於接受法西斯的宣傳，這種宣傳給他們描繪出法西斯如果得勝就要有如何迷人的遠景。

講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提到各國共產黨所犯的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妨礙了我們反法西斯的鬥爭。

在我們黨員中，對於法西斯的危機，有一種不可容許的低估，這一傾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處處克服。屬於這類性質的，有從前在我們黨內偶然聽到的意見說，「德國不是意大利」，意思是法西斯可在意大利成功，但它在德國成功是談不到的，因為德國是一個工業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有四十年工人運動的傳統，在那裏實現法西斯是不可能的。屬於這種性質的，還有現在偶然聽到的一種意見說，在「老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沒有滋生法西斯的土壤。這類意見已經有助於，並且仍可有助於鬆懈對法西斯危機的警惕性，並且使我們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更難於動員無產階級。

我們可以舉出共產黨冷不防地遭到法西斯改變的不少例證。想一想保加利亞吧，我們黨的領

導機關對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的政變竟採取中立的、實際上是機會主義的立場。再說波蘭吧，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共產黨領導機關對於波蘭的革命動力作了錯誤的估計，沒有認識出畢爾蘇德斯基政變的法西斯性，以致做了事變的尾巴。芬蘭呢，我們黨依據緩慢而逐漸的法西斯化的錯誤看法，忽視了資產階級主要集團所正在準備着的法西斯政變，使黨和工人階級猝不及防地遭到這個政變。

當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已經變成具有威脅性的羣衆運動時，還有些同志認爲布魯寧政府已是法西斯獨裁政府，並且自誇地說：「倘若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有出現的一天，那它必會被葬入六呎深的地下，而站在上面的將是勝利的工人政權。」

我們在德國的同志們長期地沒有充分考慮到受損害了的民族情感和羣衆反對凡爾賽條約的憤怒；他們認爲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無足重輕；他們很遲才擬訂出他們的社會和民族解放綱領，在他們提出綱領時，也未能使綱領適應於羣衆的具體要求和水平。他們甚至也沒有能把綱領盡量傳播到羣衆中間。

在很多國家中，關於「一般」法西斯的性質問題的無聊爭辯和以狹隘的關門主義態度說明並解決黨的當前政治任務，代替了反法西斯的羣衆鬥爭的必要開展。

同志們，我們要說到法西斯勝利的各種原因，我們要指出社會民主黨對於工人階級失敗所應負的歷史責任，我們也要指出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我們自己的錯誤，不僅僅因爲我們要挖掘過

去。我們不是脫離活生生的現實的歷史家；我們，工人階級的積極戰鬥者，有責任回答這正在困擾千百萬工人的問題：法西斯的勝利能被阻得住嗎？怎樣阻住呢？那末，我們回答這千百萬的工人們：是的，同志們，法西斯的路是堵得住的。這是完全可能的。這就靠我們自己——靠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人民！

法西斯的勝利能否被阻住，首先要靠工人階級本身戰鬥的積極性，要靠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否結合為一個單一的戰鬥部隊，以對抗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進攻。無產階級憑着建立戰鬥的統一，就會打消法西斯影響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青年和知識分子，就能中立他們中間的一部分，爭取他們中間的另一部分。

第二，要靠有一個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以便正確地領導勞動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一個黨如果經常地號召工人在法西斯面前退却，讓法西斯資產階級鞏固它的障地，那就必然會引導工人走向失敗。

第三，要靠工人階級對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正確政策。羣衆是怎麼樣，就把他們看做是怎麼樣，不要依主觀的願望去看待他們。他們只有在鬥爭過程中，才會克服自己的懷疑和動搖。只有以耐煩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可避免的動搖，只有予以無產階級的政治幫助，才能把他們的革命意識和行動提到更高的水平。

第四，要靠革命無產階級的警惕性和及時行動。無產階級不要讓自己遭到法西斯的奇襲，不

要對法西斯放棄主動性，要在它聚集力量之前就給它以決定性的打擊，不要讓法西斯鞏固它的陣地，無論它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抬頭，就要把它擊退，不要讓法西斯得到新陣地。這就是法國無產階級正在有效地試行着的辦法。

這些就是阻止法西斯的成長及其獲得政權的主要條件。

法西斯——一個殘暴的但並不穩固的政權

資產階級法西斯獨裁是一個殘暴的政權，但也是一個不穩固的政權。

法西斯獨裁的不穩固性的主要原因是些什麼呢？

法西斯力圖克服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不協調和敵對，但是它反使這些敵對更加尖銳了。法西斯力圖強暴地摧毀其他政黨來建立自己的政治壟斷。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各種階級的存在和階級矛盾的深刻化，就無可避免地趨於削弱並毀滅法西斯的政治壟斷。蘇維埃國家就不是這樣情形，那裏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由一個具有政治壟斷的黨來實現的，但是那裏的政治壟斷是符合於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且日益以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為基礎的。在一個法西斯的國家中，法西斯黨不能長久維持它的壟斷，就因為它不能把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矛盾作為自己的目的。它取消了一些資產階級政黨的合法存在。但是許多這樣的黨還依然保持非法的存在，而共產黨即使在非法的情況下，仍繼續進展，受到鍛鍊和淬礪，並領導無產階級反法西斯獨裁的鬥爭。所以，在階

級矛盾的打擊下，法西斯的政治壟斷必然是要崩潰的。

法西斯獨裁之不穩固性的另一原因是，法西斯一方面作反資本主義的宣傳，另一方面實行以極端的海盜作風使壟斷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政策，二者的對比，就使得法西斯的階級本質更易於揭穿，因而就使得它的羣衆基礎日趨動搖，日趨縮小。

而且，法西斯的勝利又激起羣衆的深切仇恨和憤怒，助長羣衆的革命化，並給無產階級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以有力的刺激。

由於採用經濟國家主義（所謂經濟自足）政策，並強奪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來準備戰爭，法西斯損害了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加強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戰。它使資產階級間所發生的矛盾變成尖銳的，有時是流血的衝突，這種衝突，在人民的眼睛中，又損害了法西斯政權的穩固性。一個政府謀殺它自己的黨羽，如去年六月三十日在德國所發生的；一個法西斯政府遭到另一部分法西斯資產階級的武裝進攻，如奧地利國社黨的政變，以及波蘭、保加利亞、芬蘭和其他國家的個別法西斯集團猛烈攻擊各該國法西斯政府——這樣性質的政府在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的心目中是不能長久維持它的威權的。

工人階級必須善於利用資產階級陣營內的敵對和衝突，但不應抱有法西斯會自趨滅亡的幻想。法西斯不會自動垮台的。只有工人階級的革命活動才能幫助我們利用資產階級陣營內必然發生的衝突，來破壞並推翻法西斯獨裁。

由於法西斯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殘餘，把公開的暴力提升為政治制度，它就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動搖了民主的幻想，削弱了法律的尊嚴。在奧地利和西班牙那些國家中尤其有這樣的情形，在那裏工人們已經拿起武器來反對法西斯了。在奧地利，工人自衛隊和共產黨人的英勇鬥爭，雖然是失敗了，但是從法西斯獨裁一開始，就動搖了它的穩固性。在西班牙，資產階級沒有能夠用法西斯的口套封住勞動人民的嘴。奧地利和西班牙的武裝鬥爭終於使日益廣大的工人羣衆逐漸認識到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必要。

只有像第二國際老朽的理論家考茨基這樣的可惡的市僧，資產階級的走狗，才會責備工人們，說他們不應該在奧地利和西班牙武裝起義。倘若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接受考茨基之流的陰險意見，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工人運動今天將成什麼樣子呢？工人階級就會感到它的隊伍的士氣極度消沉。

列寧說：

「國內戰爭學校對於各國人民不是沒有益處的。這是一個功課繁重的學校，在它的全部課程中，就必然要遇到反革命派底暫時勝利、殘暴反動派底猖獗橫行、舊政權之野蠻摧殘暴動羣衆等等。可是，只有十足的書呆子和麻木不仁的木乃伊，才會因各國人民進入這個艱苦學校而痛哭流涕，而其實，正是這個學校，教訓被壓迫階級怎樣進行國內戰爭，教訓他們怎樣作勝利的革命，並把現代奴隸羣衆底無窮怨恨都集中起來，當這些被壓迫的奴隸還閉塞而

無見識的時候，他們便總是忍氣吞聲，把這種怨恨蘊蓄在心中，而當這些奴隸一經明瞭自己奴隸地位是如何可恥的時候，他們的這種怨恨就可以作出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事業來。」●

繼法西斯在德國的勝利以後，如我們所知，又掀起了一個法西斯進攻的新浪潮，在奧地利導致了杜爾佛斯的挑釁，在西班牙導致了反革命對於人民大眾的革命果實的新進攻，在波蘭導致了法西斯的竄改憲法，而在法國，它又激動了法西斯武裝部隊試行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政變。但是這一勝利和法西斯獨裁的猖獗，却又激起了國際規模的無產階級反法西斯統一戰綫這一反擊運動。

國會縱火事件（這是法西斯對於工人階級總進攻的一個信號），工會和其他工人團體的被奪取和被破壞，從法西斯兵營和集中營的地窖中發出來的身受酷刑的反法西斯者的呻吟，都在使羣衆明白：由於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對日益進展的法西斯作共同鬥爭的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所起的反動的分化的作用已經產生了什麼後果。這些事情漸使工人階級確信，有必要團結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來推翻法西斯。

希特勒的勝利也給予法國工人階級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綫以決定性的刺激。希特勒的勝利不僅引起工人們害怕遭到德國工人所遭的命運，不僅燃起對於屠殺他們階級兄弟的劊子手的仇恨，而且也加強了他們的決心，在任何情況下，不讓本國發生德國工人階級所遭遇的事情。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使人走向統一戰綫的强大推動力就表示出失敗的教訓不是沒有用處

的。工人階級正開始以新方式行動起來了。共產黨在組織統一戰綫上所表示的主動性，以及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所表現的無上的自我犧牲，已使共產國際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時，深刻的危機正在第二國際發展着，這一危機自德國社會民主黨破產以來一直就是特別嚴重的，而現在是特別顯著了。

現在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更易於相信，法西斯德國及其一切恐怖和野蠻的行爲，歸根到底，乃是社會民主黨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的後果。這些羣衆日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一定不能再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曾經領導無產階級所走過的道路了。在第二國際陣營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思想意識的紛歧。分化的過程正在所有社會民主黨內發生着。在他們的隊伍中，正形成兩個主要陣營：一方面是反動分子的現有陣營，他們正以一切方法企圖保持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同盟，喪心病狂地拒絕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與此並行的另一方面是開始形成的革命分子的陣營，他們懷疑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的正確性，贊成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並逐漸採取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立場。

因此，法西斯原來是資本主義制度沒落的結果，但它終究又成爲使資本主義制度進一步解體的因素。因此，法西斯原來企圖埋葬馬克思主義，埋葬工人階級革命運動，但由於實際生活的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結果，法西斯本身又正導致一些力量的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力量必然要成爲法西斯的掘墓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二 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

同志們，在資本主義各國內千百萬的工人和勞動人民，都提出這樣的問題：要怎樣才能夠阻止法西斯取得政權，以及在法西斯既已取得政權之後要怎樣才能夠把它推翻？對於這一問題，共產國際的答覆是：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即以此為開端的事，就是要把各工廠的、各縣區的、各省區的、各國的、全世界的工人都組織起來，結成統一戰綫，建立行動統一。全國和國際規模的無產階級行動統一，是有力的武器，足以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對法西斯、對階級的敵人，不僅能夠勝利地防禦，而且能夠勝利地反擊。

統一戰綫的重要性

如果共產國際和第二國際這兩個國際的政黨和團體的擁護者，把行動統一起來，一定會使這些羣衆更容易打退法西斯的襲擊，並會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這豈不是很容易了解的嗎？

兩個反法西斯國際所屬各政黨統一行動的效力，不限於影響現在依附它們的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員，還會使天主教的、無政府主義的和未經組織起來的工人隊伍，甚至其中曾經一時爲法西斯的煽動所欺騙的人們，也都感受強有力的影響。

此外，無產階級強有力的統一戰綫，對於勞動人民的其他一切階層，對於農民，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也會發生很大的影響。統一戰綫會激起這些動搖的羣衆對工人階級力量的信賴。

但是，即使做到這一地步，也還不够。對於帝國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其本國勞動人民是他們可能的同盟者，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也是他們可能的同盟者。因為無產階級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均有所分裂，因為其中有一部分贊成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特別是贊成資產階級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壓迫制度，所以在工人階級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之間就要發生隔閡，因而削弱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綫的力量。帝國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在行動統一的大道上，朝着支持殖民地解放鬥爭的方向前進的每一步驟，都等於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變成全世界無產階級最重要後備軍之一。

最後，如果我們牢記，無產階級的國際行動統一，有賴於無產階級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不斷發展着的力量，那末，我們就曉得，在無產階級全國規模的和國際規模的行動統一實現時，將展開怎樣廣大的遠景。

工人階級的一切部分，不問他們屬於什麼政黨或團體，甚至在大多數工人階級還不會爲着推翻資本主義和爭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而作統一鬥爭的時候，就必須建立行動統一。

在個別國家和全世界，實現無產階級的這一行動統一，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

而且馬上就辦得到。共產國際對於行動統一不多提什麼條件，只提一個，而且是全體工人所能接受的基本條件，那就是說，要使行動統一指向反對法西斯，反對資本主義的進攻，反對戰爭的威脅，反對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的條件。

統一戰綫的反對者所持的主要論據

統一戰綫的反對者會有些什麼反對意見，並說出些什麼反對言論呢？

有些人說：「對於共產黨說來，這統一戰綫的口號不過是一種手段。」但是，我們的答覆是，如果真有這種情況，那末，爲什麼你們不老老實實地加入這統一戰綫，來暴露「共產黨的手段」呢？我們坦白地說吧：我們之所以需要工人階級的行動統一，目的就在於使無產階級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壯大起來，以期無產階級，今天保衛着它現在的利益，不爲進攻着的資產階級、法西斯所侵害，明天就可以達到一種地步，來創造準備的條件，爭取它最後的解放。

另有些人說：「共產黨攻擊我們。」但是，請聽我講吧，我們再三宣佈過：我們不會攻擊任何人，不論是個人、團體、或政黨，只要他們擁護工人階級的反階級敵人的統一戰綫。可是同時，爲無產階級及其事業打算，批評那些阻礙工人行動統一的個人、團體和政黨，那却是我們的責任。

又有一派人說：「我們不能和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綫，因爲他們的綱領和我們的不同。」可是，你們自己說，你們的綱領與資產階級各政黨的綱領不一樣，然而過去和現在，這都沒有阻止你們

去和這些政黨聯合。

還有一面反對統一戰綫，一面主張與資產階級聯合的人們說：「資產階級民主的各政黨，都是比共產黨更好的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可是，從德國的經驗得到什麼教訓呢？難道社會民主黨不是與那些「更好的」同盟者結成了一個集團嗎？試問結果如何呢？

「如果我們和共產黨來建立統一戰綫，那末，小資產階級就會畏懼『赤禍』而逃到法西斯方面去」，我們確實常常聽見有人說這樣的話。但是，統一戰綫對於農民、小商人、手藝人、勞動知識分子，是一種威脅嗎？不，統一戰綫對於大資產階級、金融巨頭、容克地主和其他剝削者，才是威脅，而他們的政權却要使所有農民、小商人、手藝人、勞動知識分子這些階層完全破產的。

「社會民主黨主張民主，共產黨主張專政，所以我們不能和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綫」，社會民主黨領袖中間有些人這樣說。可是，我們現在要求你們來結成統一戰綫，是爲着宣佈成立無產階級專政嗎？我們現在絕對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

「只要共產黨承認民主主義，只要共產黨起來保衛民主主義，那末，我們就願意贊成統一戰綫。」對這一問題，我們的答覆是：我們所信奉的是蘇維埃民主主義，勞動人民的民主主義，世界上最徹底的民主主義。但是，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我們現在保衛着，並且將來仍要保衛那爲法西斯和資產階級反動派所侵犯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全部權利，因爲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利益是這

樣要求的。

「區區的共產黨加入工黨所造成的統一戰綫，能够有什麼貢獻嗎？」比如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就這樣說。大家要記得，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們關於奧地利小的共產黨也說過同樣的話。結果怎樣呢？業經證明爲正確的不是鄂圖·鮑爾和卡爾·倫納所領導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而是小的奧地利共產黨，它及時地預告了奧地利有法西斯的威脅，並號召了工人們進行鬥爭。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已經指出，共產黨的人數雖不算多，他們却是無產階級戰鬥活動的動力。除此之外，也不應該忘記，奧地利或英國的共產黨，不單是成千成萬加入了共產黨的工人，而且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構成部分，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共產國際的領導政黨，則是早已獲得勝利並統治着全球六分之一地面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可是，統一戰綫並沒有阻止法西斯在薩爾區的勝利。」這是反對統一戰綫的人們所提出的另一種反對意見。這些先生們的邏輯多麼古怪！首先他們千方百計地保證法西斯的勝利，然後他們幸災樂禍地表示歡欣，因爲他們只在最後關頭才加入的統一戰綫，沒有導致工人的勝利。

「假如我們要和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綫，那末，我們就不得不退出聯合政府，而反動的和法西斯的各政黨就會加入政府」，在各國內閣擔任閣員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都這樣說。這話不錯，可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加入了聯合政府嗎？加入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不是一個參加政權的黨嗎？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不是和資產階級同在一個政府嗎？他們都是的。試問，在這些國家內，是否因

社會民主黨加入資產階級聯合政府，而阻止了法西斯對無產階級的進攻呢？沒有。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員加入資產階級政府，顯然不是法西斯的障礙。

「共產黨的作風好像獨裁者，他們在每件事上都要對我們發號施令。」不。我們絕對不發號施令。我們只提出我們的建議，因為相信我們的建議一旦實現時，將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這不單是一切替工人做事的人們應享的權利，而且是他們應盡的義務。你們是怕共產黨「獨裁」嗎？讓我們把一切建議，你們的和我們的，一併提交工人，和一切工人共同討論，並選擇最有益於工人階級事業的那些建議吧。

這樣看來，所有這些反對統一戰綫的論據，都經不起絲毫批判。這些論據乃是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們的淺薄的口實，因為他們寧願加入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而不願加入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不。這些口實都有破綻。國際無產階級曾經因工人階級內部分裂而受到痛苦，所以一天比一天更相信：統一戰綫，即全國規模的和國際規模的無產階級的行動統一，既是必要的同時又是十分可能的。

統一戰綫的內容和形式

在現階段，統一戰綫的基本內容是什麼而且應該是什麼呢？保衛工人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當前利益，保衛工人階級反抗法西斯，應該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內統一戰綫的出發點和主要內容。

我們不要一味地空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我們找出並提出一些鬥爭的口號和形式，這些口號和形式，是從羣衆的迫切需要和他們在發展的現階段的鬥爭能力水平而產生出來的。

我們必須對羣衆指出，他們今天對於資本主義的掠奪和法西斯的暴虐所不能不做的自衛行動。

我們必須借助於不同派別的工人組織的共同行動，來努力建立極廣泛的統一戰綫，藉以保衛勞動羣衆的切身利益。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切實地共同鬥爭，把危機的後果的負擔，都轉移到統治階級的肩上，資本家、地主的肩上——一言以蔽之，轉移到有錢人的肩上。

第二，必須共同鬥爭，來抵抗各式各樣的法西斯的進攻，藉以保衛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權利，使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利免遭毀滅。

第三，必須共同鬥爭，來預防日益迫近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要使法西斯更難準備這種戰爭。

我們必須不倦地使工人階級準備着，在時局發生變化時，迅速地改變鬥爭的形式和方法。隨着運動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團結的加強，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準備從防禦資產階級一變而為進攻資產階級，向着組織羣衆的政治罷工方向前進。這種罷工的絕對條件必須是：吸收有關各國的主要工會加入罷工。

當然，共產黨一刻也不能而且也不該放棄他們用共產主義來教育、組織和動員羣衆的獨立工作。然而，爲了保證使工人們找到行動統一的道路，必須同時力求締結短期的和長期的兩種協定，其中規定與各社會民主黨、各改良主義工會和其他各勞動人民團體建立反抗無產階級敵人的共同行動。在這一工作上，必須特別着重發展羣衆行動，在各地地方，應由各地方的團體，通過地方協定來實行。當忠實地履行與他們所訂立的一切協定的條件時，我們要無情地揭露參加統一戰綫的個人和團體破壞共同行動的行爲。對於任何破壞這些協定的企圖——而且像這樣的企圖是可能發生的——我們的對策是發動羣衆，同時繼續不倦地鬥爭，來恢復被破壞了的行動統一。

不待說，統一戰綫在不同的國家具體實現時要採取不同的形式，這要看工人團體的情況和性質以及它們的政治水平如何，要看個別國家的形勢如何，要看國際勞工運動在進展中的變化如何等等，才能決定。

例如，這些形式可能包含下面幾種：在具體的場合，應個別的要求，或根據共同綱領而逐一商妥的工人的一致共同行動；個別企業或整個工業部門的共同行動；地方、區域、全國或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爲了組織工人的經濟鬥爭，爲了實現羣衆性的政治行動，爲了組織反法西斯進攻的聯合防禦而進行的共同行動；在援助政治犯及其家屬時，在反對社會反動勢力的鬥爭中所進行的共同行動；在保衛青年和婦女的利益時，在合作運動、文化活動、體育等方面所進行的共同行動。

如果只限於訂立一種規定共同行動的公約，並由參加統一戰綫的各政黨和各團體組織聯絡委員會，比如在法國那樣，那是不够的。那不過是第一步。公約是達到共同行動目的的補助手段，但它本身却不是統一戰綫。在共產黨和社會黨各領袖之間的聯絡委員會，爲了便利於實行共同行動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則遠不足以真正發展統一戰綫，遠不足以吸收最廣泛的羣衆來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

共產黨員和一切革命工人，必須努力在各工廠內、在失業者中間、在各工人階級地區內、在小市民中間、在鄉村內，建立由選舉產生的（而在法西斯專政的各國，是從統一戰綫最有威望的參加者中間選出的）統一戰綫的非黨的階級團體。只有這樣的團體才能把無組織的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也吸收到統一戰綫運動裏面來，才能在反對資本主義進攻、反對法西斯和反動派的鬥爭中，有助於發揮羣衆的主動性，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創造統一戰綫所需要的廣泛而積極的隊伍，並在資本主義各國內，訓練千千萬萬非黨的布爾什維克。

有組織的工人的共同行動是開端，是基礎。然而我們不應忽視，無組織的羣衆佔着工人的絕大多數。因此，法國有組織的工人——共產黨員、社會黨員、種種派別的工會會員——共約一百萬，而工人的總數却是一千一百萬。英國約有五百萬種種派別的工會會員和政黨黨員。同時工人的總數却是一千四百萬。美國約有五百萬工人是有組織的，而該國共有三千八百萬工人。別的許多國家也有大致相同的比率。在「正常的」時期，這種羣衆基本上是不參加政治生活的。可是，

現在這種巨大的羣衆一天比一天活動起來，逐漸被吸收到政治生活裏去，並且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了。

爲了在羣衆的隊伍中間來實現、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綫，最好的方式是建立非黨的階級團體。這些團體將來又是最好的堡壘，足以防禦統一戰綫的敵人來分裂工人階級正在成長中的行動統一的任何攻勢。

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

動員勞動人民羣衆來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時，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無產階級整個鬥爭的勝利，是與建立一個戰鬥的聯盟分不開的，聯盟的一方是無產階級，另一方是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羣衆，因爲即使在工業發達的各國，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羣衆，也佔人口的大多數。

渴望爭取這些羣衆到自己那邊去的法西斯，當進行煽動時，總想嚇使城鄉的勞動人民羣衆去反抗革命的無產階級，並拿「赤禍」這個幽靈來恐嚇小資產階級。我們必須掉轉這一武器來反攻那些使用這一武器的人們，並向勞動農民、手藝人和知識分子指出真正的危險是從哪裏來的。我們必須具體地指出，那使農民負擔苛捐重稅並從農民身上榨取重利的，究竟是誰；一面佔有最好的土地和各種財富，一面把農民及其家屬從他們的小片土地上驅逐出去，使他們陷於失業和貧窮

的，究竟是誰。我們必須具體地、耐心地並堅持地說明，那以他們經受不起的捐、稅、高額租金和競爭，來使手藝人和手工業者破產的，究竟是誰，那使大批勞動知識分子失業、流落街頭的，究竟是誰。

可是，這還是不夠的。

在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時，基本的、最有決定性的事情，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採取堅決行動，來維護這些階層的人民的、尤其勞動農民的要求——與無產階級基本利益相符合的要求——並且在鬥爭的過程中把工人階級的要求和這些要求結合起來。

在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時，極關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確地對待那些包括很多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在內的團體和黨派。

在資本主義各國，這些黨派和團體（無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的大多數，都仍受着資產階級的影響，並跟着資產階級走。這些政黨和團體的社會成分是龐雜的，它們中間有富農和無地農民，有大商人和小店主，但由富農和大商人，即大資本家的代理人操縱着。這就使我們考慮到，往往有大多數會員不知道團體領導機關的真正政治面貌，因而我們不得不用不同的方法去對待不同的團體。在某些情況之下，我們可能而且必須不顧它們的資產階級的領導，努力把這些政黨和團體或其中的某些部分，吸收到反法西斯人民戰綫這邊來。例如，關於法國的急進黨、美國的各種農民團體、波蘭的人民黨、南斯拉夫的克羅西亞人的農民黨、保加利亞的農民聯盟、希臘的

農黨等等，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不管有沒有機會把這些團體和黨派整個地吸收到人民戰綫來，但我們的戰略方針必須總是吸引它們會員中間的小農、手藝人、手工業者等等，來參加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

你們由此看出，在這一範圍內，我們必須徹底消滅我們工作中常常發生的錯誤——無視或蔑視農民、手藝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的種種團體和黨派。

個別國家內統一戰綫的基本問題

每一個國家裏面，都有某些基本問題，在現階段正激動着廣大人民羣衆，而且必須圍繞着這些問題來展開建立統一戰綫的鬥爭。如果能好好地掌握這些基本要點或基本問題，那末，就可保證並促進統一戰綫的建立。

甲 美國

讓我們拿資本主義世界中像美國那樣重要的一個國家來做例子吧。在美國，有千百萬的人民因受了危機的影響而騷動起來了。企圖使資本主義恢復原狀的計劃已經失敗。廣大的羣衆正開始離棄資產階級的政黨，現在正徘徊於歧路。

初期的美國法西斯主義，正想把這些羣衆的失望和不满引到反動的法西斯途徑上去發洩。美

歐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有一特點，它在現階段主要是以假裝反對法西斯的姿態出現的，它指責法西斯是外來的「非美」傾向。德國的法西斯是在反憲法的口號下行動的，但美國的法西斯正和德國的相反，是想把自己假裝做憲法和「美國民主」的守護者。它還沒有表現為直接威脅的力量。可是，如果它能够深入那已對舊資產階級政黨失望的廣大羣衆，那末，它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成爲一種嚴重的威脅。

假如法西斯在美國勝利，那就會怎樣呢？對於工人階級的羣衆來說，那當然不免空前地加強剝削制度和破壞工人運動。這一法西斯的勝利，在國際方面的影響又將怎樣呢？如我們所知，美國不是匈牙利，不是芬蘭，不是保加利亞，不是拉脫維亞。法西斯在美國的勝利，就會根本改變整個國際的形勢。

在這些情況之下，美國的無產階級如果只把它有階級覺悟的先鋒隊組織起來，使它準備順着革命的道路前進，能不能就自滿自足呢？那是不能的。

顯而易見，美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毫不遲疑地把它所有的力量與資本主義各政黨分離開來。它必須及時地找出方法和適宜的形式，來阻止法西斯把那不滿的廣大勞動人民羣衆爭取過去。這裏應該說，在美國的情況下，建立一個勞動人民的羣衆黨，一個「工農黨」，就可能當作這樣一種適宜的形式。這樣的一個政黨將是美國廣大人民戰綫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僅對於托辣斯和銀行的各政黨，而且對於發展着的法西斯，都應站在反對的地位。這樣的一個政黨，當然既

不是社會黨也不是共產黨。可是，它必須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黨，而不應該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黨。這個黨的綱領必須反對銀行、托辣斯和壟斷企業，反對人民的主要敵人，因為他們是在人民的災難上投機倒把的。只要這個黨維護工人階級的迫切要求，只要它爲着真正的社會立法，爲着失業保險而奮鬥；只要它爲着白人和黑人的佃農分得土地並爲着他們解除債務負擔而奮鬥；只要它勉力保證農民負債的廢除；只要它爲着黑人爭得平等地位而奮鬥；只要它維護退伍軍人的要求及自由職業者、小商人和手藝人的利益，及其他等等；那末，這樣的一個政黨就可以名符其實了。

不待說，這樣一個政黨將要爭取本黨候選人被選入地方政府、各州立法機關、衆議院和參議院。

我們在美國的同志們發起建立這樣一個政黨的行動是正確的。可是，他們還得要採取有效的措施，務使這樣一個政黨的建立成爲羣衆自己的事業。「工農黨」的建立問題和該黨的綱領，應該在人民的羣衆大會上討論。我們應該展開極普遍的運動來建立這樣一個政黨，並加以領導。絕對不要讓反動分子先發制人去組織這個黨，因爲他們很想利用那已對資產階級兩個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失望的千百萬人民的不滿，以便在美國建立一個「第三黨」，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黨，一個反對革命運動的黨。

乙 英國

在英國，由於英國工人的羣衆運動，摩斯萊的法西斯團體已經暫時不得不消聲匿跡了。可是，我們不要無視一個事實，即所謂「國民內閣」正在通過許多壓制工人階級的反動法案，因而在英國也正在創造條件，使資產階級在必要時容易過渡到法西斯的統治。在現階段，對英國的法西斯危險作鬥爭，就是要首先對「國民內閣」及其反動法案作鬥爭，要反抗資產階級的進攻，要爲着失業者的要求而奮鬥，要爲着反對削減工資並爲着撤消所有那些幫助英國資產階級降低羣衆生活水平的法律而奮鬥。

可是，工人階級對於「國民內閣」的仇恨日益加深，因而團結在建立英國新工黨內閣的口號之下的人數有加無已。羣衆既然仍信任着工黨內閣，試問共產黨能不能忽視羣衆的這種心理呢？同志們，那是不能的。我們必須想出一種方法，去接近這些羣衆。我們要像英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代表大會那樣，公開地向他們說：我們共產黨主張建立一個蘇維埃政權，因爲蘇維埃政權是使工人擺脫資產階級束縛的唯一政權形式。可是，你們需要一個工黨內閣嗎？那末，很好。我們向來是而且現在還是爲了推翻「國民內閣」而和你們共同奮鬥的。儘管以前兩次工黨內閣都沒有履行工黨對工人階級的諾言，我們還願意支持你們建立新工黨內閣的鬥爭，我們並不指望這個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的措施。可是，我們將要代表千百萬工人，向這一內閣提出要求，要它保護工人階級

和全體勞動人民經濟上和政治上最主要的利益。讓我們來共同討論這些要求的共同綱領，並讓我們來完成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行動統一，以便反抗「國民內閣」的反動攻勢，反對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和新戰爭的準備。在這一基礎上，英國的同志們都願意在下一大國會選舉時，與工黨各支部合作，來反對「國民內閣」，而且還要反對勞合·喬治，因為他想憑他自己的手段，替英國資產階級引誘英國羣衆，跟着他去破壞工人階級的事業。

英國共產黨的這種立場是正確的。這種立場將幫助他們與千百萬英國工會會員和工黨黨員一同建立戰鬥的統一戰綫。

共產黨人始終站在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前列，並向羣衆指出唯一的正確道路，——爲着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和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道路——但在規定他們當前的政治方針時，不應該企圖跳過羣衆運動的必要階段，因爲必須經過那些階段，工人階級才可以憑它自己的經驗，消滅它的幻想，並過渡到共產主義。

丙 法國

據我們所知，法國工人階級正向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樹立起反法西斯鬥爭的榜樣。法國共產黨正向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樹立一個應用統一戰綫策略的榜樣，法國社會黨的工人們都在樹立一個榜樣，使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知道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應該做些什麼。今年七

月十四日在巴黎有五十萬人民參加的反法西斯示威運動，以及在法國其他各城市舉行的許多示威運動，都是有重大意義的。這種運動不單是工人的統一戰綫運動，也是法國反法西斯的一個廣泛普遍的人民戰綫的開端。

這個統一戰綫運動，使工人階級更加信賴它本身的力量，使工人階級更加自覺它有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責任，使共產黨更加擴大在工人階級羣衆中的影響，因而使無產階級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更加強大起來。這個運動及時地引起了羣衆對法西斯威脅的警惕心，它還可以當做一種有宣傳作用的範例，來推動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反法西斯鬥爭，又可以對於爲法西斯獨裁所壓迫的德國無產階級，發生一種鼓勵的影響。

不必說，這個勝利是一個大勝利，可是還沒有解決反法西斯鬥爭的問題。絕大多數的法國人民無疑地都反對法西斯的。但是，資產階級能夠憑着武力來強姦民意。法西斯運動仍在絕對自由地繼續發展着，它依靠着壟斷資本、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法國陸軍總參謀部以及天主教會——一切反動派的堡壘——的反動領袖們的積極援助。最有力量的是法西斯團體「十字團」，現在統率着三十萬武裝兵士，而它的骨幹是六萬後備軍官。在警察、憲兵、陸軍、空軍中間，以及在一切政府機關裏面，它都佔有强有力的地位。最近的市區選舉已經證明，在法國不單是革命的力量在成長着，而且法西斯的力量也在成長着。如果法西斯能夠廣泛地深入農民中間，並得到陸軍某一部隊的支援，而使其他部隊都守中立，那末，法國廣大勞動人民就將不能阻止法西斯獲得政權。同志

們，不要忘記法國勞工運動在組織方面的弱點，因為這個弱點使得法西斯容易進攻。法國的工人階級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絕沒有理由以既得的成績為滿足。

法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是些什麼呢？

第一，不僅要在政治範圍內，而且要在經濟範圍內，建立統一戰綫，以便組織那反抗資本主義進攻的鬥爭，並靠着那鬥爭的壓力，來擊潰改良派的勞工同盟領袖們對統一戰綫所表示的反抗。

第二，要完成法國工會的統一，成立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統一工會。

第三，要在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綱領中，特別注意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的迫切要求，以爭取他們來參加反法西斯運動。

第四，要在組織上加強並進一步地擴大這個既經發展的反法西斯運動，方法是普遍地建立無黨無派的、由選舉產生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團體，而這些團體所影響的羣衆，將比現在法國勞動人民的各政黨和團體所能影響的，更加廣泛。

第五，要強迫解散那些法西斯的團體，並解除它們的武裝，因為它們是共和國的叛徒和希特勒在法國的代理人的組織。

第六，要切实肅清政府機關、軍隊和警察內部策劃法西斯政變的陰謀分子。

第七，要擴大對天主教會各反動派領袖們的鬥爭，因為天主教會是法國法西斯最重要的巢穴

之一。

第八，要把軍隊和反法西斯運動聯繫起來，方法是在軍隊的官兵中間建立一些擁護共和國和憲法的委員會，來反對那些想要利用軍隊來發動反憲法的政變的人們；不許法國的反動勢力破壞法蘇條約，因為它是保衛和平事業、防禦德國法西斯侵略的條約。

還有一層，如果法國反法西斯運動得到建立政府的結果，只要所建立的政府，不在口頭上而在行動上進行反對法國法西斯的實際鬥爭，並實行合乎反法西斯人民戰綫要求的綱領，那末，我們共產黨，雖然始終是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敵人，始終贊成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但在面臨那日益發展的法西斯的危險時，却準備支持這樣一個政府。

統一戰綫與法西斯黨組織

同志們，在法西斯當政的各國爲建立統一戰綫而鬥爭，這或許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在這樣一些國家進行這種鬥爭，是要比在那些有合法的工人運動的國家，更加困難。但是，在法西斯各國，仍有一切條件在反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中來擴大實現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因爲社會民主黨的、天主教會的和其他黨派的工人們，比如在德國那樣，都能够更直接地認識到與共產黨共同鬥爭來反抗法西斯獨裁的必要。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這兩個廣大階層，早已備嘗法西斯統治的痛苦，現在一天比一天地更加不滿、更加失望，因而他們更容易被吸收到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

來。

在法西斯國家，尤其是在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已能獲得羣衆的基礎，並強迫了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加入法西斯的組織，所以我們的主要任務就在於巧妙地把兩種鬥爭結合起來，一方面從外部反對法西斯獨裁，一方面從內部，即從法西斯的羣衆組織和團體中破壞法西斯獨裁。爲了便於使法西斯的羣衆基礎迅速崩潰，爲了鋪成推翻法西斯獨裁的道路，我們必須學習、精通和應用合乎這些國家具體情況的特殊對待方法和手段，而不單是空喊「打倒希特勒！」和「打倒墨索里尼！」對，要學習，要精通，還要應用。

這是一個困難而複雜的任務。我們反抗法西斯獨裁的成功經驗極其有限，所以難上加難了。比如我們意大利的同志們，曾經在法西斯獨裁的情況下奮鬥過十三年左右。可是，他們仍不能發展出真正的反法西斯羣衆鬥爭，因而他們不幸地不能在這方面用他們的實際經驗，來幫助其他法西斯國家的共產黨。

德意兩國的共產黨員和其他法西斯國家的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都曾經表現驚人的勇敢精神；他們已經而且仍在日復一日地受着很大的犧牲。我們對於這樣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十分欽佩。可是，單靠英雄氣概是不夠的。英雄氣概必須和羣衆中的經常工作相結合，和反法西斯的具體鬥爭相結合，才可以在這一範圍內得到最確實的成績。在我們反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中特別危險的，就是把願望和事實混淆起來。我們必須以事實爲根據，以實在的具體情況爲根

據。

比如說，德國國內的實在情況現在是怎樣的呢？

對於法西斯獨裁的政策，羣衆一天比一天更加不滿、更加失望，這種情緒甚至表現爲部分的罷工和其他行動。法西斯雖費盡力氣，仍不能在政治上把工人的基本羣衆爭取過去；它甚至正在失去它從前的擁護者，並且以後要愈來愈多地失去這種擁護者。可是，我們必須了解，工人中相信有推翻法西斯獨裁的可能性，並已準備爲達此目的而積極奮鬥的，還是少數——只有我們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中的革命分子而已。可是，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還沒有認識到推翻法西斯獨裁的實際的、具體的可能性和方法，所以仍採取觀望的態度。當我們擬定我們在德國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任務時，當我們尋找、學習和應用種種特殊方法來破壞和推翻德國法西斯獨裁時，上面的道理我們就必須牢記在心。

爲了能夠給法西斯獨裁一個致命的打擊，我們必須首先找出它的最大弱點之所在。那末法西斯獨裁的唯一要害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就在它的社會基礎上。它的社會基礎是七拼八湊的。它是由社會中各色各樣的階級和各色各樣的階層拼湊起來的。法西斯曾經宣佈說，它自己是人口中一切階級和階層——工廠主和工人、百萬富翁和失業者、容克地主和小農、大資本家和手藝人——的唯一代表，它假裝要保障所有這些階層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可是，法西斯獨裁既然是大資產階級的獨裁，它就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的廣大社會基礎發生衝突，而因爲在法西斯獨裁之

下，那一羣金融巨頭與絕大多數人民之間的階級矛盾表現得最爲明顯，那種衝突就格外不可避免了。

只要把那些現已被迫加入法西斯組織或因無知無識而加入了法西斯組織的工人爭取過來，要他們參加最基本的運動，來保護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利益，我們就能引導這些羣衆來參加推翻法西斯獨裁的堅決鬥爭。根據這一理由，共產黨員就必須在這些組織裏面工作，作爲其中廣大成員日常利益的最優秀的保衛者，同時還要記住，當這些組織的工人開始日益頻繁地要求自己的權利並保護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逐漸與法西斯獨裁發生衝突。

在保護城鄉勞動人民的迫切利益、首先是保護他們最基本的利益時，不但比較容易說服那些有覺悟的反法西斯的人們，而且比較容易說服勞動人民中仍舊贊成法西斯、但對法西斯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因而憤憤不平、並想找機會來發牢騷的人們。總之，我們必須了解，在法西斯獨裁的各國，我們所採行的一切策略必須具有這樣一種特徵：不要拒絕那些贊成法西斯的羣衆，不要把他們再拋入法西斯的懷抱中去，却要使法西斯首領與社會各勞動階層中被迫贊成法西斯但已感到失望的羣衆之間，有更深的鴻溝。

同志們，如果圍繞着這些日常利益而被動員起來的人民，或自以爲與政治無關，甚或自認爲法西斯的附和者，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我們所應做的重要工作，乃是要把這些羣衆吸引到運動中來，這種運動，雖然起初可能不在反法西斯鬥爭的口號下公開進行，但客觀上已經是一種反法

西斯的運動，因為它使這些羣衆與法西斯獨裁對立起來。

經驗教訓我們：有人以爲在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這種運動一般地不可能以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姿態出現，這個觀點是有害的而且是不正確的。堅持這一觀點，就是陷於消極，就是完全放棄實際的羣衆工作。固然，在法西斯獨裁的環境下，要找出合法的或半合法的行動形式和行動方法，確是一個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可是，像在許多別的問題上一樣，途徑是生活本身、羣衆自己的創造性所指點出來的，羣衆早已供給我們許多範例，我們必須用有系統的和有效的方式，加以總結和應用。

我們必須很堅決地消除那種輕視在法西斯羣衆中進行工作的傾向。在意大利、在德國以及在許多別的法西斯國家，我們同志總是提倡以工廠中的工作來抵制法西斯羣衆組織中的工作，企圖掩飾他們的消極態度，甚至往往掩飾他們直接拒絕到法西斯羣衆組織中去工作。然而實際上，由於這一機械的區別，法西斯羣衆組織中和工廠中的工作就都做得很差，有時連一點也沒有做。

然而特別重要的，還是法西斯各國的共產黨員應該到任何可以找着羣衆的地方去。法西斯已經剝奪了工人自己的合法組織。法西斯已經強迫工人加入法西斯的組織，所以其中就有迫不得已地或有幾分自願地參加的羣衆。這些法西斯的羣衆組織，能夠而且必須變成我們的合法或半合法的活動場所，在那裏我們可以接觸到羣衆。這些法西斯的羣衆組織，能夠而且必須變成我們保衛羣衆日常利益的合法或半合法的起點。爲了利用這些可能性，共產黨員必須在法西斯羣衆組織中

爭取由選舉產生的職位，以便聯系羣衆，並且必須斷然捐棄自己的偏見，不要以爲這種活動是革命工作者不該做的和不值得做的。

例如在德國，有所謂「車間代表」的制度。可是，哪裏有人說過，我們必須讓法西斯分子壟斷這些組織呢？難道我們不能設法把工廠中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的、天主教的其他反法西斯的工人團結起來，以便在表決「車間代表」候選人名單時，把大家所知道的廠主的代理人取消，再把工人所信任的候選人填進去嗎？實際經驗早已證明這是可能的。

並且，難道實際經驗不能證明，我們與社會民主黨的和和其他不滿的工人可以一同要求「車間代表」切實保護工人的利益嗎？

試以德國的「勞動戰綫」或意大利的法西斯工會爲例吧。難道不能要求「勞動戰綫」的工作人員應由選舉產生而不應指派嗎？難道不能主張地方團體的領導機關應向該組織的會員大會提出報告嗎？難道不能在地地方團體議決後，向廠主、向「勞保人員」、向「勞動戰綫」的上級機關提出這些要求嗎？這是可能的，只要革命的工人真正在「勞動戰綫」內工作，並設法取得職位。

在其他法西斯的羣衆組織——希特勒青年團、體育團體、健康娛樂社、意大利的業餘消遣社、合作社等等，相類的工作方法也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同志們，大家都記得古時候攻佔特羅伊城的傳說吧。由於特羅伊的城牆是攻不破的，攻它的軍隊無法進城。攻城的軍隊受了許多犧牲之後，還沒有能够得到勝利，後來借助於著名的特羅伊

木馬，才能攻入敵陣的心臟。

據我看來，我們革命工作者應該不惜使用同樣的策略來對付我們的法西斯敵人，因為法西斯敵人是用他的劊子手當做活的城牆來抵抗人民的。

不能了解必須用這種策略對待法西斯的人，以為這樣對待的方法是「可恥」的人，或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同志，但是，大家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那末，這種人却是空談家，而不是革命家，他不能領導羣衆推翻法西斯獨裁。

爭取統一戰綫的羣衆運動，從保衛最基本的需要開始，隨着鬥爭的擴大和發展，變更其鬥爭的方式和口號，這種羣衆運動，在德國、意大利和已有羣衆基礎的其他國家，正在法西斯組織的外部[·]和內部[·]發展着。將來這種羣衆運動就會成爲攻城砲，把目前許多人認爲攻不下的法西斯獨裁那個堡壘，打得粉碎。

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內的統一戰綫

建立統一戰綫的鬥爭，還提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社會民主黨掌握政權的國家內，或有社會黨員參加聯合政府的國家內（例如丹麥、挪威、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的統一戰綫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態度是絕對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政府的，因為這些政府都和資產階級妥協。

雖然如此，我們却認爲，社會民主黨的政府或由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政府之存在，並不是我們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綫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我們相信，在這樣的場合，建立一個統一戰綫以保衛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也是很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有人說，在社會民主黨有代表參加政府的國家，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會予以極強烈的抵抗，這話是合理的。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歸根到底，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總想對資產階級表明，只有他們才能比別人更好地和更巧妙地控制那些不滿的勞動羣衆使其免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可是，社會民主黨閣員的反對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絕不能作爲共產黨毫不設法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理由。

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同志，往往走着阻力最少的路綫，他們只限於進行宣傳，來揭露社會民主黨的政府。這是錯誤的。例如在丹麥，過去十年間，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始終在當政，而在這十年之間，共產黨天天宣傳，丹麥政府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政府。我們不得不認爲丹麥工人已經熟悉這種宣傳。可是，事實上大多數的工人投票選舉了社會民主黨的政府，足見共產黨單用宣傳方法揭露社會民主黨是不夠的。然而，這並不證明，成千成萬的工人對社會民主黨閣員的一切政策都表示滿意。不，他們都不滿意於社會民主黨政府利用它所謂危機「協定」來幫助大資本家和地主，而不幫助工人和貧農。他們都不滿意於一九三三年一月政府所頒佈的剝奪工人罷工權的法令。他們都不滿意於社會民主黨領袖所提出的危險的反民主的選舉改革計劃（這個計劃

大大地減少議員人數)。同志們，如果我說丹麥工人有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贊成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閣員所採取的這些政治步驟，那也不會錯的。

共產黨難道不可能號召丹麥的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團體，來討論這些緊急問題中的某些問題，提出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並一同起來爭取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以期達到工人的要求嗎？去年十月，我們丹麥的同志會號召工會採取行動，來反對減少失業救濟金並保障工會的民主權利，結果約有一百個地方工會組織加入了統一戰綫。

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現在是第三次當政，但瑞典的共產黨實際上久已不運用統一戰綫的策略了。爲什麼？是因爲他們反對統一戰綫嗎？當然不是的；他們在原則上贊成統一戰綫，贊成一般的統一戰綫，但是，他們不能了解，要在什麼環境裏，要關於什麼問題，要擁護什麼要求，才能勝利地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要在什麼地方並用什麼方法「鈎連起來」。在社會民主黨政府成立前的幾個月，社會民主黨在選舉期間提出了一個綱領，其中許多要求正是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綱領所應有的。例如下面這些口號：「反對關稅」，「反對軍國主義化」，「取消對於失業保險問題的拖延政策」，「發給足夠的養老金」，「禁止慕黑軍團（一種法西斯組織）一類的組織」，「打倒資產階級政黨所要求的反工會的階級立法」。

一九三二年，一百多萬的瑞典勞動人民投票贊成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這些要求，並在一九三三年歡迎了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建立，希望這些要求這時就會實現。試問，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除了由共產黨號召一切社會民主黨的和工會的組織採取共同行動，來建立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這些要求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合理的嗎？還有什麼更適合工人羣衆的需要嗎？

假使我們真能動員廣大羣衆，並把社會民主黨的和共產黨的工人組織成一個統一戰綫，藉以達到社會民主黨自己所提出的這些要求，那末，瑞典的工人階級無疑地就會因此得到好處。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閉員們當然不會很樂意那樣，因爲在那個場合，政府就不得不至少滿足其中的幾項要求。無論如何，總不會像現在這樣，政府不撤銷關稅反而提高了一些關稅，不限制軍國主義反而增加了軍事預算，不廢止反工會的某些法律反而由政府本身向國會提出這樣的法案。真的，關於最後一項問題，瑞典共產黨曾經以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精神完成了一個很好的羣衆運動，結果，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也都覺得不能不否決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因而這個法案暫時歸於失敗。

挪威的共產黨正確地號召了工黨各團體來組織五一勞動節的聯合示威運動，並正確地提出了許多要求，那些要求大體上是符合於挪威工黨競選綱領所提的。雖說這一有利於統一戰綫的步驟準備得不够，而且挪威工黨領袖都反對它，可是仍有三十個地方舉行了統一戰綫的示威。

過去許多共產黨員常常有所顧慮，以爲如果他們不提出加倍激烈的要求，來對抗社會民主黨的每一個局部的要求，那就是機會主義。那是一種天真的錯誤。比如說，如果社會民主黨要求解散法西斯的組織，我們就絕沒有理由加上「並且解散國家的警察」（這是應當在別的環境裏才便

於提出的一個要求)。我們還不如向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說：我們願意接受你們黨的這些要求，把它們當做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要求，而且我們決心要鬥爭到底，求其實現。讓我們來共同作戰吧。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而且應該利用由捷克和德籍社會民主黨人以及由改良主義工會所提出的某些要求，來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例如當社會民主黨要求使失業工人就業，或要求廢止那些限制市自治權的法律，像一九二七年以來我們所做的那樣，那末，就應該使這些要求在各個地方，在各個縣區具體化，而且應該和社會民主黨各組織共同奮鬥，以實現這些要求。另舉一個例子來說吧，當各社會民主黨都「籠統地」大罵國家機關內的法西斯坐探的時候，我們的正當辦法就是要在各個別縣區揭發出個別的地方法西斯代言人，並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一道要求撤換那些法西斯分子。

在比利時，以王德威爾德為首的社會黨領袖們已加入聯合政府。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次「成功」，是由於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和廣泛的運動，提出了下面兩項主要要求：（一）廢止緊急法令，（二）實行德芒計劃。第一項問題很關重要。前一任政府頒佈了一百五十種反動的緊急法令，都是勞動人民的極重的負擔。有人提議要把這些法令馬上廢止。比利時社會黨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如此。可是，新政府究竟有沒有廢止許多這種緊急法令呢？它連一種也沒有廢止。它僅僅略微修改了很少幾種的緊急法令，作為一種「象徵償還」來履行社會黨領袖們的慷慨諾言（正像某些歐洲國家只

用「象徵金元」來償還千百萬戰債那樣。

關於曾經大吹大擂的德芒計劃的實現問題，已經發生了全非社會民主黨羣衆所預料的變化。社會黨的閣員們已經宣佈，必須首先克服經濟危機，至於德芒計劃，只應該實行其中足以改善工業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地位的那些條款，只有等到後來，才可能採取改善工人狀況的措施。可是，究竟要等候多少時日，工人才能分得德芒計劃中所許給他們的「好處」呢？比利時銀行家却早已得到真正像陣雨般的黃金了。比利時的法郎已經貶值百分之二十八，由於這一操縱，比利時銀行家已能從工資勞動者和小額儲蓄存戶身上，掠奪了四十五億法郎，下了自己的腰包。可是，這怎能符合德芒計劃的內容呢？不消說，如果我們要相信這個計劃的條文，那末，它所保證的就是「要法辦壟斷操縱和投機倒把」。

根據德芒計劃，比利時政府現已指派一個委員會去監督銀行。可是，這個委員會是由銀行家組成的，他們現在大可愉快地、輕鬆地監督他們自己了。

德芒計劃還保證做許多好的事情，比如「縮短工作日」、「工資標準化」、「規定最低工資」、「創立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建造新住宅來增加生活條件的便利」等等。這些要求都是我們共產黨人能夠贊助的。我們應該到比利時的勞工團體中去，並向他們說：資本家早已賺得夠了，甚至賺得太多了。讓我們要求社會民主黨的閣員們馬上來履行他們對工人的諾言吧。讓我們一同參加統一戰綫來勝利地保衛我們的利益吧。王德威爾德部長，我們擁護你們綱領中所有照顧工人的要

求；可是，我們老實對你說吧：我們嚴肅地對待這些要求，我們需要實行而不需要空談，所以我們現在正團結千千萬萬的工人，為這些要求而鬥爭！

這樣，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各國，共產黨由於選用社會民主黨閣員們所提綱領中一些合適的個別要求，作為與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的共同行動的起點，以後就能更易於以羣衆的其他要求為基礎，來展開建立統一戰綫的運動，為反對資本主義進攻、為反對法西斯和戰爭威脅而鬥爭。

而且必須記住，一般地說來，要和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進行共同行動，共產黨就必須嚴格而切實地把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為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理論和實踐，還要不倦地像對待同志一樣地向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說明共產主義的綱領和口號。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各國，在爭取統一戰綫的鬥爭中，這一任務是特別重要的。

為工會統一而鬥爭

同志們，在鞏固統一戰綫中，必須以建立全國的和國際的工會統一為一個重要的階段。

大家都知道，改良主義的領袖們已經極惡毒地在各工會裏施展他們的分裂策略。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在這裏，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就直接在各工廠裏盡量地實行起來，結果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這當然激起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工人方面的尖銳批評和反抗。所以共產主義與改良主義在工會裏面發生了極猛烈的鬥爭。

資本主義的處境越是困難和複雜，阿姆斯特丹工聯領袖們的政策就越是反動，他們對工會內部的反對分子就攻擊得越厲害。甚至在德國已經建立法西斯獨裁和在資本主義各國資本主義加緊進攻的時候，工聯領袖也沒有減輕對反對分子的攻擊。單在一九三三年，在英國、荷蘭、比利時和瑞典都發出了極可恥的通告，要把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逐出工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典型的事實嗎？

在英國，一九三三年發出了一個通告，禁止各地方的工會支部參加反戰團體或其他革命團體。那就是英國工聯總會遺臭萬年的「黑色通令」的前奏曲，「通令」宣佈：凡讓「直接或間接與共產黨各團體有聯系」的代表參加的工會委員會，都是非法的。至於德國工會領導機關對各工會中革命分子所施的空前壓制手段，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可是，我們在決定策略時，必須首先以何處有工人羣衆這個問題爲根據，而不以阿姆斯特丹工聯個別領袖的舉動爲根據，不管他們的舉動可使階級鬥爭發生什麼困難。而且在這裏我們必須公開宣佈，在各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工會中的工作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切實改進工會中的工作，並把爲工會統一而鬥爭的問題當做中心問題。

十年前，斯大林同志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優點在什麼地方？」解答這一問題時他說：

● 國際工會聯合會，往往按照它的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地名，而被稱爲阿姆斯特丹國際。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在於它倚靠工會。」

「我們西歐共產黨的缺點在什麼地方？」

「在於它們還沒有與工會聯系起來，而且這些共產黨中有些分子不願意和工會聯系。」

「所以，西歐共產黨目前主要的任務，就在於發展工會統一運動並把它進行到底；一切共產黨員都要無例外地加入工會，在那裏有系統地、有耐心地工作，來加強工人階級在反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團結，以便使共產黨能夠依靠工會。」●

我們是否執行了斯大林同志的這種指示呢？沒有，同志們，還沒有執行。

因爲不重視工人急於要加入工會的心情，而又遇到在阿姆斯特丹工聯內部工作的困難，我們許多同志決定放棄這複雜的任務。他們總是談到阿姆斯特丹工聯中的組織危機和工人脫離工會，但沒有能夠注意到，這些工會在世界經濟危機初期雖稍形衰落，以後又開始發展起來了。過去工會運動的特點正是：由於資產階級侵害工會權利，許多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等）企圖「調整」工會，削減社會保險，並降低工資，所以儘管改良主義的工會領袖沒有表示抵抗，工人却不得不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這些工會的周圍，因爲工人過去和現在都想把工會當作他們切身階級利益的戰鬥的保護者。因此，最近幾年間阿姆斯特丹工聯所管轄的大多數工會——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瑞典、荷蘭、瑞士等國的工會——會員人數已有增加。美國的勞工聯合會在過去兩年內也

● 斯大林：「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的總結」。

增加了不少的會員。

假使當初德國共產黨同志們對於台爾曼同志說過多次的工會工作問題已有更深切的了解，那末，工會的處境一定會比法西斯獨裁建立時好些。一九三二年底，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黨員屬於自由工會。雖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共產黨領導過許多的罷工，屬於工會的共產黨員還只有此數。我們同志常在報刊上寫文章說，必須把我們百分之九十的力量放到工會工作中去，但在實際上却專把活動力集中在革命的工會反對派周圍，而這個反對派實際上却是想要代替工會的。再說，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以後，情形又是怎樣呢？兩年之間，我們許多同志都頑強地和有組織地反對那爭取重建自由工會的正確口號。

關於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我差不多都可以舉出些同樣的例子來。

可是，在歐洲各國爭取工會統一的鬥爭中，我們已經光榮地得到了初步的重大成就。我想到小小的奧地利，那裏由共產黨帶頭，現在已經給非法的工會運動打下了一個基礎。在二月戰爭以後，以鮑爾爲首的社會民主黨發出了口號：「只有等到法西斯垮台以後才可能恢復自由工會。」共產黨却專心從事於重建工會的任務。那個工作的每一方面，都是奧地利無產階級活生生的統一戰綫的一部分。在地下狀態勝利地重建了自由工會，這就給法西斯一個重大的打擊。社會民主黨是到了決策的關頭了。他們中間有些人打算與政府協商。另有些人看到我們的勝利，就創立了與我們工會平行的非法工會。可是，他們只能有一條路，或是向法西斯投降，或是通過反法西斯的共

同門爭走向工會統一。在羣衆壓力下，由舊工會領袖們創立起來的平行工會那些動搖不定的領袖們，終於決定贊成合併了。這一合併的基礎，就在於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的進攻作不可調和的鬥爭，並保證工會實行民主。我們歡迎這次工會的合併，這是戰後工會正式分裂以來第一次的合併，所以具有國際的重要性。

在法國，統一戰綫確已成爲促進工會統一的強大動力。勞工總同盟的領袖們始終千方百計地阻撓統一的實現，提出種種附帶的、次要的或形式的問題，來對抗工會的階級政策的主要問題。在爭取工會統一的鬥爭中一個確實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地方規模的單一工會，例如以鐵道工人來說，參加單一工會的會員，就佔雙方工會的會員四分之三左右。

我們堅決主張各國的和國際規模的工會統一。我們主張每一工業部門只有一個工會。我們主張每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工會聯合會。我們主張按照工業部門分別組織單一的國際工會聯合會。

我們擁護一個以階級鬥爭爲基礎的工會國際。我們主張要有統一的階級工會，作爲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和法西斯進攻的主要堡壘之一。我們對統一工會的唯一條件就是：爲反對資產階級、反對法西斯並爭取工會內部民主而進行鬥爭。

時間是不等待人的。對我們來說，全國規模的以及國際規模的工會統一問題，是把我們的階級團結爲反對階級敵人的強大的單一工會組織這個偉大任務的問題。

我們歡迎赤色工會國際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寫給阿姆斯特丹國際的信，其中建議要共同考慮統一世界工會運動的條件、方法和形式的問題。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領袖們却拒絕了那一建議，他們用陳腐的口實，硬說工會運動的統一只有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的範圍內才能辦到，而這裏不妨附帶說一句，阿姆斯特丹國際只包括歐洲一部分國家的工會。

可是，在工會工作的共產黨員必須繼續不倦地爲工會統一運動而鬥爭。赤色工會和赤色工會國際的任務，在於不顧阿姆斯特丹國際反動領袖們的頑強抵抗，盡其力之所能，促成一切工會反對資產階級和法西斯進攻的共同鬥爭，並完成工會統一運動。我們必須在這一方面擁護赤色工會和赤色工會國際。

在有小型赤色工會的各國，我們建議設法把它們併入大型的改良主義工會，但須要求有保持赤色工會觀點的權利並讓已被開除的會員重行入會。可是，在有大型赤色工會與大型改良主義工會並存的各國，我們必須根據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綱領，並保證工會民主來爭取召開統一大會。

應該斷然地說，任何共產黨的工人，任何革命的工人，倘若他不屬於本工業部門中的羣衆工會，他不爭取把改良主義工會改造爲真正的階級工會組織，他不爭取以階級鬥爭爲基礎的工會統一，那末，這樣一個共產黨的工人，這樣一個革命的工人，就是沒有盡到無產階級的基本責任。

統一戰綫與青年

同志們，我早已指出，法西斯把青年拉進它的組織中去這件事在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上所起的作用。講到青年，我們應該坦白地承認，我們過去沒有重視我們的任務，沒有爭取廣大的勞動青年來參加反對資產階級進攻、反對法西斯和戰爭威脅的鬥爭；在許多國家裏面，我們都忽視了這一任務。我們低估了青年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極大重要性。我們沒有經常地照顧到青年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特殊利益。我們也沒有很好地注意青年的革命教育。

法西斯却乖巧地把這一切全利用了，因此在某些國家，尤其在德國，大部分的青年都被誘惑而走上了反無產階級的道路。我們應該牢記在心，法西斯誘惑青年並非單靠軍國主義的魔力。它把一部分青年分派在它的支隊中供給衣食，給另一部分青年分配工作，甚至為青年設立所謂文化機關，想用這種手段使青年認為法西斯真正能夠而且願意為勞動青年羣衆供給衣食，施以教育並分配工作。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大半還是脫離羣衆的宗派組織。它們基本的缺點，在於它們仍舊想要模倣共產黨，模倣共產黨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而忘掉共產主義青年團不是青年人的共產黨。它們沒有充分地考慮，共產主義青年團是負有它本身特殊任務的一種組織。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教育和鬥爭，都必須合乎青年的實際水平和需要。

我們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反抗法西斯暴政和資產階級反動的鬥爭中，已經表現了許多值得紀念的英雄主義的範例。可是，他們現在還是不善於靠着堅決和具體的工作去爭取那些在敵人影響下的青年羣衆，這表現在他們還是反對到法西斯羣衆組織中去工作，並且他們對待社會黨青年和其他非共產黨青年的態度不是經常正確的。

對這一切，當然共產黨也應負大部分的責任，因為共產黨有領導和幫助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的義務。因為青年問題不僅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問題。這是一個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在爭取青年的鬥爭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必須實行一種決定性的真正轉變。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在於朝着實現統一戰綫的方向，沿着組織和團結勞動人民的青年一代的道路，大胆地向前邁進。甚至朝着這一方向所採取的最初步驟，對青年的革命運動就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由近來法國和美國的事例即可證明。在這兩個國家裏，一開始應用統一戰綫，就足以立刻得到相當大的成就。在國際統一戰綫方面，巴黎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功地發動一切非法西斯青年組織的國際合作，這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

近來在青年統一戰綫運動中這些成功的步驟，又說明了青年統一戰綫不應老是採取一樣的形式，也不必模倣在共產黨的實踐中所經驗的形式。共產主義青年團必須用一切方法努力把非法西斯青年羣衆組織的力量都團結起來，包括建立各色各樣的共同組織，來反對法西斯，反對那種剝奪青年一切權利的史無前例的手段，反對青年的軍事化，並爭取青年一代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權

利，以便吸收這些青年工人到反法西斯戰綫這邊來，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在工廠也好，在強制勞役營也好，在勞工介紹所也好，在陸軍兵營、海軍艦隊也好，在學校也好，在各種體育、文化或其他組織也好。

在發展和加強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我們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所應做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以階級鬥爭綱領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和社會黨青年團的反法西斯聯合組織。

統一戰綫與婦女

同志們，對於在勞動婦女中間——在女工、失業婦女、農民婦女和家庭婦女中間——的工作，也和對於在青年中間的工作一樣，我們過去不夠重視。法西斯一面對青年作最苛刻的要求，一面極其殘忍無恥地利用母親、主婦、單身女工朝不保夕的內心情感來奴役她們。法西斯裝作慈善家，施捨一點殘羹剩飯給挨餓的家庭，就想藉此消除法西斯的空前奴役所激起的仇恨，尤其是在勞動婦女中間。法西斯把勞動婦女趕出工廠，強制地遣送貧窮女孩到鄉間去，使她們不得不陷於富農和地主的奴婢的地位。法西斯口頭上允許婦女可享家庭之樂，實際上却比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制度更加殘酷地逼迫她們去做娼妓。

共產黨員，尤其是我們的婦女黨員，必須牢牢記住，只有把廣大的婦女羣衆都吸引到鬥爭中來，我們反法西斯和反戰爭的鬥爭才能勝利。單靠鼓動，不會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考慮各個

場合的具體情況，想法圍繞着婦女羣衆的切身利益和要求進行工作，來動員她們參加鬥爭——反對高昂物價，要求依照「同工同酬」的原則提高工資，反對大量開除女工，反對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反對法西斯奴役婦女。

在竭力爭取勞動婦女來加入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必須毫無顧慮地，爲着這一目的，在任何有此需要的地方，組織單獨的婦女團體。有人以爲，我們必須取消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由共產黨領導的婦女團體，作爲勞工運動中反對「婦女分離主義」鬥爭的一部分，這種成見往往造成重大的損害。

我們必須找出最簡單和最有伸縮性的形式，以便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各種進步的反法西斯婦女組織之間，建立鬥爭上的聯系和合作。我們必須不辭勞苦，努力使女工和一般勞動婦女，都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綫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隊伍中，與她們的階級弟兄並肩作戰。

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綫

國際的和國內的改變了的情況，使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綫成爲異常重要的問題。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廣大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統一戰綫時，首先必須認識羣衆反帝國主義鬥爭進行的各種不同的條件、民族解放運動不同的成熟程度、無產階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

共產黨對羣衆所發生的影響。

這問題在巴西就和在印度、中國及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在巴西，由於民族解放同盟的建立，共產黨既已給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綫的發展奠定了適當的基礎，它就必須首先吸收千百萬農民來竭力擴大這一戰綫，然後逐漸組成全心全意地從事革命並創立民族解放同盟政權的人民革命軍隊。

在印度，共產黨必須支持、擴展並參加一切反帝國主義的羣衆活動，不要排斥那些受着民族改良派領導的羣衆。共產黨必須一面保持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一面深入到參加印度國民大會黨的各團體中去積極工作，助長一個民族革命派在其中形成的過程，以期進一步地展開印度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中國，一方面人民運動的發展，已使好些個蘇維埃區在中國廣大的領土上面建立起來，強大的紅軍組織起來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賣國已經危及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中國蘇維埃區成爲反抗帝國主義者奴役和瓜分中國的鬥爭的團結中心，成爲集中一切反帝國主義力量來完成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衛的團結中心。

所以我們贊成我們英勇的中國兄弟黨的創議，即聯合中國境內所有那些願意爲救國救民而真正鬥爭的有組織的隊伍，來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非常廣泛的統一戰綫。

我相信：由我來宣佈我們代表全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向中國一切蘇維埃，向中國革命人民致以

最熱烈的兄弟般的敬禮，那確是可以表示我們大會全體代表的情感和思想的。我們向身經百戰的英勇的中國紅軍，致以熱烈的兄弟般的敬禮。而且我們敢對中國人民保證，我們要堅決地支持中國人民爭取從一切帝國主義強盜及其中國走狗那裏完全解放出來的鬥爭。

關於統一戰綫政府

同志們，我們已經勇敢而堅決地採取了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途徑，並且決心要把它進行到底。

如果有人問我們共產黨，我們所主張的統一戰綫是只在於爭取局部的要求，還是那怕將來要在統一戰綫的基礎上建立政府時也願意分擔責任，那末，我們十分負責地說：是的，我們承認將來可能發生一種形勢，到那時候，爲無產階級打算，不僅可能而且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政府，或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政府。而且在那時候，我們將毫不遲疑地聲明贊成建立這樣一個政府。

我現在所說的並不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可能成立的政府。當然，在某一國家中，當革命剛把資產階級推翻之後，並非不可能馬上就以共產黨和參加革命的某一政黨（或它的左派）的政治聯盟爲基礎，來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後，勝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如大家所知，曾經容納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加入蘇維埃政府。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一屆蘇維埃政府

的一種特徵。

我所要說的不是這樣一種情形，而是在蘇維埃革命快要勝利的時候和勝利以前，可能建立一種統一戰綫政府的情形。

這種政府究竟是怎樣的政府呢？而且什麼情況下才能提出這種政府的問題呢？

它主要是對法西斯和反動派作鬥爭的政府。它必須是由統一戰綫運動的結果而產生出來的政府；它決不限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羣衆組織的活動，相反地，它對反革命的金融巨頭和他們的法西斯代理人採取堅決的鎮壓政策。

在適當的時機，依靠着蓬勃的統一戰綫運動，某一定國家的共產黨將發表聲明，贊成以確定的反法西斯綱領爲基礎，建立這樣一個政府。

將來在什麼客觀條件之下，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政府呢？概括地說來，對於這個問題可以答覆如下：即在政治危機的條件之下，當統治階級不能再抵擋羣衆反法西斯運動的高潮的時候。但這只是一般的遠景，如果沒有它，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統一戰綫的政府。只有在確定的特殊必要條件存在時，才能在議事日程上提出建立這樣一個政府的問題，作爲政治上必要的任務。我覺得關於這一點值得大大地注意的，就是下面的幾個必要條件：

第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須是已經充分解體和癱瘓，以致於資產階級不能阻止對反動派和法西斯作鬥爭的政府的建立。

第二，極廣大的勞動人民羣衆，尤其是羣衆的工會，即使不願起義以便在共產黨領導下爲取得蘇維埃政權而鬥爭，也必須是激烈地反抗法西斯和反動派。

第三，參加統一戰綫的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政黨隊伍中必須已經有這樣的分化和進步，以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要求用無情的手段反對法西斯和其他反動派，與共產黨一起作反法西斯的鬥爭，並公開反對他們自己黨內敵視共產主義的反動分子。

究竟在哪些時候，哪些國家，才會真正發生一種充分具備這些必要條件的情況，這是不可能預言的。但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免有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這種可能性來決定我們自己的方針並從事準備，並且來決定工人階級的方針。

我們今天把這一問題提出來討論，這當然是與我們對於目前和不久將來的形勢的估計有關，同時也與近來許多國家的統一戰綫運動的實際發展有關。過去十餘年間資本主義各國的情況使共產國際無須討論這一類的問題。

同志們，你們都記得，在一九二二年我們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和一九二四年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討論過工人政權或工農政權的口號問題。最初，這個爭執的中心問題基本上幾乎可與我們今天正在討論的問題相類比。在那時候，共產國際關於這一問題所發生的爭論，尤其是關於這一問題所犯的一些政治錯誤，直到今天還有着重要的意義，足以提高我們的警惕，以免在這一問題上脫離布爾什維克的路綫，因而發生右傾或「左」傾的危險。所以我要簡略地指出這些錯誤中

的幾項，以便從中吸取我們共產黨目前政策上所必需的教訓。

第一類錯誤的來源在於工人政權問題沒有明確地與政治危機的存在聯繫起來。因此，右傾機會主義者就能歪曲問題，好像是在任何情況、比如說「正常的」情況下，我們都應該力求建立為共產黨所支持的工人政權。另一方面，過左派却只承認在資產階級垮台以後，由武裝起義所建立的工人政權。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所以爲了不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現在特別着重正確地考慮政治危機及羣衆運動高漲的特殊和具體的環境，在那種環境裏，統一戰綫政府的建立是可能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第二類錯誤的來源，在於工人政權的問題沒有與戰鬥的、羣衆性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運動的發展聯繫起來。因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就能曲解這個問題，把它說成根據單純議會協商與社會民主黨建立政治聯盟的無原則的策略。另一方面，過左派却認定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在本質上都是反革命分子，就大聲疾呼：「不要與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聯合！」

兩者都是錯誤的，現在一方面我們強調，我們毫不渴望有一個與擴大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一模一樣的「工人政府」。我們甚至寧願不用「工人政府」這個名詞，而要提出統一戰綫政府，它在政治性上是與一切通常自稱爲「工人（或勞工）政府」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絕不相同的，原則上不相同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是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工具，爲的是要保存資本主義制度，而統一戰綫政府却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與其他反法西斯各政黨合作的工具，爲的是全體勞動人民

的利益，是一個對法西斯和反動派進行鬥爭的政府。在這兩者之間，顯然有着根本的區別。

另一方面，我們強調，必須了解社會民主黨內兩個不同陣營間的區別。像我所曾指出的那樣，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反動陣營，可是，和它並存着和發展着的，還有社會民主黨左派（不加引號）的陣營，逐漸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們的陣營。實際上其間的明確區別就在於它們對待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態度。反動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是反對統一戰綫的，他們污蔑統一戰綫運動，他們破壞並分化統一戰綫運動，因為這個運動阻撓他們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社會民主黨左派却都是贊成統一戰綫的，他們保衛、發展並鞏固統一戰綫運動。因為這個運動是反對法西斯和反動派的鬥爭運動，所以它是一種經常的推動力量，推動統一戰綫政府去進行反對反動資產階級的鬥爭。這一羣衆運動進展得越猛烈，它能够幫助這個政府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力量就越大。而且這一羣衆運動將來從下而上地組織得越好，在各工廠裏面、在失業者中間、在工人區裏面、在城鄉的貧民中間的統一戰綫的非黨階級機關網越是廣大，那末，對於預防統一戰綫政府政策的可能變質，就有越可靠的保證。

第三類的錯誤，就是我們在討論期間所暴露出來的錯誤觀點，恰好涉及「工人政府」的實際政策。右傾機會主義者認爲「工人政府」應該「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體制之內」，因而不應採取任何越出這一體制的步驟。反之，過左派却實際不肯作任何建立統一戰綫政府的企圖。

一九二三年在薩克森和都林基亞明顯地出現了右傾機會主義「工人政府」的實例。共產黨員

和社會民主黨左派（澤根納集團）一同加入薩克森的政府，本身並沒有錯誤，相反地，德國的革命形勢充分地證明了這一步驟是正當的。可是，共產黨員在參加這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利用他們的地位，首先來達到武裝無產階級的目的。他們卻沒有這樣做。他們甚至沒有徵用過富人的一間屋子，雖說在工人中房荒很是嚴重，因而有許多工人帶着老婆孩子還是無處住宿。共產黨員也沒有把工人的革命羣衆運動組織起來。在他們一般作風上，就像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體制之內」尋常的對國會負責的部長。大家都知道，這原是勃朗德勒及其黨羽所實行的機會主義政策的結果。這個結果是這樣的失敗，以致於直到今天我們仍不能不提到薩克森的政府，把它當做革命分子執政時的前車之鑑。

同志們，我們要求任何統一戰綫政府實行一個全然不同的政策。我們要求它實行時勢所需要的明確的基本革命要求。例如，監督生產、統制銀行、解散警察而代之以武裝工人的民兵等等。

十五年前，列寧號召我們要集中一切注意力來「找出過渡到或走近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也許在許多國家裏面可以證明統一戰綫政府是最重要的過渡形式之一。「左」傾教條主義者却始終規避列寧的這一教訓。他們不脫那些見聞有限的宣傳家的本色，只談到「目標」，而從來沒有考慮到「過渡形式」。反之，右傾機會主義者却想要在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建立一個特殊的「民主的中間階段」，以便給工人一種幻想，以爲可以經過國會的和平道路，由一種專政走到另一種專政。這一虛幻的「中間階段」，他們却也稱爲「過渡形式」，甚至於還引證了列

寧的話！可是，這種欺騙手段是不難揭穿的；因為列寧所說的，是過渡到和走近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也就是過渡到和走近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而不是在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什麼過渡形式。

爲什麼列寧要這樣特別重視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形式呢？因爲他想到「一切偉大革命的基本規律」，這規律告訴我們：如果不把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真正吸引到革命先鋒隊這邊來，奪取政權的鬥爭就不可能勝利；因爲單靠對羣衆宣傳和鼓動，不能代替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左派」人物有一種共同的錯誤，他們憑空想像，政治的（或革命的）危機一旦發生，共產黨的領導者只要提出革命起義的口號就夠了，廣大的羣衆就會追隨他們了。不對，即使在有這樣的危機時，羣衆也不是常常願意這樣做的。這一點我們在西班牙的事例中就看到過。幫助千百萬羣衆通過他們自己的經驗，盡量迅速地體會他們應該做什麼、應該到哪裏去找徹底解決的辦法，以及什麼政黨值得他們信任——主要爲了以上這些，所以需要過渡的口號和特殊的「過渡到或走近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否則廣大的人民羣衆，受着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和傳統的影響，甚至在革命形勢到來時也許動搖，也許遲疑不決和誤入歧途，找不着走向革命的道路——那末，就會遭受法西斯劊子手們的刀鋸斧鉞。

所以我們指出在政治危機的條件下可能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綫政府。只要這樣的政府認真地對人民的敵人鬥爭到底，並放手讓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行工作，那末，我們共產黨人就要盡我們

的力量來擁護它，並且要作爲革命的戰士站到第一道火綫上去。可是，我們坦白地向羣衆說：徹底的挽救羣衆不是這個政府所能辦到的。它不能夠推翻那些剝削者的階級統治，因而也不能夠徹底消除法西斯反革命的危險。所以，必須準備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蘇維埃政權而且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徹底挽救羣衆。

在估量目前世界形勢的發展時，我們看出，在很多國家裏面政治危機正趨於成熟。因此，我們大會關於統一戰綫政府問題作一個明確的決議，就成爲非常迫切和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共產黨能以布爾什維克的作風，利用建立統一戰綫政府的機會，利用爲建立和維持這樣一個政府而鬥爭的機會，來對羣衆進行革命教育，那末，這就會充分證明，我們擁護建立統一戰綫政府這個政策在政治上是十分正確的。

反法西斯的思想鬥爭

我們各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鬥爭的最大弱點之一，就是它們對法西斯的煽動反應得不够而且過於遲鈍，並且直到今天仍舊不重視反法西斯思想鬥爭的一些問題。許多同志以爲，像法西斯思想這樣反動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常常愚弄到瘋狂的程度，是絕對不能在羣衆中發生作用的。這種想法是大錯而特錯的。資本主義的腐化雖透到它的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但廣大人民羣衆的絕望處境，却使得其中某些部分容易感染這一腐化思想餘毒。

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絕不應該輕視法西斯思想毒素的影響。相反地，我們在自己方面應該根據明顯的、通俗的論據，並根據那對待人民羣衆的民族心理特點的正確而周密的方法，來展開一種廣泛的思想鬥爭。

法西斯分子正在翻查每一民族的全部歷史，以便裝作是民族歷史上一切豐功偉業的承繼者，而把所有在人民的民族情感上覺得可恥或可厭的東西，都用來作爲打擊法西斯的敵人的武器。在德國正出版着許多書籍，却只有一個目的——僞造德國人民的歷史並給它一個法西斯的面貌。

那些剛被製造出來的國社黨歷史家企圖把德國的歷史寫成那樣，好像過去二千年間，依着某種歷史規律，曾有一定的發展路線像一條紅綫那樣的貫穿着，直到有一個民族「救星」、一個日爾曼民族的「救世主」、一個原籍奧地利的「伍長」在歷史的舞台上出現。在這些史書裏面，把過去日爾曼民族中最偉大的人物都寫成法西斯主義者，同時又把那些偉大農民運動都寫成法西斯運動的前驅。

墨索里尼自己就竭力利用了加里波第這個英雄人物。法國的法西斯推崇貞德做他們的女傑。美國的法西斯借助於美國獨立戰爭的傳統，華盛頓和林肯的傳統。保加利亞的法西斯利用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所敬愛的英雄華西里·列夫斯基、斯蒂芬·卡拉雅等人。

共產黨員，如果覺得這一切事情都和工人階級的事業毫無關係，不按正確的歷史觀點，不拿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列寧斯大林主義的精神，去向羣衆講解本民族的歷史，

又不把今天的鬥爭與本民族的革命傳統及革命歷史聯繫起來——那就等於自願地把所有本民族歷史上一切可貴的東西交給法西斯的歷史偽造者，讓法西斯去欺騙羣衆。

不，同志們，我們關心一切重要問題，不僅現在和未來的問題，還有我們本民族過去的問題。我們共產黨員並不追求那種基於工人行會利益的狹隘政策。我們不是氣量狹小的工會工作人員，也不是中世紀手藝人和工匠的行會首領。我們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最偉大階級——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的代表，而工人階級所擔負的使命就是要使人類解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災害，這個工人階級已經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擺脫了資本主義的枷鎖，而且成爲統治階級了。我們保衛一切被剝削的勞苦階級的切身利益，即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絕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

我們共產黨人在原則上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但我們並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擁護者，也決不應該這樣做。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之一。可是，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以爲這樣就是允許他，甚至強迫他嘲笑廣大勞動人民羣衆的一切民族情感，那末，他就決不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也沒有了解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指示。

列寧始終一貫地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他一九一四年所作「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的論文中，給了我們一個正確地對待民族情感問題的例子。他寫道：

「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歧視民族自傲心呢？當然是不歧視的！我們酷愛自

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最努力於把祖國勞動羣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覺悟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覩皇朝創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最覺傷心。我們因這種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受到反抗，因從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造成了羣衆的強大革命黨……等等事實而自傲。

「……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因爲大俄羅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它能夠向人類作出爭自由爭社會主義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一些大規模的蹂躪，大批絞架和拷問室，大規模的饑荒，以及向神父、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逢迎獻媚的極大醜態。

「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且正是因此，我們也就特別痛恨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過去……和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現在，因爲現在這些地主和資本家幫助下，又爲了壓服波蘭和烏克蘭，爲了鎮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爲了加強玷污我們大俄羅斯民族榮譽的羅曼諾夫、波布林斯基和普里什克維奇一流匪幫勢力，而把我們驅去作戰。」

這就是列寧寫的論民族自傲心的一段。

同志們，法西斯分子在萊比錫審訊中企圖誣蔑保加利亞人爲野蠻民族，我認爲當時我是正確的，我保衛了保加利亞勞苦大眾的民族榮譽，現在他們正在英勇地對法西斯強盜、真正的野蠻人

●「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八九七—八九八頁。——譯者

作鬥爭；我認爲當時我也是正確的，我會聲明說，我絕沒有恥於做保加利亞人的理由，相反地，我却因爲自己是英勇的保加利亞工人階級之子而引以自豪。

同志們，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像生物馴化那樣，「適應」各國的環境，以便在它的所在地扎下深根。在個別國家，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和勞工運動的民族形式，並不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相矛盾，相反地，正是這些形式能夠勝利地保障無產階級的國際利益。

當然必須隨時隨地當着羣衆面前揭發並向他們具體地證明，法西斯資產階級藉口維護全面的民族利益，正在施行它的利己政策，不但掠奪和奴役其他民族，而且壓迫和剝削它本國的人民。可是，我們單這樣做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同時拿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和共產黨的行動來證明，在羣起反對五花八門的奴役和民族的壓迫中，無產階級確是爭取民族自由和民族獨立的唯一的真誠鬥士。

無產階級對它本國剝削者和壓迫者的階級鬥爭利益，並不與民族的自由幸福前途的利益相矛盾。相反地，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拯救民族，並會給民族開闢日益向上的道路。工人階級正在建立它的階級組織並鞏固它的地位，它正在擁護民主的權利和自由以免受法西斯的侵害，它正在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由此可見，它正在爲着民族的前途而奮鬥。

革命的無產階級正在奮鬥，以期拯救民族文化，以期使民族文化擺脫腐朽壟斷資本主義的、摧殘民族文化的野蠻法西斯的枷鎖。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才能挽救文化的毀滅，並使它極度發揚，

成爲真正的民族文化——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我們親眼看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這種文化正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實現着。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不僅不與個別國家勞動人民爭取民族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自由這一鬥爭相矛盾，而且，由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和鬥爭的統一，也保證了這一鬥爭能得到勝利所必需的支持。只有與偉大蘇聯的勝利的無產階級結成極親密的聯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才能成功。只有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奮鬥，殖民地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才能得到自由。只有通過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運動與殖民地及附屬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走向勝利，因爲，如馬克思所教導我們的，「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够自由的。」

屬於被壓迫的附屬民族的共產黨員，如果不同時在羣衆運動中實際地證明，他們是真正爲着使其民族擺脫外國奴役而鬥爭，那末，就不能在本國人民中間戰勝沙文主義。再說另一方面，屬於壓迫民族的共產黨員，如果不對其「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幫助那些被資產階級奴役的民族取得完全自決的權利，那末，就不能作必要的措施，以國際主義的精神去教育本國的勞動羣衆。如果不這樣做，那末，他們也就不能夠使被壓迫民族的勞動人民更容易地克服其民族主義的偏見。

如果我們本着這種精神來採取行動，如果我們在所有的羣衆工作中使人信服地表明，我們既

沒有沾染民族虛無主義也沒有沾染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到那時候而且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能進行一種反對法西斯侵略性煽動的真正勝利的鬥爭。

所以，正確地和實踐地應用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具有這樣極大的重要性的。這個民族政策無疑地是戰勝沙文主義——法西斯使羣衆受其思想影響的主要工具——的主要的先決條件。

三 鞏固共產黨並爲無產階級的政治統一而鬥爭

同志們，在建立統一戰綫的鬥爭中，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地增加了。只有共產黨才確實是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發動者、組織者和動力。

只要各國共產黨在各方面加強自己的隊伍，只要它們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並應用正確的、靈活的、照顧到階級力量實際的情況和對比的策略，它們就能保證動員極廣大勞動人民羣衆，來進行反對法西斯和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共同鬥爭。

鞏固共產黨

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那個時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們的各國共產黨，無疑地已經壯大起來而且已經很是堅強了。可是，如果自滿於這樣的成就，那就是極危險的錯誤。

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愈加擴展，那末，在我們面前發生的新的複雜問題就愈多，我們就更應該從政治方面和組織方面來鞏固我們的黨。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使工人大軍露其鋒芒，只要有一個領導力量給它帶頭，給它指出目標和道路，它就夠完成自己的使命。這一領導力量只能是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

如果說我們共產黨員竭盡全力來建立統一戰綫，那末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抱着要給各國共產黨徵求新黨員那種狹隘的目的。可是，我們必須盡力加強各國的共產黨並增加它們的黨員，就是因爲我們認真地要加強統一戰綫。加強各國共產黨，這不是黨的狹隘的利益，而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

各國共產黨的統一的、革命的團結和鬥爭的準備，就成爲極有價值的資本，不僅歸我們所有而且歸整個工人階級所有。我們一方面準備與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共同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另一方面對於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行動，因而也就對於這種思想侵入我們自己隊伍的任何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我們已經把這兩種鬥爭結合起來，並且今後還要繼續把它們結合起來。

當大膽地和堅決地執行統一戰綫政策的時候，我們在自己的隊伍裏面遇到一些阻礙，我們必須不惜任何犧牲盡量在極短時期內剷除它們。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之後，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都勝利地進行了一次鬥爭，反對傾向機

會主義的對資本主義穩定環境的適應，反對沾染改良主義的和合法主義的幻想。我們各國的黨已經肅清了它們隊伍中各色各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因而加強了它們布爾什維克的統一和戰鬥力。比較不順利的，和往往全然未進行的，就是反對關門主義的鬥爭。關門主義所表現的，已經不像在共產國際成立初期那樣幼稚的、公開的形式，而是在正式承認布爾什維克提綱的掩飾下，阻礙布爾什維克羣衆政策的推行。在我們今天，這種表現往往已經不是像列寧所寫的「幼稚病」，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毛病，這種毛病必須除掉，否則就不可能解決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領導羣衆離開改良主義陣地而走到革命這方面來的問題。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關門主義，我們在決議的草案中把它叫做自滿的關門主義，特別阻礙我們爲實現統一戰綫而作的鬥爭；關門主義自滿於教條主義的狹隘觀念，自滿於脫離羣衆的實際生活，自滿於以其極簡單的方法按照一成不變的公式，來解決工人運動中極複雜的問題；關門主義自命爲無所不知，用不着向羣衆學習，用不着從工人運動的教訓中學習。總之，在關門主義看來，如大家所說的，高山不過是踏腳石。自滿的關門主義不會而且不能了解，共產黨對工人的領導權不是自然得來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爭取得來的。爲了達到這一目的，那就不需要誇張共產黨員的領導作用，而是需要憑日常的羣衆工作和正確的政策去獲得和爭取勞動羣衆的信任。只要我們共產黨員在政治工作中認真地顧到羣衆階級覺悟的實際水平，顧到羣衆革命化的程度，只要我們不憑自己的願望而憑實際的情況，清醒地估計實際的情勢，那末，這一件

事是可以做到的。我們必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使廣大羣衆更容易投到共產黨的陣地來。我們決不應該忘掉列寧的話，他曾盡力警誡我們：

「……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们所認爲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爲過時了的，羣衆也認爲過時了的東西。」●

同志們，在我們的隊伍裏面仍有不少這樣的教條主義分子，他們隨時隨地只感覺到統一戰綫政策的危險，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在這樣的一些同志看來，整個的統一戰綫就是一個不可挽救的危險。可是，這種關門主義的「堅持原則」，不過是遇到直接領導羣衆鬥爭的困難時在政治上束手無策罷了。

關門主義的主要表現，在於過高估計羣衆革命化的程度，在於過高估計羣衆放棄改良主義立場的速度，在於企圖跳過這個運動的困難階段和複雜任務。實際上，關門主義常用領導狹小黨組的方法來代替領導羣衆的方法。它過低估計羣衆與其組織和領導者之間的傳統關係的力量，並且在羣衆不立刻割斷這些關係的時候，對他們採取的態度正像對他們反動領導者一樣的粗暴。由於不顧每一個別國家實際情況的特點，它對一切國家所施行的策略和所用的口號已趨於千篇一律。它忽略了就在羣衆本身中間進行頑強的鬥爭來爭取羣衆信任的必要，忽略了擁護工人局部要求的鬥爭以及在改良主義工會和法西斯羣衆組織中的工作。它常常使用空洞的呼籲和抽象的宣傳來代

●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替統一戰綫的政策。

關門主義的觀點同樣阻礙了正確地選拔人才，訓練和培養幹部——與羣衆有聯系的、爲羣衆所信任的幹部，其革命品質曾經在階級鬥爭中受過考驗的幹部，能够把羣衆工作實際經驗與布爾什維克堅持原則的精神結合起來的幹部。

因此，關門主義曾經大大地阻礙各國共產黨的成長，使真正的羣衆政策難於實行，使我們不能利用階級敵人的一些困難來鞏固革命運動的陣地，並使我們不能爭取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到共產黨這邊來。

在極堅決地爲徹底克服和消滅自滿的關門主義殘餘而進行鬥爭時，我們必須盡量提高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警惕，並加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它的一切具體表現的鬥爭，不要忘記，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會跟着廣大統一戰綫的發展而增加的。現在已經有些傾向足以削弱共產黨在統一戰綫隊伍中的作用，並且足以造成與社會民主黨思想的妥協。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個事實，即統一戰綫的策略乃是一種方法，要使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確信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而改良派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並且統一戰綫的策略不是對社會民主黨의 思想和行動的妥協。要使建立統一戰綫的鬥爭得到勝利，那就一定需要在我們的隊伍中不斷地進行鬥爭，來反對削弱我們黨的工作的傾向，反對合法主義的幻想，反對在撲滅法西斯以及指揮統一戰綫上靠自發和自動，反對在決定勝負時的任何動搖。

斯大林教導我們：「黨必須在其工作中善於徹底堅持原則（不可與關門主義相混！），同時盡量和羣衆接觸聯系（不可與「尾巴主義」相混！），如果不把兩者結合起來，黨就不僅不可能教導羣衆，也不可能向他們學習，不僅不可能領導羣衆並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平，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意見並了解他們最迫切的需要。」●

工人階級的政治統一

同志們，隨着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兩黨工人爲反對法西斯和資產階級進攻而共同鬥爭的統一戰綫的發展，也產生了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問題，工人階級的單一的羣衆性的政黨問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根據經驗日益相信，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需要政治領導的統一，因爲雙重領導足以阻礙工人階級共同鬥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加強。

爲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一定要在每一國家各有一個單一的無產階級的黨。當然，要達到這一目的，不是那麼容易，不是那麼簡單的。必須經過頑強的工作和鬥爭，而且必須經過一個比較長久的過程。各國工人既然日甚一日地希望社會民主黨或個別組織與共產黨統一起來，那末，各國共產黨本着工人的願望，就必須堅決地和有信心地來發動這種統一工作。國際工人運動正在進入工人隊伍中分裂現象的結束階段，把工人階級部隊合併成爲單

● 斯大林：「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及其布爾什維克化」，載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真理報」。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一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這個事業，就是我們的事業，就是共產國際的事業。

爲了建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統一戰綫，固然只須成立一種爲反對法西斯、反對資產階級進攻、反對戰爭而鬥爭的協定，那就够了，但要做到政治統一，那就只有根據許多有原則性的具體條件，才有可能。

只有根據下列這些條件，才可能完成這種統一工作：

- 第一，完全脫離對資產階級的依賴關係並完全打破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聯盟；
- 第二，首先做到行動統一；
- 第三，承認必須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並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 第四，拒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支持本國的資產階級；
- 第五，把黨建設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因爲民主集中制保證意志與行動的統一，而且已由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考驗過。

我們必須有耐心地並以同志的態度向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說明，何以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做到工人階級的政治統一。我們必須和他們一起討論這些條件的意義和重要性。

爲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統一，爲什麼必須完全脫離對資產階級的依賴關係並打破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聯盟呢？

因爲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尤其是德國的十五年的聯合政策的經驗，已經證明階級合作政策，

即依賴資產階級的政策，必然導致工人階級的失敗和法西斯的勝利。只有對資產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道路，即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達到勝利的道路。

爲什麼必須首先建立行動統一，作爲政治統一的先決條件呢？

因爲打退資產階級和法西斯進攻的行動統一，那怕是在大多數工人還沒有在一個推翻資本主義的共同政治綱領上統一起來時，也還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關於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路線和目標的觀點統一，那却需要比較長的期間才能完成，如果不先取得這種觀點的統一，那末，各黨派的統一是不可能的。最好就在今天在反對階級敵人的共同鬥爭中來取得觀點的統一。如果不先建立統一戰綫而打算馬上就做到政治統一，那就等於把馬車放在馬的前面而以爲馬車便會向前轉動了。正因爲我們不像許多社會民主黨領袖那樣把政治統一看做一種策略，所以我們才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爲行動統一的實現是爭取政治統一的最重要階段之一。

爲什麼一定要承認必須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蘇維埃政權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呢？

因爲一方面既有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經驗，而另一方面在整個戰後期間又在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得到了慘痛的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又一次地證明了：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才可能得到勝利；資產階級是寧肯把工人運動沉入血海而不願讓無產階級用和平方法建立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經驗已經明白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要靠無產階級專政來鎮壓被推翻了的剝削者的反抗，來武裝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並領導這個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爲了使無產階級專政成爲絕大多數對極少數、對剝削者的專政——而且只有這樣才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爲此，那就需要包括工人階級的一切階層、農民的 basic 羣衆和其餘的勞動人民的蘇維埃，如果他們不覺悟，如果他們不加入這個革命鬥爭的戰綫，那末，無產階級的勝利就不能鞏固。

爲什麼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拒絕支持資產階級是政治統一的條件呢？

因爲資產階級所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無論在什麼藉口下，總是爲了自身的掠奪目的，違反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因爲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瘋狂備戰都是與極端加緊剝削和壓迫本國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在這樣一種戰爭中支持資產階級，就等於背叛祖國和國際工人階級。

最後，爲什麼把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是政治統一的條件呢？

因爲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黨，才能保證意志和行動的統一，才能領導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戰勝那掌握着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那樣強有力的武器的資產階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應用已經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黨的經驗中受過歷史的光榮考驗。

是的，我們主張建立單一的工人階級羣衆性的政黨。可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這個黨必須是：

「……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

中的暗礁。」●

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必須根據所指出的那幾項條件來努力爭取政治統一。

我們是贊成工人階級的政治統一的。所以我們願意與贊成統一戰綫而又誠懇支持以上述原則爲依據的統一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作極親密的合作。可是，正因爲我們贊成統一，我們將對一切「左派」煽動家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些煽動家企圖利用社會民主黨工人的失望心理去創立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社會黨或新的國際，這樣就會日益加深工人階級的分裂。

社會民主黨工人們日益努力，要與共產黨人結成統一戰綫，這是我們所歡迎的。在這一事實中，我們看到他們革命意識的高漲和工人階級重新團結的開端。因爲相信行動統一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而又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統一的最正確的途徑，所以我們宣佈，共產國際及其支部都願意與第二國際及其支部談判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問題，以期進行反對資產階級進攻、反對法西斯和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鬥爭。

四 結束語

同志們，我這就要結束我的報告了。大家知道，因爲我們考慮了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形勢的

●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〇三頁。——譯者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變化和我們鬥爭的教訓，並有我們各國共產黨內已經達到的鞏固程度為依靠，所以今天才用新的方式提出許多問題，主要是統一戰綫問題和對待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問題。

有些自作聰明的人會覺得這一切都是違背我們基本立場的，有些離開布爾什維主義的直綫而向右轉了。那末，我的祖國保加利亞有句俗話說得好，挨餓的小雞常夢見小米。讓那些政治小雞那樣夢想去吧。

這種想法引不起我們多大的興趣，與我們有重要關係的，是我們各國共產黨和全世界廣大羣衆應該正確地了解我們現在努力的目標。

如果我們不按照變化着的形勢和世界勞工運動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來適當地改造我們的政策和策略，我們就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優秀學生。

如果我們不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和羣衆的經驗中取得教訓，那末，我們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家。

我們要求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以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的姿態出現，並行動起來，要在實際上成爲本國生活中的政治原動力，要始終執行一種主動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羣衆政策，而不限於宣傳和批評，以及空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一切呆板的公式都是我們的死敵。我們要隨時隨地顧到具體情況，而不要在任何地方和一切

地方都按照一種固定的、刻板的、形式來活動，不要忘記在千變萬化的環境裏共產黨的地位是不會一樣的。

我們要嚴肅地考慮到階級鬥爭發展中的和羣衆本身階級意識成長中的一切階段，要能够在各階段找出並解決那些符合各該階段的革命運動的具體問題。

我們要設法與極廣泛的羣衆打成一片，以便進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要設法來徹底克服革命先鋒隊脫離無產階級羣衆和其他一切勞動人民羣衆而孤立的現象，同時也要克服工人階級本身在反對資產階級、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脫離它的天然同盟者而孤立的危險現象。

我們要吸收日益廣大的羣衆到革命的階級鬥爭裏來，把他們切身的利益和需要當做起點，把他們的經驗作爲基礎，領導他們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既然做效我們光榮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榜樣，共產國際領導黨、蘇聯共產黨的榜樣，我們就要把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人的革命英雄主義與真正的革命現實主義結合起來，並根本剷除那用煩瑣哲學式的笨拙方法處理重大政治問題的殘餘作風。

我們要從各方面武裝我們的各國共產黨，使它們能够解決它們當前一些極度複雜的政治問題。爲此，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它們的理論水平，要以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死的教條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它們。

我們要清除我們隊伍中的一切自滿的關門主義，因爲自滿的關門主義最能堵塞我們接近羣衆

的道路而且妨礙實行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羣衆政策。我們要竭力加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一切具體表現的鬥爭，因為我們認識到從這一方面發生的危險會在實行我們羣衆政策和鬥爭的時候增加起來。

我們要求各國共產黨員及早吸取並應用他們從自己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經驗中所能吸取的一切教訓。我們要求他們儘快地學習如何能在階級鬥爭這個波濤洶湧的海上航行，而不要停留在海岸上作滾滾浪潮的觀察員或紀錄員而期待風平浪靜。

這就是我們的要求！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些要求，因為只有這樣，站在一切勞動人民前列、溶合成億萬之衆的革命大軍、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又有像我們領袖斯大林同志那樣偉大英明的舵手的工人階級，才一定能夠完成其歷史的任務——把法西斯主義連同資本主義，從地面上掃除乾淨！

一九三五年八月。

工人階級統一起來反對法西斯

（對大會討論的答覆）

同志們，我的報告得到這樣充分的討論，這就足以證明，大會非常關心於工人階級在反對資

本和法西斯的進攻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鬥爭中的基本策略問題和任務。

總結這八天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報告中所有的主要提議已得到大會的一致贊同。沒有一位發言人反對我們所提出的策略路線，或者反對我們所提交的決議。

我敢說，所有以前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從來沒有像這次大會中所表現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這次大會所呈現的這種完全一致，表示了我們的隊伍已經充分認識到，必須按照已經改變了的環境，根據過去若干年極端豐富、極端有益的經驗，來修正我們的政策和策略。

無疑地，這種一致性可以認為是順利解決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中當前首要問題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這個問題是：建立工人階級一切部分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行動統一。

要順利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要求：共產黨人在仔細研究實際情況和發展着的階級力量的對比時，必須熟練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武器，由此而策劃他們的活動和鬥爭。我們必須無情地消滅在我們同志中常常見到的缺點，那就是搬弄刻板的格式、僵死的公式和現成的型式。我們必須結束這樣一種情況：若干共產黨員，因為不懂或不善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法，就代之以「擺脫危機的革命道路」一類的籠統空話和口號，而一點也沒有嚴肅認真地企圖解釋：必須有怎樣的環境，階級力量的對比必須如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革命成熟性須達到什麼程度，共產黨的影響水平必須如何，才可能開闢一條擺脫危機的革命道路。沒有這種分析，一切口號就變成「無用的」砲彈、空洞的廢話，徒然模糊我們當前的任務。

沒有具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法，我們永遠不能正確地提出並解決關於法西斯的問題，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人民戰綫的問題，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問題，統一戰綫政府的問題，在工人階級內部、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中間發展的過程問題，或是實際生活和階級鬥爭的發展現在對我們提出、將來也要對我們提出的其他新奇而複雜的許多問題。

第二，我們需要富有活力的人材——從工人羣衆中生長出來的、從他們的日常鬥爭中湧現出來的人材，在行動上富有戰鬥性的、全心全意獻身於無產階級事業的人材，用手用腦來實行我們大會決議的人材。沒有布爾什維克、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幹部，我們就不能解決勞動人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所遇到的巨大問題。

第三，我們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指南針武裝起來的人材，因為誰不能靈活運用這一工具，誰就陷入狹隘的、得過且過的政治裏面去，就不能高瞻遠矚，只是零零碎碎地下決斷，看不見鬥爭的廣闊遠景，而那個遠景是向羣衆指出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領導勞動人民前進的方向的。

第四，我們需要羣衆組織，以便把我們的決議付之實施。只憑我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響是不夠的。死心蹋地希望運動會自動發展，是我們基本缺點之一，我們必須予以克服。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這一方面如果沒有堅決的、持久的、耐心的、有時似乎是費力不討好的組織工作，羣衆將永無可能向共產主義前進。爲着能够組織羣衆，我們必須學會列寧斯大林的領導藝術，使我們的

決議不僅成爲我們共產黨人的決議，而且成爲極廣泛的勞動羣衆的決議。我們在向羣衆說話時，必須學習用那爲羣衆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們的語言，而不用書本上公式的語言，這種戰士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意思都反映着千百萬人內心最深處의思想和情感。

在對大會討論的答覆中，我要加以說明的，首先就是這些問題。

同志們，大會已經以很大的熱情和一致來歡迎新的策略路線。熱情和一致當然是極好的東西，但是如果能以深思熟慮和批判的態度去對待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正確領會已經通過了的決議，真正理解那可以把這些決議應用到每一國家的特殊環境裏去的方法——如果能把這些東西同熱情和一致結合起來，那就更好。

從前我們畢竟曾經一致地通過了一些好的決議，但是問題是：我們還是常常在形式上通過了這些決議，至多也只是把這些決議變成小小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決議。我們的決議並沒有變成廣泛羣衆的血肉；我們的決議並沒有變成千百萬人民的行動指南。

我們不能說，對於通過了的決議我們已經終於放棄了形式主義的態度呢？不，必須說，即使在這次大會上，若干同志的發言還表現着形式主義的殘餘；一種願望往往還顯露出來，就是想要以某種新公式，某種新的、過於簡化的、僵死的公式，去代替其實事物和生動經驗的具體分析，把我們所願望的、還不存在的东西當作實際存在的東西。

反法西斯的鬥爭必須是具體的

對法西斯的特性所作的任何概括說明，即使說明本身非常正確，都不能使我們就此不必去研究和考慮在各個國家中、在不同階段內法西斯發展的特點及法西斯獨裁的各種形式。在各個國家內必須調查、研究、判斷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徵，由此規劃出一些反法西斯鬥爭的有效方法和形式。

列寧曾一再告誡我們，不要採用這樣「刻板的方法，不要把策略的法則、鬥爭的法則這樣機械地平均化、同等化」。這一告誡現在是特別中肯的，因為問題是我們在和這樣的敵人作戰，他爲着大資本的利益，非常巧妙而狡猾地利用羣衆的民族情感和偏見以及羣衆反資本主義的傾向。我們必須徹頭徹尾地從各個方面去了解這樣的敵人。我們必須毫不遲延地反抗他的陰謀詭計，發現他的秘密行動，準備隨時隨地打退他的進攻。我們甚至必須毫不躊躇地向敵人學習，倘若那樣做就能幫助我們更迅速而有效地扭斷敵人的脖子。

如果要給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規定出法西斯發展的任何一般公式，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這樣一個公式不僅不能幫助我們，反而會阻礙我們進行實際的鬥爭。其他一切姑且不論，這樣做，結果就會不加區別地驅使某些部分的人投入法西斯陣營，而這些部分的人如果得到適當的對待，在一定發展階段中，是會被帶到反法西斯鬥爭中來的，或者至少是會保持中立的。

請以法西斯在法國和德國的發展爲例。有些同志相信，一般地說來，法西斯在法國不能像在德國那樣容易發展。這一爭論點有什麼對的地方，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不錯，在德國不像在法國那樣有根深蒂固的民主傳統，因爲法國在十八、十九兩世紀經過幾次革命。不錯，法國是一個戰勝國，它把凡爾賽條約強加到其他國家的身上，因而法國人民的民族情感沒有像在德國那樣受到過損傷，而這一個因素在德國是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的。不錯，法國農民基本羣衆，特別在南部的，是贊成共和政體，反對法西斯的，這情形和德國大不相同，因爲即使在法西斯當政以前，德國大部分農民已經受到反動政黨的影響了。

但是，同志們，儘管法西斯運動在法國和在德國的發展目前有所不同，儘管在法國存在着阻礙法西斯進攻的一些因素，可是，如果不去注意法西斯危險在法國的不斷增長，或者如果低估了法西斯政變的可能性，那就不免是目光短淺了。並且，法國有一些因素是助長了法西斯主義發展的。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的經濟危機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開始得遲些，但它却愈來愈深刻化與尖銳化，這就大大地縱容了法西斯的煽動熱狂。法國的法西斯主義在軍隊裏和軍官們中間擁有很大的勢力，這是國社黨於上台之前，在德國國防軍裏所沒有的。甚且，或許沒有一個國家像法國議會制度那樣腐敗透頂，並在羣衆中間引起了如此的憤慨；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就陰謀利用這種情況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我們也不要忘記，法國資產階級非常害怕失去它在歐洲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導權，因而更助長了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所以，法國反法西斯運動所獲得的勝利——多烈士同志和加香同志已在此報告過，我們也爲此而衷心感到興奮——決不是表示說，工人羣衆在阻止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方面，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的報告裏已經講到法國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任務的極端重要性，現在我們必須再來用力地強調一下。

如果抱有幻想，認爲法西斯主義在其他國家沒有廣大的羣衆基礎，因而力量薄弱，那也是同樣危險的。我們有像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芬蘭這些國家爲例，它們那裏的法西斯主義雖然沒有廣大基礎，却依靠國家的武裝部隊而攫取了政權，然後力圖利用國家機器來擴大基礎。

杜德同志的論點很對，他說：我們中間素來有一種傾向，就是把法西斯主義籠統地看待，而不顧到各個不同國家的法西斯運動的特徵，錯誤地把資產階級的一切反動措施都歸到法西斯主義一類，甚至把整個非共產主義的陣營稱爲法西斯陣營。結果，不但沒有加強反而削弱了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有對法西斯主義問題的刻板看法的殘餘。例如，有些同志硬說羅斯福的「新政」，比起英國的「國民內閣」，是資產階級走向法西斯的更爲露骨、更爲顯著的發展形式，難道這不是那種刻板地看問題的表現嗎？只有非常喜歡陳腐公式的人，才看不出那些攻擊羅斯福的美國財政資本最反動的集團首先就是鼓勵和組織美國法西斯運動的力量。那些集團大談其「保衛美國公民民主權利」的假仁假義的話，來掩飾美國真正法西斯的萌芽，如果不能認清這一

點，那就等於領導工人階級在反對它那最兇惡的敵人的鬥爭中走入歧途。

討論時有人提到過，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各國，某些法西斯團體也在發展着，可是，它們當然決不會是我們在德國、意大利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常見的那種法西斯主義。這裏我們必須研究和考慮經濟上、政治上和歷史上的完全特殊的條件，因為法西斯主義是依據這些條件而在目前採取，並將繼續採取它自己的特殊形式的。

某些同志不能具體地對待實際生活的各種現象，他們由於思想懶惰，採用一套籠統的、含混的公式，而不去仔細地、具體地研究階級力量的實際情況和對比。他們不像那些百發百中的神槍手，而像那些百發百不中的「第一流的」槍手，他們的射擊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不是太近就是太遠。可是同志們，我們是工人運動中的共產主義的戰士，我們是革命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我們要成爲真正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

有些同志完全不必要地爲了這樣一個問題大傷腦筋：究竟從何入手——從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入手呢，還是從反法西斯人民戰綫入手呢？

有些同志說：只有在我們組成了堅固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以後，我們才能開始組織反法西斯人民戰綫。

另外有些同志表示意見：因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建立，在許多國家中遇到社會民主黨反動派的抵抗，所以最好是立刻開始建立人民戰綫，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工人階級統一戰綫。

顯然，這兩類同志都沒有懂得：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是由活生生的鬥爭辯證法聯繫起來的，它們交織着，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實際鬥爭過程中互相轉變着，它們彼此之間當然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

因為，我們不能真正設想：不取得工人階級本身——即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主導力量——的行動統一，就可能建立真正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同時，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進一步的發展，也主要取決於它能否變成反法西斯人民戰綫。

同志們！你們試想一想，一個死守着那種呆板理論的人如何以一種真正書呆子的熱忱注視着我們的決議並列出他的得意公式：

首先，自下而上地建立地方範圍內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

其次，自下而上地建立一省範圍內的統一戰綫；

此後，經過同樣幾個階段，建立自上而下的統一戰綫；

然後，建立工會運動的統一；

然後，團結其他反法西斯黨派；

再下去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擴大人民戰綫。

之後，必須把運動提高到較高的水平，並使其政治化和革命化，等等，等等。

同志們，你們一定會說，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同意你們的意見。但不幸的是，在我們的隊伍裏，還常常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這種關門主義的胡言。

實際的情形究竟怎樣呢？當然，我們必須到處爭取建立反法西斯鬥爭的廣大人民戰綫。但在許多國家中，除非我們能把工人羣衆動員起來以粉碎社會民主黨反動派對於鬥爭着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反抗，我們就只能空談其人民戰綫。這主要是英國的實際情況，那裏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大多數，而大部分的工人階級都聽從工會和工黨的領導。這也是比利時和北歐諸國的實際情況，那裏的人數不多的共產黨，必須對付那些擁有強大羣衆的工會和人數龐大的社會民主黨。

在這些國家中，如果共產黨員以空談人民戰綫爲掩護，規避爭取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鬥爭，那就犯了很嚴重的政治錯誤，因爲人民戰綫沒有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參加，是建立不起來的。要想在這些國家中產生真正的人民戰綫，共產黨員就必須在工人羣衆中間進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們必須克服這些羣衆的成見，因爲這些羣衆把自己龐大的改良主義組織，看作已經是無產階級統一的具體表現了。他們必須使這些羣衆相信：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對他們來說，那就等於轉入了階級鬥爭的立場，並且只有這種轉變，才能保證戰勝資本和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在這裏規定一些更廣泛的任務，並不能幫助我們克服困難。相反地，在努力排除這些困難時，我們不但要在口頭上而且要在事實上，準備建立爲反對法西斯、反對資本主義進攻和反對帝

國主義戰爭威脅而鬥爭的真正人民戰綫的基地。

在波蘭這一類的國家中，問題就不同了，那裏除工人運動外，還開展着強大的農民運動，農民羣衆有他們自己的組織，這些組織由於農業危機的結果，正在日益激烈化，而民族的壓迫又引起少數民族間的憤怒。那裏，鬥爭的人民戰綫的發展，將與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發展同時並進，而且在這種國家裏，爭取建立廣泛的人民戰綫的運動，甚至往往可能趕過爭取建立工人階級戰綫的運動。

以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西班牙這樣一個國家爲例。能不能說，因爲無產階級分成許多小團體，我們就必須首先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完全統一，然後才來建立反對列魯和羅布列的工農戰綫呢？要是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會使無產階級離開農民而陷於孤立，我們實際上就會取消土地革命的口號，我們就會使人民的敵人更易於分化無產階級和農民，使農民與工人階級對立起來。可是，同志們，如大家所熟知的，這就是工人階級在阿斯多里亞的一九三四年十月事件中遭受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有一件事必須記住：在無產階級人數比較少、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那些國家中，更需要竭力建成工人階級本身堅實的統一戰綫，這樣，工人階級才能取得作爲一切勞動人民的領導因素的地位。

因此，同志們，在解決無產階級戰綫和人民戰綫的問題時，不可能有適用於一切情況、一切

國家、一切民族的萬應靈藥。在這個問題上，要講普遍性，要對一切國家應用同一藥方，倘若允許我這樣說的話，那就等於愚昧無知；而愚昧無知，即使在它趾高氣揚的時候，不，特別在它披着千篇一律的公式的外衣而趾高氣揚的時候，是應該予以打擊的。

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及其對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態度

同志們，就我們當前的戰略問題看來，很有必要正確答覆這個問題：社會民主黨現在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柱石，倘若還是，它在哪些地方是資產階級的柱石？

有些參加討論的同志（如弗洛林、杜德等同志）曾經談到這一問題，但是鑒於它的重要性，應該給它一個更完滿的答覆，因為這是一切派別的工人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所正在提出的，而且是不能不提出的一個問題。

必須記住：在很多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地位以及它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已在發生變化。

第一，危機已經嚴重地動搖了工人階級中即使是最有保障的階層——即所謂工人貴族——的地位，而這些階層，如我們所知道的，是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這些階層也正在日益開始改正他們的觀點，來看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的利弊問題。

第二，如在我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本身就不得不拋棄資產階

級民主，而採用恐怖手段的獨裁方式，不僅剝奪社會民主黨從前在金融資本的國家體系中的地位，而且在某些條件下也剝奪它的法律地位，加以迫害，甚至加以鎮壓。

第三，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的工人們的失敗，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實行與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政策，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由於實行布爾什維克政策和應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一方面在德、奧、西工人們的失敗教訓的影響下，另一方面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影響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就正在日益革命化，開始轉到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方面來。

這種情況的總結是：社會民主黨已經日益難於保持它過去作為資產階級的柱石的作用，在某些國家中實際上就簡直不可能保持那樣的作用。

在法西斯獨裁已經剝奪了社會民主黨的法律地位的那些國家中，不能理解這一點，是特別有害的。從這個觀點說來，那些德國的同志們在發言中提到必須不再逐字逐句死守關於社會民主黨的過了時的公式和決議，不再無視在社會民主黨的地位上已經發生了的變化，這種自我批評是正確的。顯然，倘若我們無視這些變化，我們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策就會遭到歪曲，社會民主黨的反動分子就會因此更易於破壞統一戰綫。

目前各國所發生的社會民主黨羣衆的革命化過程正在不平衡地發展着。不要幻想正在革命化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會立刻地大規模地走向一致的階級鬥爭的立場，會不經過一些中間階段，就直截了當地與共產黨統一起來。在若干國家中，這將是一個比較困難的、複雜的、長期的過

程，無論如何，主要取決於我們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確性。我們甚至必須估計到，有些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從對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立場轉到對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立場，還有可能在某一時期中作為獨立的政黨或團體而繼續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不能認為這樣的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還是資產階級的柱石。

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幾十年來被灌輸了與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思想，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只憑客觀原因所起的作用，就會自動地放棄這種思想。不能指望的。幫助他們擺脫改良主義者的思想，是我們的任務，共產黨人的任務。解釋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綱領這工作，必須耐心地、以同志的態度來進行，必須與各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發展程度相適應。我們對社會民主黨的批評，必須更為具體、更有系統，必須根據社會民主黨羣衆本身的經驗。必須記住：首先要利用他們與共產黨共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經驗，才有可能和必要使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的革命發展更加順利而迅速。使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參加無產階級統一戰綫，是克服他們的懷疑和猶豫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將竭盡全力，不僅使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而且使那些真誠希望採取革命的階級立場的社會民主黨及其團體的領導人物，更易於與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戰鬥，以反對階級敵人。同時，我們宣佈：任何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人員、低級職員或工人，如果仍繼續擁護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分化政策，仍出來反對統一戰綫，因而直接間接幫助階級敵人，那末，必將在工人階級面

前，與那些在支持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上負有歷史責任的人們得到至少相等的罪名，而這政策在歐洲許多國家中曾使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遭到了失敗，爲法西斯掃清了道路。

對於統一戰綫的態度如何，標誌着社會民主黨的反動派和正在革命化的階層之間的分界綫。我們愈加強鬥爭以反對與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的社會民主黨的反動陣營，我們就愈有效地幫助正在革命化的階層。共產黨愈堅決地爭取與社會民主黨結成統一戰綫，左翼陣營中各個分子的自決就發動得愈快。階級鬥爭的經驗和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統一戰綫運動的行動，將指明出那個陣營中誰是口頭上的「左派」，誰是實際上的左派。

統一戰綫的政府

社會民主黨對於具體實現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態度如何，一般說來，是個主要的標誌，它表明着各國社會民主黨或其個別支部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原有地位是否已經改變，如果已經改變，改變到什麼程度——社會民主黨對於統一戰綫政府這一論點的態度如何，將是在這方面一個特別明顯的考驗。

在建立統一戰綫政府問題開始成爲目前的實際問題的情形下，這個論點就要成爲一定國度內社會民主黨政策的決定性的考驗；它不是與走向法西斯的資產階級共同反對工人階級，就是不但在言論上而且在行動上與革命無產階級共同反對法西斯和反動勢力。不但在統一戰綫政府當權的

時候，而且在它成立的時候，都必然會遇到這個問題。

關於統一戰綫政府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政府的性質以及成立這種政府的條件，我想我的報告已提供了一般策略方針所必需的東西。要期望我們除此以外指明建立這種政府的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條件，那就是自陷於空洞的猜想了。

我要發出一聲警告：不要在這問題上過份簡單化或應用呆板的公式。生活比任何公式都複雜。例如，倘若想像統一戰綫政府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階段，那就錯了。那與從前的主張，認為法西斯國家沒有中間階段，法西斯獨裁必然直接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代替，正是同樣的錯誤。

整個問題的實質是：無產階級本身是否準備在決定的關頭直接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政權，如果準備這樣，它是否能一定得到同盟者的支持？或者，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運動是否在一定階段上僅能鎮壓或推翻法西斯，而不能直接進而取消資產階級專政？如果是後一情況，則僅僅因為不能直接進而取消資產階級專政而不肯建立和支持統一戰綫政府或人民戰綫政府，那就是一件不可容忍的政治上的缺乏遠見，而不是嚴肅的革命政策。

也不難了解：在法西斯還沒有當權的國家中建立統一戰綫政府，與在法西斯獨裁掌握政權的國家中創立一個這樣的政府是有所不同的。在後一種國家裏，只有在推翻法西斯統治的過程中才能創立統一戰綫的政府。在正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裏，人民戰綫政府就可以成爲工農

民主專政的政府。

我在我的報告中已經指出，共產黨人將竭力支持一個統一戰綫政府，務使這個政府真正對人民的敵人作戰並准許共產黨和工人階級自由行動。共產黨人是否將參加這個政府，這一問題完全要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決定。這種問題將在它們發生時予以解決。沒有現成的藥方可以預先開列出來。

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

大會已經指出，波蘭共產黨雖然發動羣衆抵抗法西斯的侵犯勞動人民的權利，同時却「對於提出明確的民主要求有顧慮，恐怕這樣一來，就會在羣衆中間造成民主的幻想」。當然，對於提出明確的民主要求存在着這種或那種顧慮的，不只是波蘭共產黨而已。

同志們，這種顧慮是從何而來的呢？它的來源是我們對待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抱有不正確的、非辯證法的看法。我們共產黨人是蘇維埃民主的堅決擁護者，蘇維埃民主的偉大範例就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當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後殘餘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正被掃除淨盡的時候，蘇聯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却宣佈採用平等選舉和直接的不記名投票。這種蘇維埃民主的先決條件是，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爲公有制，絕大多數人民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種民主並不代表一種最後的形式，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在創造沒有階級的社會方面，在克服

經濟生活和人民心理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方面，每有一分的進步，這種民主就有一分的發展和繼續發展。

但在今天，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必須對資產階級統治在各國所表現的種種形式，決定他們的態度。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因而在一定國家中存在着哪種政治制度，是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甚至是大大削減了各種民主權利的資產階級專政呢，還是公開法西斯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呢，對於我們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問題。我們雖然是蘇維埃民主的擁護者，我們却要保衛工人階級經過多年的頑強奮鬥而奪得的每一分民主成果，要為擴大這些成果而堅決鬥爭。

英國工人階級先作了多麼巨大的犧牲，然後才取得罷工權、工會的合法地位、集會權和出版自由、擴大選舉權及其他權利呵！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有多少萬工人在革命戰鬥中獻出他們的生命以取得基本權利和合法機會去組織他們對剝削者的鬥爭力量呵！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會為了爭取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利而流了不少鮮血，他們當然要為了保持這些權利而竭力戰鬥。

我們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不是在一切情況下一模一樣的。例如在十月革命時，俄國布爾什維克對於那些藉口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政黨，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鬥爭。布爾什維克所以抨擊這些政黨，是因為在那時候，資產階級民主這面旗幟已成為發動一切反革命力量來反抗無產階級勝利的旗幟。這種局勢與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局勢完全不同。現在，法西斯反革命的勢力正在侵犯資產階級民主，力圖建立剝削和鎮壓勞動羣衆的最野蠻的統

治。現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羣衆必須不在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民主之間，而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作一個明確的選擇，並且必須今天就作這個選擇。

此外，我們現有的局勢也異於，舉例來說，資本主義穩定時期的局勢。那時法西斯的危害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劇烈。那時革命工人在許多國家內所遇到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因而他們的火力集中在資產階級民主上。在德國，他們所以攻擊魏瑪共和國，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共和國，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從事於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尤其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和在一九二三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但當法西斯運動開始抬頭的時候，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德國的法西斯正組織和武裝幾十萬反對工人階級的衝鋒隊的時候，共產黨人還能保持同樣的見解嗎？當然不能。有些國家的尤其德國的共產黨人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顧到那些已經發生的變化，却繼續重提幾年前曾是正確的口號，保持幾年前曾是正確的策略見解，尤其當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當前問題的時候，當德國整個反革命勢力集結在魏瑪共和國旗幟之下如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他們更犯了這種錯誤。

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仍然看到我們隊伍裏有懼怕發佈明確的民主口號的事實，這種情況表明了，我們同志如何在對待我們策略的這種重大問題上還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有些人說，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可能使工人離開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所說的話：

「如果設想：爭取民主的鬥爭會使無產階級離開社會主義革命，或是蒙蔽、模糊社會主義革命等等，那就根本錯誤了。恰恰相反，正如社會主義如果不能採用徹底的民主，就不能得勝，同樣，無產階級如果不進行多方面的、徹底的、革命的爭取民主的鬥爭，也就不能準備戰勝資產階級。」●

這一番話，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應當牢牢記住，要注意：在歷史上，偉大的革命是由保衛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的小規模運動中發展出來的。但是，要能夠把爭取民主權利與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首先就必須在保衛資產階級民主這一問題上，拋棄任何呆板的看法。

單有正確路線還是不夠的

同志們，這當然是明白的，共產國際及其每一支部所應該做的主要事情，是制定一條正確的路綫。但是，單有正確的路綫，還不足以具體地領導階級鬥爭。

要具體地領導階級鬥爭，必須履行一些條件，尤其是下列條件：

首先，在組織上保證那些通過了的決議必見於實際的執行，路途上的一切障礙必加以斷然克服。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實行黨路線的必要條件所說的話，也可以而且應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三頁。

當整個地應用在我們代表大會的決議上。斯大林同志說：

「有人以爲只要把黨底正確路線規定出來，把它當衆宣佈出來，把它製成一般提綱和一般決議而一致表決通過，就可使勝利自行到來，即所謂自流式地到來了。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個大錯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才能這樣設想。……通過擁護黨總路線的好決議和好宣言，還只是事情底開端，因為它們只是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並不是勝利本身。當正確路線已經提出來的時候，當問題已經正確決定了的時候，事業的成功就要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鬥爭來實現黨路線，取決於正確挑選人材，取決於審查各領導機關決議執行情形。如果不然，那末正確的黨路線和正確的決議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況且：當正確政治路線已經規定以後，組織工作就能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底命運，即政治路線底實現或失敗。」●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很明白，無需加以補充，在我們黨的一切工作中，我們必須奉爲指導的原則。

另一條件是善於把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決議，變成最廣大羣衆本身的決議。現在，這個條件更加重要，因為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組織無產階級統一戰綫並吸收很廣大的人民羣衆來參加反法

●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
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三二—六三三頁。——譯者

西斯人民戰綫。列寧和斯大林的政治天才和策略天才，最清楚最鮮明地表現在他們非常善於使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了解黨的正確路綫和口號。如果我們探究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革命工人運動的政治戰略和策略的最大寶庫，那末，我們就能够確信，布爾什維克永遠不用領導黨的方法代替領導羣衆的方法。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在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俄國布爾什維克策略的特點之一，就是他們善於正確地決定一種路綫和轉折，這種路綫和轉折自然會把羣衆引到黨的口號下面來，引到「革命門口」，因而使羣衆能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覺察、檢驗和認識這些口號的正確性。他們不把領導黨的方法與領導羣衆的方法混爲一談，而是明白知道第一種領導方法與第二種領導方法間的區別。因此，他們所制定的策略就不但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人民的科學。

再者，必須記住：除非我們學會說羣衆所能了解的語言，羣衆就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

我們不常知道如何用羣衆所熟悉和懂得的比喻來把話說得又簡單又具體。我們仍是情不自禁地用些死記着的抽象公式。事實上，如果你們看一遍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你們就可以發現：這些東西往往是用這樣晦澀的語言和筆調寫的，以至連我們黨的工作人員都難於看懂，更不必說工人大衆了。

● 斯大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四八頁。——譯者

同志們，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工人們，尤其是法西斯國家的工人們散發或者僅僅閱讀這些傳單，就有生命的危險，那末，我們就更明白地體會到：必須用大衆能懂得的語言爲羣衆寫作，才能使他們不至於白白犧牲。

這也同樣適用於我們的口頭鼓動和宣傳。我們必須很坦白地承認：在這方面，法西斯分子往往確比我們許多同志巧妙些、靈活些。

舉例來說，我記得在希特勒掌握政權以前有一次柏林的失業工人開會。那正是著名的騙子和投機家斯克拉列克弟兄受拖長幾個月的審判的時候。一個國社黨演說家在會上發言，以煽動的手腕利用這次審判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說到斯克拉列克弟兄所犯的欺騙、行賄和其他罪行，強調這審判已經拖長了幾個月，並且計算出這事花費了德國人民好幾十萬馬克。隨着大聲的鼓掌，這個演說家宣稱：像斯克拉列克弟兄這樣的匪徒早就應當立刻槍斃，浪費在審判案上的金錢早就應該送給失業工人。

一位共產黨員起立，要求發言。主席起初拒絕，但聽衆要聽共產黨員講話，在他們的壓力之下，主席不得不讓他發言。當這位共產黨員走上講台的時候，每人都以緊張的期望等待聽這位共產黨演說家所要說的話。然而，他說了些什麼呢？

他用洪亮的聲音開場：「同志們，共產國際全會剛剛閉幕。它指明了拯救工人階級的道路。它擺在你們面前的主要任務，同志們，就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全會指出：失業工人的

運動必須「政治化」。全會號召我們把這運動提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他用這種口吻繼續說下去，顯然覺得自己在「說明」全會的真正決議。

這種發言能夠感動失業工人嗎？他們聽說我們首先想把他們政治化，然後把他們革命化，最後號召他們把自己的運動提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他們能滿意嗎？

坐在會堂的角落裏，我懊惱地注意到：這些失業工人剛才那樣渴望聽一個共產黨員發言以便從他找到具體行動的指示，現在都打起呵欠來，表現出明顯的失望樣子。並且，到話快要說完時，主席粗暴地打斷了我們這位發言人的話語，而會場中竟沒有人抗議，我絕不驚訝。

不幸這不是我們鼓動工作中這類事情的唯一實例。這種實例也不僅見於德國。這樣鼓動，就等於爲反對自己的事業而鼓動。現在是急需一下子取消這種——最客氣地說——幼稚的鼓動方法的時候了。

我作報告時，主席庫西寧同志接到一封從大會代表席送來給我的典型的信。讓我讀它一讀：

「你在大會上發言時，請提出下面的問題，即今後共產國際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和決定都要用通俗的文字寫出來，以便不但受過訓練的共產黨員能領會其意義，而且閱讀共產國際材料的每個工人，都可以不先受訓練而能即刻了解共產黨人所要求的是什麼，共產主義對人類有什麼益處。有些黨領袖把這個忘記了。必須有人提醒他們，並且有力地提醒他們。共產主義的鼓動，也應當用容易懂得的語言來進行。」

我不確實知道這封信是誰寫的，但我確信這位同志在他這信裏所發表的是千百萬工人的意見和願望。我們許多同志以為，他越多用些誇大的字句，越多用些大衆所不能了解的公式和命題，他們的鼓動和宣傳就做得越好，他們却忘記了我們這個時代工人階級最偉大的領導者和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都永遠用很通俗的、大衆容易懂得的語言來講話和寫作。

我們每人都必須把下面這句話當作一條法則，一條布爾什維克的法則，一條基本的規律：寫作或談話的時候，要念念不忘那些必須了解你的話、必須相信你的號召而甘願追隨着你的工人大衆！你必須想到你爲誰寫作，對誰講話。

幹部

同志們，我們最好的決議，如果沒有人材能把它們拿去實行，就永遠是紙上空談。然而不幸，我不得不說：在這次大會上，幹部問題，這最重要的當前問題之一，却幾乎沒有被人注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被討論了七天之久，各國的許多代表都發了言，但只有少數人，並且他們也只是附帶地討論了這個對各國共產黨和勞工運動都這樣極關重要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上，我們各國的黨還遠沒有體會到人材、幹部決定一切。他們還沒有學會實行斯大林同志給我們的指示，就是說，要「像園藝家培植他心愛的菓樹一樣」培植幹部，「重視人材，重視幹部，重視每一個有益於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者。」

對於幹部問題的忽視態度所以更不可容許，是因為我們在鬥爭中常常喪失一些我們最可寶貴的幹部。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學術機關，而是一個經常在火線上進行戰鬥的團體。我們最頑強、最勇敢、最有階級意識的分子都在前綫。正是這些前綫上的人們，遭到敵人的追捕、兇殺，被關入牢獄和集中營，受到殘酷的拷打，在法西斯各國尤其如此。這就造成一種迫切的需要，即需要經常補充隊伍，不但要謹慎地保全現有的幹部，而且要培養和訓練新的幹部。

幹部問題所以特別迫切，也因為有另外一個理由，即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羣衆統一戰綫運動日益得勢，產生出千千萬萬的工人階級新戰士。此外，不但年青的革命分子，不但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運動而剛剛起來革命的工人，湧入我們的隊伍，而且也很常有以前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和戰士加入我們的隊伍。這些新幹部需要特別的注意，非法的共產黨的新幹部尤其如此，而因為這些幹部缺乏理論的訓練，在他們的實際工作中，往往碰到很嚴重的、必須自己解決的政治問題，所以更需要特別的注意。

什麼是正確的幹部政策，這個問題對於我們的黨，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對於其他一切的羣衆組織來說，對於整個革命的勞工運動來說，都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正確幹部政策的涵義是什麼呢？

● 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五一頁。——譯者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第一，認識我們的人。一般地說，我們各國的共產黨對於幹部沒有有系統的考查。只是在晚近時候，法國和波蘭的共產黨以及東方的中國共產黨才在這方面有點成績。德國共產黨，在其轉入地下以前，也曾從事於考查幹部。這幾國共產黨的經驗說明了，它們一旦考查人材，就立刻發現出從前沒有注意到的黨工作者。另一方面，這幾國的共產黨開始肅清了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害的異己分子。舉一個例就夠了，法國的塞洛和巴布，當其被擺在布爾什維克顯微鏡下面的時候，竟證明是階級敵人的坐探，於是被逐出黨外。在波蘭和匈牙利，幹部鑑定使人容易發現奸細的巢穴，容易發現那些方圖隱瞞自己身份的敵方密探。

第二，適當地提拔幹部。提拔應當不是偶然的事，而應當是黨的經常工作之一。如果專門根據狹隘的黨方面的意見而不問這位被提拔的共產黨員是否接近羣衆，就加以提拔，那就壞了。應當根據各個黨工作者履行一定職務的能力和他們在羣衆中間的聲望而加以提拔。我們的黨已經有了產生很好效果的提拔的實例。例如，我們有一位西班牙女共產黨員多洛雷斯同志參加這次大會的主席團。兩年前，她還是一個基層的黨工作者。但在初次與階級敵人衝突時，她就被證明是一位很優秀的鼓動者和戰士。以後她被提拔到黨的領導機關，她也被證明是那個機關裏一個最稱職的人員。

我可以指出其他幾國裏一些類似的事例，但就大多數的事例來說，所作的提拔是無組織的、偶然的，所以常常是不恰當的。有時候，實際對事業有害的空談家、賣弄辭令的人和喋喋不休的

人被提拔到領導地位。

第三，善於把人材用在最有利的地方。我們必須能察知和利用每一現有黨員的可貴品質。理想的人材是沒有的，我們必須有什麼人材就取用什麼人材，而後糾正他們的弱點和短處。據我們所知，我們幾國的黨有顯然誤用人材的例子，有些優良忠實的共產黨員，如果被派到較為合適的工作，就可以是很有用的人材。

第四，適當地分配幹部。首先，我們必須注意：要使與羣衆接近的、從羣衆中來的、有創造力和節操的幹練人材担任革命運動的主要環節。在較重要的地區，這種活動家應佔相當數目。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要把幹部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地方，不是容易的事。這種任務遇到重重的障礙和困難，包括缺乏款項、家庭問題等等，必須顧到這些困難並真正地加以克服。但我們通常把這事完全置於度外。

第五，經常地幫助幹部。這項幫助所取的形式應當是細心的指示，同志般的監察，對於缺點和錯誤的糾正，具體的、日常的領導。

第六，適當地注意保全幹部。我們必須學會在任何時候，只要時勢上有這種要求，就迅速把黨原來的工作人員撤到後方，而用其他人員代替他們。我們必須要求，黨領導機關，尤其在黨居非法地位的國度裏，要對於保全幹部負最高的責任。爲了要適當地保全幹部，黨也必須先有很有效的保密組織。在我們某幾國的黨裏，雖然黨僅僅是在形式上按成規改組的，許多同志就認爲黨已

經對於變爲非法有所準備了。我們的黨僅僅在轉入地下並受到敵人直接的沉重打擊以後才開始實行真正的改組工作，這樣就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價了。記住德國共產黨在轉入地下狀態時所受的嚴重損失吧！由那件事得來的經驗，對於我們今天仍是合法但明天也許喪失合法地位的幾個共產黨來說，應當是一種嚴重的警告。

只有用一種正確的幹部政策，我們的黨才能盡量發展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才能從羣衆運動莫大的源泉中取得源源不絕的增援部隊，即新的、更好的積極工作者。

我們選擇幹部的主要標準應該是什麼？

第一，要無條件地獻身於工人階級的事業，忠實於黨，並且在敵人面前——在戰鬥中、在監獄中、在法庭中——受過考驗的。

第二，要極密切地接近羣衆。這一種同志必須全心全意地關切羣衆的利益，考查羣衆的主要意向，了解他們的心情和要求。我們黨組織的領袖的威信，首先應建立在這個事實上，即羣衆把他們看作領袖，並且根據自己的經驗確信他們有作領袖的能力，確信他們在鬥爭中有決斷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第三，要能獨立地自覓方向，不怕担負決策的責任。怕負責任的人就不是領導人材。不能表現創造力的人，說「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人，就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只有在失敗時不慌張，在勝利時不傲然自大，在執行決議時表現不屈不撓的堅定性的人，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

領導者。幹部一旦被擺在必須獨立解決具體鬥爭問題的地位，並且感到對於決策負有全部責任，他們就最能發展，最能長進。

第四，不但在對一切違背布爾什維克路綫的現象作不調和的對抗時，而且在對階級敵人作鬥爭時，都要守紀律，受布爾什維克的鍛鍊。

我們所以必須格外強調這些正確地選擇幹部的決定條件，是因為實際上我們所提拔的，舉例來說，常常是善於寫作或善於講話的同志，而不是一個能實行的人，因而這個同志做鬥爭工作就不如另外一個適宜，另外一個或許不那樣善於寫作或講話，但確是一個忠實的同志，具有創造力，接近羣衆，能參加戰鬥並且能領導別人參加戰鬥。關門主義者、教條主義者或空談家把我們忠實的羣衆工作者、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排擠出去，不已經是常有的事嗎？

我們的領導幹部既應當知道什麼是他們所必須做的，又應當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性、革命的毅力和貫徹任務的意志力。

講到幹部問題，同志們，允許我也說一說國際勞工保障會在勞工運動的幹部方面所應當擔負的很大責任。對於我們的在監獄中的人及其家屬，對於逃到國外的政治犯，對於被起訴的革命家和反法西斯者，國際勞工保障會所給予的物質援助和精神援助，已經拯救了許多國家裏工人階級千千萬萬最可貴的戰士的性命，保全了他們的數量和戰鬥力。我們那些曾身陷牢獄的人們，已經由親身的經驗，直接看出國際勞工保障會活動的莫大意義。

由於它的活動，國際勞工保障會已經獲得千千萬萬無產者以及農民階級和知識界的革命分子的愛戴、信仰和深切感激。

在現今的形勢下，當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正在增長的時候，當法西斯正在猖狂、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時候，國際勞工保障會的任務也正在大大地增加。國際勞工保障會的當前任務，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尤其在它必須適應當地流行的特殊情況的法西斯國家中，成爲勞動人民的真正羣衆組織。它必須成爲，比如說，包括千百萬勞動人民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一種「紅十字會」，成爲反對法西斯主義、爲和平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勞動階級隊伍的「紅十字會」。如果國際勞工保障會要成功地盡它的職責，它就必須訓練它自己幾千幾萬的積極戰士，它自己的大羣幹部，一羣在品格和能力上適合這極關重要的組織的特殊目的的國際勞工保障會幹部。

並且，我必須在這裏盡量直率 and 尖銳地說：用官僚主義的方法和無情的態度對待人材，就一般的勞工運動說來是卑鄙的，而在國際勞工保障會的活動範圍內，這種態度就與犯罪相差不遠了。工人階級的戰士，那些在反動派和法西斯的酷刑室和集中營裏受苦難的人們，逃亡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都應當受到國際勞工保障會的機關和職員方面最富同情的照顧和關懷。

國際勞工保障會必須更好地體會和履行它那幫助無產階級運動的戰士和反法西斯運動的戰士的責任，尤其必須在身體和精神方面保全勞工運動的幹部。在國際勞工保障會中活動的共產黨員

和革命工作者，必須時刻了解他們對於工人階級和共產國際所負的莫大責任，即勝利完成國際勞工保障會使命和任務的責任。

同志們，你們知道，在鬥爭過程中，在克服困難和經受考驗中，也從適宜的和不適宜的行爲榜樣中，幹部受到最好的訓練。在罷工時候，在示威期間，在監獄中，在法庭上，我們有千百個絕好行爲的榜樣。我們有千千萬萬英雄主義的範例，但不幸也有不少怯懦、不堅定甚至叛黨的例子。我們往往忘掉這些無論好壞的例子。我們沒有教導人們領受這些例子的教益。我們沒有指出他們應當效法什麼，應當棄絕什麼。我們同志和戰鬥工人在階級鬥爭期間，在警察訊問之下，在監獄和集中營裏，在法庭上以及其他場合的行爲如何，我們必須加以研究。好的行爲應當受表揚，作爲可以效法的模範，而一切腐朽的、非布爾什維克的、庸俗的東西都應當拋棄。

自從萊比錫的審訊以後，我們有不少同志在資產階級和法西斯法庭面前的發言已經顯示出，深刻地懂得什麼才算是法庭上的布爾什維克作風的許多幹部，正成長起來了。

但是，甚至在你們這些大會的代表中，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羅馬尼亞鐵路工人受審的詳情，知道終爲德國法西斯分子所殺害了的舒爾茲的審訊，我們英勇的日本同志市川的審訊，保加利亞革命戰士們的審訊，以及其他表現了無產階級英雄主義值得欽佩的榜樣的許多審訊？

這類無產階級英雄主義的寶貴榜樣必須普遍宣揚，必須拿來同我們隊伍中、工人階級隊伍中那些怯懦、庸俗的表現以及種種腐化和變節對照一下。這些榜樣必須極廣泛地用來教育勞工運動

的幹部。

同志們，我們黨的領導者常常訴說，沒有人，他們缺乏做宣傳鼓動的人，做新聞報道的人，做工會工作的人，做青年、婦女工作的人。只聽到「不够，不够」一片呼聲。「我們簡直沒有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列寧的雖舊而永新的名言來回答：

「沒有人——而又人很多。人很多，因為工人階級以及日新月異的社會階層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懷不滿，願意反抗的人……但同時又沒有人，因為沒有……長於組織的人材，來舉辦規模廣大而且統一嚴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甚至極小的力量——都有運用的機會。」

我們黨必須深深體會列寧的這些話，必須用來作為我們日常工作的指南。人是很多的。我們只需要在我們自己的組織中，在罷工和示威時，在各種工人羣衆組織中，在統一戰綫的團體中發現他們。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在工作和鬥爭的過程中成長起來；我們必須把他們安置在能够真正有益於工人事業的地位。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實行家，我們的問題是反對資本的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實際鬥爭，是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正是這個實際任務，使共產黨的幹部必須以革命理論把自己武裝起來。因為正如斯大林這個最偉大的革命行動的導師所教導我們的，理論

給予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以確定方向的能力，清晰的觀察力，對工作的自信力和對我們事業勝利的信心。

但是真正革命理論與一切空談理論、一切玩弄抽象定義的無聊把戲是絕對不相容的。列寧常常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們幹部所需要的正是這種理論，他們迫切地需要這種理論，正如他們每日需要麵包，正如他們需要空氣或水一樣。

誰要真願意使我們的工作免於僵化的刻板公式，免於有毒的煩瑣哲學，誰就應該與羣衆一起並領導羣衆參加實際的積極鬥爭，同時不斷地力求精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的豐富的全能的教言，來徹底消滅那些公式。

講到這裏，我認爲喚起你們注意我們的黨校工作是特殊必要的。我們學校應該培養的，不是書呆子、空談家、引經據典的專家。不是的！我們培養出來的，必須是爲工人階級事業而奮鬥的實際的前綫戰士——他們之所以成爲前綫戰士，不但由於他們的勇敢，他們自我犧牲的意願，而且由於他們比一般工人看得更遠，比一般工人更清楚地認識到勞動人民的解放之路。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都必須毫不躊躇地嚴肅地處理黨校正確的組織問題，以便把黨校變成鍛鍊這些戰鬥幹部的熔爐。

在我看來，我們黨校的主要任務是教育那裏的黨員和團員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應用到特殊國家的具體環境中，到具體條件中，到反對特殊的具體的敵人的鬥爭中，而不是應用到反

對「一般」敵人的鬥爭中。這就不僅需要研究列寧主義的文字，而且需要研究列寧主義的活的革命精神。

在我們黨校中，有兩種培養幹部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教育人們以抽象理論，企圖給予他們以大量的枯燥知識，教他們如何以文學的筆調寫提綱和決議，只是偶然地觸及特殊國家的問題，觸及特殊工人運動的問題，工人運動的歷史和傳統，以及該國共產黨的經驗。只是偶然地！

第二種方法：實施理論教育，使每一學生以切實研究本國無產階級鬥爭的關鍵問題為基礎，來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這種學生回到實際工作時，就能獨立地找出他的方向，成為能領導羣衆從事反階級敵人鬥爭的獨立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

事實證明，我們黨校的畢業生不都是適用的：有些人學到很多的空洞詞句、抽象理論、一大堆書本知識和皮毛的學問。但是我們需要真正的、確有布爾什維克精神的羣衆組織者和領導者。我們現在很迫切地需要他們。這樣的學生倘若不能寫漂亮的提綱（雖然我們也很需要），也並不要緊，但是他們一定要懂得怎樣組織，怎樣領導，不害怕困難，而能夠克服困難。

革命理論是革命運動的總結起來的、綜合起來的經驗。共產黨人必須在自己的國家中審慎地利用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部隊的，不只是過去而且是現在的鬥爭經驗。但是正確地利用經驗絕不等於把鬥爭的現成方式和方法從一個條件機械地搬到另一個條件，從一個國家機械地搬到另一個國

家，如在我們某幾國共產黨內所常常發生的那樣。

在資本主義還佔優勢的國家中，共產黨人所單純模倣和一意抄襲的，即使是蘇聯共產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可能用意雖好而結果是有害無益的，實際上就已經常常發生這樣的情形。我們正根據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學習如何把單一的國際路線有效地應用到每個國家的實際生活的特殊條件上去；在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無情地唾棄、當衆指斥並使大家嘲笑所有的玩弄辭令、運用陳腐公式、賣弄學問和空談理論。

同志們，在每一階段中，在鬥爭過程中，在自由的時候，在坐牢的時候，學習、經常地學習是必要的。學習，戰鬥，戰鬥，學習。我們一定要善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學說與斯大林型的對工作和鬥爭的堅持結合起來，與斯大林型的對階級敵人和脫離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分子在原則上的不可調和性結合起來，與斯大林型的面對困難的無畏精神以及斯大林型的革命現實主義結合起來。

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在全世界輿論方面，引起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如此濃厚的興趣，這是從前任何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所沒有的。我們可以不怕誇大地說，沒有哪一種嚴肅的報紙，沒有哪一個政黨，沒有哪一個比較嚴肅一點的政治和社會領袖，不以最密切的注意來看我們大會的進程。

千百萬工人、農民、小市民、機關工作者、知識分子、殖民地的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都注視着莫斯科，這第一個但不是末一個國際無產階級國家的偉大首都。我們認爲這就足以證明大會所討論的問題及其決議的重要和迫切。一切國家的法西斯，特別是瘋狂的德國法西斯的狂吠怪叫只有更使我們相信我們的決議已經真正打中了他們的要害。

在資產階級反動派和法西斯的黑夜裏，階級敵人正企圖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長此不見天日，而共產國際、國際的布爾什維克黨却像燈塔一樣地光芒四射，給全人類照耀出唯一的道路，從資本主義的奴役、法西斯的野蠻行爲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下解放出來的唯一道路。

建立工人階級的行動統一是那條路上的有決定意義的階段。是的，就是工人階級各派組織的行動統一，就是工人階級在一切活動範圍中、在階級鬥爭的各個方面中力量的團結。

工人階級一定要完成它的工會統一。若干改良主義派工會領袖企圖恐嚇工人，說共產黨干涉統一工會的事務，在工會內有共產黨黨團的存在，就會破壞工會的民主，但這種企圖是失敗了。

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工會民主的敵人，是極端荒謬的。我們主張並一貫維護工會本身有決定工會問題的權利。如果爲了工會的統一而有這種必要，我們甚至準備放棄在工會中建立共產黨黨團。我們準備在統一的工會不依賴一切政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但是我們堅決地反對工會對資產階級有任何依賴，並且不能放棄我們的基本觀點，那就是不容許工會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

階級鬥爭中採取中立的立場。

工人階級必須努力獲得青年工人的一切力量的團結，反法西斯青年的一切組織的團結，並爭取曾經受到法西斯及其他人民之敵的腐蝕作用的那部分青年工人。

工人階級必須並且必將完成工人運動一切領域中的行動統一。我們共產黨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工人越堅決地執行我們大會關於國際工人運動的最重要迫切的問題所採取的新戰略路線，行動統一就實現得越快。

我們知道前途還有很多困難。我們的路不是平坦的柏油路，我們的路不是滿佈玫瑰花的。工人階級必須克服很多的困難，包括它內部的困難。它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徹底消滅社會民主黨反動分子的分化陰謀。有許多人將在資產階級反動派和法西斯的鐵錘打擊下受到犧牲。無產階級的革命之船，必須穿過一堆一堆的暗礁，才會達到港口。

但是，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不再是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的工人階級，也不再是一九一八年戰爭結束時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它的背後有了二十年的豐富經驗、革命考驗，一系列失敗的慘痛教訓，特別是在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

工人階級的前面也有了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足資鼓舞的榜樣，工人階級怎樣能够擊敗階級敵人，怎樣能够建立起它自己的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榜樣。

資產階級不再握有獨霸全世界的統治權。現在，勝利的工人階級統治着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

面，許多蘇維埃組織控制着偉大中國的大塊領土。

工人階級有了堅強的緊密團結的革命先鋒隊——共產國際。它有了一個久經考驗的、舉世公認的、偉大英明的領袖——斯大林。

同志們，歷史發展的全部進程，是有利於工人階級事業的。一切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法西斯以及全世界資產階級想要倒轉歷史車輪的努力都失敗了。不，那個車輪正向並且繼續向全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推進，一直達到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

只有一件東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現在仍然缺乏的——它自己隊伍的統一。

讓共產國際的戰鬥呼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號角聲，從這個講台上更嘹亮地響遍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一九三五年八月。

代表大會的收穫

(閉幕辭)

同志們，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切國家的、世界上各大洲的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快

要結束了。

這次大會有些什麼收穫？它對於我們的運動，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對於每一國家的勞動人民有什麼意義呢？

這次大會是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中仍在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團結達到完全勝利的一次大會。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掀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趨向社會主義的強大運動。這一勝利既然增加蘇聯的國際重要性，增加蘇聯作為勞動人民在反資本、反動派、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強大堡壘的作用，也就能鞏固各民族間的和平事業。這一勝利鞏固了蘇聯，這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據地。這一勝利在全世界上不僅使正在嚮往共產主義的工人，而且使千百萬農民、辛勞的小市民，很大數量的知識分子以及殖民地被奴役的民族都動起來了。這一勝利鼓勵他們鬥爭，增加他們對一切勞動人民的偉大祖國的密切團結，並加強他們的決心，來支持和保衛這個無產階級國家，以免一切敵人的侵犯。

社會主義的這個勝利，使國際無產階級對於自己的力量和對於勝利的真正可能性更具信心，這一信心本身也正變成反資產階級統治的極其有效的力量。

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戰鬥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羣衆的力量團結起來，就指出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和全世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偉大的遠景。

我們大會已經爲在工人階級鬥爭史上沒有前例的廣泛動員，即動員一切勞動人民的力量去反對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

我們大會已經在國際無產階級面前提出這個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那就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它的力量，消滅由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政策所造成的孤立現象，在各個國家內、在國際範圍內，把勞動人民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形成廣泛的人民戰綫，以反對資本和反動勢力的進攻，反對法西斯和戰爭的威脅。

我們並沒有發明這個任務。這個任務是由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由法國無產階級的經驗所提供出來的。法國共產黨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掌握了當前的需要，它不顧關門主義者怎樣企圖把黨拖來拖去並企圖阻止反法西斯鬥爭的統一戰綫的實現，而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勇敢地行動起來，與社會黨結成統一行動的同盟，因而準備了無產階級統一戰綫，作爲正在形成中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基礎。由於這一符合於一切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行動，法國工人們，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又一次地把法國工人運動提高到資本主義歐洲的第一位，到領導地位，並且顯示出他們不愧是巴黎公社成員的後起者，巴黎公社的光榮遺產的繼承人。

法國共產黨和法國無產階級的偉大貢獻在於他們組成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從事反法西斯的鬥爭，因而幫助了我們大會制定對一切國家的工人都是極其重要的決議。

但是法國的成就還只是初步的成就。我們大會在制定最近將來幾年的戰略路綫時，不能只限

於紀錄這種經驗，而是要更進一步。

我們共產黨是階級的黨，無產階級的黨。但是我們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願意在無產階級與傾向反法西斯鬥爭的其他勞動人民團體之間，組織共同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革命的黨，但是我們願意與其他爲反法西斯而鬥爭的政黨採取共同行動。

我們共產黨還有這些黨所沒有的其他最終目的，但是在爲我們的目的而鬥爭時，我們願意同他們聯合起來，爲當前任務而奮鬥，只要這一任務在實現時會削弱法西斯的地位，增強無產階級的地位。

我們共產黨所用的鬥爭方法與其他政黨所用的不同，但是在我們用自己的方法對法西斯戰鬥時，我們共產黨也支持其他政黨所用的鬥爭方法，即使這些方法怎樣不適當，只要是真的反法西斯的方法就行。

我們所以願意做這一切，就是因爲我們要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中堵住反動勢力、資本和法西斯進攻的道路，阻止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利的廢除，防止法西斯對於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和知識界的革命分子的恐怖報復，挽救青年一代使免於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墮落。

我們所以願意做這一切，就是因爲我們要在法西斯的國家中準備並加速推翻法西斯獨裁。

我們所以願意做這一切，就是因爲我們要挽救全世界，使免於法西斯的野蠻行爲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

「這時，德國共產黨代表韋伯同志走上講台，以一本畫冊獻給季米特洛夫同志，說了下面的話：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以德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名義，獻上這本書，這本描繪德國革命戰士的英勇功績的書。正是你，以你在萊比錫審訊案中的行爲以及你以後的全部活動，做了德國共產黨、德國反法西斯者在他們鬥爭中的榜樣。請接受這本書，這本德國無產階級戰士的英雄主義的紀錄，這些戰士領受了你所供給的可以遵循的榜樣，爲了革命事業，犧牲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健康、他們的生命！」

我們大會是爲維持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而鬥爭的大會。

我們現在對這一鬥爭有一種新的看法。我們大會堅決地反對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問題的宿命論的觀點，這是從陳腐的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中產生出來的。

真的，帝國主義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能消滅一切戰爭；但也同樣是真的，勞動人民大眾能以戰鬥的行動阻止帝國主義戰爭。

今天的世界不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了。

今天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存在着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國家，它依靠勝利的社會主義的物

質力量，在斯大林英明的和平政策的指導下，蘇聯已經不止一次地粉碎了戰爭挑撥者的侵略計劃。

今天世界無產階級，在反戰爭的鬥爭中，不只掌握着羣衆行動這一武器，像一九一四年那樣。今天國際工人階級反戰爭的羣衆鬥爭同蘇聯的國家力量及其強大的紅軍——最重要的和平保衛者——的力量結合起來了。

今天工人階級不是專受參加資產階級的同盟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像一九一四年那樣。今天，有了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今天，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羣衆正轉到蘇聯方面，轉到它的和平政策方面，轉到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綫方面。

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族人民不認爲他們的解放是沒有希望的事業。相反地，他們正日益前進，從事反帝國主義奴役者的堅決鬥爭。最好的例證就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和中國人民紅軍的英勇業績。

人民對於戰爭的痛恨日益深刻，日益強烈。資產階級驅使勞動人民陷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深淵，是以自己的頭顱作賭注的。今天，擁護保衛和平事業的，不僅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而且還有在新戰爭威脅下要喪失獨立的那些被壓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甚至某些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害怕在重新分割世界時遭到損失，在現階段也有意避免戰爭。

這就使我們有可能組織一個工人階級的、一切勞動人民的和一切民族的廣泛的統一戰綫，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我們大會，基於蘇聯的和平政策和億萬勞動人民的和平意志，不只爲

共產主義先鋒隊，而且爲全世界工人階級、爲每個國家的人民，展開了廣泛的反戰戰綫發展的遠景。這一世界規模的戰綫實施和實現的程度如何將決定着：是法西斯的和其他帝國主義戰爭的煽動者能够在最近將來燃起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火焰呢，還是強有力的反戰戰綫的鐵斧能够斫掉他們的魔掌？

我們大會是爭取工人階級統一的大會，是爲無產階級統一戰綫而鬥爭的大會。

我們不存幻想，不認爲可以輕易克服社會民主黨領袖中的反動派在實現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道路上所造成的困難。但是，我們也並不害怕這些困難。因爲我們反映着千百萬工人的意志；因爲我們只有爭取建立統一戰綫才能很好地替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因爲統一戰綫是推翻法西斯和資本主義制度、阻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可靠的道路。

在這次大會中，我們已經高舉着工會統一的旗幟。共產黨人並不絕對堅持赤色工會的獨立存在。但是共產黨人所要求的工會統一，應該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一舉而徹底消滅把那些始終堅決主張工會統一和階級鬥爭的人們摒除於國際工聯的各工會之外的現象。

我們知道，不是一切參加赤色職工國際所屬的工會的工作人員都已了解和掌握大會的這條路綫。這些工作人員仍然有關門主義自滿情緒的殘餘，如果要堅決貫徹大會的路綫，他們就必須憑着我們的支持，來克服這種殘餘。無論代價如何，我們也要實行大會的這條路綫，我們同我們階級的兄弟們，同我們鬥爭中的同志們，同現在還參加在國際工聯的工人們定會取得一致的意見的。

在這次大會中，我們已經採取了這樣方針：要組成一個工人階級的單一的羣衆性的政黨，要消滅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而造成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政治分裂。在我們看來，工人階級的政治統一不是一種手段，而是整個工人運動的未來的命運問題。倘若我們中間有誰把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問題看成是一種手段，我們就要把他們當作危害工人階級的人而予以打擊。正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服從無產階級利益的絕對嚴肅誠懇的態度，所以我們規定一些明確的基本條件，作為這種統一的基礎。我們並沒有發明這些基本條件。它們是無產階級在鬥爭過程中經歷苦難後而獲得的經驗的結果。它們也符合千百萬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意志，由於身受失敗教訓而產生的意志。這些基本條件已經在整個革命工人運動的經驗中受到了考驗。

因為無產階級的統一是我們大會的中心議題，大會就已經不僅是共產主義先鋒隊的大會，而是渴求着戰鬥性工會和政治統一的整個國際工人階級的大會。

雖然我們大會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代表參加，也沒有無黨派的代表參加，雖然也沒有被迫加入法西斯組織的工人們的代表參加，可是大會不僅是代表共產黨人說話，也代表這些千百萬工人們說話。大會表示了工人階級絕大多數的思想情感。如果各種派別的勞工團體對我們的決議舉行一次全世界的工人們真正自由的討論，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擁護這些同志所一致通過的決議。

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更有責任把我們大會的決議在實際上變成整個工人階級的決議。單是投票贊成這些決議是不夠的。單是在各國共產黨員中宣傳這些決議也是不夠的。我們要求屬於第二

國際和國際工聯的政黨的工人，屬於其他政治派別的組織的工人，同我們一起來討論這些決議，提出他們的修正意見和可以實行的建議，我們要求他們同我們一起來慎重考慮。如果能夠很好地把這些決議付之實行，他們如何能同我們在一起，手攜手來很好地實現這些決議。

我們大會是決定共產國際的新的策略方針的大會。

我們大會既然堅定地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這個已由國際工人運動的全部經驗、特別是由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為不可動搖的立場，因而，大會在行動上本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並以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為指南，已經重新檢討了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以適應改變了的國際情勢。

大會已經通過了明確的決議：必須以新方法來應用統一戰綫的策略。大會強調要求：共產黨人不能滿足於宣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政權的一般口號，而必須在他們國家所發生的內政外交問題上，在影響工人階級、他們自己的民族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切身利益的所有迫切問題上，採取明確的積極的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大會極力堅持：共產黨所採取的一切策略步驟，必須以冷靜分析實際情況、考慮階級力量的對比和極廣泛的羣衆政治水平為根據。大會要求：必須從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剷除關門主義的任何殘餘，因為這是目前共產黨實行真正布爾什維克羣衆政策的最大的障礙。

大會為實現這一策略路線的決心所鼓勵，也為這一道路將引導我們的黨達到巨大成功的信心

所鼓勵，但同時也估計到，在執行這一布爾什維克的路綫時，可能不常是一帆風順，可能在前進的路上不是不常犯錯誤，可能不是沒有忽而右傾、忽而「左」傾的偏向，或者偏向到遷就落後，或者偏向到關門主義的自陷孤立。「籠統地說來」，究竟哪個偏向是主要的危險，只有煩瑣哲學家才去辯論這個問題。凡是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定國家中，對於執行我們大會的這一路綫，對於開展共產黨的正確羣衆政策，給予較大的障礙的，就是較大和較嚴重的危險。

共產主義專業要求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偏向的鬥爭；對於一切有害傾向，必須在其發生時就迅速地堅決地予以排斥，對於一切錯誤，必須及時地予以糾正。以一種特別的打獵方式，搜尋想像中的偏向和偏向分子，來代替反偏向的必要的具體鬥爭，那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歪曲。在我們的實踐中，必須以一切的鼓勵，來啓發提出新問題的主動性。我們必須贊助從各個角度來討論黨的活動問題，如果黨員在運動的實際問題上提出任何懷疑和批評的意見，不要馬上就認爲是偏向。必須讓犯錯誤的同志在實踐中有改正的機會，應該只對頑強地堅持錯誤的那些人，只對破壞黨組織的那些人，才予以無情的打擊。

我們既然保衛工人階級的統一，如我們現在所做的，我們就必須以更多的精力和不妥協的態度，爲黨內的統一而鬥爭。在我們隊伍中不容有派系組織和派系陰謀的存在的餘地。誰企圖以任何種類的派系主義來破壞我們隊伍的鋼鐵一樣的統一，誰就會嚐到列寧和斯大林所經常教導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紀律的滋味。讓這句話作爲一個警告，警戒那些在個別黨內自以爲能乘着他們黨內

的困難、失敗的創傷或猖狂敵人的打擊，來進行他們的派系陰謀，來擴充自己的集團利益的少數分子吧。黨是高於一切的！像保衛我們的眼珠那樣來保衛黨的布爾什維克統一，是布爾什維主義的首要的和最高的紀律！

我們大會是展開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和加強共產國際及其支部領導權的大會。

我們不怕公開指出我們隊伍中的錯誤、缺點和短處，因為我們的黨是革命的黨，自己知道只有排除那在它這個革命的黨的發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才能發展、壯大並完成它的任務。

而且這次大會，對於自滿的關門主義、現成的公式和刻板的策略、思想的懶惰、用領導黨的方法代替領導羣衆的方法等等，作了無情的批判，因而完成了工作——這一切工作必須在所有共產黨內，在地方上的我們運動的每一個環節內，用適當的方法繼續進行下去，因為這一工作是正確地實行這次大會決議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大會在關於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所通過的決議案中，已經決定要把我們運動的日常領導權集中於各支部本身。因此，我們就有責任來盡量加強工作，一方面組織和訓練幹部，一方面增派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幹部到各國共產黨去，以便我們的黨能够在形勢突然變化時迅速地和獨立地，根據共產國際歷次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全會的決議，正確地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在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問題。在選舉共產國際的領導機構時，這次大會會努力推舉這樣的一些人來作為領導，他們不是迫於紀律而是由於深切的信心，接受大會的新路線和新決定，願意而且能够堅決地加以實行。

還必須保證在各個國家正確地應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這就首先依靠適當地考驗幹部、配置幹部和指導幹部了。我們曉得這一工作是不容易的。必須記住，我們有些幹部不是在布爾什維克羣衆政策的經驗中鍛鍊出來的，而多半是在一般宣傳路綫上培養出來的。我們必須盡力幫助我們的幹部，以新的精神，以大會決議的精神，來進行改造和自我改造。可是，在舊酒囊確實不宜於盛新酒的場合，就應該得出必然的結論——不要把新酒注入舊酒囊而潑出或糟蹋了新酒，而是要用新酒囊來替換舊酒囊。

同志們，我們在報告中以及在大會決議中說到革命的前途時，特意摒除誇張的詞句。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像過去那樣樂觀地估計革命的發展速度，而是因為我們要使我們的黨擺脫一種傾向，即用革命的漂亮詞句和無謂的爭辯來估計革命前途，而不去從事布爾什維克的活動。我們既然堅決反對對於自發性的任何依賴，我們在考慮革命發展過程時，就不應該站在旁觀者的被動地位，而應該站在這一過程的參加者的主動地位。作爲一個革命行動的黨，我們能在這運動的每一階段完成有利於革命的任務，完成適應一定階段的特殊環境的任務，並能清醒地估量到勞動人民廣大羣衆的政治水平，我們就能比用其他方法更快地創造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必需的主觀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說過：「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就是說，必須隨着環境的變遷來利用革命情緒。」

●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這就是這個問題的要旨。我們絕對不要忘記馬克思的這句話。

同志們，我們必須把這次大會的決議向羣衆解釋，使羣衆徹底瞭解，使羣衆用作行動的指南，總而言之，必須使決議化爲千百萬勞動人民的血肉！

必須到處盡量加強工人在其所在地執行這些決議的主動性，加強各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和工人運動執行這些決議的主動性。

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們在離開這裏之後，必須把堅強的信心帶回本國，使人確信我們共產黨人對於工人階級的、工人運動的命運負有責任，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整個勞動人類的命運負有責任。

在我們看來，這個世界，工人雙手造成的世界，是屬於我們工人的，而不是屬於社會寄生蟲和懶漢的。資本主義世界現在的統治者，只是臨時的統治者。

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真正主人翁，世界未來的主人翁。無產階級必須取得它的歷史權利，必須取得在全世界每一國家的統治權。

我們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生。我們必須對得住我們偉大的老師們。以斯大林爲首的我們的千百萬政治大軍，必須而且必然會克服一切困難，勇敢地衝破一切障礙，剷平資本主義的堡壘，獲得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勝利。

一九三五年八月。

三 爲和平而奮鬥

無產階級的統一行動

(對五一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講話)

同志們，你們已從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走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來了，這是空前的但非絕後的世界無產階級國家。

你們有機會，並且不斷地會有機會親眼看到兩種判若霄壤的情況：一種是那邊在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工人階級的情況；一種是這裏工人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以世界無產階級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爲首的光榮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正勝利地進行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

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勝利地飄揚着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執掌政權的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資本家和地主。這個又偉大又廣大的蘇維埃祖國的千千萬萬蘇維埃男

女、工人和集體農民，正在把黑暗、落後的沙皇地主的舊俄國，變成擁有最新技術的、機械化和工業化的國家，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你們親眼看到，一旦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它能夠有什麼成就。你們五一在紅場見過了蘇聯的強大武裝部隊——我們光榮的紅軍，它是工人階級的力量，蘇維埃人的國家的力量。

當你們和我們一起在紅場的時候，當我們大家都注視着坦克在我們面前列隊馳過、飛機在我們頭上飛過的時候——我們所看見的，不僅是蘇聯工人階級的武裝力量，而且也是全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軍威和力量。

同志們，蘇維埃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保衛着全世界工人、勞動者和被壓迫民族的利益。蘇維埃國家的利益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

當我們俄國的兄弟姊妹們通過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工作、通過埋頭苦幹和創造性的勞動而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不僅是爲了自己的祖國，而且也是爲了世界無產階級而進行工作和創造的。

當他們鞏固紅軍的戰鬥力的時候，他們不僅鞏固了蘇聯的力量，而且也鞏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

蘇聯及其紅軍是保衛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的堡壘。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在口頭上和文章上都說：「我們不願和共產黨結成一戰綫，因爲

我們不願接受莫斯科的命令。」這時，他們就十足表示自己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他們因而也表示出：他們與資產階級有勾搭，他們擁護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他們甘心幫助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

對於每一個誠實工人，無論在法國或英國、美國或澳大利亞、德國或西班牙、中國或日本、巴爾幹諸國或加那利羣島——對於每一個誠實工人，莫斯科是他自己的莫斯科。蘇聯是他自己的國家。我們的敵方往往在吠着所謂「莫斯科的命令」。當然，莫斯科並不頒發什麼命令。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就是學習偉大的列寧和偉大的斯大林的榜樣，也就是援救世界無產階級。

當你們逗留在我們這個偉大祖國的時候，如果看一看整個世界工人運動，你們就會看出這世界工人運動中的兩個基本而顯著的方向或趨勢了。

一方面，無產階級的革命區已經在它自己的國家——蘇聯——建立起來。各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自己覺得，全世界的戰鬥的統一陣綫把他們與蘇維埃無產階級、與蘇維埃國家團結起來了。

另一方面，在勞工運動中有另一個方向、另一個趨勢。這就是所謂改良主義的趨勢，也就是仍舊在第二國際佔統治地位的那個趨勢。那裏沒有無產階級國家，沒有蘇維埃政權，沒有紅軍，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量。那裏却有，譬如說，與資本家合作的王德威爾德及其他領袖與資產階級政黨共同執政。他們與本國資產階級聯系着，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在那個陣

營裏，沒有團結，也沒有國際紀律。

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區裏，普遍地存在着一種共同的國際紀律。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行動，符合法國工人的利益，也符合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的利益。而法國、英國、美國、日本或中國的共產黨員所從事的工作，是永遠不會與蘇聯的利益相矛盾的。

這裏，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區裏，共產國際掌握着領導權，團結着全世界的千千萬萬的無產者，他們有共同的偉大目的、單一的意志、共同的領導和共同的紀律把他們聯系起來。

那裏——你們碰到一個七嘴八舌的亂紛紛的吵鬧場。

可是，同志們，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裏，工人羣衆的分化和革命化的過程正在進行着。贊成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綫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目前，當我們面臨着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的時候，擺在一切工人面前的基本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和促成工人階級反對階級敵人的統一行動。

同志們！回想一下在萊比錫那次誣陷性的審判案期間，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怎樣鬥爭了三個月的事情吧。雖則形式上沒有締結什麼公約，可是却成立了有關萊比錫審判的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綫，爲無辜的共產黨員作辯護。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無政府主義者和無黨無派的勞動者，都一致起來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千千萬萬的男女工人天天注視着萊比錫的鬥爭。千千萬萬的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方面。甚至資產階級的報紙，即保守的敵

對報紙，都不敢寫文章來反對我們和我們在受審時的發言。那個時候，德國法西斯主義是孤立了。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在德國或在任何別的國家都得不到道義上的支持。

自從萊比錫審判案結束以後，統一戰綫運動已經有了進一步的開展。目前，我們有了法國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的統一行動的正式協定，有了意大利共產黨員和意大利社會黨員之間的協定，還有幾國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團體以及一些反法西斯團體訂立的協定。

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正在前進，正在積聚愈來愈強的力量，但它在自己的道路上也遇到巨大的困難和敵人的抗拒。凡是與資產階級有關係而又不願放棄這些關係的人，都是統一戰綫的敵人。

同志們！這些反動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抵抗一被擊破，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一經建立，從這時起，一座堅不可摧的阻擋資本主義的攻勢、阻擋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攻勢的壁壘，就會立刻修築起來了。

只要工人階級達到統一行動，它就能夠發揮自己的全副力量。

工人的政治傾向儘管各有不同——他們可能是共產黨工人、社會民主黨工人或是無政府主義的工人——但他們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利益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必須而且可能根據這一點來建立統一戰綫。

誰在從中阻撓呢？

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受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的阻撓，受社會民主黨意識形態及其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政策的阻撓。這種阻礙非消除不可。我們共產黨人知道這是一個艱苦的任務，知道要排除這些障礙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們相信，利用天天鬥爭和始終不懈的工作，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無產階級的統一工會以及無產階級的統一革命黨，最後一定會在各國都建立起來的。

同志們！你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代表團，如果你們根據親眼看見的事實，已經相信列寧斯大林主義道路的正确性，相信共產國際所採取的方向的正确性，你們就必然能够把蘇聯的全盤真相告訴你們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兄弟姊妹們，並且能够爲了保衛無產階級祖國，爲了爭取最後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而進行持久不懈的鬥爭了。

請把我們熱烈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敬禮轉致你們本國的勞動者，並把這樣的話去告訴所有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誰現在不擁護統一戰綫，不爲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而奮鬥，誰縱容反對蘇聯、反對世界無產階級祖國的運動，誰支持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政策——那末，誰就是危害工人階級利益的敵人，是反動派和法西斯的同謀犯，是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的幫兇。

讓我們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黨員和所有其他的工人，都十分融洽地手拉着手，一致對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爭取釋放那些成千成萬的給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囚禁起來的人們，爭取釋放台爾曼、拉科西、湯姆·摩尼以及其他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牢獄和集中營裏呻吟着的反法西斯革命戰士。

讓我們共同奮鬥，反對危害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敵人！
讓我們共同奮鬥，爭取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
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規模的統一行動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萬歲！

一九三五年五月。

爲和平而奮鬥

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危險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爲了防止這種威脅着全人類的災難，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動員一切力量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首先了解，危險是從什麼地方發生，應該由誰負責，進攻的對象是哪些國家。

如果以爲迫在眉睫的大戰只是威脅着蘇聯，或者以爲是首先威脅着蘇聯，那就錯誤了。事實上，希特勒軍隊的進佔萊茵河地區，直接威脅着法國、比利時和歐洲其他各國，而另一事實是，希特勒現時的征服計劃是意在奪取住有日爾曼人的鄰國領土的。

所以，希特勒今天談到「德國的主權」，明天就要談到「所有日爾曼人的主權」了。在這一口號下，他一定會實行併吞奧地利，摧毀作爲獨立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強佔亞爾薩斯——洛林，但澤、丹麥南部、默麥爾等等。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德國法西斯在「全部日爾曼人的民族統一」的口號下，首先出兵侵佔鄰國的領土，然後再對強大的蘇聯作戰，這就省力得多。儘管現今波蘭的統治者是德國法西斯的盟友，但當德國法西斯在萊茵河沿岸鞏固其陣地的時候，却也威脅着波蘭人民的獨立。

以遠東的形勢而論，雖然日本法西斯軍閥集團正準備對蘇聯作戰，並且爲了這樁可能發生的事件同德國訂有協定，但毫無疑問，直接打擊的對象還是中國人民。日本已經強佔了中國東北，正在逐一地侵佔中國的其他省份。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竭力想用這種辦法來奴役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各國民族，來奪取菲律賓羣島和澳洲。它正在準備與美國和英國進行決戰。

由此可見，如果西方各國人民讓自己受着幻想的麻醉，認爲歐洲和遠東的法西斯戰爭販子對他們沒有威脅，那就犯了致命的錯誤了。特別是與德國比鄰的各國人民，不得不認真考慮保衛自己的獨立和自由的問題。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戰爭的基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在於它的肆意掠奪。然而，就目前的國際形勢來說，迫在眉睫的戰爭的煽動者是法西斯主義，即帝國主義的最好戰而最富侵略野心的武力。

戰爭的危險所以這樣迫在眉睫、咄咄逼人，是因為沒有在適當的時機堵住德國法西斯上台的道路。在對本國廣大人民作戰而攫取了政權之後，法西斯已經變成對全世界各國的直接戰爭威脅了。在奴役了它本國人民之後，法西斯高舉着戰爭的火炬，正在向其他各國人民進攻。

其次，戰爭的危險所以萬分嚴重，是因為一向容許法西斯侵略者享有橫行無忌的地位。德國法西斯的備戰（實行普遍兵役制和擴充海空軍備），是經資本主義列強一貫的縱容以及英國統治集團的直接幫助而實行的。國際聯盟對日本進攻中國和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抱着消極和動搖的態度，這就助長了侵略者的肆無忌憚。

可是，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閥集團之得以日益擴大侵略，首先是因為國際無產階級沒有能夠用自己龐大隊伍的全部力量作一致的行動，沒有把全體勞動人民和全體愛好和平的朋友團結在自已的周圍，變成一個反對戰爭的強大陣綫。第二國際和國際工聯的反動派領袖對統一鬥爭戰綫的抗拒還沒有被擊破。這些反動領袖支持本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拒絕採取無產階級反戰的獨立統一行動，而倡言國際聯盟會辦理維持和平所需的一切事情，企圖用這種幻想來麻醉羣衆——這種情況已經妨害了無產階級的反戰鬥爭，打消了無產階級對各國資本主義政權所施的壓力。

除了破壞國際無產階級保衛和平的行動統一的公開反動領袖外，還有一些宣傳宿命論見解的「左派」空談家，說什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維持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戰爭的基本原因是資本主義，所以他們說，只要資本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維持和平的鬥爭也就沒有希望，沒有

效果了。這樣的人即使不是十足的騙子，也至少是徹頭徹尾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只看見四周處處都是戰爭的猖狂力量，而全然沒有注意到維持和平的有力因素。

蘇聯，這個無產階級得到勝利的國家，一貫而堅決地實行和平政策，就是這樣的一個保衛和平的因素。另一個保衛和平的因素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這些都是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販子的主導力量。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農民、一切勞動人民和人民羣衆也都是贊成維持和平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目前對維持和平發生了興趣。在法西斯統治的國家，以及在統治者鼓勵着新戰爭煽動者的國家，人民都不要戰爭。

販賣名詞的空論家，例如英國獨立工黨的那些人，把事情說得好像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完全取決於各資本主義政府似的。不錯，如果廣大人民只是那些政府手中的小卒，沒有違背着本國政府的意志去進行維持和平的鬥爭，那末情形可能是那樣的。但問題就在這裏：要是把廣大人民當作政府手中的傀儡，那就大錯特錯了。沒有這些羣衆參加，戰爭就無法進行，如果他們堅決而迅速地起來反對政府的戰爭計劃，他們就能強迫這些政府放棄戰爭而不再去鼓勵戰爭陰謀家了。目前整個的問題是及時組織各國人民的維護和平的鬥爭，並繼續在一切場合進行這個反對法西斯戰爭販子及其後台老闆的鬥爭。

所需要的和平統一戰綫，不僅應該包括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而且也應該包括被壓迫民族和遭受戰爭販子威脅其國家獨立的民族。所需要的和平陣綫應該遍及世界各

處，從東京到倫敦，從紐約到柏林，以聯合一致的行動來反對戰爭販子，反對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反對遠東的日本軍閥集團。這個和平陣綫如果能把實際的羣衆運動組織起來，而不自限於作一些抗議、決議和宣言，那就會變得非常強大而不可戰勝了。

應該通過經濟的和政治的策略，使戰爭販子絕對處於受困的狀態。應該對戰爭販子施以壓力，逼得他們不能實現萬惡的計劃。應該在全世界到處佈置和平之友的組織，普遍地展開強大的國際團結運動，廣泛地推行無產階級維護和平的國際統一政策的有效方案，這樣才能結結實實地綁住戰爭販子的毒辣的手。

必須使法西斯侵略者深切地感覺到，他的每一步驟都受到千千萬萬人民的嚴密監視，他想進攻其他各國人民的企圖，必然會遭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堅決抵抗。

只有把自己的隊伍統一起來，無產階級，才能成爲這樣一個和平陣綫的組織者，才能成爲它的動力，它的骨幹。這是目前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這個任務的能否勝利完成，也就決定着能否戰勝法西斯。

二

只有和平的願望，還是不夠的。必須爭取和平。單進行一般性的反戰宣傳是完全無濟於事的。「一般性的」反戰宣傳，絲毫不能阻止那些盤據在柏林或東京的陰謀家去貫徹他們卑鄙醜惡的勾

當。如果工人階級僅限於作這樣的一般性的宣傳，那些陰謀家就非常滿意了。

要在維護和平的鬥爭上取得勝利，就絕對必須引導無產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羣衆的聯合行動，去反對專門挑撥戰爭的人；反對國內直接或間接幫助他們的勢力。從這一點上看，各國在維護和平的鬥爭中，斟酌其本國的黨和工人階級運動的情況及其國內和國際的形勢，來擬定一條明確而適當的戰略路線，那是極端重要的。

在法西斯當政的各國，工人階級要把揭發沙文主義的煽惑和備戰，列爲他們對法西斯獨裁進行鬥爭的首要任務，藉以團結一切力量來防止法西斯準備迫使人民遭受的浩劫。當德國、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羣衆對法西斯政權及其軍事侵略進行鬥爭的時候，他們的行動不僅是爲了拯救自己，而且是爲了和平，爲了各國人民，爲了全人類。

工人階級，尤其是那些有立刻受到侵犯威脅的國家的工人階級，對於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國防，究竟應該取怎樣的態度，乃是他們目前策略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政府對於威脅和平的法西斯敵人實行怎樣的外交政策；這種政策究竟是有助於鞏固集體安全還是阻礙着集體安全；政府究竟庇護法西斯侵略者的特務分子還是採取有效措施來反對他們；政府以怎樣的態度對待部隊裏的人民的子弟，他們受到怎樣的精神訓練，軍隊裏的軍官是由什麼成分構成的，這些軍官在對法西斯敵人作戰中是否可靠，抑或他們本身就是法西斯反動分子，政府將怎樣保護人民，使他們免受戰爭的恐怖；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決不是漠不關心的。

如果對於國防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把這問題聽任資產階級政府去處理而不加以監督，那就決不會有助於保衛和平的事業。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一向總是把國防看作是自己的壟斷範圍，認為這是一種「最神聖的」禁地，那決不是偶然的。必須一舉而剷除資產階級的這種壟斷。

無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上若沒有自己的獨立政策，就一步也不能前進。無產階級的黨既然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許自陷於採納資產階級的立場，就必須積極地干預外交政策，干預國防問題，提出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要求。

工人階級是積極保衛祖國和祖國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的最重要的支柱，它必須把國防問題與擴張工農民主權利及保衛自己切身利益的要求緊密地聯系起來，因為只有政治制度民主化，軍隊民主化，清除其中的法西斯分子及其他反動分子，並滿足工農的迫切要求，而後才能加強人民防禦法西斯攻勢的力量。如果有何建議和方案，可能把人民羣衆最大規模的壓力加在有關國防問題的政府外交政策上，那末在每一具體情況下，工人階級的代表們勢必擁護那些建議並力求保證那些方案的實現。如果有何方案，足以防範資產階級政府向法西斯侵略者投降並阻止其出賣人民的獨立和自由，那末工人階級的代表們也一定會擁護所有那些方案的。

這裏要強調指出，如蘇聯的例子所清楚證明了的，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保證可靠的國防和國家的獨立自主，但設或遇到法西斯侵略者的直接戰爭威脅，共產黨人就必須爭取建成一個人民戰綫的政府。這樣一個政府，由於對國內法西斯和反動分子以及對和平之敵的支持者和代理人採取

斷然措置，並由於保證有組織的羣衆控制國防，就會有助於提高人民對法西斯侵略者的防禦能力了。

既然今天的政權操在資產階級政府的手中，而資產階級政府不但不能保證建設真正的國防，甚至還利用國家武力來對付勞動人民，所以，對於這些政府的國防方案，工人階級的政黨就不能擔當任何政治上的責任，而要反對政府的全盤戰爭方針和軍事預算。當然，在具體情況下，對於個別問題，也可以有例外的辦法，例如，當政府爲了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進攻而採取各種防禦性質的方策時（如邊境設防），我們可以表明理由，不投票反對，同樣，當有人爲了使人民免遭戰禍而提出一些辦法時（如防毒所、防毒面具、救護設備等），我們不僅投票贊成，而且可以發言擁護。

工人階級對於像戰爭與和平這樣重要的問題不去獨立地和積極地參加決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共產黨員與改良派之間，工人運動的革命領袖與反動領袖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後者去參加決定這些問題，而我們革命派就置身事外。不！在這些問題上，正如在其他的問題上一樣，其不同之點在於改良派保衛資本家的利益，而革命派則保衛勞動人民的利益、全民的利益。

這些靈活的布爾什維克策略，是在特殊問題上應用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策略總路線，因而必然是從目前整個國際形勢中，特別是從有着具體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中產生出來的。

真正可笑，各種各樣的「左派」教條主義者，儼然以不可調和的革命派自居，來反對這些策略。如果我們輕信他們的意見，那末所有的政府都是侵略者了。他們甚至援引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列寧對社會沙文主義者的議論的嚴正駁斥，那時社會沙文主義者的說法是「我們受到侵略，我們正在自衛。」但當時的世界分成兩個帝國主義軍事聯盟，它們都會準備和煽動帝國主義戰爭，它們都在力求建立世界霸權。當時既沒有無產階級已經獲得勝利的國家，也沒有法西斯獨裁的國家。

然而現在的形勢就不同了。現在我們有了：（一）作為保衛和平的最強大堡壘的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二）若干具體的法西斯侵略者；（三）處於法西斯侵略者的直接威脅下的許多國家，它們有喪失國家和民族獨立的危險；（四）對目前維持和平發生興趣的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因此，如果現在把所有的國家都算作是侵略者，乃是絕對錯誤的。只有想把真正侵略者一手掩蓋起來的人們，才會這樣地歪曲事實。

三

目前存在的和平是個不好的和平。但無論怎樣說，這種不好的和平總比戰爭好些。凡是忠實地擁護和平的人，都會立刻懂得，他們需要擁護一切有助於維持和平的方案，包括國際聯盟的方案，特別是制裁條款。我們可以使那些制裁條款成為反對侵略者的有效手段。

如果說國際聯盟所實現的制裁沒有能夠阻止意大利繼續進攻阿比西尼亞，那末這並不能作為反對制裁的論據，而只能據以反對那些破壞實行制裁的強國。

而如果說德國法西斯現在正向全世界各國人民挑戰，那就正是因為它預料可以免受懲罰，因為沒有對日本實行制裁，因為對意大利的制裁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破壞，最後是因為當希特勒向法、比國境進軍時，他預料對他的制裁是會受到英國資產階級阻撓的。

有人說，採用制裁的辦法只會增加戰爭的危險和終於引起戰爭。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恰巧相反，侵略者的逍遙法外才增加戰爭的危險。對於法西斯侵略者所施的經濟和財政性質的制裁（如徹底拒絕貸款、停止供給原料和商業往來）進行得愈堅決，德國法西斯發動戰爭所冒的危險就愈大，因而它也就不那麼願意發動戰爭了。

我們必須無情地批判國際聯盟的優柔寡斷、消極被動和前後矛盾。工人階級對那些身為國際聯盟會員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政府作不可調和的鬥爭，因為它們只顧本身自私的利益而幫助侵略者，破壞維護和平的方案，並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以保全強大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但並不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應該對國際聯盟一般地採取反對的態度。所有的戰爭販子目前都反對國際聯盟，無產階級去幫他們的忙有什麼好處呢？國際聯盟已被主要的戰爭挑釁者德國和日本所拋棄了。國際聯盟包括蘇聯，而蘇聯是把它在國際間的全部力量都放在擁護和平和集體安全上的。在國際聯盟中，也有一些別的国家，它們不願讓法西斯侵略者獲得進攻其他各國人民的機會。有些

人不能辨別過去的國際聯盟和今日的國際聯盟，有些人不能用不同的態度去對待國際聯盟的不同會員國，有些人不肯把集體的壓力加在國際聯盟和各資本主義政府身上，來保證採用維護和平的方案，他們這樣的人都是空談家，而不是革命家或無產階級政治家。

工人階級必須擁護國際聯盟的和各國的那些真以維護和平為目的的方案（如互不侵犯條約、反侵略的互助條約、集體安全公約、財政和經濟制裁等）。它不但要擁護那些方案，而且要以轟轟烈烈的羣衆反戰運動，來強迫國際聯盟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採取保衛和平的重要步驟。

有人認為，國際聯盟和若干國家（英國、法國、比利時等）經常遷就法西斯戰爭販子的要求的政策，能有助於維護和平，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工人們沒有忘記，從前在德國的對內政策上，正是對進攻的法西斯實行退讓和屈服，才替它鋪平了取得政權的道路。在國際鬥爭場上，類似的投降政策，等於鬆開了好戰的法西斯那攻打別人的雙手。

有人認為，只要在目前試行提出原料產地、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重分配問題，正如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們所提出的那樣，和平事業就會得到益處，這種想法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這種建議的目的在於分散羣衆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顧到反對戰爭販子的具體鬥爭。另一方面，這樣的建議骨子裏含有使德國法西斯獲得殖民地的想望，那就勢必格外加強德國法西斯的軍事地位。無產階級不應該擁護帝國主義者瓜分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任何辦法。它的任務是支持殖民地各國人民的爭取利益和權利、爭取最後擺脫帝國主義枷鎖的鬥爭。

四

在要求國際聯盟及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採取有效辦法以阻止法西斯縱火者的侵略時，無產階級必須時時刻刻注意到：維護和平的主要的、基本的關鍵，是羣衆採取獨立行動以保衛和平而反對實際的戰爭挑撥者。

毫無疑問，如果國際無產階級連同它的羣衆組織，特別是工會，當初能夠行動一致，能夠以罷工及其他手段阻止一艘輪船或一列火車駛離或駛赴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早就會被迫停止它那對阿比西尼亞人民的掠奪戰了。

可是，要建立一個真正廣泛的爭取和平的人民戰綫，其力量之強大足以對軍事法西斯主義進行這樣一個鬥爭，那就只有在無產階級本身取得行動統一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法國和西班牙的無產階級所以能夠築成一條強大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正是工人階級確立了行動統一的結果。

由於內部矛盾而弄得分崩離析的第二國際和國際工聯的倫敦會議，在反動派的壓力下，對於必須馬上成立全國和國際規模的無產階級行動統一的問題避而不談。這個會議沒有號召勞動羣衆起來爭取獨立行動，而只是限於提出一個完全信賴國際聯盟的呼籲。它沒有主張保衛現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它絲毫沒有譴責那些在一套「維護和平」的花言巧語的掩飾下替德國法西斯侵略政策作辯護的勞工領袖和社會民主黨領袖。

但同時，近來在第二國際和國際工聯的羣衆間，却迅速地展開着一個爭取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運動。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都要求這些力量取得優勢，克服那些反對建立統一戰綫者的抗拒。

法西斯利用各國工人階級的黨派和組織中的不協調，已經轉變到採取軍事攻勢的地步，這一事實堅決要求工人階級爲維護和平而實行單一的國際政策。

簡括地說，無產階級的這種單一的國際政策，可以建立在下列的基礎上：

一、恢復和鞏固國際無產階級的真正團結，以保衛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羣衆的利益；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與本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利益一刀兩斷。

二、盡力擁護那始終保衛各國人民間的和平的無產階級國家蘇聯的和平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工人階級政策首先必須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的企圖，即把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混爲一談、把捍衛和平的紅軍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混爲一談的企圖——這些企圖是有助於法西斯戰爭販子的。

三、必須時時刻刻抱定明確的目標和集中力量去打擊法西斯侵略者；必須以不同的態度分別對待侵略者和受其侵略的犧牲者；必須揭穿想要掩飾法西斯國家與非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差別的任何意圖。

四、無產階級的維護和平的獨立鬥爭，必須不受資本主義政府和國際聯盟的影響，必須使工

人運動不從屬於國際聯盟中各帝國主義政府的幕後陰謀。

在目前的情況下，維護和平的鬥爭是反法西斯的鬥爭，而這一鬥爭在本質上是革命的。

維護和平是法西斯的致命傷，因為，維護和平既增加法西斯的內在困難，就必至於危害資產階級的法西斯獨裁。維護和平有助於無產階級勢力、革命勢力的壯大，有助於消弭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分裂狀態。它有助於使無產階級成爲一切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領導階級。它損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促成社會主義的勝利。

「戰爭可以突然發生。現時戰爭是不正式宣佈的，簡直開始就是了。」●但這就首先要求共產黨，能够清楚地理解到戰爭威脅的範圍和性質以及克服那種威脅的方法。

目前，在建立國際無產階級行動統一以反對戰爭販子的道路上，一個決定性的步驟是應該由各個國家的共產黨，在一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內，展開最積極、最持久和最廣泛的維護和平運動。共產黨員們不要等到與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簽訂共同活動盟約才進行這一運動，而是要根據那爭取建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行動統一的觀點，把它切實地進行下去。共產黨員們要竭盡一切力量來擊破社會民主黨的反動領袖們對於建立統一戰綫的抗拒，來多方加強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工人之間的聯系，以對共同的敵人作鬥爭。

這樣一個運動既能使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工人們更加緊密地互相靠攏，就一定會有功於使無

● 斯大林：「與霍爾瓦德談話」。載「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五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頁。——譯者

產階級的全部力量，不但在全國範圍內而且在國際範圍內都活躍起來和團結起來。這一定會大大地有助於使城鄉勞動人民的其他階層，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廣大羣衆，一切和平之友都行動起來。這一切都會促使國際無產階級、全體勞動人民、各國人民組成一條不可戰勝的陣綫，爲維護和平而奮鬥。

爭取和平的鬥爭是反法西斯的鬥爭，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是爭取全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

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

一

全世界的億萬勞動人民，一切反抗資本主義剝削、法西斯野蠻行爲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戰士，都以無限的歡欣和熱情，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十週年。一切國家中忠實擁護民主、進步和和平的人士，最優秀的科學家、文化人和藝術家都當作一件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來慶祝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二十週年。

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另外一件大事，能像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樣大大地影響了社會

發展的整個過程，大大地影響了地球上一切民族的命運。地球上一切角落的億萬人民，不管是屬於什麼國籍或種族，都愛蘇聯像愛自己的祖國一樣，都覺得他們自己、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希望與蘇聯有血肉的聯系，像蘇聯這樣的國家是以前不會有過的。

由於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擊破了封建制度，取得了統治地位。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都圈在它的經濟體系之內，克服了封建的割據主義，建立了巨大的民族國家。但資本主義僅是用一種剝削方式代替另一種剝削方式，用一種階級對立代替另一種階級對立。它不能把各族人民團結在和平友愛的關係中。它造成國際的新矛盾，造成毀滅性的侵略戰爭的新原因，因而加深了各族人民中間的鴻溝。

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在莫大的、佔歐亞兩洲一半的領土上，在世界的中心，興起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以廢除人剝削人的制度和使各國人民友愛團結為基礎，指出了人類由資本主義的奴役達到解放的道路，達到世界各國人民團結為自由、幸福的勞動人民的一個大家庭的道路。

在二十年激烈鬥爭的過程中，面對着國內失敗了的剝削階級的瘋狂抵抗和國外反革命勢力的干涉，在被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狀態下，蘇聯勞動人民由以天才的世界工人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為首的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着，把一個落後的、貧窮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先進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一三年，列寧在描寫沙皇俄國那種令人難信的落後性時指出：就現代生產工具的設備來說，俄國等於英國的四分之一，等於德國的五分之一，等於美國的十分之一；今天，關於工業的生產量，蘇聯這個工業國佔歐洲第一位，佔世界第二位。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工業的驚人發展，集體農業打破紀錄的收成，是沒有人能否認的。這種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是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但是已在蘇聯發生，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在一八九〇到一九一三年之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平均每年產量增加百分之五點八，而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三六年之間，只增加了百分之一點五；而在蘇聯，單是一九三六年，工業產量就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三六年，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產量超過一九一三年水平三分之一，而在蘇聯，則超過七倍以上。

在農業範圍內，完成了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大勝利。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還沒有脫離連綿不斷的危機，其結果是耕地面積減縮，許多產品被銷毀，一切生產的水平不斷降低；當這時候，蘇聯却創造了一種最先進的、最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把農民耕地面積百分之九十九集體化，以代替落後的、分散的農業。由於集體農莊制的建立，鄉村中的貧窮現象已經消滅，不再有無地、無馬、無農具的農民。兩千萬以上從前過窮苦生活的貧農，都已加入集體農莊，今天過着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社會主義農業正在生產着打破紀錄的，在本國史無前例的收穫量。一九三七年，收穫了將近七十億普特[●]的糧食，而革命前的最大豐年則只收穫四、五十億普特的糧食。

● 一普特(IVY)合二六·三八公斤。——譯者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凡是有少數人發財致富，在另一端就有千百萬勞動人民更加貧窮和困苦；繁榮時期以後，必然有嚴重的危機繼之而來，這種危機破壞生產力，帶來失業、飢餓和貧窮。反之，社會主義制度則不知有危機，不知有失業和貧窮。

無可辯駁的事實清清楚楚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不但在經濟領域如此，而且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化、科學和藝術的領域，在民族關係的領域，也是如此。只有被收買的替資本主義辯護的人們，才會否認這種優越性。也只有常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不可救藥的白癡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才仍舊敢於指明說：工人階級不能擔負指導本國命運並組織國民經濟這個歷史任務，在國家和經濟事務上「缺乏經驗」的無產階級，撇開在這些事務上「有經驗的」資產階級就不成。

蘇聯立國二十年的歷史，輝煌地證實了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十週年所發表的言論：

「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綫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能够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

● 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五七頁。——譯者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給予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教訓，就在於此；在慶祝它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有強調這個教訓的必要。

二

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來支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如果沒有這種支援，蘇維埃的工人和農民爲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就會流出更多的血，就會有更大的犧牲。但儘管這樣，我們必須率直地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沒有能夠完全履行他們對於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義務，也沒有能完全履行他們對於本身解放的義務。他們不但仍處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在意大利和德國淪爲法西斯野蠻奴役的犧牲品，而且無意中從旁給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增加了困難、窮乏、痛苦和犧牲。

但如果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無產階級，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的期間，沒有在他們革命進程中半途而廢，那末，世界就會變成什麼面貌呢？如果一九一八年德國和奧地利的革命貫徹到底，如果由於這個革命的勝利，在歐洲中心，在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那末，世界就會變成什麼面貌呢？西歐無產階級和蘇聯工人階級一旦有了革命的結合，不但會使消滅反革命干涉和內戰容易百倍，而且會使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無限加速。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或其他國家就不會有法西斯獨裁。就不會有法西

斯對工人階級和各國民主人士的進攻。西班牙和中國的人民就不會遭到目前的苦難。人類現在就不會受到預示一場新的世界屠殺的威脅。

當俄國工人和農民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時候，中歐已經具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可以使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無產階級走上蘇維埃工人和農民的路綫。但這件事沒有發生。這件事所以沒有發生，主要是因為那時在無產階級羣衆組織的領導上，決定權屬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他們自從大戰爆發以後就一直與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

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力求保存資產階級社會的破碎基礎，因而爲了欺騙工人的大多數，就廣泛利用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思想和政策的影響，在他們中間散佈一種成見說：不要進一步發展革命而要急速取消革命，才可以把工人引到社會主義。由於他們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分裂了工人運動，削弱了無產階級，使它離開農民和小市民而孤立，這樣一來，就是幫助了資產階級集合隊伍去進攻革命的工人和農民。那些政治上的懦夫和欺騙無產階級的人們，站在工人階級羣衆組織的領導地位，用犧牲、窮困和經濟破產的可能前途來嚇唬工人。他們向工人保證說：不走布爾什維主義的道路，不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應用到革命的實踐上，不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把工人引向社會主義；而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走那與資產階級聯合並保存資產階級體系的道路——就可以確保和平地、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現在，二十年來的結果擺在我們面前了。舉例來說，德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大衆在戰後整個

期間，特別是在法西斯獨裁的野蠻統治下所忍受的犧牲和窮困，要比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革命倘若獲得勝利時所可能要求的一切犧牲和窮困，大上千倍，這誰能否認呢？

社會民主黨不但沒有做到它所保證的和平而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且由於它那完全投降和分裂的政策，反而替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掃清了道路。

如果意大利沒有圖拉蒂和達拉貢那的社會民主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就不可能得到勝利。如果德國沒有艾柏特和諾斯克的社會民主主義，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就不可能得到勝利。如果奧地利沒有倫納和鮑爾的社會民主主義，舒什尼格的法西斯主義也就不可能得到勝利。現在，這個真理已由戰後歐洲政治史上許多今天著名的文件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沒有什麼能夠掩蓋它了。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那種無比的革命危機情況之下，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分裂了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解除了它的武裝，阻礙了已經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挽救了資本主義的統治，因而使勞動人民成爲法西斯進攻的目標。同時，布爾什維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却團結了工人階級，創造了不可侵犯的工農聯盟，毀滅了資本主義，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果，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建設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斯大林同志在十年前萬分正確地寫道：「除非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

● 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六三頁。——譯者

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十週年，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應記取的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則教訓，就在於此。

三

二十年間，特別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已經得到許多經驗，受了許多痛苦，並且在他們自己的慘痛經驗的基礎上學得了許多東西。一方面，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了確定不移的勝利，另一方面，各國法西斯尤其是德國法西斯因暫時擊敗工人階級而給它許多教訓，這就不但在工人階級中而且在各國社會黨的隊伍中和受它們政治領導的工會中，損害了社會民主主義舊有的影響。在社會民主黨的陣營裏，一種過程已經開始，就是他們漸漸脫離改良主義的立場，脫離與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政策，而過渡到與共產黨共同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立場，過渡到工人階級統一行動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立場。這種過程已明白表現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社會黨與共產黨統一戰綫的成立，也部分地表現在一些其他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統一戰綫的成立。

最近幾年來的整個趨勢既促使這個過程更便利地、更迅速地進一步發展，就使工人階級不得不面臨一個最重要的突擊任務，即不惜一切代價來堵塞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走向法西斯的道路，在法西斯當權的國家中推翻法西斯，並為保衛世界和平而反對法西斯戰爭製造者。由於共產黨正

確地運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主要路線，這個擺脫社會民主主義的過程正在加速進展。

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影響，由於人民戰綫運動的發展以及共產主義在工人運動隊伍中與日俱增的影響，無疑地，將有數目日增的社會黨及其組織放棄那破了產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對共同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並贊成與共產黨合併成一個單一的無產階級大眾的黨。

這種合併已在加達魯尼亞的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實現了。西班牙共產黨和社會黨正共同準備合併。在法國，因為共產黨和社會黨在統一的勞工同盟中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隊伍中聯合作戰，也因為統一的勞工同盟的成立對於團結法國無產階級力量的整個進程發生了有利的影響，所以合併所需要的先決條件也漸趨成熟。意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的新協定，正在更進一步地加強它們的友愛關係，加強它們反對墨索里尼法西斯獨裁的共同鬥爭的聯系。在德國，儘管社會民主黨國外執行局的死硬派領袖使出一切陰謀詭計，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相互的了解和協調正在反希特勒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中日益增進。

我們可以確信地說：在這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十週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就快要消滅社會民主主義在世界工人運動中所造成的分裂了。在消滅這種分裂的路途中，仍有許多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困難和障礙。有些困難是與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和傳統有關係的，不很容易克服。但主要的事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對於工人運動力量的分裂深感興趣，正在

盡一切可能，並且將來還要盡一切可能來阻礙工人運動統一的建立。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社會黨國際的反動領袖們正瘋狂地努力倒轉歷史的車輪。這些領袖們，甚至面對着德、意兩國在西班牙的兇惡干涉，面對着日本法西斯軍閥向中國的殘暴進攻，面對着一場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非常劇烈的威脅，也盡一切可能，來破壞國際工人組織採取共同行動以保衛西班牙和中國、保衛和平的每一企圖。

但是如果工人階級滿懷着堅定的決心來統一他們的力量、完成他們的歷史任務，那末，在法西斯和反戰爭的鬥爭統一的路途上，就沒有工人階級不能克服的困難和障礙。

在消滅世界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分裂上，一個莫大的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即國際無產階級的強大支柱，也就是和平、自由和進步的強大支柱的存在。由於蘇聯工人的榜樣，他們的勞動英雄主義，他們的斯達漢諾夫運動，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忠誠，他們對於人民之敵、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的間諜、法西斯的奸細和代理人的無情鬥爭，他們就在團結世界工人運動那些分裂了的力量上發生絕大的影響。對於蘇聯這個勝利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和熱愛正在不斷增高。而這個事實就是一服最猛烈的解毒劑，足以對付階級敵人那些或明或暗的代理人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所進行的分裂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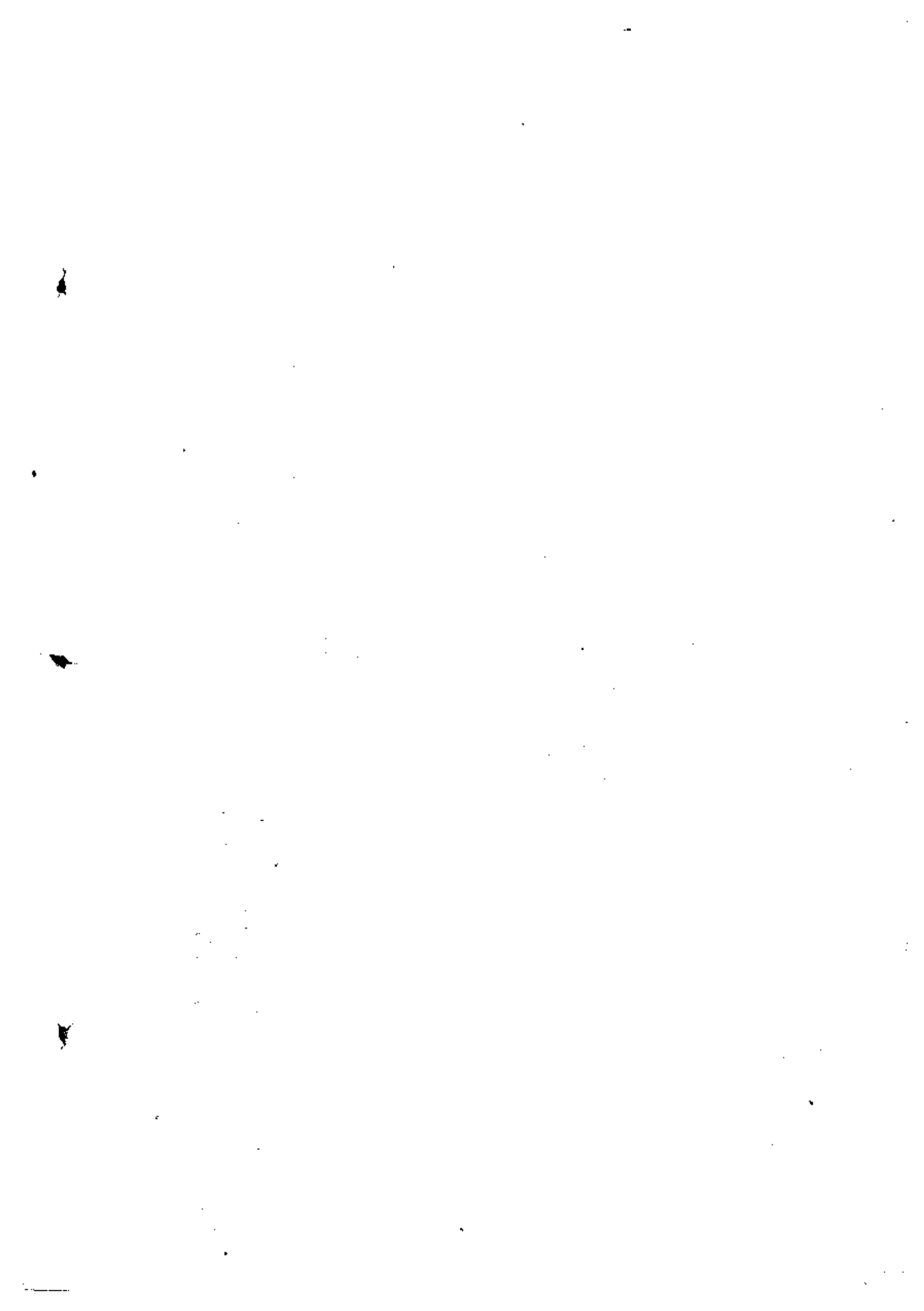
這個勝利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既然在國際無產階級的統一起着這樣卓越的作用，就把一切真誠擁護工人事業的人們更密切地團結在蘇聯的周圍。在目前國際局勢之下，要斷定誰是工人階級

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朋友和誰是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要斷定誰是民主與和平的擁護者，和誰是民主與和平的反對者，除了看他對蘇聯的態度外，沒有也不能有更可靠的標準。要考驗工人運動中每一活動分子，每一工人階級政黨和每一勞動人民組織，每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民主人士的忠誠老實，就要以他們對於這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所抱的態度爲試金石。蘇聯是反法西斯鬥爭最重要的支柱，如果你不以一切可能的助力來鞏固這個支柱，你就不能進行反法西斯的實際鬥爭。蘇聯是維持國際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不用全力支持蘇聯，你就不能對挑起新的世界屠殺的法西斯進行猛烈的鬥爭。蘇聯的勞動人民正用英勇的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如果你不反對蘇維埃國家的敵人，你就不能在你本國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實際鬥爭。法西斯主義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派代理人是蘇聯的敵人，如果你不痛斥他們，你就不能成爲蘇聯的真朋友。

一方面是法西斯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的勢力，另一方面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勢力，兩者之間歷史性的分界綫，實際上正表現在對蘇聯的態度上，這不是對一般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的表面態度，而是對那已經實際存在了二十年、跟敵人進行着不倦的鬥爭、實行工人階級專政和斯大林憲法、以列寧和斯大林的黨爲領導的蘇聯的態度。

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十週年，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應記取的第三個最重要的原則教訓，就在於此。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四 人民民主

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我確信這個大會將一致同意把它改稱為保加利亞共產黨——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的。它是一八九一年在布茲魯查代表大會上創立的一個社會民主黨。然而，只是在一九〇三年，在與「廣泛派」社會主義者破裂之後，它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和工人階級的黨。

在其發展期間，我們的黨會對異己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影響進行不斷的鬥爭，主張形成一個獨立的、自有其觀念形態和組織的工人階級。在一九〇〇年前後，我們的黨是一支渺小的、可是漸趨壯大的隊伍，努力把階級意識灌輸到工人中間，把他們組織起來並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這就是說，我們的黨主要是一個傳播社會主義的宣傳組織。由這個微弱的地位，它漸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發展為工人階級羣衆性的政黨。

在保加利亞勞動人民所熱烈歡迎的俄國革命衝擊之下，黨在一九一九年宣佈自己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並聽從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參與了共產國際的創立。在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自動解散以前，我們的黨始終是共產國際的積極成員。

在三十年的期間，尤其在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義之後，我們的黨肅清了它那非布爾什維克的、正統的「緊密派」社會主義殘餘，進行了反對種種右傾和左傾的鬥爭，學習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積累了日益增多的經驗，在思想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把自己發展、改變和重新武裝起來。它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工人階級有組織的、有覺悟的先鋒隊，一個新型的黨；這個黨能够在生死鬥爭中動員和領導工人階級，能够在工人階級和其他城鄉勞動人民之間造成戰鬥的聯盟，能够推翻殘暴的法西斯獨裁，能够把我國的命運操在自己的手中，堅決地領導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走向共產主義的完全成功。

黨在發展中不得不經過一條艱難、險阻而曲折的道路，一條英雄主義以及對工人階級和勞苦人民有堅定信心的道路。我們的黨經過長期的地下活動，遭到嚴重的挫折，受到巨大的犧牲，但永遠沒有懈怠，也永遠沒有放棄鬥爭。

黨始終忠於工人階級解放的使命。從它成立以來，不管有什麼錯誤、缺點和動搖，它總是力求深入羣衆，與羣衆一同前進，用不妥協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精神教導他們，忠誠無私地保護他們的利益，領導他們向那些誓不兩立的敵人進行戰鬥。在保皇法西斯獨裁和德國

佔領下的最艱苦的歲月中，黨無畏地帶頭作反法西斯和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組織和指導了游擊運動，創立了祖國陣綫，並且由於黨那種無私的、正確的領導，它能夠領導全國走向九月九日的勝利，能夠取得廣大羣衆的同情和信賴。

最近，參加祖國陣綫的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我們的黨章和黨紀的基礎上與我們的黨合而爲一，於是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團結成分徹底消滅了，現在工人階級只有一個單一的政黨了。

今天，我們的黨被公認爲我國國家行政和整個公共生活的領導力量，那是再自然不過和再合理不過的事了。

我們黨的巨大威信，我們代表大會所引起的普遍注意，我們人民所寄託在它那些決議上的希望，都明白地指出：我們的黨負有歷史任務來奠立社會主義社會即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的基石，以保證我國的進展。

毫無疑義，保加利亞共產黨既然領導着工人階級，享有勞動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並且永遠信奉着戰無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就必能勝利完成它的歷史任務。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必能在這一點上再加一層保證。

一 黨的主要發展時期

在分析我們黨的現在狀況和當前任務以前，應該把它從創立到今天的發展作一番全面的、批判的檢查。這不但對於黨，而且對於我們人民和國家來說，都有歷史的和政治的兩重意義。黨在過去歷史中的某些問題必須完全澄清。

我們黨的歷史可分為下列幾個主要的時期：

- (一) 從一八九一年創立起，到一九〇三年與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分裂止。
- (二) 從一九〇三年黨作為一個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黨而成立的時候起，到俄國革命、黨在一九一九年變為共產黨和參預共產國際的創立止。
- (三)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九月起義。
- (四) 從一九二三年的九月起義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 (五)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的起義。
- (六) 從九月九日到今天。

黨史中這些主要時期，當然各有它們自己的一些發展階段。

讓我們把我們黨的發展史中這幾個時期的最大特徵分析一番。

(一)「緊密派」社會黨時期

在開始分析「緊密派」社會黨時期以前，我要說：我們黨在第一個時期（從一八九一到一九〇三年）的特色是，日增地、堅持地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對那些否認在當時還欠發展的社會條件之下能作社會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進行了不斷的鬥爭。所要證明的是：在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保加利亞，就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新興的工人階級將是社會主義的代表，前途是屬於工人階級的，工人階級必須有它自己的政黨。圍繞着這些問題，黨的內部，在第米特·布拉戈耶夫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和楊科·薩卡左夫的改良主義機會主義派之間，隨即起了一場越來越大的鬥爭。這場思想鬥爭的結局，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社會主義。

黨在其「緊密派」社會黨時期的顯著特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對於國際主義有無限的忠誠，對於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的代理人抱着不妥協的階級態度，對於工人階級的勝利和前途懷着不可動搖的信心，並且有自覺的、鐵的紀律。「緊密派」社會黨人堅決地相信：黨員的個人生活、私人利益和個人意志必須服從無產階級黨的利益和意志。由於具備這些品質，我們的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緊繼其後的時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品質使它成爲工人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使它能將改良主義逐出勞工運動的主要障地。這些品質也有助

於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採取一種鮮明的國際主義立場，使它更靠攏布爾什維克黨，並且使它在俄國革命和創立共產國際以後進行它自己的布爾什維克化。

在「緊密派」社會黨時期，我們的黨清除了它隊伍中的改良主義派，保證了工人階級自成爲一個階級的獨立發展，並且對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進行了不可和解的鬥爭。階級對階級是我們在這時期的口號和政策。我們的黨取得了工人和勞苦大眾那日趨強烈的鬥爭的領導權，領導他們去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爭取社會立法、爭取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的改進、反對資產階級那些對內對外的反動政策。它組織並且領導了工會運動。它指導了一九〇六年貝爾尼克礦工的大罷工，也指導了以後幾年間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的罷工。沒有一次罷工不受黨的領導，至少沒有一次罷工不受黨的影響。

黨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教導勞動人民。它首先建議並且很積極地參預巴爾幹社會黨聯盟的創立，並且用全副力量來鞏固保加利亞勞動人民與其他巴爾幹國家以及全世界的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一致。

「緊密派」社會黨人對改良主義和各種改良主義派系採取不屈不撓的態度，他們不肯在勞工運動中與資產階級代理人爲伍，他們進行保衛工人階級切身利益和權利的戰鬥性的鬥爭——這一切都標誌着他們是國際勞工運動中和第二國際中一個特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在一切左派社會民主黨中，他們是最與布爾什維主義相近的。

然而不能因此就得出一個結論說：「緊密派」社會主義在一些基本問題上與布爾什維主義一般無二。有人以爲「緊密派」社會主義是保加利亞牌的布爾什維主義，它只要適應國際新形勢就夠了，這種危險的錯誤思想使黨受了損害。

應當強調說，正是黨的這個錯誤觀念，尤其自第米特·布拉戈耶夫以下黨領袖的這個錯誤觀念，使黨停滯在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它不能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新東西，即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現代化、使它適合於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而作的寶貴貢獻。這就大大延緩了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說明了在夫拉達耶事變時期尤其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軍事法西斯政變時期，黨領袖何以採用了錯誤的策略。

「緊密派」社會主義，特別由於它那不妥協的階級態度、它那反對保加利亞孟什維主義的鬥爭、它那鐵的紀律，而與布爾什維主義相近，這是實情。然而，「緊密派」社會主義，在幾個關於原則和策略的基本問題上，與布爾什維主義以及列寧主義有所不同這也是實情。

「緊密派」社會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差別是什麼？

「緊密派」社會主義不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特徵。黨綱上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黨還不知道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新階段，最後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而沒有具體地提出政權問題和用武裝起義作爲推翻資產階級的手段。

雖則「緊密派」社會主義的黨在結構、組織和紀律上與列寧論黨的學說相近，但在黨的任務

問題上，即黨在革命中和爭取政權的鬥爭中是戰鬥的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問題上，黨却沒有抱着列寧主義的見解。我們的黨還沒有認為自己是保加利亞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這個最高組織形式能夠領導勞動人民的一切其他組織，能夠與羣衆成立最密切的聯系，因而能夠保證革命活動的成功。

「緊密派」社會主義未免在勞工運動中有某種崇拜自發性的毛病。它惑於社會民主黨那種以為客觀的社會法則能自動發生作用的思想。它以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鼓動和宣傳，說明和解釋那些在客觀上起作用的社會發展法則，用社會主義的精神來組織和教育工人及一切勞動人民，喚起工人的階級意識，指導他們的日常鬥爭，以便達到那由於客觀條件成熟而必然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能夠動的力量，不以為它不但要組織和教育勞苦人民和指導他們的日常鬥爭，不但要說明事變，而且要參加革命事變的創造和疏導，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組織和發展上要成爲一個主要的因素。因此，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刻，黨有某種落後和被動現象，當羣衆已經起義的時候，黨有關門主義的脫離羣衆現象。

「緊密派」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教訓變爲教條，因而黨流於關門主義，使它更難與廣大羣衆相聯系。例如，黨既然力行反資產階級的不妥協的階級鬥爭政策，既然正確地反對與資產階級政黨在各種選舉上相聯合，反對資產階級國會那種「建設性的」立法工作，就把獨立行動變成教條，在任何情況之下一概不贊成與其他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成立諒解，於是實際上自陷於

孤立。我們黨的態度與列寧主義的革命讓步學說沒有絲毫共同之處，而沒有革命的讓步，任何革命的黨都不能進行勝利的鬥爭而向前邁進。

黨不了解農民在工人階級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同盟者的作用，就在農民問題上採取了普列漢諾夫派而非列寧主義的見解。它只在農民轉到無產階級的陣地時才把他們容納在黨的旗幟之下。我們深知，列寧補充了並且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的學說。他提出了並且發展了一個策略，即在小商品生產者的農民準備接受社會主義以前，就結成工人與農民的戰鬥性的聯盟。列寧指出：農民現有的革命潛力不但可以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可以用在社會主義革命。

改良主義者想把工人階級的黨變成薄弱的小資產階級的黨，因而使它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使工人階級失去獨立，對於這些改良主義者，我們的黨進行了正確的、勝利的鬥爭。但是我們的黨沒有了解：農民也是受壟斷資本剝削的小商品生產者，有相當大的革命潛力，他們是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天然同盟者，而沒有工農聯盟，沒有實現工人階級在這聯盟中的領導權，就不能推翻資本家的統治，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勝利。

「緊密派」社會主義武斷地認爲，農民小商品生產者只是社會中的保守分子。它不明白，托辣斯的統治使農民大眾遭到日甚一日的剝削和貧困化，使他們越來越不滿意，因而引起了他們中間的革命傾向。這種對革命中爲工人階級同盟者的農民的革命潛力缺乏了解，就是「緊密派」社會

主義與列寧主義最獨特的差別之一。因此，這就絕非偶然，在一九〇〇年農民起義時期，黨忽視了農民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革命潛力，而這種革命潛力，只有在工人階級及其戰鬥的先鋒隊領導之下，才能發展和實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寧所發展和貢獻給馬克思主義寶庫的許多問題上，如在帝國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延續和應用問題，「緊密派」社會主義都不採取列寧主義的立場。因此，它沒有從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教訓得到益處，並且在它評定那次革命的價值和從那次革命推出的結論上，一概沒有超過考茨基的見解。它完全違反了列寧在「兩個策略」中所發揮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新的主要見解，即關於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武裝起義的見解。因此，我們的黨儘管不倦地宣傳社會主義革命是勞苦人民的唯一出路，却對於這個革命的基本問題沒有清楚的概念。黨沒有考慮到在保加利亞以實現革命的特殊手段問題，沒有考慮到革命的主要動力、革命的性質和特點以及工人階級和黨的任務。黨沒有注意工人階級的同盟者的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的黨儘管對於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有絕大的革命功勞，却還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不是一個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的新型的黨。

●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〇三頁。——譯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當主要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發展他們的階級意識的時候，「緊密派」社會主義的短處和缺點實際上還沒有被感覺到。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推翻資本主義成爲實際問題的時候，這些短處和缺點就明白顯露出來，被深刻地感覺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在俄國革命以後，黨在士兵中間發動了一個教育的和鼓動的運動，使他們準備「做效他們俄國弟兄們的榜樣」，這就是說，準備革命。但在決定的關頭，當前綫士兵的槍口轉向戰犯們，集體起義而向索非亞出發（這實際上就是做效他們俄國弟兄們的榜樣了）的時候，黨却沒有擔當起它的任務。黨沒有組織和成功地指導這個起義，沒有吸引工人和農民來參加以使它變爲全國性的起義；沒有給它一個方向，把它轉變爲反對君主制度（德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者）、反對用戰爭來掠奪和自肥的資本家統治集團的人民起義。在那時候，黨無疑地能夠提出「和平和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來團結大多數的城鄉勞苦人民。工人的黨和農民聯盟的行動統一必能保證起義的成功。這種爭取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起義的勝利，就可以在一九一八年轉變本國和巴爾幹的一般發展趨勢，使之有利於人民。

我們的黨所以沒有負起一九一八年秋間士兵大眾反戰爭、反君主制度的起義的領導，其主要原因在於它的教條主義傾向，它的非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和方法——「緊密派」社會主義的表現。

我們的黨既然缺乏列寧主義的概念，不知道革命過程在不同的國家中有不同的特點，不知道爭取民主的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有相互關係和有機的聯系，就以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已

經來到，因而以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不能提出人民共和國的口號，因爲這是不合社會主義性質的口號。

我們的黨既然缺乏列寧主義關於工人和農民結成戰鬥聯盟的概念，就認爲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士兵大眾不願爲爭取蘇維埃政權而作戰，所以他們不能進行任何真正革命的鬥爭。正由於這種教條主義地解釋馬克思主義，所以黨沒有負起士兵起義的領導並毫不設法把它變成全面的起義。結果，起義始終是孤立的，沒有正確的領導，因而被鎮壓下去。

這樣看來，「緊密派」社會主義是傾向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却不是保加利亞牌的布爾什維主義。要有長期的鬥爭，才能把黨布爾什維克化，把它變爲一個新型的黨，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如像今天以應有的自豪之感而出現在大會面前的黨。

(二) 我們黨的參加共產國際及其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

我們的黨一致地熱烈地歡迎俄國革命，採用它的口號，並且動員我們的勞動人民來保衛那年青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俄國內戰、帝國主義干涉和伏爾加河一帶鬧饑荒的期間，我們的黨貫徹了一個卓著的政治和救濟運動。那時我們的勞動農民以罕見的熱情和自我犧牲爲他們的蘇維埃弟兄們募集了大批食糧。那時工人階級在黨領導之下擊潰了弗蘭格爾在保加利亞的兩萬之衆的軍隊，因而使邱吉爾及

其伙伴不能用它來對蘇聯作軍事干涉，這些有歷史意義的歲月，誰能忘記呢？

在一九一九年的代表大會上，我們的黨改名為共產黨。與其他許多國家的黨不同，我們的黨整個加入了共產國際，不但如此，而且在布爾什維克黨和不朽的列寧領導之下，參與了共產國際的創立。黨通過了一個新黨綱。它不再把無產階級革命看作長期目標，而把它看作當前的任務，這任務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任務的完成有賴於革命的主觀因素，就是說，主要有賴於我們黨在組織和領導革命方面的志願和能力。在黨的一九二一年代表大會上，它宣佈說，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因素。在它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上，黨宣佈說，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是達到革命勝利必要的先決條件。黨既通過了黨綱上這些已由於列寧基本著作的翻譯而普及了的論點，隨即積極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

黨也在原則上採用了非法鬥爭的方法，以及與這些方法相結合的盡量利用合法鬥爭，如國會、市議會和州議會等的鬥爭的一切可能性。

黨進而創立自己的軍事組織，在兵士中間從事大規模的宣傳和組織活動，開始把羣衆武裝起來。它領導了災難性的大戰之後的勞動人民的激烈鬥爭，領導了爭取大赦、反對高昂生活費、反對變保加利亞爲干涉蘇聯的基地、爭取承認蘇聯等偉大的運動。

同時，黨發動了一個羣衆性的鬥爭，要把作爲壓迫、掠奪和剝削工具的地方自治機構變爲替勞動人民謀利益的團體。許多重要的鎮議會和一些村議會轉移到共產黨的掌握之中。這樣，在一

九二〇年，我們共產黨擁有二十二個鎮自治機構和六十五個村自治機構。它們爲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謀利益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當然總遭到資產階級和中央政權的劇烈阻撓。爲了形成和鞏固這些被稱爲公社的機構而作的激烈的長期鬥爭，將永久記載在我國的歷史上。

除非無產階級在黨領導之下能在一切領域中完全取得政權，這些公社必定是短命的；它們一個一個地爲資產階級所消滅。

但勞動人民在黨領導之下奪取地方自治機構的鬥爭，很有助於團結羣衆來對剝削者進行鬥爭，並且大大提高了黨的威信。

我們的黨把勞動人民爭取當前需要的鬥爭與爭取革命勝利的決戰準備，聯繫起來。勞動人民的重大利益一旦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或者他們政治上的各種權利一旦遇到嚴重的危險，黨就毫不猶豫地也運用組織政治性的總罷工的手段，如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運輸工人的罷工，又運用較大的羣衆行動手段，如一九二二年黨甚至與農民聯盟政府合作來反對高漲的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這樣，黨團結了新的廣大的城鄉羣衆。

儘管它參加了共產國際，並且在戰後的革命局勢中出頭領導勞動人民的階級鬥爭而大獲成功，黨却還沒有領會，黨的領袖也還沒有具體地指出「緊密派」社會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差異，還沒有從這種差異吸取黨所需要的教訓，並且還沒有帶頭進行一個鬥爭，來克服「緊密派」社會主義的消極殘餘，來給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武器。

黨誠然正在積累它自己的革命資本，但在黨裏佔優勢的，仍然是合法主義的、宣傳主義的習慣以及視馬克思主義爲教條而非革命行動指南的傾向。

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正是這種「緊密派」社會黨的教條主義傾向佔上風的時候，上述的情形很明顯地見於黨領導機關所採取的立場。黨領導機關宣佈那不幸的中立政策，用完全不合實際、不合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死板教條爲理由加以辯護。黨領導機關主張：因爲農民聯盟政府已因其所辦的行政而失去威信，民衆不會起來保衛它以抵抗法西斯的政變；另一方面，因爲農民還不願爭取工農政權，他們不會響應共產黨反法西斯的起義號召。黨領導機關顯然低估了共產黨在羣衆中間由鬥爭得來的巨大威望。它低估了人民對法西斯主義、對銀行家軍閥寡頭的憤恨，即由宮廷的代表們和資產階級保皇黨集團激起的並由共產黨鼓動起來的憤恨。如果黨領導機關學習一九一七年九月科爾尼洛夫想發動政變時布爾什維克黨所樹立的榜樣，如果它與農民聯盟的健全力量聯合起來，公開反對法西斯陰謀家，那末，法西斯政變就必被打得粉碎。

六月九日和以後在黨內領導上佔優勢的那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緊密派」社會主義的對革命的看法，造成了一次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敗。黨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一個可以完全毀滅剛在萌芽的保皇法西斯勢力而在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奪取重要陣地的機會。

在戰後資本主義危機和繼之而來的爭取政權鬥爭的新條件之下，「緊密派」社會主義，作爲工人階級一種思想的和政治的武器，沒有經得住歷史的考驗。經驗證明：這個武器顯然不足以保證

我國無產階級的勝利。

我們的黨必須了解這種情況，必須根據自己的革命經驗看出「緊密派」社會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差別，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檢查自己全部的政治活動和組織活動，一舉克服它那消極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習慣和方法的一切殘餘。「緊密派」社會主義那些健全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品質和經驗，必須熔化在布爾什維克的洪爐中。

我們的黨已經沿着這條路穩邁步前進，但在九月起義被敵人殘酷無情的砲火鎮壓下去之後，黨隨即處在非法地位，遭受白色的恐怖，現在不得不在這些艱苦條件之下實行肅清過去那些消極的殘餘和實行布爾什維克化。

(三) 一九二三年九月的起義——黨布爾什維克化的轉折點

保加利亞共產黨所組織和領導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人民反法西斯的起義，是黨從「緊密派」社會主義發展為布爾什維主義的轉折點。

共產黨在法西斯政變造成危機時所沒有完成的事，它後來在法西斯政權陷國家於新危機的時候努力去做，而新危機就引起了九月的武裝起義。一九二三年八月，健全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在黨的領導機關內佔了上風，於是根本改變了它的戰略和戰術。黨脫離了它從前的孤立狀態，從事於把城鄉勞動人民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團結起來打成一片，進而準備羣衆

來進行反保皇法西斯獨裁的總鬥爭，其中包括着武裝起義和提出工農政權的口號。

黨既朝着這個新方向前進，就與農民聯盟結成一個共同奮鬥的同盟，試行與馬其頓的團體馬其頓國內革命團成立協定，並且向那被領袖們套在詹科夫戰車上的社會民主黨伸出手去要求共同奮鬥。黨與農民聯盟合作，取得了九月人民武裝起義的領導權。

這次起義發生時的條件，自然不再像六月間那樣順利。主動已轉入敵人之手。但甚至在九月間，起義的勝利在客觀上還是可能的。一切都要取決於共產黨和起義羣衆的毅力、勇氣和團結。黨的隊伍和領導機關沒有充分體會六月九日策略的錯誤和有害，黨沒有完全布爾什維克化，如我在上文所強調的，這種情況使它不能正確地組織和領導一九二三年九月的起義，也不能保證起義的成功。

九月事變證明了，地方和中央的許多黨領袖不是沒有實行不妥協的反法西斯鬥爭，就是只在空談鬥爭，沒有信心或鬥志，沒有真正使黨準備來做這種鬥爭的願望。結果，這些事變發生時，許多黨組織都措手不及。在起義期間，地方上的許多領導人不能或不願從事反對法西斯政權的行動。起義所以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有些失敗對於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未來勝利是大有裨益的。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義的失敗就是這樣。

黨取得了起義的領導權，消除了六月九日的失敗主義，實行反法西斯獨裁的堅強鬥爭，這種

事實對於黨自己的前途，對於保加利亞革命運動的前途，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

九月起義在人民大眾與法西斯資產階級之間造成一條血腥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結果，法西斯在以後的年歲裏永遠無法鞏固它的地位，永遠無法形成一個廣大的社會基礎。黨爲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綫而進行的無私的鬥爭和始終如一、不厭不倦的工作，使黨與羣衆接近得多，加強了黨與羣衆的聯系，創造了黨在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鬥爭中成爲城鄉勞動人民真正領導者的先決條件。

這些都是牢牢深植在我們黨的革命武庫中的偉大成就。

九月起義的血的教訓刺激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這種過程也頗得力於一個事實，這就是黨的領導人第米特·布拉戈耶夫公開承認六月九日的錯誤，並且完全認可九月起義。

然而在這同時，黨和羣衆所遭到的失敗和重大傷亡，使黨內取消主義的右翼和左翼傾向得以繼續活動。兩派一概指責九月起義，並且聯合成一個無原則的集團來竭力反對九月起義的黨領導機關。這個集團的最後目標實際是要取消共產黨。

以尼古拉·薩卡羅夫和伊凡·克林查羅夫爲首的一羣舊共產黨活動家，宣佈黨已「取消」，而另創立一個流產的機會主義組織，即「獨立工黨」。工人們以仇視的態度對待這個叛逆的「黨」，同時中央委員會開除取消主義者的黨籍。這指明了在九月起義失敗以後黨所遭到的危險，黨必須對這種危險進行決定性的鬥爭。

一九二四年四月，黨舉行了非法的維多沙會議，有多數地區的代表參加。這是黨受了九月的挫折以後，爲法西斯政權所禁止以後在發展上的一件大事。

回顧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們黨的大事和策略，維多沙會議表示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評定。會議承認：在「六九」起義時期，黨在應用統一戰綫策略上容許了嚴重的過失，並且在六月九日犯了一個決定性的錯誤。

會議批准了黨在八月初所通過的走向武裝起義的方針，但指責了中央委員會和黨務會議多數人所堅決主張的九月前和九月後的「六月九日策略」。中央委員會替這種謬誤主張所作的辯護，大大妨礙了黨自覺地走向武裝起義。

會議所認爲正確的是：黨在人民大眾發動起義的時候「曾取得起義的指揮權」，並「曾確定以工農政權爲其目標」，並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曾試行「組織、統一和擴大那次起義」。黨因此表明：它「能從革命的宣傳和鼓動轉移到革命的行動」，它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已很可嘉地完成了所負的任務，即準備和領導勞苦人民走向新的武裝起義，以建立一個工農政權。

維多沙會議的重要性在於一個事實：在黨的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會議勝利地把黨的健全力量團結在中央委員會「九月核心」的周圍，使這些力量以共產國際所贊成和批准的黨的九月路線爲依據。但在發動羣衆來擁護黨的正确政策的時候，在反對右傾的時候，會議對於那須加以堅決鬥爭的左傾危險，沒有發出足夠的警告。

隨着九月起義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組織的被列爲非法，時局表現了以下的幾個特點：

(一) 本國正面臨一個遠景，即必須展開推翻法西斯政權和創立工農政權的新鬥爭。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國會選舉的結果證實了黨領導機關這種與共產國際一致的估計。選舉的結果表示出，共產黨和農民聯盟所代表的反對法西斯政權的反對派是很強大的。結論是：羣衆非常憤怒，他們願意爲推翻法西斯政權而繼續奮鬥；

(二) 共產黨和農民聯盟用共同的名單從事競選運動，可見他們已從過去取得教訓，並且已採用統一戰綫這個新的策略。對於這些選舉的勝利，共產黨和農民聯盟的聯合鬥爭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

(三) 法西斯獨裁嚴重地妨礙了黨的合法的羣衆工作。同時，新武裝鬥爭的遠景使黨特別注意羣衆的軍事訓練。

在這種情況之下，受了法西斯政權白色恐怖的刺激，黨內尤其是黨的軍事組織內發生了極端左傾的危險，黨的軍事組織爲了報復政府的恐怖手段，組織了自己的集團，實行恐怖行動。

同時，大局在一九二四年末和一九二五年初起了變化。由於歐洲的資本主義一時有了局部的穩定，法西斯的國際地位和國內地位暫時加強了。新的武裝起義是沒有前途的。一九二五年三月，黨的國外代表就國內和國際兩方面重新估計本國的地位，於是建議暫行放棄黨的武裝起義路線。他們提議建立羣衆組織和加緊工農大衆爲滿足其切身需要而作的羣衆鬥爭，以代替武裝起

義。這個新政策的用意，在於預防那急迫的、必至使黨和革命運動受大害的極端左傾危險。然而，國內的黨執行部已被證明不能抵抗極端左傾，不能及時停止武裝起義的政策，不能按照轉變了的情況進行調整黨的活動。

法西斯政權更加兇暴地繼續施行它那恐怖的政策。它乘着黨軍事組織領導人的冒險行動的機會（這些行動到了攻打索非亞大教堂而登峯造極），發動了對於積極共產黨人和工農活動家的集體屠殺。

隨着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攻打索非亞大教堂一事而來的恐怖，給黨一個很嚴重的打擊。黨的領導機關瓦解了。經過九月起義而仍存在的黨幹部大多數被殺害、被監禁或被迫逃亡國外。地下工作的條件變成非常艱苦。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必須保證給勞苦人民的鬥爭一種領導，必須繼續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黨也必須從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失敗取得教訓，發現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布爾什維克的基礎上團結黨員。黨既遭了嚴重的挫折，大為削弱，失去其最優秀的領導者，就在發展上遇到一個最艱難的時期。

一九二五年，由黨的國外領導機關發起，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意，召集了莫斯科會議，到會的有黨中央委員會的倖存委員和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事變時逃亡在外的黨活動家；在這個會議上，第一次討論黨的過去和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然而這個會議所作的估計，即黨已做到「逐漸而無痛苦地，沒有嚴重的內部危機，就經過資本主義有機發展時期而達到了資本主義沒

落時期，領會並適應了這個革命時代的特點」，却未免誇張，不完全合於實際。經驗證明：黨由「資本主義有機發展時期到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經過是困難的、動搖的、帶有嚴重的錯誤的，例如在六月九日夫拉達耶士兵起義時所犯的錯誤以及軍事組織領袖的極端左傾的錯誤。

一般說來，領會革命時代的特點是一件艱難重大的事，而要掌握巴爾幹——我們黨所要起作用的地方——的革命時代的特點，則更加困難。會議正確地認為必須研究我們的和俄國的革命經驗，以便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黨必須運用深刻的自我批評來「改造自己，以便在每一歷史情況中自想辦法，並藉着對於具體條件的估計，能在羣衆走向國際革命的道路上正確地領導他們的鬥爭」。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員會的維也納會議，在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問題上，並沒有超過莫斯科會議的確，這會議特別強調的任務是「根據列寧主義把黨的羣衆在思想上團結在黨的旗幟和共產國際的周圍」。

這也是絕對真實的：莫斯科會議和維也納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曾強調說，根據列寧主義來研究黨自己的經驗藉以使黨布爾什維克化，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和莫斯科會議錯誤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化是有機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克服「緊密派」社會黨時期那些非布爾什維克傳統的鬥爭。

在維多沙會議使共產黨團結在九月起義政策周圍以後，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在柏林

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徹底檢查了黨在一九二三年以後的種種活動，它的策略、成就、錯誤和挫折。在第二次會議期間，必須對左傾和右傾進行激烈的鬥爭。

在莫斯科會議上，評定黨所犯的錯誤時，就已經有嚴重的爭論。「六九」失敗主義的辯護者和一九二五年四月事件的極端左傾主義的支持者，事實上在反對九月起義的黨領導機關的鬥爭中聯合起來了。九月政策的代表人必須作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在徹底討論了一切問題之後，右翼和左翼的人都撤消了他們的主張，正式贊成黨領導機關所建議的決定。

但在這次會議以後，爭執又重新氣勢洶洶地爆發出來。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左傾關門主義者聯合成一個無原則的集團來反對九月起義的黨領導機關。這情況在黨的維多沙會議上很明顯。

由於黨在組織方面的困難，出席這次會議的黨組織代表為數很少，並且他們大部分是偶然出席的。再者，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黨內形成了一個暗藏的極端左傾的關門主義集團；他們力圖用秘密鼓動的方法造成一個假多數，以便強迫他人接受他們那關門主義的意見而奪取黨的領導權。

在長久而激烈的辯論中，「六九」的右翼失敗主義被徹底地、決定性地揭發了並解除了武裝。但極端左傾的關門主義派則受到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某幾個共產黨的左翼分子的唆使，雖然舉手贊成九月起義的領導機關的決定，却沒有解除武裝，並且在會議以後立刻繼續和增多其派別活動。

這個會議的確是想對黨的過去作一個分析和總評價。它指出了哪些要素是使「緊密派」社會

主義較接近布爾什維主義而有助於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的。它也指明了，哪許多問題是使「緊密派」社會主義不同於布爾什維主義並阻礙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但黨的第二次會議雖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却沒有走完全部路程，沒有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辨明「緊密派」社會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基本差別。第二次會議也認為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是革命的「緊密派」社會主義對於新情況的適應，而不認為那是克服黨內社會民主主義殘餘以及用布爾什維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黨重新武裝起來的鬥爭。第二次會議強調指出，黨在戰後時期「一般是作為保加利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而發展起來，盡其職責的」，它說：「黨逐漸用『羣衆革命行動和適應革命時代的需要和要求等方法，來代替戰前時期那些鼓動宣傳和經濟鬥爭等方法』。誠然，會議強調說：這種發展『不是成一直綫而是經過一些曲折和搖擺進行的』，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在『推它向前的布爾什維克傾向與拉它向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殘餘之間的矛盾』中發生的。但同時會議又無批判地聲明道，「革命的『緊密派』社會主義和九月潮流」已經變成黨——保加利亞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兩個基本的、不可動搖的根源。

第二次會議描寫九月起義的特點說：「九月起義『完全否定了『六九』策略』，它是『黨的發展上一個大轉折點』，這個轉折奠定了黨『確定不移地擺脫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六九』的殘餘』的基礎，它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道路上的決定步驟。」

第二次會議，在對「緊密派」社會黨時期的評價上，雖沒有認為「緊密派」社會主義就是布

爾什維主義，可是強調了「緊密派」社會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相似處而沒有充分論述二者的差別。

總結那個時期，我要在這講壇上重複說：不幸我們——第米特·布拉戈耶夫最親近的事——不能及時地對黨和保加利亞無產階級革命歷史的一切方面，做一番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新估價，不能利用革命運動的積極而偉大的資本，來一舉克服「緊密派」社會黨時期一切非布爾什維克的表現。

這種事實，再加上黨的嚴重非法地位，就被偶然鑽入領導機關甚至一時取得領導權的一些極端左傾分子利用了。

(四) 反對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鬥爭及左傾關門主義的消滅

左傾關門主義者伊斯克羅夫、喬治·蘭布雷夫、伊利亞·瓦西列夫濫用共產國際的權力，在國內裝作真能解釋共產國際決議的人，乘着黨處在艱難的非法情況的機會，也得到當時暗藏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內和某些國家的共產黨內的敵人的支持，竟能通過有組織的派別活動，在一九二九年夏季舉行了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並且事實上取得了黨的領導權。左傾關門主義者掛着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招牌，實際上走了反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他們提出「剷除緊密派社會主義」的口號，對多年的忠實黨員、對黨的革命歷史，進行陰險的鬥爭，把黨推向脫離羣衆的不幸道路上

去。國內一些老的、有名的黨員同志當時已不幹黨的工作，他們的不活動使上述情況更易於發生。

左傾關門主義派成爲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主要障礙。法西斯獨裁政權正在迫害我們的黨，力求從黨的內部瓦解黨並粉碎黨的領導機關，在這時刻，左傾關門主義派的領袖正是它的最好的盟友。不但如此，正如以後由於揭發布爾什維克黨內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內的外國敵人的間諜組織而在蘇聯發覺出來的那樣，左傾關門主義的領袖，有一些就是爲這些間諜組織服務的。

然而，儘管左傾關門主義派暫時得勢，黨內還有充分的健全力量，足以在勞工運動的新高潮時期領導勞動人民的地方規模的鬥爭。

整個勞工運動和進步運動在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失敗以後所陷入的停滯狀態，漸漸被克服了。一九二七年，工人黨，作爲工人階級合法的黨組成了，工會也重建起來了。代理非法的共產黨的工人黨，即刻設法在羣衆中間獲得很大的權威。羣衆革命新高潮的跡象顯然可見。大罷工爆發了，選舉大獲勝利了，合法的可能性開始被廣泛地利用了。黨正在壯大起來，正在勇猛前進。然而，如果沒有左傾關門主義派那種有害的影響，黨的成就無疑地必會更大得多。例如，他們的第二次全會不集中於黨取得羣衆新戰鬥高潮的領導權問題，却展開煩瑣的關門主義的關於黨的過去的討論，並寫作出連篇累牘的沒有一個工人能讀完的議決案。再說，由於這個派別所犯的錯誤，我們的黨不但在一九三一年夏季，而且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的政變時期，都不能勝利完成那

突破法西斯獨裁戰綫的任務。

左傾關門主義的政策實際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政策，與共產國際的路綫毫無共同之處，並且是反對共產國際路綫的。

一、他們沒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對於戰鬥力的具體分析，來清醒地估計情勢，却反復徵引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關於戰略戰術的一般公式，機械地套用他國共產黨的條件而不考慮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左傾關門主義者把黨雖在他們領導之下而仍能獲得的成績作為自己的功勞，並宣佈說當前的任務是在保加利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二、他們不在工農中間進行堅持不懈的鼓動以傳播黨的口號，準備鬥爭，動員羣衆，却代之以「革命」空談和要求「革命」行動的誇大號召。這種典型的左傾關門主義所提出的口號是：「採取公開的總攻勢」，「奪取街市」，「佔據土地」等等。左傾關門主義者損害了政治罷工口號的信譽，以至革命的工會國際不得不特別指責保加利亞的濫用這些口號。

三、以黨員和羣衆團體成員自覺地接受黨的決定和指示為基礎的真正領導，讓位於粗暴和機械的發號施令。左傾關門主義的領袖對於我們黨所創立的工人黨，抱有不正確的、非常有害的態度。雖則工人黨黨員裏有許多富於羣衆工作經驗的工作人員，雖則工人黨的作用是共產黨影響羣衆的橋樑，但這個黨的地方領袖却被當作次等人物來看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的政變以後，工人黨和其他羣衆團體被禁的時候，左傾關門主義的領袖不表示反對，却趕快宣佈工人黨

「自行解散」。

四、在假「布爾什維克化」的外衣之下，黨的整個「緊密派」社會黨時期被宣告為「孟什維克」和「反布爾什維克」。藉口替九月起義申辯，傳播了一種對該次起義的托洛茨基派「批評」，於是黨的九月活動家被排斥掉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領袖甚至破壞與萊比錫審判案有關的國際反法西斯運動。

五、左傾關門主義者既然依靠外國托洛茨基派朋友的幫助，暫時奪得了黨內部的領導權，就在黨內自成爲一個秘密的托洛茨基派組織。他們在列寧主義的偽裝之下，以兩面派的方式運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來破壞黨的基礎，損害革命運動的信譽。

黨在克服左傾關門主義的鬥爭中得到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特別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否決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有害的決定，這都是應當感謝的。

一九三四年八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決議，對我們的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這個決議解決了保加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成爲黨內各種健全力量在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上統一起來堅固基礎。

這個決議明白白地指出「緊密派」社會黨時期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成分，黨不應當否認這些成分，而應當「自覺地加以提倡和發揮」。

同時，這個決議也明白白地指出「緊密派」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上與列寧

主義的差別。它說明九月起義是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黨的新舊幹部中間變成一個布爾什維克結晶體的開端，這種凝結過程，由於黨領導機關對非布爾什維克傳統殘餘和左派幼稚病的思想鬥爭不堅堅持，曾經受到阻礙。

這個決議號召黨來完全克服「緊密派」社會黨時期的殘餘，因為在黨由純粹鼓動宣傳的組織轉變為爭取政權的黨的過程中，這些殘餘是它的障礙。這個決議也號召黨團結在一種共同綱領的周圍，以便不但對左傾關門主義，而且對其他主要危險，即機會主義、尾巴主義和消極態度，進行鬥爭。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指示黨，要堅決反對派系主義和日甚一日的劃分派系的危險。

左傾關門主義者妨礙黨在共產國際綱領上團結起來的過程，他們口頭上接受了這個綱領，却對黨和共產國際隱瞞他們的異議，同時用左傾關門主義的精神進行修改綱領。

黨的存在和發展又在危急之中。必須發動一切力量來挽救黨；要清算左傾關門主義路線，要奪取左傾關門主義者手中的黨領導權，要從販賣「革命」空談徹底轉變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羣衆工作和鬥爭。只有在黨工作的一切方面迅速克服關門主義的歪曲，黨才能重建它與羣衆的聯系，才能建立一個反法西斯的人民統一戰綫去推翻軍事法西斯的獨裁。我們的黨儘管處在非法地位和遭到法西斯恐怖而有嚴重的困難，因有共產國際的幫助，終於完成這個重要任務。

(五) 黨的新布爾什維克路線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和平以及民族自由的最大威脅，把反法西斯的鬥爭當作基本的當前任務，因此，各國共產黨的政策都有所改變。必須團結工人階級，並且以此為基礎來創造一個強大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以便阻止法西斯進攻和粉碎法西斯主義。要實現統一戰綫，共產黨人就應當克服他們隊伍內部的痼疾，即沾沾自喜的關門主義。關門主義高估了羣衆革命化的程度，低估了勞苦人民爭取目前利益和權利的鬥爭，於是造成在法西斯攻勢面前陷於被動的結果。關門主義用抽象的宣傳和左傾理論家的空談來代替羣衆政策，把各國的口號和策略化爲刻版的公式，不顧到每一特殊民族有與衆不同的特點，於是耽誤了各國共產黨的成長，妨害了真正羣衆鬥爭的展開，阻礙了共產黨爭取廣大勞動羣衆的工作。同時，關於右傾的危險，各國共產黨也必須加以警惕，因爲隨着統一戰綫的廣泛應用，右傾危險勢必增長而表現爲自發和自動，表現爲輕視黨的作用，在決定關頭上動搖。

這就是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基本提綱。在幫助我們黨根本轉變爲真正布爾什維克性質的黨上，它的決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共產國際關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事變所作的反對左傾關門主義領導機關的決議，已經露骨地提出一個問題，即更換那些完全不能使黨轉變的、自稱爲領導的人員問題。這種更換在一九三六年初完全實行了。

黨的新領導機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公開信中，本着共產國際一九三四年的決議，明明白白地揭露了前幾年左傾機會主義關門主義政策的本質，在那幾年裏，「某些小資產階級教條主義分子——關門主義者和派系主義者——曾暫時在黨的領導機關裏佔優勢，強迫他人接受他們那左傾機會主義關門主義的政策。」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公開信擬定下列兩點為黨的基本任務：（一）通過黨的全面團結來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統一戰綫，（二）通過黨的全面團結來組織工人階級。

一九三六年二月黨第六次全會的決定是按照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把它那新布爾什維克路綫加以正確而適當的發揮的。這種發揮包括下列各項：

一、全會強調當前的基本任務是由一切反法西斯組織建立一個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為下列基本的政治要求而奮鬥：恢復梯爾諾涅憲法，按舊選舉法選舉國民議會，取消一切反共法令，解散一切法西斯組織。人民的一切健全力量都要堅固地聯合起來作這些要求的後盾。

同時，黨向一切勞動人民團體建議進行一個爭取滿足他們基本需要的共同鬥爭。黨雖則以為只有在保加利亞成立蘇維埃政府，才能做到根本改善大眾的處境和最充分地最一貫地保衛人民的權利、保衛和平、保衛民族獨立，但對於一個要貫徹上述綱領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政權，黨却表示願意予以支持。

二、全會完全贊成罷免左傾關門主義的領導人員和把黨領導權交給受過考驗的新布爾什維克

路綫的擁護者。同時，全會強調說：必須更尖銳地批評左傾關門主義的政策，以便在黨員羣衆面前揭露它那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派的性質，又必須實行徹底的、有系統的教育，以便使黨員羣衆自覺地、不在言語上而在行動上接受新布爾什維克路綫。

三、全會做出了一個詳盡的指示：要把黨的一切忠實幹部，無論老少，都團結起來參加實際工作，要使黨本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實地、自覺地團結在它的中央委員會的周圍。

由於這個新布爾什維克路綫，黨恢復了它與羣衆的聯系，於是它在全國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迅速提高。

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雖則不是沒有困難，却能不顧其他非法西斯黨派的右翼領袖的抵抗和破壞而壯大起來。事實證明，反法西斯戰綫，尤其是黨，在國會選舉和地方議會選舉上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力量。

在國內，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所反對的主要敵人，是法西斯的代表，即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的政權和詹科夫的所謂社會運動。在國外，威脅和平和保加利亞民族獨立的主要敵人，是希特勒的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爲了反對這雙重的威脅，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發動羣衆，爲下列目標而鬥爭：爭取和平；反對戰爭挑撥者及其保加利亞僕從；保衛保加利亞的民族獨立；爭取與一切鄰國友好相處；爭取與一切實行和平和民主政策的民主國家，不論大小，成立集體安全和共同防禦；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

納粹德國瘋狂地準備新的世界大戰，希特勒侵略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帝國主義者藉着保加利亞保皇法西斯的助力，想統治保加利亞並把它包括在他們的「生存空間」之內，於是繼德國侵略波蘭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些情況有把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各國捲入戰爭的危險。黨正確地認為：蘇聯是維持巴爾幹和平和巴爾幹各民族獨立的唯一可靠的因素。

所以黨提出與蘇聯締結友好互助條約，作為保加利亞對外政策的第一任務。然而，如果保加利亞面臨侵略的威脅，或交戰國有一方因欲把它推入戰爭而竟向它進攻，那末，保加利亞人民必將竭盡全力為保衛自由和獨立而應戰，把這個戰鬥與保衛蘇聯聯繫起來。

在這些條件之下，黨把它的主要努力方向轉到團結一切民主力量來保衛和平和民族獨立，保衛大眾的權利和基本需要，反對戰爭、反動勢力和資本主義掠奪。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蘇聯政府通過它的使者索波列夫提議與保加利亞政府訂立友好互助條約，這證明了黨的主張親蘇方向的正確性，加強了黨在人民中間的地位。它成為爭取與蘇聯締結友好條約這一強大人民運動的中心。在這個人民運動之外，只剩下親德和親英兩個陣營的公開的資本主義反動分子，他們是一致仇恨蘇聯和布爾什維主義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黨的第七次全會，是在為反對保加利亞參戰而鬥爭的旗幟下舉行的。黨認識到：鮑里斯王的法西斯政權既拒絕蘇聯的提議，就使保加利亞追隨了納粹德國的政策，這種情況不能不增長保加利亞即將被捲入戰爭漩渦的危險。黨在羣衆中間更加努力貫徹宣傳，爭取締結對

蘇條約，反對參戰。

結果，已經動員的兵士在保加利亞沿邊境一帶的許多地方起了騷動，他們不肯服從軍官的命令。回家、反對保加利亞參加納粹德國方面的戰爭等口號提出來了。希特勒的佔領軍及其保加利亞的傀儡十分清楚地認識到：保加利亞絕不是一個安全的後方，他們那罪惡的政策不能依靠保加利亞人民的支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對蘇聯的醜惡侵略根本改變了國際局勢。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本是帝國主義兩個陣營間的戰爭，現在成爲以蘇聯爲首的愛好和平人民反對納粹侵略的戰爭了。自大戰爆發時起，我們的黨就採取反對納粹德國集團及其保加利亞僱傭的堅定立場。早在六月二十二日，黨中央委員會就向保加利亞人民發出宣言，把這個立場表達得清清楚楚。

「在以往的歷史上，沒有比現在法西斯對蘇聯進行的戰爭更饒有強盜作風、更反革命、更代表帝國主義的。因此，這個決定一切民族命運的戰爭結局要比任何戰爭更富有正義、更有進步性。這樣一個正義的戰爭不能不獲得世界上每一個正直的、進步的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保加利亞人民的絕大多數是對兄弟般的蘇聯人民懷着深厚的熱愛的，並且把他們改善前途的最大希望寄託在蘇聯人民身上，他們當前一個莫大的任務，就是使他們的國土和軍隊不被用爲達到德國法西斯強盜目的的工具……」

「要提高警惕，要堅決反對政府可能採取的使我們捲入戰爭或使我國供法西斯強盜之用的一

切措施！不給德國法西斯和掠奪者一粒保加利亞的小麥，一片保加利亞的麵包！一個保加利亞人也不受他們雇用！」

在同一宣言中，中央委員會把希特勒的侵略蘇聯描寫成一個「魯莽的冒險」，「希特勒必將因此而陷於滅亡」。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黨的政治局開始準備保加利亞人民對納粹佔領軍及其本地傀儡作武裝的鬥爭。爲了貫徹這種準備，組織了一個特別軍事委員會。武裝軍隊編制起來，進行牽制和破壞的活動，目的在截斷德國人的交通綫，毀壞供納粹用的工廠和倉庫，組織工人在生產上怠工（結果，幾個工廠的產量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勸導農民藏匿農產物等等。我們的口號是：向德國部隊和基地進攻，全面地在國內給德國人及其本地傀儡創造困難條件，粉碎和癱瘓他們的作戰努力。同時，黨進而在「一個兵也不上東綫！」的口號之下加緊軍隊中的工作。在南斯拉夫佔領軍的兵士中間，我們的口號是與南斯拉夫游擊隊交朋友，投到他們那面去。早在一九四一年，第一批游擊隊就產生在拉茲洛格、巴達克、卡洛沃、東斯雷德納山區、塞夫利沃、加布羅沃以及其他地方。

這個英雄的鬥爭不免有許多犧牲和苦難：許多戰士死在絞架上或被槍斃，游擊隊員被斬首在城鄉示衆，牢獄和集中營有人滿之患。然而，儘管有這種野獸般的恐怖手段，鬥爭却日益得勢。德國人由於蘇軍勝利而在東綫遭到的挫敗越大，希特勒德國必然失敗的遠景就越發清楚，而把人

民中間一切愛國力量團結到祖國陣綫的條件也就越發順利；這個陣綫是經我們黨的發起，是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間隨着公佈它的綱領而創立起來的。

祖國陣綫的綱領明白而確切地指出：希特勒統治世界的計劃必然要以納粹德國的滅亡爲結局，鮑里斯王政府把保加利亞變爲希特勒附庸的政策是反人民的，必將把全國人民導向災難。因此，保加利亞人民及其軍隊和愛國知識分子的至上義務，就是團結起來支持偉大的祖國陣綫來拯救保加利亞。綱領要求：應當立刻解除保加利亞與納粹德國的強盜聯盟；應當把德國侵略者從保加利亞領土上驅逐出去；應當保護國家的財富和勞動力使不受外國的侵犯；應當恢復、擴大和鞏固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利；應當奪取保皇法西斯集團手中的軍隊，使之變爲人民的軍隊，以便把我們人民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參加到與其他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上，在蘇聯領導下，完全擊敗德國帝國主義者。綱領力勸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團結在祖國陣綫中，號召成立一個祖國陣綫的政府，以保證我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展爲一個自由而獨立的與其他愛好自由的國家尤其與蘇聯密切聯合的國家。

黨認爲勞動人民和整個民族的生命和前途等一切主要問題都包括在消滅國內法西斯的鬥爭中。不消滅法西斯政權，就不能把國家從法西斯陣營中奪取過來，就不能使國家免於災難、破產和退步。納粹德國那種必然的、可恥的結局越明顯，保加利亞人民就越充分地認識到：我國的法西斯政權已經把它的命運完全與希特勒的奴隸主政策統一起來，乃是一種必須即刻剷除的主要危

險。保加利亞從法西斯枷鎖中的解放，隨着國際和國內的整個局勢而來，成爲工人階級、城鄉勞動人民及一切真正民主愛國力量的中心任務。

那末，在大戰時期，我們黨爲了使國家擺脫法西斯和德國佔領軍而制定的民族和民主綱領就是這樣。這個綱領得到深遠的響應，把大多數人民團結在祖國陣綫的旗幟之下，成爲真正全民的奮鬥目標。

黨認爲：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本轉變的道路上進一步的發展，必以實現這個綱領爲一個不可避免的、決定的階段。

用這個戰鬥的綱領武裝着，黨盡全力使祖國陣綫迅速成爲真正的民族運動，擴大反抗運動，使它具有羣衆性。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羣衆反抗納粹佔領軍及其保加利亞傀儡的鬥爭大爲高漲。在幾個地方，人數不多的游擊隊成長爲有組織的部隊，得到人民的廣大支援。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斯雷德納山區的游擊隊對兩萬左右憲兵和正規軍進行了值得紀念的、可歌可泣的鬥爭。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間，經中央委員會議決，分全國爲十二個有統一軍事領導的游擊戰區。游擊隊對德國人和城鄉傀儡官吏的進攻與人民中間廣大的政治活動同時並進。納粹匪軍在東綫上，尤其在遭到斯大林格勒的打擊之後所受的挫敗越多，游擊鬥爭就越發兇猛，而全國各地被吸引入游擊運動的人民也就越多。

一九四三年將終和一九四四年開始之時，法西斯所指揮的兵士和警察有十萬人被捲入對游擊運動的鬥爭。希特勒和鮑里斯王所以不能派保加利亞的一兵一卒到東綫去，主要由於一個事實，即保加利亞軍隊的主力正在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兩國與游擊隊作戰。

那是一個真正史詩性的時期，一個對我們黨、對保加利亞人民的真正考驗。我們可以妥當地說：我們的黨，主要受到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援助，不管遭到什麼可怕的傷亡、獸性的恐怖手段和一些黨員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却光榮地經過了這次考驗。這個時期將永久用金字寫在我們黨和我們人民的歷史上，我們的人民可以正當地自豪，因為他們有這些英勇的男女游擊隊員及其支援者，在黨的努力組織和領導之下，對德國佔領軍和保加利亞法西斯作戰。

游擊運動由於蘇聯軍隊的勝利進軍和法西斯的不能抵敵而範圍日廣，因而鼓舞了人民，鞏固了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使我們在祖國陣綫內的盟友勇氣倍增，活動加強。

祖國陣綫是在爭取大眾基本需要和反對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者掠奪和奴役保加利亞這個鬥爭過程中壯大起來的。我們的黨是這個陣綫的發火栓，但其他非法西斯的政黨和組織也被吸引來參加它的活動。

一九四四年，德國匪軍在一切戰綫上遭到嚴重而無可挽救的失敗，蘇聯軍隊像閃電一樣向德國推進，法西斯意大利投降，第四烏克蘭軍迫近保加利亞邊境——這一切加速了納粹德國的滅亡。我們那些本地傀儡和保皇法西斯統治集團開始恐慌和瓦解了。他們想用血腥的手段來消滅游擊運

動的企圖失敗了。他們想離開祖國陣綫的企圖也失敗了。他們一心一意想預防那正在成熟的人民起義，於是先通過巴格里亞諾夫政府而後通過繆拉維也夫——吉切夫政府，轉向英美聯軍參謀長請求無條件投降。他們希望，如果英美佔領保加利亞，他們就可以免受所犯罪行的處罰，可以保存保皇資本家政權的不穩固的基礎。

然而這種計劃由於蘇聯軍隊閃電般的進兵和我們黨的警惕性而歸於失敗。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向它的一切組織、職員和黨員發出那有歷史意義的第四號通告，號召他們即刻用武裝起義的手段推翻法西斯攝政會和巴格里亞諾夫政府，成立祖國陣綫政府。這個通告所特別申明的是：

「保加利亞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它今天的命運專靠着人民和愛國軍隊。如果不立刻推翻那自己任命的攝政會和巴格里亞諾夫的親德政府，不與德國斷絕同盟關係，那末，我們的國家就註定要滅亡。

「擺在黨、祖國陣綫、保加利亞的全體人民和軍隊面前的緊急任務是：集合他們的力量，起來作勇敢而有決定性的武裝鬥爭。

「祖國陣綫是能用勇敢而有決定性的急速行動來救國的唯一政治力量。」

同日，人民游擊軍的參謀總部發出命令：

「發動總攻勢並建立地方性的祖國陣綫政權。把有力的打擊導向大中心，尤其導向你們能倚

賴各個部隊支援的地方。」

黨感覺到它的歷史使命，又站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於是一方面倚仗蘇聯軍隊決定性的幫助，一方面充分利用其過去勝利和挫敗的戰鬥經驗，集聚它所有的力量，倚賴它的崇高威信，以便動員那些團結在祖國陣綫內的保加利亞人民，來武裝推翻資本主義和反動勢力在保加利亞最兇險、最惡毒的堡壘——保皇法西斯獨裁統治。

當九月七日蘇聯軍隊踏上保加利亞國土的時候，武裝起義已達到全盛的程度。在普洛夫迪夫、在加布羅沃、在貝爾尼克礦坑中，爆發了總罷工。在索非亞，電車工人舉行了罷工，居民都來到街道上，而在普利文、瓦爾納和斯利文，都有攻奪監獄的行動。同時，游擊隊佔領了許多城市和鄉村。在蘇聯軍隊的鋼鐵壓力之下，德國匪軍倉皇退出保加利亞。我們的兵士拒絕執行反動派軍官的命令而投歸游擊隊。

起義的勝利有了保證。九月九日，在有着游擊隊及革命將士協助的、團結起來的人民大眾沉重打擊之下，人所共憤的保皇法西斯獨裁垮台了，第一個保加利亞人民政府——祖國陣綫政府——成立了。然而關於九月九日起義的勝利和我國由德國法西斯奴役中的解放，其最大的光榮應歸於英勇的、兄弟般的蘇聯軍隊及其高瞻遠矚的領袖斯大林大元帥。黨、工人階級和我們的一切勞動人民將永久為這事而感謝他們。

二 九九起義爲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掃清了道路

(一) 由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到國民大會的選舉

九九人民武裝起義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我國政權從少數剝削者，即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和保皇法西斯之手被奪過來，並轉移到佔絕大多數的、在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下的城鄉勞動人民之手。九九起義既得有英勇紅軍決定性的幫助而獲得勝利，就爲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掃清了道路。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反法西斯的人民起義與蘇聯軍隊在巴爾幹的勝利進軍相配合，保證了起義的勝利並大大促進了勝利。二十年來積累的對法西斯的仇恨和勞動人民消滅法西斯的決心，都不可抗拒地爆發出來，把法西斯政權一掃而光。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法西斯警察機構被打得粉碎，人民的民兵組織起來，以便撲滅法西斯分子的反抗和保衛人民的起義。團結在君主制度周圍而與德國帝國主義密切聯合的資產階級的政權被奪過來了。這個政權轉移到團結在祖國陣綫中而受我們黨領導的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的戰鬥聯盟之手。國家政權根本改變了性質，爲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工具被廢除了，人民的政權，即消滅資本主義和逐漸把勞動人民從種種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工具，創立起來了。

誠然，在九月九日，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沒有被完全打碎。共產黨人在新組成的內閣中仍佔少數。許多重要職位仍操在那班人手中，其中有幾個以後證明是不堅定的，甚至是敵視人民政權的分子。然而，黨鼓舞了反法西斯運動；黨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發火栓。許多地方的政權實際掌握在祖國陣綫委員會之手。我們黨掌握了內務部，也掌握了新在軍隊中成立的副司令員組織。這是合於人民利益的，因為只有我們的黨能組織對於那失敗了的保皇法西斯集團的鎮壓，保證國內的秩序，保證改編的軍隊能順利參加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黨在人民中間的巨大勢力和影響，還有它在祖國陣綫委員會中的地位，使它能在政府中實際起着領導作用，能對祖國陣綫隊伍內法西斯反動派及其替身進行勝利的戰鬥。

由工人階級出身的新人物湧現出來了。長久被踏在法西斯獨裁長靴下的廣大人民羣衆，開始參加積極的政治生活，並且在黨的領導之下，在各種行政機關中担任工作。一種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權被創造和完成了。

雖則九九起義的當前任務是民主主義性質的，它却不能不根本動搖我國的資本主義體系，因此，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

這就是九九起義的特點。

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法西斯主義，就不能給予勞動大眾以民主權利，就不能鞏固和發展這些權利，因為法西斯主義只是大企業那種無情的、恐怖主義的獨裁而已。不反對大

企業，就不能把法西斯主義連根拔掉。如果大企業保持其政治的和經濟的勢力，那末，我們就不能給予勞動人民以民主權利。因此，九九起義從事解決民主主義性質的問題並同時解決我國人民參加最後滅絕希特勒主義的戰爭這個偉大民族問題之後，就不能不轉而反對大企業的統治，進一步給以嚴重的打擊，爲取消它、取消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和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基礎。

然而，爲了把這些可能性變成現實，我們的黨必須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

首要的任務是保衛和鞏固九九的勝利。黨必須弄清楚起義是在什麼條件下實行的，應當採取什麼最必要的措施，能够即刻完成的任務可能有多麼大的範圍。

九九起義發生於反納粹德國的戰爭仍在進行之時。當然，勝利結束戰事在一切任務中居首位，任何可能妨礙勝利的事情都不可做。我們不要忽略這個重要的情況，而當評定我們黨在我國自九九以後到戰爭結束和簽訂和約爲止這個發展期間的活動時，也不應當忘記：我國以前原是納粹德國的附庸國，因而處在一個盟國管制委員會監督之下，這個委員會裏有敵視人民政權的英美兩國代表。另一方面，爲了它的民族生存，爲了保衛它的自由，保加利亞必須站在蘇聯一邊，並且在蘇聯指揮之下參加對納粹德國的戰爭。

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對國際和本國的局勢加以認真的估量。只有解決的時機已經成熟的問題，才能着手處理，以免在工人階級和城鄉勞動人民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發展中有蹉等的現象。在這方面，我們的黨充分認識到它對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所負的歷史責任。

在九月九日及以後，我們的黨竭力用最後和無情地毀滅保皇法西斯集團這個號召去團結全國民主的和愛國的力量，並且動員本國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資源去參加那在蘇聯領導之下的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的共同戰鬥。我們的黨勝利地貫徹了這個中心任務。保加利亞盡了它最大的能力，對於解放那落在希特勒侵略軍手中的巴爾幹和最後擊破這種侵略軍，都有所貢獻。「一切爲了前綫，一切爲了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的勝利」——這就是這個時期黨、祖國陣綫和全國的最高口號。一切其他問題都從屬於這個問題。黨反對每一違背這個口號的現象。它反對它自己隊伍中的左傾主義，反對個別同志那種認爲應當立刻進行社會的社會主義化的急性病。

盡最大的可能把人民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愛國的力量，包括從資產階級中來的反德分子在內，一概團結起來，爭取完全毀滅法西斯集團，勝利地參加戰爭，保衛我們的民族獨立、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這個政策是唯一的正確政策。這個政策的實現是保持和進一步發展九九起義種種歷史性的成就的先決條件和保證。它使黨能對羣衆保持密切聯系，能鞏固它的陣地，能孤立那些反抗起義和人民政權的敵人。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堅定不移地貫徹了這個政策。

在這期間，公開的法西斯分子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法西斯主義的代表和德國的代理人對我們與德國帝國主義結成強盜同盟因而使我國瀕於第三次災難一事應負責任，並應受到嚴厲的懲罰。法西斯的各種組織被解散了。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組織有飛躍的發展。許多較重大的民主改革實行了。婦女得到完全的平等，有積極參加公共生活的一切便利。廣大的前途爲青年人展

開了。少數民族也得到完全的平等，他們的學校受到國家的補助。土地所有法通過了，規定佔有土地不得超過二十公頃（多布魯查除外，那裏的最高額為三十公頃）。另一種法律規定沒收一切非法獲得的財富。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來保證軍隊的人民化。軍隊中開始實行副司令制度，這些副司令都是人民的經過考驗的兒子和反法西斯的戰士。

整個的國家機構經過檢查，被放置在新的、人民的基礎上。廣大羣衆的各種民主權利都鞏固起來了。取消君主制而宣佈成立人民共和國，就是這些和類似的改革的表現和確證。

在經濟戰綫上，一切努力都集中於恢復我們那受戰爭破壞的、遭德國人無情劫掠而又連遇兩年旱災的國民經濟。但較重大的經濟改革的時機却還沒有成熟。戰事仍在進行，保加利亞在國際上的地位因素非亞有盟國管制委員會而仍然沒有確定，所以不能即刻進攻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經濟基礎。大地產、銀行和商業企業仍操在私人資本家的手中。

誠然，資本家不再是他們的企業和他們的資本的絕對主人。公共監督制設立起來了。工會的作用大為增長。但資本家的統治無論受到什麼限制，他們仍是他們企業的所有者，於是他們利用這個事實，以種種可能的手段去阻礙生產的發展和政府的措施。有了經濟上的基地，他們就能對於人民政權發揮一定的壓力。要從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障地上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分子，還需要作一番艱苦的鬥爭。

九九起義給法西斯集團所代表的人民之敵一個非常有力的打擊，以致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一

特隱藏起來。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放棄了倒轉歷史時鐘的意圖。

我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據有他們的經濟基礎，又有反動的英美集團作後援，不久就想把這種希望和意圖變為現實。他們在祖國陣綫內部有他們自己的代理人，這就是藏在祖國陣綫某些黨內的右翼反動分子。資產階級還沒有準備好發動反對人民政權的公開鬥爭，於是利用這些反動分子，在九九起義後不久，這些反動分子就開始作反共產黨的猛烈戰鬥，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同時又極力破壞我們的經濟，阻礙政府法令的實行，損害黨的信譽，削弱祖國陣綫的力量，為復辟創造基礎。

我們的黨必須組織勞動人民作鬥爭，來堅決反對國內和國際反動勢力爲了破壞九九成果而作的與日俱增的共同努力。黨必須很有警惕性，並且表現策動、機智和決斷的巨大力量，才能在這個頑強鬥爭中成爲勝利者。我們的黨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在那期間，它不愧爲祖國陣綫、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領導者。

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都記得：黨如何剛強堅決地號召他們出來反對那惡名昭著的達明·維爾切夫「第四號法令」，而這個法令就是祖國陣綫政府內反動分子想藉以使暗藏在軍隊中的舊日殺人兇犯免於人民的懲罰，而後用他們爲幹部以實行其陰謀。同時，我們的黨揭穿了那自命爲農民聯盟「領袖」的、有名的外國特務蓋梅托（即格·姆·第米特羅夫）的假面具，他就是英美反動集團在反對人民政權的鬥爭中所倚重的人。蓋梅托企圖把祖國陣綫右翼反動分子組織成反共集

團。這些人託辭祖國陣綫各委員會已經過時，想要把它們取消，想要把祖國陣綫變成一個各黨之間的尋常聯合，想要反對保加利亞與蘇聯軍隊一起並在其領導之下參加反法西斯的戰爭。他們實行一種反對人民兵和人民法院的陰險宣傳，在前綫和後方傳播失敗主義，並且從事失敗主義的活動。

我們的黨成功地揭露了蓋梅托及其同黨的真面目，使廣大羣衆眼見他們是敵人的代理人，並且爲了孤立和毀滅他們，力求與祖國陣綫中較健全的力量尤其與農民聯盟結成日益親密的聯合。不久，聲名狼藉的格·姆·第米特羅夫博士成爲沒有部隊的將軍，受到鄙視和唾棄，藏身於索非亞的美國使館中，無恥地逃往美國。

蓋梅托，作爲英美帝國主義者在保加利亞的首席代理人，初次登台就不順利，終於失敗，於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另找工具。隨着戰爭的停止，英美反動集團增加了對我國的壓力。在他們的直接命令之下，尼古拉·彼得科夫和格里戈·切斯麥德耶夫及其黨羽脫離了祖國陣綫，組成了一個惡毒的、反人民的反對派——美國帝國主義明目張胆的代理機關。

我國仍不確定的國際地位，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內政的公然干涉（原定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選舉的延期），經濟、供應和其他方面由於德國劫掠和戰爭破壞而遭到的相當大的困難——這些都給反對派領袖造成有利條件來發動那破壞和分裂祖國陣綫、人民政權和我們的黨的活動。然而，反人民的反對派却遭到非常大的失敗。他們抵制十月二十七日國民議會的選

舉，沒有成功。在以後國民大會的選舉中，儘管在競選期間反對派從事種種敲詐、拿外國干涉來嚇人、煽動、發出反共誹謗以及歪曲祖國陣綫綱領等活動，祖國陣綫仍贏得輝煌的勝利，得票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們的黨獨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票和在國民大會中的十足多數。

這些選舉的結果指明了，勞動人民完全信賴我們的黨，認為它是本國行政和本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力量。在正常的、自由的、基於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選舉法的選舉中，我們黨在祖國陣綫和全國的領導地位，也在議會方面證實了。現在，黨能够更堅決、更自信地在九九人民起義所開闢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不管反對黨的積極抵抗，和約結成了，對美國和英國的外交關係恢復了。在一時為反對黨所欺騙的農民和市民中間，黨和祖國陣綫所實行的廣泛教育工作使反對黨失去民心，陷於孤立。反對黨的領袖既為人民所唾棄，於是開始醞釀陰謀，想藉外國干涉之助用暴力來推翻人民政權，這以後造成了尼古拉·彼得科夫那個偽農民聯盟的垮台。

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幾個反動的陰謀被揭發和消滅了。達明·維爾切夫集團的反叛遭到同樣的命運。軍隊裏的反動軍官都被肅清了。

我們的黨把對反動的反對黨的鬥爭進行到底，爭取盡最大的可能把一切健全的民主力量和愛國力量團結到祖國陣綫旗幟之下。黨完全揭穿了那些成爲外國代理人的反對黨領袖的叛國行爲。這是一個尖銳的階級鬥爭。工人階級的敵人也是我們民族的敵人。同時，黨竭力鞏固工人階級的

陣地，加強工農間的聯盟，密集祖國陣綫的隊伍。黨的行動所根據的觀念是：自此以後，黨要領導祖國陣綫那日益壯大的、民主的政治隊伍，就必須正確運用這隊伍一切不同部分的力量和可能性，以爭取本國的民主發展。它認識到：某些集團和個人，祖國陣綫的動搖不定的擁護者，將視隊伍所必須解決的任務的性質如何而定其脫離隊伍與否。它明白：在這個隊伍裏面，必須對法西斯和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代理人進行始終不懈的鬥爭。它也知道：經過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共同工作和共同鬥爭，這個隊伍各個不同的支隊就會更加互相接近，祖國陣綫就會團結得更加堅固，我們黨在祖國陣綫內的威信和主導地位就會繼續增高。

無疑地，我們黨這種盡最大的可能把一切民主力量和愛國力量團結在祖國陣綫旗幟之下的政策，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陣地，造成了我們人民對反動勢力的完全勝利，保證了祖國陣綫綱領的實行。

工人階級的主導地位明白表現在國民大會選舉後所組成的新的祖國陣綫政府的成分上。關鍵性的職位都由共產黨員和可靠的祖國陣綫領袖來充任。

祖國陣綫也鞏固了。它的右翼分子（達明·維爾切夫、尤魯科夫及其同類）都被開除了。我們的主要同盟者農民聯盟，在其經過考驗的領袖即祖國陣綫的擁護者領導之下，剷除了隊伍中的動搖分子和兩面分子，公開宣佈它贊成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工人和農民的戰鬥聯盟，贊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贊成農業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化，贊成用一貫的政策來消滅鄉村中富農

剝削者的勢力並清算他們。祖國陣綫各黨派之間的互信和互諒提高了

國內和國際反動勢力的攻勢就這樣被擊退了。鬥爭的結果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得到勝利。在我們黨和祖國陣綫爲了勝利地保衛九九起義歷史性的成果而進行的艱苦鬥爭中，非常重要的一幕結束了。

關於這事，必須強調說明：如果說當時國內和國際反動勢力的進攻不採取公開的軍事行動的形式，就因爲人民政府採取了斷然措施，因爲我們黨有着警覺性和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爲我們國土上有蘇聯解放軍部隊，單是它的存在實際上就使反動勢力陷於癱瘓。

(二) 社會主義在保加利亞奠立基礎

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人民戰勝了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倒轉歷史時鐘的企圖，這就創造了加速我國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並進而達成基本改革和實行我們人民政權的建設任務的條件。

我們的黨被選入國民大會並且組成由我們黨直接領導的政府，在這兩件事所創造的條件之下，不根本侵蝕資本家階級的經濟基礎，就不能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勞動人民的福利。保加利亞的經驗證實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命題：在日趨腐朽的資本主義之下，當資產階級民主固有的、無法解決的危機產生了法西斯主義的時候，不進攻資本主義的基礎，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可能有重大而持久的民主改革，就無法獲得進步。在這方面，我國受到一

個強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兄弟般的幫助，工作就順利得多了。

要充分展開人民政府的建設工作，要使我們國民經濟有革命的變化，要消滅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經濟基礎，要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現在有路可通了；當然，不對資本主義分子進行不妥協的階級鬥爭，這些目標就不能實現。

在這種局勢之下，黨必須明示新的任務，以使用一個清楚的遠景武裝它的幹部，武裝祖國陣綫，武裝勞動人民。然而，也有某種落後的現象。在前一時期的主要任務大致完成以後，黨大體上仍以它的舊口號為指南。在消滅反動的反對黨上，我們容許了某種延擱。當整個局勢使我們能採取根本辦法來消滅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統治的時候，當那些可使我們決然走向建立本國社會主義基礎的因素已經出現的時候，我們仍然說，有可能使私營工商業者的利益與國家的總利益相調和。

我們從來沒有迷失我們向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遠景。我們始終很清楚地認識到：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祖國陣綫綱領上所列的消滅法西斯和實現許多改革，是與我們的最終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血肉相連的。我們已經反覆地說：由我們的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觀點看來，完全實現祖國陣綫綱領，就是為我們人民走向社會主義創造必要的條件。我們始終強調說：一方面我們的祖國陣綫政策以及使一切民主和進步力量團結在祖國陣綫中來實現它的綱領的鬥爭，另一方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但是在那時候，我們仍以爲過渡到

社會主義是較遠的將來的問題，又以爲國際和國內的局勢還不適於應用這樣急進的政策。

同時，一九四二年所公佈而九九以後在第一屆祖國陣綫政府宣言中所羅列的祖國陣綫綱領，到了一九四六年年尾已大體實現了。這還不算，隨着人民共和國的宣佈成立和兩年計劃的制定，我們已經超過了第一個祖國陣綫綱領。九月九日開始的革命過程的發展，使我們必須採取決定性的措施，來清算資本家的龐大私產，來創行箝制鄉村富農分子的一貫政策，來根本檢修整個國家機器，來擬出一個帶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清晰遠景的新祖國陣綫綱領，來相應地改造祖國陣綫，來進一步鞏固黨的統治地位。

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速度的遲緩，表明我們黨一時低估了自己的力量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力量，高估了反動派的力量。如中央委員會第十六屆全會所說，我們的黨「對於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遠景和步伐，缺乏必要的透澈見解」。關於九九轉折點和隨之而來的可能性，黨沒有掌握適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武器，因而不能及時了解我們發展中各個不同的階段。但幸而黨雖則有某種遲緩現象，雖則沒有充分用理論考察問題，却能設法採取行動，保證完成那些由情勢變化而起的新任務。

這個實例又一次證明了一個舊真理，即記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比較容易，而在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上把這些理論當作行動的指南，正確地、及時地應用到實際上，却是不容易的。爲了掌握這種藝術，黨的領導者，不論是高級的和低級的，都必須不倦地工作和努力地學習，以使黨

既不至於在採取必要步驟上落後和遲緩，也不至於向前跑得太遠。

在作為人民民主的領導力量的我們黨的政策問題上，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都會提過意見和說明，使我們能迅速改正錯誤，我們從這方面所受到的這種非常寶貴的、及時的幫助，是我們所永誌不忘的。

在過去一年半期間，在我們黨領導之下，實行了一連串重大的、基本的措施，這些措施完全鞏固了人民民主，並且準備了在保加利亞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場地。

新的共和國憲法通過了，這憲法在法律上鞏固了九九起義的和人民民主政體的歷史成果，並且開闢了本國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在我們黨的提議和領導之下，工業、私營銀行、對外貿易、國內批發業、市內大地產和森林都收歸公有了，而農業機器和農具則從農人手裏收買過來。這樣，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就已大部分轉歸公有。

工業國有化是我們經濟上最重要的革命措施。它鞏固了我們所計劃的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工業、信貸和運輸方面，公營部分漸佔幾乎壟斷的地位。在對外貿易和國內批發業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在國內零售業方面，公營部分的比重已經超過私營部分。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公營部分已生長出堅實的根柢，而由於設立了七十餘處機器拖拉機站，一千處以上共擁有約三十萬公頃耕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擁有差不多十萬公頃耕地的國營農場和新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又由

於合作運動在城鄉的迅速高漲，所以這種根柢越來越加壯大。

與這些根本改革平行並進並與我們的人民憲法相符合，我們的整個國家機器經過了徹底的檢修，並且儘管有些缺點，却繼續改進成爲人民民主的國家機器。

我們的黨帶頭改組它所指導的祖國陣綫，使它成爲統一的政治組織，有它自己的規章，有經過修正的綱領明示着爲了轉向社會主義前進而改造本國的新任務。這樣，由於黨的不懈的工作，祖國陣綫中一些聯合分子完全被清除了。現在，祖國陣綫已變爲城鄉勞動人民在公認的工人階級（以我們黨爲首）領導下的戰鬥聯盟組織。今天，一切組成祖國陣綫的黨派和公共團體都承認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

祖國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它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階段的標誌。懷敵意的、動搖的和不穩的分子，即那些想從內部瓦解和暗害祖國陣綫而滲入的分子，都脫離或被開除出去了。對於祖國陣綫來說，這是只有好處的。代替他們的是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來自勞動人民隊伍及其羣衆組織的新力量。祖國陣綫，作爲城鄉勞動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戰鬥聯盟這樣一個羣衆性的政治組織，現在是空前地強大和統一了。祖國陣綫的各黨派有了更加密切合作的有利條件。祖國陣綫各黨派根據每一黨派主要工作所在的部門的特點來分別運用說服、鼓動和宣傳等不同的方法，有助於團結盡可能衆多的人民來爭取共同的目的——通過人民民主制度來締造社會主義的基礎。

今天，祖國陣綫體現着我國勞動人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日益增長的一致性，這一致性是勝利

結束對資本主義分子的戰鬥和建造社會主義基礎的基本條件。把祖國陣綫變成一個有共同綱領、有社會主義本質、有嚴格的紀律和有一致承認的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統一的政治組織，這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因此，我們指斥任何輕視它的重要性和作用的態度。它過去是而且現在仍是我國生存所必需的。有些共產黨人對祖國陣綫抱着蔑視的態度，使那些以誣蔑祖國陣綫為主要興趣的階級敵人坐享其利，對於這種共產黨人，我們不得不加以譴責。

不言而喻，構成祖國陣綫組織的各黨派，只要它們認為合併或終止它們在組織方面的獨立存在是合乎時宜和有益的，就可以隨時提出這種建議。但這是他們自己的事。

這些徹底的變化以及我國階級上和政治上各種力量的對比的改變，加上蘇聯的積極援助，就為我國建造社會主義基礎這個急迫的、生死攸關的、切合實際的任務鋪平了道路。這就是我們黨現在的總政策。黨領導着工人階級，與城鄉一切勞動人民結成緊密的聯盟，必將不顧國內的尤其國外的種種困難和阻礙，滿懷不可動搖的必勝信心，堅強不屈地實行這個正確的總政策。

三 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質

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質是由四個主要因素決定的：

(一) 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絕大多數人民的政權。

這就是說：首先，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被推翻了，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城鄉勞動人民的統治建立起來了；作為現代社會最進步階級的工人階級，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正在擔任主要的任務。其次，這種國家是勞動人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在反對那些企圖重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切活動和傾向的鬥爭中所用的武器。

(二) 人民民主制度是過渡時期的國家形式，它一定會保證這個國家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發展。

這就是說：雖然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被推翻了，他們的財產交給人民了，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沒有根本剷除；資本主義的殘餘還繼續存在着和發展着，企圖恢復他們的統治。因此，唯有對資本主義分子作無情的階級鬥爭，把他們徹底肅清，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邁進。

也唯有直接在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邁進，人民民主制度才能鞏固自己，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萬一人民民主制度停止對剝削階級的鬥爭，不再去消滅它們，那末對方必然就會取得優勢，就會顛覆人民民主制度。

(三) 人民民主制度是在與蘇聯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來的。

我們的國家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這種成就，由於依靠蘇聯在反對法西斯德國及其附庸的鬥爭中的解放作用，才有了可能；正因為這樣，我們人民民主制度進一步的開展，也必須以維護及促進我國與蘇聯之間的密切聯繫和真誠合作、互助和友好為先決

條件。任何削弱這種對蘇合作的意圖，都危害到我國人民民主政權本身的存在。

(四) 人民民主國家屬於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

第一，每一個人民民主國家，只有參加以強大的蘇聯為首的統一的反帝民主陣營，才能保證它的獨立、主權和安全，免遭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

第二，法西斯侵略國在軍事上瓦解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驟然加深了，蘇聯的威力無限地壯大了，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在這些情況下，我國和其它新民主主義國家，可以不必建立一種蘇維埃制度，只要它們能夠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政權，並依靠蘇聯及其它新民主主義國家，它們就可以通過人民民主政權，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第三，人民民主制度體現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的統治，在目前的歷史情況下，有如經驗所證明了的，這種制度能夠而且必定勝利地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權，以肅清資本主義成分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它能夠擊潰那些已經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抵抗，粉碎他們的恢復資本統治的企圖，並能在社會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從事工業建設。人民民主政權一定能夠克服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農民的動搖性，肅清農村的資本主義分子，並把一切勞動人民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以便向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

在實施這種以消滅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為目標的政策時，人民民主政權是不會改變它的性質的。工人階級在一切公共生活範圍內的主要據點必須繼續鞏固，在對富農及其幫閒的劇烈

鬥爭的時期中，凡是可以成爲工人同盟軍的一切農村成分，都必須加以團結。爲了要削弱和肅清階級敵人，人民民主政權必須力求鞏固和進步。

第四，新民主主義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在內，在對一切國內敵人、特別是國外敵人的不斷鬥爭中，已在向社會主義邁步前進了。它們正在爲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也就是爲將來社會主義社會打下經濟和文化的基礎。

這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因此也就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中心任務。

這項任務包括下列幾個重要方面：

- 一、在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範圍內，鞏固以共產黨爲首的工人階級的主要據點；
- 二、加強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之間的聯盟；
- 三、加速發展國民經濟的公營部分，特別是加速發展重工業；
- 四、採取孤立農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而後加以消滅的一貫政策，來創造肅清這些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

五、全面發展農民間的生產合作社，政府通過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機器、貸款、貸種等給予貧農和中農以幫助，加強他們對工農聯盟的興趣，用合作農場的範例來使他們相信那種制度的優點，並用與資本主義分子勢不兩立的精神來改造他們。

以土地收歸國有而論，我們認爲，根據我們的情況和現有合作農場的發展，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實際重要性，也就是說，我們認爲土地收歸國有的辦法，不是發展我們農業並使其機械化的必要條件。

第五，人民民主制度體現着國際主義。民族主義是與人民民主互不相容的。我們的黨認爲國際主義，即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國際合作，是我國獨立生存、繁榮和走向社會主義的保證。我們以爲，民族主義無論怎樣改頭換面，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關於這一點，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的反共行動就是個明證。因此，對民族主義作鬥爭，是共產黨員的首要責任。

爲了要與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作鬥爭，我們就必須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忠於祖國的精神，亦即以真正愛國主義的精神來重新教育勞動人民。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忠於祖國的精神進行教育，首先在於使人民充分認識到，在反對國際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的鬥爭中，各新民主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堅固的統一戰綫，是具有無比的重要意義的。我們人民的整個前途，一方面依靠着蘇聯的威力，另一方面依靠着他們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在萬一遭受資本主義侵略時，能够光榮地盡到他們共同作戰的責任。

同時，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來進行教育，也就是要使人民充分體會到各國共產黨活動的完全協調的重要性，以及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作用。因爲各國共產黨只有一種理論作爲行動的指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它們的政策只有一個目標，並且它們有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作

爲國際勞工運動的領導黨。

我們必須以這種精神來教育黨、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

四 國際情況

兩個基本事實是現時代的特徵：（一）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和崩潰，（二）蘇聯社會主義的不斷的壯大和繁榮。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其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把社會的生產量發展到空前的程度，資本主義便陷於它所無法解決的矛盾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宣佈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到來。俄國十月革命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奪取了全球六分之一的地面。資本主義不再是世界經濟的唯一而普遍的體系了；它喪失了它以前的恢復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一切國際反動勢力所準備而由法西斯侵略者所促成的，它加深和加重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像第一次大戰時一樣，其結果是不折不扣地大大地削弱了資本主義。

法西斯主義和世界侵略的幾個主要核心被摧毀了，這就使國際反動勢力喪失了進攻蘇聯和社會主義、進攻工人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橋頭堡——德國、意大利和日本。

蘇聯的國際威信和威力大大地增加了。由於它的英勇的奮鬥，它不僅維護了自己的獨立和自

由，而且還把歐洲各國的人民從外國奴役中解放了出來。蘇聯在打敗侵略者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法西斯強盜的手裏救出了文明。它向全世界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蘇聯成爲國際政治上的一個決定的因素。它是各國的和平與安全的支柱，是它們向進步和真正民主的自由發展的支柱。蘇聯是個堅不可摧的壁壘，阻擋着國際反動勢力實現其投擲各國人民於一次新的大屠殺的陰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俄國退出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這情形恰恰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法西斯主義失敗的結果，造成東歐和東南歐的一連串國家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這些國家是由蘇軍解放的，因而它們能够以蘇聯的大公無私的幫助爲基礎，通過人民的自由選擇而決定自己的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深了殖民地體系的危機，這種危機導致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威脅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後方。殖民地的各國人民不再甘心過那種舊式的生活了，他們已經起來作堅決鬥爭，爭取建立獨立的國家。

在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戰爭引起了人民大眾的空前的貧窮化，引起了失業、苦難和飢饉的增加，以及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這是因爲資產階級處處都在力求把戰爭和戰後經濟困難的主要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的緣故。同時，國際勞工運動也跟着戰爭的結束而大大地高漲起來了。

法西斯侵略者潰滅以後，世界反動勢力的核心移到了美國。美帝國主義者統治世界的計劃代

替了在上次大戰中慘遭失敗的希特勒的奴役世界的計劃。企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奴役歐洲和全世界的這些狂妄的計劃，直接危害到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切身民族利益。促成這些計劃的動因，是金融寡頭的那些帝國主義的貪慾，及其對於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壯大所抱有的畏懼。

美帝國主義在所謂「西方民主」的旗幟之下，正在力圖強迫歐洲各國來接受它那以萬能的金元及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統治為基礎的政治體系。它侵犯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和平等這一原則，藉使聯合國變成它自己擴張政策的工具。美帝國主義正在拚命想要奴役一些弱小的和暫被削弱的民族，並建立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以反對蘇聯、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及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它正在採取瘋狂的擴張軍備政策。英美帝國主義者正在無恥地干涉別國的內政，到處支持那些已為人民所唾棄的反動派和公開的法西斯分子。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英國充當幫兇而成立起來的這個英美集團，是不會持久也不會穩固的。今天的世界帝國主義的兩個主要國家——美國和英國——之間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在搶奪市場和勢力圈的揪扭中，是必然會愈來愈尖銳的。

在世界舞台上的民主陣營與反動陣營之間，在戰爭販子與持久民主和平的擁護者之間，目前主要的差別表現在對蘇聯的態度上。

蘇聯正在斷然地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一切進攻以及他們拿原子彈來恫嚇人民的一切企圖。蘇聯

在各國人民間推行久著成效的和平政策和友好合作政策時，它那自身的日益壯大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它那不可戰勝的蘇維埃軍隊，以及與維護和平有永久利害關係的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絕對擁護，都是它的後盾。侵略者和新戰爭挑撥者的那些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

斯大林同志最近在揭穿新世界大戰的挑撥者時，說明了他們冒險政策的可能結果。他這樣說道：

「其結果只能是新戰爭挑撥者的可恥失敗。邱吉爾，這一位挑撥新戰爭的頭子，終於使自己喪失了本國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對他的信任。同樣的命運等待着所有其他的戰爭挑撥者。最近那次戰爭的恐怖還活生生地留在人民的心中，支持和平的社會力量現在又是非常強大，因此，學習邱吉爾的侵略政策的學生們，便無法壓倒人民，而把他們硬拖上新戰爭的道路。」

各國人民作資本家統治集團手中聽任擺佈的盲目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東西兩半球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日益為保衛和平、民主和世界文化而動員起來了，偉大蘇聯的力量不斷地壯大着，以它為首的世界反帝戰線的陣容一天比一天鮮明了。現在，當帝國主義集團厚顏無恥到揮舞原子彈的時候，各國人民却認清蘇聯是維護世界和平和保衛文明以免遭資本主義毒手的主要力量。在剛結束的聯合國全體大會上，發生過戰爭勢力與和平勢力之間的決鬥，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從這決鬥中獲得了寶貴的教訓。英美帝國主義者拒絕了蘇聯的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以及由五大國立即縮減軍備的提案，因而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暴露出他們是和平和國際合作的敵人。

站在和平陣綫一邊的，不僅是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而且也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絕大多數的人民。在最近幾次美國選舉中，反動騙武的共和黨的失敗，確實表明出美國大多數人民是不要戰爭的，他們是拒絕大資本家托辣斯的反動計劃的。每一個頭腦清醒的觀察家不妨自問：既然英國人民記得當年使他們脫離納粹可怕威脅的是蘇維埃軍隊，那末怎樣的英國大臣才能够騙他們去從事反蘇戰爭呢？廣大羣衆的反對新戰爭縱火者的鬥爭，已經在法意兩國呈現了特別尖銳的形式。好戰的帝國主義者原想利用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人民，作爲進攻蘇聯的砲灰，現在這個希望愈來愈渺茫了，所以他們就把全盤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西德佔領區和法西斯西班牙上面，想要利用它們作爲在歐洲實施侵略政策的基地和武器。

大戰以後，反帝陣營的範圍已經遠達東方了，現在站在這一方面爲自身的獨立而鬥爭的，有印尼、越南、緬甸和其他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在蘇聯的大公無私的援助下，朝鮮人民宣佈成立了他們的獨立的人民共和國，因而輝煌地戰勝了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而這個國家是已由保加利亞政府予以承認並予以熱烈歡迎的。

在世界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上，有其特殊重要意義的是：中國人民，爲了爭取自己的獨立，正在從事頑強的、英勇的長期鬥爭，以反對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反動腐敗的代理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獲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打垮了雖有美帝國主義予以武器及其他接濟的中國反動勢力的僱傭兵，現在，這一支百萬大軍已經解放了整個東北、幾

乎整個華北和內蒙，而正在向蔣介石的首都南京挺進中。在總數達到五萬萬的中國人民中間，民主勢力已經壓倒了反動勢力，他們的最後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反帝陣綫就這樣不斷地壯大着和鞏固着。現在它已經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力量了。各國的人民大眾和反帝勢力，既然有共產黨站在前列，一定懂得怎樣去粉碎帝國主義侵略的軍事陰謀，因而也一定能夠向全世界保證持久和平。

我們的外交政策即祖國陣綫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在一九四二年的綱領裏已大略說過：對蘇聯保持密切的友好關係，對隣國成立諒解，以保護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利益。

祖國陣綫的政府信守這些原則，一開頭便站到同盟國方面，領導保加利亞軍隊對納粹匪軍作戰，它從希臘和南斯拉夫境內撤退了自己的佔領軍，並和蘇軍統帥部成立諒解，以求加速解放在納粹盤據下的巴爾幹半島。

保加利亞在蘇軍統帥部的指揮之下，參加了擊敗納粹德國的解放戰爭，這一事實的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偉大意義，是我們現在所了解而能加以評價的。

在巴黎和會上，我們聽到莫洛托夫同志的權威發言，宣稱保加利亞人民可以不必擔心他們的疆域，因為即使尺寸寸地也是不會讓任何人奪去的，這時，我們又體驗到蘇聯的難能可貴的大力幫助。

蘇聯政府一心想防止保加利亞捲入站在德國方面作戰的漩渦，因而建議菲洛夫政府締結保蘇

友好互助條約，從那時起，保加利亞人民就一直感到身邊有了蘇聯的友好的大力幫助。他們記得，當罪惡的保皇法西斯集團和德國締結同盟並允許納粹匪軍踏上保加利亞國土時，蘇聯政府曾發出過警告。他們懷着感奮的心情想起斯大林在戰爭最艱苦時期的各個階段的激勵話，那就是說，要堅持他們最後必然會獲得勝利的反保皇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當德國代理人的挑釁使蘇聯政府忍無可忍時，蘇聯就對保加利亞宣戰了。現在，我們能够充分體會到這一措施對於保加利亞命運的決定意義。在這次「戰爭」中，蘇保兩國沒有陣亡過一兵一卒。但蘇軍的進入保境，却有助於推翻法西斯獨裁並保證保加利亞人民的前途、自由和民族獨立。我們永遠不會忘懷，甚至當戰爭仍在進行時，蘇聯政府就已開始把經濟上的主要必需品供給了保加利亞，在幾次旱災中幫助解決了我們的民食問題，並且現在還繼續在政治上、經濟上、精神和技術上給我們以範圍日廣的寶貴援助。

我們的黨早在十月革命前便與俄國革命運動有了密切的聯系，因而現在立下有歷史意義的功勞，使保加利亞人民更深摯地感謝他們的解放者，並使對蘇友好關係變成我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基礎。現在，我們的友誼也正式地深植在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裏了。

由於堅決依靠蘇聯的友誼，我們的自由獨立的人民共和國獲得了各國的承認，締結了在現有情況下最合理的和平條約，並且幾乎和各國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現在，它正在爭取加入聯合國的权利，藉以消滅保加利亞以前處於納粹德國附庸地位時在國際上所造成的最後的惡果。

我國與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友誼，是我們外交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另一面。由於蘇聯的幫助，我國各族人民展開了爭取並鞏固自由和獨立的鬥爭，而我們與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友誼，就是在這個鬥爭時期開始的。在巴黎和平會議和剛閉幕的聯合國大會上，保加利亞受到無理的責備和不公平的抨擊，那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國家的政府支持了我們，我們對於它們這種幫助，是非常重視的。這兩個國家以及羅馬尼亞、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這些人民共和國對我們的友誼，已由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確定下來，正在一天比一天鞏固，替我們各國人民的緊密合作以及保證他們向民主和社會主義邁進的前途，展開了廣大的遠景。

最密切的友好關係和建立南方斯拉夫民族聯邦這一多年的共同理想，會使南斯拉夫和我們團結起來，可是不幸地，這個兄弟國家現在却給鐵托和他的集團統治着，他們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教訓——各國共產黨互相信賴的先決條件和它們走向社會主義的合作基礎。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正在使南斯拉夫與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日益疏遠，使它越來越有落入貪婪的帝國主義魔掌的危險。我們的黨眼看着現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們蛻化爲與共產主義相敵對的普通資產階級沙文主義集團，感到憂慮。但我們相信，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忠於國際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是有能力把兄弟般的南斯拉夫帶回到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裏來的。

我們的黨與希臘共產黨的友誼，衝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風驟雨。在最艱苦的德、保佔領期間，我們的黨站在希臘民族解放運動一邊，盡力給它幫助。在自動從西色雷斯撤退的期間，保

加利亞的士兵們把全部存糧都留給了當地的飢民。首先在巴爾幹半島對德、意兩國侵略者作戰的英勇的希臘人民，現在已經遭到由外國軍事援助所支持的保皇反動集團的種種殘害，他們的苦難使我們的黨和人民都感到非常震驚。我們抱着深切的同情，注視着希臘人民反對外國佔領者和當地傀儡的壯烈鬥爭。希臘共產黨、民主軍隊和全部希臘人民，可以把我們的黨和保加利亞人民當作他們的忠實朋友。我們堅決相信希臘人民民主的最後勝利，只有這種勝利，才會保證希臘人民的自由和獨立，才會在希臘方面創造必要條件，以便與我們和希臘其他北方鄰邦建立真誠的友好和合作。

帝國主義者和戰爭挑撥者利用一切手段，企圖阻撓我們共和國的進展。他們千方百計地接濟和煽動保加利亞的已被打垮了的反動勢力。「美國之音」無線電台天天誹謗和侮辱我們的共和國及其政府領袖，公然叫人從事危害人民當局的罪行。

盧爾切夫的破了產的社會民主黨的頭子們，最近在法庭上和全世界的面前，暴露了某些外國外交官的幕後策劃。但是甚至在那些陰謀家慘遭失敗以後，我們的共和國仍舊是惡意誹謗和攻擊的對象。我國人民正在動員一切人力物力，以求完成那即將開始的五年計劃，他們正在專心從事於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而就在這個時候，戰爭挑撥者們却勢鬚聽到同一聲的信號，正在恬不知恥地把「軍國主義」和對隣國懷有「侵略野心」的罪名，加到我們這個和平的小共和國的头上了。

事實剛剛相反。而這個確鑿的事實，是每一個誠實而公平的觀察家所見到和知道的。我們的共和國需要與其他各國人民保持持久和平、友好和合作關係，以便趕上其他更爲進步的國家，成爲在經濟上先進的、文明的社會主義民主國。這是它的外交政策的目標。但是我們的黨知道，唯有在我國處於自由獨立地位並享有平等權利的條件下，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因此，它領導着祖國陣綫，正在反對外國干涉，正在維護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正在爲了爭取與我們同盟國家和愛好和平自由的各國人民的日益密切的合作而努力。

爲了要達到那個目標，我國人民正在不倦地努力着，準備一致起來及早撲滅對保加利亞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境的一切挑釁和攻擊。

五 南方斯拉夫民族聯邦和馬其頓問題

鐵托集團對蘇聯和統一反帝民主陣營的背叛，它那反馬克思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部署，曾經受到共產黨情報局以及各國共產黨和一切真正民主團體的譴責，而那種背叛行爲，就表現在它對南方斯拉夫民族聯邦和馬其頓問題的態度上。

由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法西斯獨裁的垮台，並由於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兩國在共產黨領袖領導下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就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可以用合理的、民主的方式來

解決馬其頓問題。

在剛建立起來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下，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兩國設法敦睦最密切的邦交，讓它們很快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獲得統一——建立南方斯拉夫民族聯邦。這樣一個以對蘇友誼及對其他兄弟般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為堅固基礎的聯邦，必能成功地保衛它的各族人民的自由獨立，同時能保證他們很好地向社會主義發展。過去資產階級保皇政權所遺留下來的一切未決的舊問題，如關於皮林區的馬其頓人與馬其頓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問題，關於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霸佔的而純為保加利亞人所居住的西部邊區的歸還保加利亞問題，在這樣一個聯邦的組織內，也是必能成功地獲得解決的。

經過多年的時期，我們在共同的工作上和聯系上同南斯拉夫共產黨發生過很密切的關係，由於信任他們的話，我們的黨斷然地選擇了這個途徑。這就是我們黨的目前的立場。可是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的領袖們離開了這個唯一的正確道路。在兩國政府關於建立未來的聯邦問題商妥了一系列的方案以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却在一九四八年三月通知我黨，說它業已改變初衷，說我們不應該對建立聯邦的事過分性急，並拒絕再加以討論。同時，南斯拉夫的領袖們完全不顧雙方在建立聯邦的問題上所達成的諒解，而把皮林區轉變為自治區的工作列為中心任務，希望把它併入南斯拉夫。

顯而易見，鐵托及其集團的這種向後轉，是與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着密切聯系的。這

個集團正在民族主義的光滑道路上向下溜去，它在今天所採取的立場，正與大塞爾維亞沙文主義者過去所慣於採取的一樣，那時他們竭力想要取得巴爾幹的霸權，想把馬其頓併入塞爾維亞和南斯拉夫的版圖。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揭露了鐵托集團對阿爾巴尼亞的侵略意圖，這些揭露又一次地證明了它的兩面政策，它的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以及它怎樣背叛了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綫。

在過去幾十年的期間，馬其頓問題始終是巴爾幹歷次敵對和戰爭的關鍵，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有過兩種可以選擇的辦法。

(一) 使馬其頓從土耳其羈絆下解放出來的民主革命。馬其頓革命社會民主聯盟（哈伊·迪莫夫、尼古拉·拉雷茲等）和馬其頓國內革命團（戈茨·德爾切夫、珊丹斯基等）都選擇了這條道路。馬其頓人的這些組織受到過我們黨的全力支持，我們有很多黨員曾經是馬其頓革命運動的積極的戰士。

(二)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道路，換句話說，就是通過一次戰爭，把馬其頓從土耳其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然後由巴爾幹的一個或幾個國家加以併吞。我們的黨始終堅決地反對軍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也始終對巴爾幹君主國家和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集團的那些奴役和瓜分馬其頓的計劃作堅決鬥爭。

然而，第二個辦法佔了上風，結果造成巴爾幹的兩次戰爭（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三年）。馬其頓是從土耳其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了，但是給塞爾維亞、希臘和保加利亞瓜分掉了。

面對着帝國主義侵略巴爾幹這個與日俱增的威脅，巴爾幹的各社會主義黨提出了巴爾幹民主聯邦的口號。如果結成強大的聯邦，巴爾幹各國人民就可以更容易地保衛他們的自由和獨立，以抵抗帝國主義勢力的任何侵略行動。同時，那個聯邦也就會幫助解決巴爾幹的一切懸而未決的民族問題，包括馬其頓問題在內。已經分裂為三的馬其頓，在巴爾幹民主聯邦的內部，也就可以統一為具有平等權利的一個國家了。

我們的黨把解決馬其頓問題與建立巴爾幹民主聯邦這兩件事正確地聯系起來。它所以對大保加利亞沙文主義作過始終如一的、毫不妥協的長期鬥爭，其原因就在這裏。在兩次巴爾幹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堅持了這個立場。

保加利亞保皇黨的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大保加利亞沙文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呢？

它含有兩個企圖：第一是想獲得巴爾幹霸權；第二是想把馬其頓強迫併入保加利亞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納粹德國的挾持下會實行過這種政策，它下面暗藏着納粹德國想把所謂「大保加利亞」變成德國殖民地的企圖，因而在事實上是個賣國政策。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巴爾幹各社會黨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巴爾幹社會主義聯盟變成了巴爾幹共產主義聯盟，我們的黨在這個聯盟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巴爾幹共產主義聯盟瞭解到，要

解決一切巴爾幹問題，包括馬其頓問題在內，就必須建立一個能够保衛巴爾幹各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巴爾幹民主聯邦。

這樣，我們的黨在巴爾幹一般問題上採取了由來已久的正確立場，並且對於馬其頓問題也提供了一個真正民主的解決辦法。成立巴爾幹聯邦共和國這種口號，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的。

列寧在一九一二年寫道：「巴爾幹各國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是首先提出口號，要求以一般的民主方式來解決巴爾幹民族問題的。那是建立巴爾幹聯邦共和國的口號。由於目前巴爾幹各國各民主階級的軟弱（那裏的無產階級人數不多，農民散漫落後，目不識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必要結合，就變成了巴爾幹各君主的同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保加利亞產生過強大進步的馬其頓運動，鼓吹作爲一個自由民族的馬其頓人的民族自決。我們的黨完全支持這個運動，並曾在大戰期間與馬其頓共產黨通力合作。保加利亞游擊隊和馬其頓游擊隊曾對德保兩國佔領軍並肩作戰。我們的黨曾經熱烈歡迎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內成立馬其頓人民共和國。

誰都知道，在爭取保衛馬其頓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和反對保加利亞資產階級侵略政策的鬥爭中，我們的黨是有過重大犧牲的。

在勃萊德協定之後，爲了促進兩國馬其頓人地區的靠攏和將來的統一，我們的黨核准採用馬

其頓通用語文作爲皮林區各學校的必修科，容許從斯科皮來的許多馬其頓教師擔任教職，並許可馬其頓人的圖書館館員流傳馬其頓文的書籍。由此可見，對於馬其頓民族的統一，我們的黨是抱有無限同情的。

然而，貝爾格萊德和斯科皮的領袖們，却不顧我黨的善意，出賣了我們。從斯科皮派來的教師和圖書館館員，大多數顯然執行了他們南斯拉夫領袖們的訓令，成爲大南斯拉夫、反保加利亞沙文主義宣傳的代理人；後來，在鐵托集團背棄了蘇聯和反帝統一陣營之後，他們就以公開的反蘇特務的姿態出現了。

庫利歇夫斯基手下的特務分子在皮林區的所作所爲，只是馬其頓人民共和國內部情況的反映。以反對大保加利亞沙文主義鬥爭爲藉口，並得到國家機器和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政治的和文化的——的幫助，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開始了，那個運動反對一切保加利亞的東西，反對保加利亞人民、他們的文化、他們的人民民主、他們的祖國陣綫，特別是反對我們的黨。保加利亞的一切書報，連「工人事業」報在內，都不准運入馬其頓人民共和國。在舊校舍上的和其他紀念碑上的一切保加利亞文的題銘，都給仔細地刮掉了。許多姓氏，例如庫利歇夫、烏祖諾夫、茨維科夫等，就我們所知道的，都變成了庫利歇夫斯基、烏祖諾夫斯基、茨維科夫斯基，以免與保加利亞人的姓氏相同。

馬其頓人民共和國的公務人員厚顏無恥地發表了反對保加利亞人民和反對保加利亞的聲明。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馬其頓人民戰綫第二屆代表會議上，庫利歇夫斯基發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講，誣控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政權壓迫皮林區的馬其頓人。

庫利歇夫斯基的煽動性的演講，由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報紙、通訊社和無線電台爭相轉載和轉播，目的是在於發動一次卑鄙的運動，來反對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反對馬其頓人民的統一。

去年七月，南斯拉夫共產黨在貝爾格萊德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攻擊各人民民主國家，而其主要的火力却是針對着我國的。鐵托、德熱拉斯、特姆波、庫利歇夫斯基和夫拉霍夫這些人，在他們的演講中，向保加利亞和我們的黨噴吐了沙文主義的毒沫，好像保加利亞和我們黨的錯誤，就在於不肯讓他們霸佔皮林區並指責他們的背信棄義。特姆波將軍在他那沙文主義的自欺欺人的發言中，甚至嘲笑保加利亞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及其游擊運動，雖然誰也知道，我們的游擊隊是和南斯拉夫游擊隊共同作戰過的，而我們的軍隊，在托爾布欣元帥的指揮下，是積極地參加過南斯拉夫的最後解放戰爭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底，塞爾維亞人民共和國總理彼得·斯坦波利奇，竟敢在南斯拉夫的議會裏公開譏諷我國，堅稱保加利亞的政治領袖正在擴大侵犯南斯拉夫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宣傳。

顯而易見，這樣的誣譏只有一個目的：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敵視保加利亞人民，在親如兄弟的兩國人民間造成一條鴻溝，並且供給帝國主義以對保加利亞進行種種新的譏諷和誣譏的宣傳武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在斯科皮審判了保加利亞的法西斯分子、警察特務和其他戰犯，他們都是在佔領馬其頓的期間犯過暴行的。可是，這個審判却變成了反對保加利亞的人民和國家的惡毒的沙文主義運動。檢察官、法官以及被控的法西斯罪犯，按照預先準備好了的默契，異口同聲地誹謗了保加利亞人民。

鐵托和庫利歇夫斯基之流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政策，是他們反蘇部署的另一方面，它不僅以保加利亞和保加利亞人民為對象，而且是以馬其頓人民為對象的。這個政策已經借用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的方法，正在馬其頓人民中間播下仇恨的種子，進行挑撥離間，並利用恐怖和迫害的手段，來對付那些不贊成現在南斯拉夫領袖的施政方針的人們。這樣，馬其頓人民的宿願——他們的民族統一——就受到人為的阻撓，一時不得實現了。

然而，皮林區的人民不受這種惡意的反保加利亞的離間的欺騙宣傳。他們反對在南保兩國的聯邦實現以前把自己的國土併入南斯拉夫，因為從太古以來，他們就一向自認為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與保加利亞人民聯在一起，不願割斷關係的。此外，馬其頓革命運動的傳統，特別是它那由珊丹斯基領導的西里斯派的傳統，仍舊活在這些人民中間，而西里斯派就是向來主張聯邦制，認為那是解決馬其頓問題的唯一正確辦法的。

大多數的馬其頓人相信，他們的民族統一，要根據南保兩國之間的諒解，要與這兩國人民合作並要獲得蘇聯的大力幫助，才能建立起來，因此，我們分明知道，他們是不贊成鐵托、庫利歇

夫斯基一流的貝爾格萊德和斯科皮領袖們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政策的。

我們的黨一向主張馬其頓應該屬於馬其頓人，並且現在還繼續這樣主張着。我們和所有誠實的馬其頓愛國志士在一起，忠於馬其頓革命者的傳統，深信只有在南方斯拉夫民族聯盟的組織內部，馬其頓人民才會實現自己的民族統一，才會保證自己的前途，成爲享有平等權利的自由民族。

過去，南方斯拉夫民族的統一，經常遭到德帝國主義的頑強阻撓。現在，新起的妄圖竊據世界霸權的人們——美英帝國主義者——也在反對南方斯拉夫民族的統一和合併。現在的南斯拉夫領袖是他們得力的同盟者。

只要堅決信任蘇聯、新民主主義國家和世界民主勢力的支援，南方斯拉夫民族就能粉碎帝國主義者的反對，實現他們迫切需要的統一。建立南方斯拉夫民族聯邦的主要障礙，是今天貝爾格萊德和斯科皮的民族主義的領導，是鐵托、德熱拉斯、庫利歇夫斯基、夫拉霍夫之流——那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但歷史是向前進展的，它一定會掃開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包括馬其頓民族在內的南方斯拉夫民族的統一事業，是一定會獲得勝利的。

六 經濟和文化的形勢和任務

在經濟範圍內，人民政府會面臨這樣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恢復由戰爭和德國人的掠奪所造成

的損害，並為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掃清道路。

在工業方面，經過兩年計劃，復興工作順利地完成了。一九四八年的工業生產量超過戰前百分之七十五。工業的發展受到國有化的強烈刺激，因而它才能夠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建設，走向工業企業的合併，並按部門進行合併生產，在生產率最高的單位進行集中生產，以走向生產集中化。

在農業方面，主要由於戰後的三次旱災，復興的過程尚未完成。飼養牲畜和培植作物的某些部門是落後了。但是在這一點上，與達到和超過各部門戰前水準的努力同時，通過大規模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國家農場的創立，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開始了。總數在一千以上包括約三十萬公頃耕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成為農業上的確定了的新形式。單是這種形式，在機器拖拉機站的幫助下，就能增進農民的幸福，就能使我們的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就能指導農業走向社會主義。

近來中農已經開始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贊成的態度，合作社的數目正在不斷增加着。在嚴格遵守自願入社的原則下，目前的任務是鞏固、加強和擴充已有的農場，把它們變成展開合作農業的範例。

主要由於工業國有化的勝利完成，一九四八年的國民收入已經超過戰前百分之十。並且，由於沒收了資產階級的工業企業、銀行和批發業，清算了大田產和市區大地產，使剝削者喪失了龐大的收益，因而現在國民收入的分配是公平得多了。

可是，我們的任務不是單純來改造我們國民經濟中已有的東西。我們必得趕快進一步發展我國的生產力，以便早日消滅它的經濟落後性，使它變成高度發展的工業兼農業國。我重複說一句，目前的任務是通過工業化和電氣化，並通過農業機械化，在十五年至二十年內，完成其他國家在不同條件下經一百年期間所完成的事業。因此，我們就需要開發我國水力和燃料的資源以創設強大的電氣基地，迅速發展礦業，建立我們自己的鋼鐵工業，充分發展的機器製造工業和其他重工業，以及發展、革新和合併我們的輕工業。我們也需要撥出大宗農業機器——主要是拖拉機——供農業使用，以加強它的力量，並藉農業技術改進、灌溉、電氣化和廣泛使用人造肥料，以增加土地的產量。

我們的工業政策應該是：有計劃地降低成本，使產品低廉和削減工業品的售價。根據斯大林的說法，如果要使工業進步和更加壯大，要使它領導農業前進，要使它加速奠定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末，這就是工業發展所必經的寬廣大道。

根據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法則，即每年增加工業產量和建立新企業的法則而發展的國營工業，對於食品和農產原料，提出越來越大的要求。私營的、小型的、生產率很低的農業，不能滿足工業、市民和軍隊的與日俱增的需要。這就產生了社會主義農業建設和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及發展的同時並進的問題。你不能永遠以兩種不同的原則——合營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分散的、落後的小商品生產——作為人民民主統治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據。農業必須有系統地穩步地

逐漸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就是轉移到合併個體農田爲龐大的機械化農業生產合作社那種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上去。所以五年計劃規定，在以後五年中，要使農村達到百分之六十的集體化。如果我們記住農業生產合作社最近的進步，這個任務是很可以完成的。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的人民必須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動用我們自己的資源時，必須盡量摶節財力和物力。精簡節約制度，必須是每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領導者、我們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工人和農民、首先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永久和日常的準則。我們的人民非常幸福，因爲他們也可以依賴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大公無私的兄弟般的幫助，並依賴其他人民主國家的有計劃的合作，而那些幫助和合作，是一定會節省我們很多勞力和精力，促進我們的發展的。

像精明的農民一樣，我們並不把自己所生產的東西完全消費掉，而是積貯一部分的國家收入，以便繼續發展我們的國民經濟——建設新的工廠、新的機器拖拉機站，進一步提高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生產力。

這樣，我們就會能夠滿足城市和鄉村的越來越大的需要，保證生產水平的逐漸提高和繼續提高，同時我們也就能確保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那種發展，又能保證我們勞動人民和我們子孫的未來幸福。

我們很高興地來宣佈，儘管還有許多困難沒有徹底克服，我們人民的食物供應，由於口糧配

給增加了，直到下期收穫以前，還是完全有把握的。大多數的勞動農民已經忠實地、踴躍地盡到了他們對國家和人民的義務。只有無足輕重的極少數人，主要是來自富農和以前反動的反對派分子，他們有些人混進了祖國陣綫，想要破壞人民食糧，把它作投機買賣。但是，這種抵抗是一定會被擊破的。

農民必須向國家繳納農產品但可自由出售其剩餘的新辦法，已由政府採用，並將根據我們的經驗加以改進，這種辦法，可以按照農民所有地的面積大小以及他們的可能條件，使他們的負擔分派，更為公平，並可刺激他們格外努力耕耘土地，獲得更高的產量。由於按照固定的價格將他們一部分的產物賣給國家，農民也可按照固定的價格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數量不斷增加的工業製品。

實行國定價格的新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不同商品的價格間，規定一個比較穩定而公平的比率。這樣，每一個生產者就會知道，他可以把自己的產物在今天、明天和後天去交換什麼東西。我們必須避免重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那時，隨着農業的繁榮，出現了物價的慘落，使許多農民陷於破產。工業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的有步驟的提高，將逐漸減低工業品和農業品的價格，並將終於減低生活費用和穩定利瓦的幣值。

基本日用品的供應，在最近數月間又繼續前進了一步。但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滿足一切需要。連續兩三次的豐收，就可使我們充分滿足那些增加了的需要和勞動人民的不斷滋長的消費

力，並可使我們廢除配給制了。因此，我們必須不遺餘力，爭取完成播種計劃，爭取達到土地的最高增產量。只有到了我們可能廢除配給制的時候，才可以根據所做工作的分量和重要性，而不是根據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實行分配。一切寄生蟲、懶漢和剝削者的以最高價格購取物品的機會，必須加以杜絕。經濟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依靠着骨幹工人，因此，必須保證他們經常享有足夠的供應。「按勞取酬」——這是公平的並且在經濟上也是正確的原則。人人都能做更多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因此也能獲得更多的酬勞。

基本經濟任務的勝利解決——五年計劃的完成——要求全體勞動人民的努力和熱忱。工會在這方面是負有很重要的責任的。在工會的領導之下，突擊工作和社會主義競賽，必須成爲普遍的工作方法，不論工人和農民，不論男女，不論老少，無一例外。在保加利亞，勞動必須日益成爲光榮的、神聖的、英雄的事情。國家必須逐漸認識它的勞動英雄，它的發明家、合理化建議者、革新者，他們增加我們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的力量，擴大國家的財富，都是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忠實而有才幹的能手。國家應該尊敬他們，看作是自己的最好的最可貴的兒女。在新保加利亞，每一個人的地位，不是由他的姓名或出身，也不是由他對自己的談論或意見來決定的，而是純粹由他的工作，由他對人民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進步所作的貢獻來決定的。

在這一方面，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標準。

我們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建設活動的廣大範圍，要求培養出大批的建築工人、工程師和專家，

並且適當地供給他們以最新式的工具。全國人民都以欽佩的眼光注視着我們突擊工作隊和青年工人的勞動功績。我們許多較爲重要的設計，將要帶有「青年工程」這樣一個輝煌而光榮的稱號。我們不但要繼續充分利用地方突擊隊的工作，而且要繼續充分利用突擊隊員和「勞動者」的工作，同時，我們還必須擴大那種以現代建築技術成就武裝起來的固定的建築工人、建築業的能手和熱心者的隊伍。建築工人的職業必須成爲保加利亞最光榮的職業之一。

我們將要從那些在農業方面找不到工作的農民中間，以及從那些在家庭操作上浪費其勞動力的家庭婦女中間，替我們的日益壯大的經濟，獲得新的勞動幹部。如果大部分的國民勞動，在大半年的期間內使用不當和徒然浪費掉，我們就無法成爲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和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了。至今僅以部分時間受僱的許多城鄉工人，將在新的建設和新的工業企業中找到工作。設立更多的幼稚園和托兒所、公共食堂和洗衣坊，一定會減輕家庭的工作，使很多家庭婦女得以尋覓更合理的、更有益於社會的途徑，來使用她們的勞力和才能。通過免費訓練班和學校，我們已經開始訓練我們的勞動預備軍，即由工農青年羣中選拔出來的合格的產業工人和建築工人。這件事應該以更大的精力繼續做去。

我們的國家已經踏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幾個主要因素已經具備了：人民民主政權，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國家手中的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通過新的經濟建設、合作社，特別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而造成的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是蘇聯的兄弟般的積極幫助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密切經濟合作，這一因素保證了並大大地加速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我們的任務將是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打下社會主義的基礎。計劃的目的正是要解決這個任務。根據這些基礎，以後兩三個五年計劃就要實行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了。

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基礎的主要任務，可以概括地說明如下：

一、竭盡一切人力物力，爭取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

二、使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徹底社會主義化，即將其轉變為全體勞動人民所有；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廢除一切不勞而獲的收入；

三、將國家的整個經濟活動，在一個總的經濟計劃中統一起來，確立節約原料、財力和其他資源的嚴格制度；

四、開發我們的國家財富，鑽探石油，建設我們自己的黑色金屬與有色金屬工業；

五、增加電力的生產，以便通過建築電力站，提高現有煤田的產量及開採新煤田，來滿足工業和農業的需要；把劣質的煤炭化為電力；

六、採用兩班制和三班制，合理化制度和改造的辦法來經營我們的輕工業，同時消滅彼此有關的各部門間的不平衡現象，藉以充分發揮我們輕工業的能力，以便徹底滿足人民的需要；

七、發展電力、煤產和礦產、機器製造、化學、橡膠及其他工業，以有利於重工業的方針，來變更輕工業與重工業間的比例，以期增進人民的幸福和減低我們國民經濟對舶來品的依賴性；

八、增加工業作物的播種面積，改良牲畜飼養，加速開發礦藏，以盡量提高我們工業原料的生產；

九、在擁有高度生產量和高級生產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國家農場的基礎上，徹底改造農業，以期能滿足人民、工業和對外輸出的愈來愈龐大的需要；

十、在上述的基礎上，一舉而解決我們的麵包問題；通過現代機器耕種，使用人造肥料，建造防護林帶和灌溉等方法，保證獲得豐收；

十一、發展具有高度繁殖力的牲畜、綿羊和家禽的飼養；增加飼料作物的耕地面積；

十二、有計劃地進行造林，以求改善我國氣候和滿足那些對建築木材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充分利用森林的逐年擴充而加以有效的開發；建立高原農業（亞麻、馬鈴薯等）和牲畜飼養業；

十三、發展沿海和多瑙河的漁業，開掘人造湖泊，在我們河流內廣殖魚秧；

十四、延長我們的鐵道系統並使其電氣化，建立一個好好養護的稠密的公路網，發展汽車和空中運輸，以便採用舒適而迅速的交通工具；

十五、提高工人、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改善基本日用品的供應；

十六、擴大並鞏固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成立機構以收購剩餘農產品和充分發展城鄉貿易；

十七、通過重新教育羣衆，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工人來展開突擊工作和社會主義競賽，以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

經濟任務的完成，是與提高保加利亞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密切地聯系着的。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城鄉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

讓我們不要忘記，爲了掃除資本主義的遺毒，爲了克服官僚主義、浪費和寄生思想，爲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爲了完成五年計劃，總之，爲了使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文化和思想戰綫上的鬥爭是頭等重要的。

由於這種發展的結果，我國將在幾個五年計劃的進程內，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高度發展的工業兼農業國。那就是說，我們一方面將把農業生產量提高到極限，另一方面將加速我們的工業發展，而這種發展，又將無限地增加我國的富裕和繁榮，保證它在經濟上不依賴帝國主義，保證它有國防力量。

這種發展將沿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城市剝削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在我們經濟中的最後殘餘將被清除掉。手工業者將在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裏團結起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將愈來愈不能爲害，並從剝削勞動農民的經濟地位上給排擠掉，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更將產生一些便於徹底消滅他們的條件。敵對的階級將不復存在，社會將由工人、勞動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所構成，他們不會有利害衝突，他們將共同努力使我們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然後走向共產主義。

斯大林同志寫道：「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綫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能够不願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的經驗雖然還不充分，但它清楚地指出，保加利亞的工人階級不僅有學習蘇聯兄弟們的榜樣的願望，而且也有那種必要的決心和能力。

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是解決我們人口問題的先決條件。在以後的幾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出生率的增加和兒童死亡率的減低，保加利亞的人口，必將達到一千萬的數字。這樣，我們的人民就會確實證明自己是個健康的、生氣勃勃的民族，它建設自己的帶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對人類的文化寶庫有所貢獻。

七 作爲動力和領導者的我們的黨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的前夜，我黨黨員約有二萬五千人，他們都曾在殘忍的法西斯獨裁的環

● 斯大林：「十月革命國際性質」。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五七頁。——譯者

境中從事地下活動，受過許多苦難，因而在反法西斯的長期鬥爭中，鍛鍊得非常堅強了。九月九日以後，我黨成爲執政黨，開始在新的基礎上努力改造我國，這時，成千成萬的工人、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都向黨靠攏。黨成爲吸引我國最積極的、最有戰鬥性的進步分子的磁力中心，他們都熱烈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以保證保加利亞這個人民民主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九月九日以後僅僅過了六個月，在中央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時，黨員的人數就達到了二十五萬四千人。

本黨在以後的幾年中繼續壯大。一九四六年年底，黨員人數超過了四十九萬人。黨已有意地向勞動人民敞開了大門，並已大規模地吸收了新的黨員。由於解放戰爭的結果和法西斯獨裁的滅亡，許多勞動人民第一次有了參加政治生活的覺悟，想要向黨靠攏，對於這些勞動人民，我們是不願加以拒絕的。許多工人雖則在政治上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却能够在先鋒隊裏起作用，對於這些工人，我們決定把他們接受入黨，預備在黨內依靠九月九日以前的老幹部的幫助，對他們進行政治訓練和教育。因此，我們普遍地設立了學校和黨課講習班，組織了許多進行教育的班級、學習小組、報告和討論組。

黨中央委員會第十六次全體會議核准了這個政策。但同時它注意到，對於新黨員的政治和思想教育還是非常不夠的。事實證明，這種工作並不容易，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黨員羣衆的政治和思想水平，還遠不足以適應我們的要求，來保證黨的領導作用——特別是在各省的領導作用。很有一些黨員，甚至很有一些整個的基層組織（多半是在農村），還不能盡到他們作爲先鋒隊

的責任，他們落後於變動的事件，成爲退步思想的代表人物，不但不能向困難鬥爭，而且有時甚至退化到破壞機關、工廠和農場的紀律的地步。這清楚地表現在義務繳納公糧的時期。一些鄉村裏的「黨員」，甚至黨的領導機關，沒有在保證民食的運動中起帶頭作用，而且甚至在實際上破壞了繳納公糧的工作。某些農村共產黨員，不幫助並且有時還阻礙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這也是同樣的表現。

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除了絕大多數的忠誠老實的黨員羣衆以外，黨內還有一些品質惡劣的、專門追求名利的投機分子，他們純粹爲了個人自私自利的目的，鑽入了黨。這些人造成一種有害的空氣，削弱了紀律，散佈了腐蝕分化的毒素。結果使黨的組織被騙取地位的不同派別間的內部紛爭弄得四分五裂、「百病叢生」。

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裏面，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們必須採取嚴厲迅速的辦法，清除黨內一切投機的、品質惡劣的、專門追求名利的異己分子。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決定在今年年底以前暫停吸收新黨員。七月，中央委員會第十六次全體會議批准了這一決定，並議決建議本代表大會，採用候補黨員和限制黨員的社會成分的方案。它同時也公佈了繼續清除黨內投機分子的決定。

因此，到了這個第五次代表大會，黨裏有八千零五十三個基層組織，四十六萬四千名黨員。假如我們再加上勞動軍團中的黨員以及在兩黨合併後參加我黨的前社會民主黨黨員，總數就達到

四十九萬六千人，即幾達五十萬人。

在所有的鄉村、工廠或基本建設工地、市區、市分區，沒有一處沒有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保加利亞的七百萬人口中有黨員五十萬人——如果每一個黨員成爲一個有覺悟的、有教育的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願意爲黨、爲自己的國家和爲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犧牲，能够真正領導和組織廣大的非黨羣衆，那末，這確實是政治上是一支強大的軍隊，正像俗話所說的，是可以移山的一股無敵的力量。

在一致公認的黨政治領導下，有這樣幾個羣衆組織：祖國陣綫，成員約爲一百萬人；工會，會員六十八萬人；保加利亞婦女聯合會，五十三萬九千人；人民青年聯盟，五十八萬六千人；農會，一百萬人；合作社，社員二百萬人以上等等。這就說明，爲什麼必須在我黨唯一的政治領導下進行我國整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

說到社會成分，根據調查所得的詳細材料，四十六萬四千個黨員有以下幾種類別：

工人	………十二萬三千人即百分之二十七
農民	………二十萬七千人即百分之四十五
雇員	………七萬六千人即百分之十六
手工業者	………三萬人即百分之六
自由職業者、學生	

家庭婦女，享受生活

津貼者及其他……………二萬八千人即百分之六

雇員中有許多以前的工人，他們是給黨派去鞏固國家機器或派去領導國有化的企業的。我們還應該提到黨對於知識分子的偉大影響，它有助於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的積極建設。雖然五十萬人的黨員數字是很夠讓黨來發揮它的領導作用的，但它的社會成分還大大不能令人滿意。工人在黨內的百分率應該至少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或三十五，主要來源應該是產業工人和建築工人。目前，工人黨員又可分類如下：

- 產業工人……………百分之四十
- 手工業工人……………百分之十六
- 農業工人……………百分之十二
- 一般工人（包括建築工人）……………百分之三十二

黨的農民成分可以認為是滿意的：百分之十一的農民黨員已經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百分之五十七是貧農，百分之三十二是中農。

根據年齡，黨員可以分類如下：

- 二十歲以下……………百分之一弱
- 二十歲至三十歲……………百分之二十五

人民民主

- 三十歲至四十歲……百分之三十九
- 四十歲至五十歲……百分之二十五
- 五十歲至六十歲……百分之八
- 六十歲以上……百分之二

青年人中間的工作必須加強，以便吸收其中最優秀和最積極的分子入黨。

黨員的文化程度分類如下：

- 文盲……百分之七
- 小學……百分之四十五
- 初中……百分之三十
- 高中……百分之六
- 專門學校預科……百分之七
- 專門學校……百分之三
- 大學……百分之二

不識字的黨員，主要來自羅多帕和魯多戈里區的少數民族（土耳其族、吉卜賽族等等）以及多布魯查，這個比較不算小的人數（三萬一千人），使黨有立即採取辦法以消滅黨員中的文盲的任務。在作為人民先鋒隊的黨內還有三萬一千個不識字的黨員時，我們決不可以存着錯誤的想法，

以爲我們沒有文盲。由於存在着相當數目的半文盲（主要在農村），我們應該出版一種初級政治讀本和一套通俗小冊子，字要印得大，語句要寫得簡易。帶有討論的集體讀報以及農村中的無線電廣播，也是非常重要的。

黨內婦女的百分率——百分之十三——也不能令人滿意。在全部婦女黨員中，與百分之四十四的農婦、百分之十六的店員、百分之十九的家庭婦女和百分之三的學生對照起來，女工僅佔百分之十八。從婦女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活躍，以及女工在推進突擊工作和社會主義競賽中所起的偉大作用來看，婦女特別是女工的入黨人數之少，是不可原諒的。顯而易見，我們的黨組織看輕了婦女中間特別是女工中間的工作，只考慮到她們除在工廠、機關和羣衆團體方面擔任正規工作外，還要料理家務，因而沒有能夠幫助她們來參加黨和留在黨的組織裏面。會議的次數太多，時間太長；婦女積極分子的工作負擔太重，甚至在許多黨員中間還繼續存在着小資產階級的對待婦女的態度；婦女中間還留有年深日久的從屬關係的殘餘，即某種自卑感；她們有些胆怯，不敢相信自己自己會有合乎黨員標準的能力——這些都是使婦女黨員不能增多的基本障礙。婦女入黨人數的難於令人滿意，是軟弱的一環，如果加強這個環節，那就不但可以增加婦女黨員的人數，而且可以改進黨的社會成分了。

領導幹部在質和量方面的成分，是黨的力量和它工作範圍的指標。甚至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最高紀錄時期，黨員的人數也從來沒有超過四萬人，而現在僅是黨委的人數就在四萬五千人以上。

其中，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是從前的游擊隊和入過獄的政治犯，六百七十六人是二十多年的黨員，二千五百三十六人是十年到二十年的黨員，三千四百十五人是五年到十年的黨員，二萬二千人是三年到五年的黨員，一萬七千人是不到三年的黨員（後者主要領導黨的基層組織）。因此，我們至今還常常聽到的那種牢騷，說選舉黨委時沒有照顧到老黨員，是不很確當的。

黨的基層組織網，實際上已經普及到全國各個地區，與我們各種各類的勞動人民聯系起來。我們有四千九百個農村地方基層組織，八百七十八個城市地方組織，八百五十四個工廠組織，在機關和政府各部內有八百一十一個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二百零九個，在機器拖拉機站有十六個，在國家農場有十三個，在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八十九個，在運輸業有一百二十個，在採礦業有四十九個，在建築業有二十三個，在學校有九十一個，總數是八千零五十三個基層組織。這就說明了我們黨的巨大成就。可是，黨的基層組織還必須鞏固起來，必須成爲羣衆的真正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目前重大的任務不是增加黨組織的數量，而是提高它們工作的質量。黨的影響的增加，不僅依靠黨員的人數，而且主要還是依靠他們的品質、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他們對於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他們聯系羣衆以及動員和領導羣衆去完成黨和政府所規定的國家任務的那種才能。

從這個觀點看來，黨內的情況是決不能令人滿意的。正如中央委員會第十六次全體會議所強調指出的，黨內很有一些黨員，他們事實上充其量只應該做候補黨員。在黨的組織生活上，黨內的

民主是不够標準的。拋開情面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沒有成爲自上至下的黨生活的根本動力。我們還沒有在黨組織內完全避免命令主義的作風，常常不知道怎樣來發揚和怎樣來注意黨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經驗。領導機關還沒有完全根據集體領導的原則來組織它們的工作。

而且，我們常常忘記弗·伊·列寧的警闢言論，就是說，要取得黨的鞏固，有兩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選擇人材（幹部）和檢查決議的執行。對於斯大林同志曾經屢次強調的「幹部決定一切」的話，我們也沒有在實踐中加以足夠的注意。

今天沒有有組織的左翼或右翼集團或派別。黨現在不容許並且將來也不容許有這樣的派別。可是，在個別黨員方面，還很有一些右翼和左翼的傾向存在着。除上述情形外，黨員在艱苦的面前低頭，遇到階級敵人反抗時甘心投降的那種情形也是有的。另一些人拒絕服從任何黨的紀律或國家的紀律，或者不能認識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不能了解人民民主制度和祖國陣綫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特殊道路；他們以高喊煽動性的「革命」口號爲幌子，實際上阻礙着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我們黨的政策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分子的毫不妥協的階級鬥爭，通過在我們經濟上採取計劃原則，以求消滅我國資本主義制度和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政策的正確性，在我們黨內是沒有人爭論的了。實際上，大家都一致同意這個政策，並堅決地加以執行。

可是，不幸地，我們黨內還沒有從上到下的徹底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爲了要達到這個目

的，我們還須努力。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只是形式上被接受，而實際上執行起來却被違反和歪曲，是屢見不鮮的事。我們黨內還存在着一些「小獨裁」，他們仗着自己過去的或真或假的功績，就利用職位，拒絕遵守任何法律或命令，任意胡行起來。還有一些誇誇其談、妄自尊大的人，他們抱着巨大而荒謬的野心，自以為無所不能，然而缺少工作的才幹或頭腦，不能有條有理地和有效地處理事情，不能完成他們已經開始的工作。這樣的人不喜歡學習，並且足以敗壞每種有益的事業。

黨必須用言語和行動對這種有害的現象作鬥爭，教育和糾正那些犯錯誤的人，甚至撤換那些有過不改的人。黨一定要清除那些由於誤解或爲了升官發財的自私目的而參加共產黨的假黨員。我們要竭盡全力來建立從上到下的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這種統一是我們偉大事業的勝利的根本保證。

爲了要堅決地繼續加強我們的黨，我們必須做到下列各點：

- 一、把混進隊伍的、存着敵意的、野心的投機分子從我們黨的組織中清除出去；
- 二、嚴格挑選新黨員和候補黨員，嚴格依據黨章並有步驟地增加黨的無產階級成分，以調整黨的社會成分；

- 三、克服命令主義的領導作風的殘餘，以發揚黨內的民主。在黨的領導機關和組織中，集體討論和解決黨的問題。把具體任務交給每一個黨員並檢查其完成情況。鼓勵黨內正確的批評與自

我批評，提高黨員全面的積極性，加強組織中的黨的紀律和統一，

四、在大加擴充的基礎上，對每一個黨員和候補黨員進行有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集體教育和個人教育。一個不願學習、不想自我教育和不求進步的黨員，不是也不可能是我黨的一個真正的黨員。

一九四七年底，我們黨的組織機構有了某些改變。由於改組了我們的政府機關和取消了行政州，黨的「州委員會」就必須解散。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的黨是國家行政的領導力量，它的機構不能與國家的機構不同。在各州黨領導機關解散之後，它們的幹部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機關中得到了工作，否則便是撥到黨和祖國陣綫的縣委員會和市委員會去，以便加強那些組織。

由於撤消了州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才能比較直接地聯系和監督九十五個縣黨委員會和七個市黨委員會。它比較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縣委員會的真實情況，能夠比較直接地指揮它們的工作和給它們以必要的幫助。另一方面，縣黨領導機關在它們的活動中也表現了更大的主動性，在它們的周圍成長了有領導黨組織能力的幹部。

這種改組有積極的特徵，但同時也有嚴重的缺點。有些貧血的縣委員會喪失了它們以前從州委員會所得到的那種經常的幫助。中央委員會同它們隔得太遠，它的機構又暫時被削弱而不是加強了。雖然第十六次全體會議後在這方面採取了一些辦法，中央委員會的機構還沒有充分地加強起來。

在這方面應該做些什麼呢？

一、必須力行加強中央委員會的指導機構的辦法，以便增進和增加它對縣委員會的幫助；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其他領導同志，應該更常常親自去視察縣和市的黨組織；

二、應該從基層組織的黨幹部中，特別是從工業企業的黨幹部中提拔新同志，藉以加強縣委員會。縣委員會書記的任期應當加長，他們那作為地方上衆望所歸的有力積極分子的威信，應該加以鞏固。

在過去四年中，自從我們的黨成為執政黨以來，爲了要保證黨的領導權和改進國家機器的一套重要齒輪的工作，人事方面就必須有一些變動。因此我們需要選拔和派遣三千五百三十三個黨員參加人民軍，二千個黨員參加內務部，一千一百零一個黨員參加工業部，五千五百七十六個黨員參加其他各部。換句話說，有一萬二千以上的黨員給選拔出來，派到國家機關去做領導工作。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執行起來需要克服許多不同的困難。

有這麼許多共產黨員參加政權機關和經濟機構，你們或許以爲這就可以真正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了。很不幸地，事情常常恰巧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有些同志沒有努力去根絕官僚主義，反而讓自己很容易地變成了官僚主義者。向官僚主義作鬥爭，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堅持不懈的精神。要徹底克服官僚主義，人民就必須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參加國家行政和公共監督。在這方面，隸屬人民會議各部門的委員會負有重要的任務。這一切都是與提高

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相聯系的。議事日程表決不可以取消反對官僚主義者的歪曲和腐敗的鬥爭。官僚主義的每一種表現都必須無情地加以揭發和譴責。

我們也不可忘記，我們黨的輝煌勝利使某些同志和庸俗的黨務工作者驕傲自滿起來。黨爲了要正常發展和完成未來的繁雜任務，必須用全力來對我們導師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再三警告過各國共產黨的那種巨大的危險作鬥爭。

這樣，從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人民政府成立以來的四年中，我們的黨已經壯大起來，發展成爲第一流的政黨，成爲我國在人民民主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建設新生活的決定性的、推動的和主導的力量。通過布爾什維克的大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對那些主要從自己迅速成長中產生出來的缺點進行鬥爭，正在作爲一個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而使自己日益鞏固起來。

我們黨的面前擺着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它的中央委員會和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曾經不止一次地以他們的指示和教導給我們非常可貴的幫助。我們的黨積極地參加了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並因屬於以布爾什維克黨和進步人類導師約·維·斯大林爲首的世界共產主義大家庭而感到自豪。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盤經驗證實了這樣一個真理：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你就決不會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義者，你就決不會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

我引用黨的口號來結束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勝利旗

幟下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進！

對討論的答覆

在講了這麼許多話之後，我覺得只要有一段簡短的結束語就夠了。

許多討論已經表明出，對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大會議事日程上的其他報告，對於所作估計和所下論斷，對於有關建設保加利亞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基礎的黨總路綫，以及對於安排在我們全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具體任務，大會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關於黨政策的基本問題，大會的意見也是完全一致的。這無疑地是我們未來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之一。

正確的黨路綫的規定和取得黨員的一致同意，是頭等重要的事實和因素。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斯大林的非常可貴的教導，他說，通過一些擁護黨總路綫的好決議和好宣言，還只是事情的開端，因為它們只是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並不是勝利本身。

斯大林說：「當正確路綫已經提出來的時候，當問題已經正確決定了的時候，事業底成功就要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鬥爭來實現黨路綫，取決於正確挑選人材，取決於審查各領導機關決議執行情形。如果不然，那末正確的黨路綫和正確的決議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況且，當正確政治路綫已經規定以後，組織工作就能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綫本身底命運，即政治

路綫的實現或失敗。」●

爲了實現我們第五次代表大會所一致通過的黨的總路綫，我們必須：（一）有組織地對一切困難（其中很有一些阻礙着我們前進的道路）作堅決鬥爭，並動員全黨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力量、一切勞動人民的力量、祖國陣綫的力量，加以克服；（二）組織生力軍，使他們愈來愈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三）經常嚴格挑選幹部，在對困難作鬥爭中提拔有能力的幹部到領導崗位，並撤換那些不願或不能長進和發展的不稱職的分子。

既然我們的黨在黨員佔據重要負責地位以及自己的威信空前高漲的情形下執掌着政權，既然我們的勞動人民表示願意追隨我們的黨和信奉黨的總路綫，像索非亞勞動人民在昨天示威運動中所光輝地表現了的，我們黨的各級組織及其領導，就有了決定性的作用。一切缺點、疏忽和錯誤的主要責任，現在要由我們黨的領導機關來担負。能否勝利地實行完成五年計劃這一偉大事業以及大會其他重要決議，其關鍵就在於我們的黨和黨幹部的工作如何。

在我的報告中，我指出了我們的黨是個何等強大的力量，它受到社會上何等廣泛的擁護，它與現在羣衆組織的聯系何等牢固和密切，它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間的基礎又是何等深厚。如果，雖則有了這一切可以助長成功的巨大機會，而我們還有許多缺點、毛病和疏忽，那末這過失就在

●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三三頁。——譯者

我們自己的內部，特別在於我們的不够具體的實際領導，在於暗中侵入我們組織工作的嚴重缺陷。

就黨的政治路線和任務的要求來說，我們必須儘快地消除我們組織工作中的落後現象。在我們一切工作活動的範圍內，特別是在我們國民經濟的範圍內，我們必須把組織領導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使我們的組織工作可以保證黨的政治路線和各種決議的實現。

在這方面，有如已在大會上強調指出的，最爲重要的是挑選幹部，檢查決議的執行情況，以及在黨內普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黨內民主。

我們代表大會證明了我們黨幹部的不可否認的壯大，特別是我們的中級幹部，他們大致可以決定我們各部門建設工作中的黨政策的成敗。我們必須以各種方法幫助我們黨幹部的繼續壯大，毫不猶豫地撤換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妄自尊大的小獨裁、專說廢話的人和無能之輩。我們必須大胆提拔新幹部，讓這些已經表現爲幹練的組織者和稱職的工作者的人們來担任領導職務。

檢查決議的執行和檢查每一黨員所担任的工作，對於正確挑選幹部，對於他們的培養和訓練，以及對於及時糾正他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毫不言過其實地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疏忽，多半是由於缺少經常和正確的檢查制度而來的。

只有這樣一種檢查，才能保證戰勝官僚主義，戰勝那些在執行黨的決議上沒有領導和組織能力的人們，戰勝對於黨路線的一切歪曲。可是這種檢查，必須是有步驟的、經常化的，必須由組

織的領導者親自貫徹下去。

有如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第十六次全體會議上所注意到的，我們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沒有成爲黨的發展的真正動力。在這一方面，代表大會無疑地已經向前跨了一大步，特別是在討論五年計劃和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

普遍展開我們黨內的建設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並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這在大會以後，在從上到下的黨的各部門，也必須是我們經常的、首要的任務。

我們決不可以忘記，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絕頂聰明處，是在於坦白承認自己的錯誤，大胆暴露錯誤的原因並且永遠願意加以徹底改正。

在黨內，在我們生活的各方面，我們必須完全剷除那種爲了免得損傷友誼，引起某人煩惱或造成私人糾紛而不具體指出錯誤的有害習慣。在決定黨或國家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決不可以帶有袒護親戚故舊的想法。工人階級政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必須不受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顧慮和偏見的影響。

根據大會所討論的和用書面向我提出的某些疑問，我想再就原則問題來發表兩點意見。

一、我在報告中說過，在我們目前情況下，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我們並不認爲國有化是發展農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由我的話裏，無論如何不應該得出一個結論說，不把土地收歸國有，也可以一般地在農村建成社會主義。可是，我們認爲，由於逐漸爭取貧農和中農參加農業

生產合作社，由於發展機器拖拉機站，由於禁止出租農場，由於限制並進而禁止買賣土地，由於通過合作農民的自決以減低地租並進而廢除地租，在條件許可時，土地收歸國有的實際問題，就會通過全部土地移交勞動農民永久使用而獲得解決了。這樣，今天還是受小塊土地束縛的勞動農民，到了將來大規模農業生產合作社採用現代化和機械化的耕種方法使產量大增以後，就可最廣泛地利用土地的果實了。

二、第二點要談到我在報告中對人民民主制度所下的定義。談到這個問題的一些同志，傾向於把重點主要放在人民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的區別上，這很可能使人得出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結論。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蘇維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同一政權的兩種形式，就是工人階級團結並領導城鄉勞動人民的政權的兩種形式。它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保加利亞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不是也不能改變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基本規律，這些規律是對所有國家都適用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分子的專政和爭取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就不可能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資本的專政，是少數經營大企業的剝削者對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專政，而人民民主制度則是爲了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權，並實現最廣泛的、最徹底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

人民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在最爲重要而具有決定性的方面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團結及領導城鄉勞動人民的工人階級的政權，根據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結論，斷定我們必須徹底研究和廣泛應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經驗。而適合我們情況的這種經驗，就是保加利亞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而最好的模範。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的托多爾·巴甫洛夫同志表示了一些使人很激動的憂慮，認爲把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解釋爲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可能助長違法亂紀的意圖。這樣的憂慮是完全不應該有的。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本質和性質上都不能容忍專橫和非法行爲。這是個強有力的原則，足以受到每一個人——不論他的地位如何——的尊重。

我們並不抱有幻想，而且凡是我們黨內嚴肅的黨員也不能有這樣幻想，認爲我們的黨現在所走的道路將是平坦的。我們知道，這條道路是艱難險阻的，但它却是工人階級、人民和我國的唯一的安全道路。

我們了解，我們還有許多困難要克服。但我們也知道，就是我們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黨已經表現出它是不怕在完成歷史任務上所遇到的困難的。我們的黨也已表現出，它懂得怎樣去克服一切困難，不論困難多大，不論困難從什麼地方發生，來自內敵或外敵。

現在，用我們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的決議武裝着，不斷地和不倦地向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我們共同的導師斯大林同志學習，毫無疑問，我們的黨——由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領

導着，並在精神、堅定性、鐵的紀律、勤勉、不怕艱險上合於列寧斯大林主義的我們的黨，一定會不顧一切而勝利地完成我們那業已開始的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